经典·新阅读

读懂金融学的第一本书

大癫狂

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

（英）麦基◎著　刘睿◎译



金融投资领域的超级经典，一部

在投资理财渐渐成为大众行为

义和警世价值，被商业投资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读懂金融学的第一本书

大癫狂

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

是金钱导致了癫狂？还是癫狂制造了幻想？ 本书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金融发展史上的经典场景：法国的密西西比计划、英国的南海泡沫、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这些事件充分展现了人类原始的贪婪本性。时至今日，“羊群效应”与集体疯狂仍是解读金融世界与投资心理的关键词：互联网泡沫、金融海啸、楼市及商品狂潮，等等，都是“历史不断重演”的最佳例证。

体悟本书所揭示的群众投机心理，反观当下金融经济现象，是你不可错过的阅读经典。


ISBN 978-7-5113-2309-5
9 787511 323095 >
定价：29.80元

经典·新阅读

读懂金融学的第一本书

大癫狂

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

（英）麦基◎著　刘睿◎译

中国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懂金融学的第一本书:《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英)麦基著;刘睿编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113-2309-5

Ⅰ.①读… Ⅱ.①麦… ②刘… Ⅲ.①金融学-基本知识 ②金融-经济史-世界 Ⅳ.①F830②F8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4181 号

读懂金融学的第一本书:《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

著　　者 / (英)麦基
编　　译 / 刘　睿
责任编辑 / 梁　谋
责任校对 / 孙　丽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17　字数/211 千字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309-5
定　　价 /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译者序

由英国作家查尔斯·麦基所撰写的英文原著《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李绍光译名)曾经风靡一时。1842年,也就是这本金融著作问世的第二年,就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风潮。各方人士的竞相热捧,让这本书在世界各地流传了近200年而依然不衰。《财富》杂志曾经将它评选为鼎力推荐的75本商务书籍之一,而《金融时报》也将其评选为史上最佳10部金融作品之一。这样一本书注定是一个经典。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于1995年从伦敦访问回国时将这本书首次带到了中国国内,他曾如此评价:"这本书既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又给人以教益。"这也更加巩固了该书在金融史上的地位。

这本书不仅仅在投资理财方面给读者展示一些相关的历史经历,也可以让我们就此窥得人类愚行的历史。

在400年前的荷兰,人们为了郁金香而神魂颠倒,甚至变卖家业。这样一种类似洋葱头的鲜花让无数人,不论是权贵还是平民,都竞相购买。

在300年前的法国,一场举国轰动的"密西西比计划"让整个法国经历了一次大的变革。人们可以从一无所有的流浪汉转眼间就成为尝尽美酒佳肴的暴发户,而一切美景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下一秒就会被打回原形。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金钱的追求就从未停止过,股票基金投机的风潮也从未消停过。在那个时候的英国,就连一向以严谨保守著称的英国绅士也陷入了"南海泡沫"。斯文和优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疯狂和歇斯底里。人们可

以为了突如其来的财富而喜极而泣，也可以为了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而痛哭流涕。上自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无一幸免。

在1000多年前的欧洲，民众之间掀起了一股前往耶路撒冷的风潮。贵族骑士纷纷穿上铠甲，拿着长矛投入到大军的行列。百姓庶民则抛家弃子，义无反顾地抱着解放“圣地”的目标踏上了东征之旅，甚至有些妇女儿童们也尾随其后。在“圣战”大旗的指引下，一批又一批的欧洲军队踏上了东征之路。他们或许是出于对“圣地”的崇拜，又或许只是受金钱的驱使。不论如何，历时几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对历史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原著作者对这些史实进行了深刻而生动的描写，读着这些文字就仿佛看到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生活在我们周围。这其中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现今的生活相似，这或许就是这本书一直如此畅销的原因吧。

综观这些往昔的历史，人们或喜或泣，无一不在向我们讲述那段已然过去的岁月。这其中或许有艰辛，也有迷茫，但是历史就因为它的不可挽回而越发显得迷人。套用《投资组合管理》创办者彼得·伯恩斯坦对此的评价：“世事越是变迁，情况看上去越是恒久不变。”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千百年，但是类似的事情还在人们中间上演着，只要人们还存有对于金钱的执著。

目录

第六章 疯狂的圣战——十字军东征记（上）

第七章 疯狂的圣战——十字军东征记（中）

第一章　金融大投机之密西西比阴谋

整个城镇到处都在大兴土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四周扩张。浮夸的繁华景象迷幻了法国人，也迷幻了整个城市。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在远处地平线上，那预示着大风暴即将到来的黑云已当头压下。

直到1720年，这样一个危险的金融体系仍然不减其增长的势头。即使议会一再警告：如此庞大的纸币发行量，终将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崩溃。但在那些做着发财梦的人们看来，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

人们的极度贪婪助长了投机心态，金融泡沫越吹越大，他们迷失在自己营造的海市蜃楼中无法自拔。随着印度群岛股票和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的日益攀升，银行不得不发行更多的钞票，去迎合公众交易的需要……

满脑子都是投机钻营赚大钱……

一些人拉帮结伙私下自组公司……

不择手段发行新股吹大牛……

只为用那空有的虚名引诱世人……

建立新的信用后让股票贬值……

无中生有的股份就变成了资本……

为了金钱啊，人们聚在一起争吵不休。

——丹尼尔·笛福

约翰·劳的传奇生涯

有个人,他在1719—1720年的那场大骗局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以至于我只能以这个始作俑者——约翰·劳的生平琐事,作为密西西比大阴谋的开场白。

有历史学家说,约翰·劳这是个十足的大骗子,是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小人,也有人说他是个疯子……大多都是这类负面的描述。这并不奇怪,就因为他的一个计划,致使许多人为此赔上身家性命,那些悲惨的经历被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而骗子、疯子这样的指责可谓是仁慈了。

但之后人们却发现,如此的指责对于他来说是不公正的——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他既没有设计骗人,也不是罪犯。他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是可怜的替罪羊。

公平地看,约翰·劳本人其实是个极优秀的金融专家。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熟悉金融问题,而且对信用的理论和原则可谓了如指掌。甚至来说,他所建立的金融系统会如此快速地坍塌,也并非他一人的过错。那些推波助澜、渴望快速攫取金钱财富的人们,协助他建立这个金融货币体系的人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约翰·劳没有料到整个国家、整个人群竟会陷入如此巨大的贪婪的狂潮中。他也没料到,信心,可以像怀疑一样,无限制地增长、膨胀;而希望,有

朝一日也会转化为恐慌四处蔓延，最终吞没一切。那么他又怎么能够预见到，法国人会像寓言中所描绘的那样，在金钱的疯狂驱使下，在野火燎原一般的欲望中，杀掉那只曾为他们下了那么多金蛋的鹅呢？

他的命运就像第一个从伊利湖向安大略湖冒险划船的人一样。当他出发时，河面上还是如此地风平浪静，水流轻缓，仿佛一块明镜。知道这个时候的航程是既顺利又惬意的，这时候，有谁能阻碍这如飞的一叶扁舟呢？

然而，就这瞬息间，殊不知波浪尽头竟是个大瀑布！水手兀自沉浸在美妙的航行中，对前方的危险一无所知。而当他意识到此时的处境时，已经为时太晚！以前载着他畅游的湖水如今竟成了要命的龙潭虎穴。他想折回原路返航，可是水流实在太湍急，可他那渺小、微弱的力量在面对这森严巨大的自然之力又是何等的无助。时间一点点地流逝，这一人一船距离那雷霆震怒一般的瀑布越来越近。终于，一个浪头拍下，水手连人带船跌进万丈深渊——他的身体、他的小船旋即被嶙峋的岩石撞成碎片。万马奔腾一般的水流裹挟着可怜的碎片坠入谷底，翻滚出一片片雪白的泡沫。很快，这泡沫就消失了，天地间重新归于平静，平静得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惨剧。

约翰·劳和法国人的关系可能就是如此，约翰是那个可怜的水手，而法国民众，就是那看似无害却满布旋涡暗流的滔滔湖水。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户富裕人家。他父亲既是个金匠又是一个银行家。他凭借在做买卖时积攒的一大笔财富，买下了劳里斯顿和兰德尔斯顿的两处地产，因此被人称为“劳里斯顿的劳”。

本章的主人公约翰·劳是家中的长子，刚满14岁就被带到父亲的会计事务所中做了3年学徒。在那里，约翰勤奋地学习着商业知识，也一步步地了解了苏格兰银行业的操作规则。就算工作很辛苦，约翰也乐在其中——

年纪很小的时候，约翰就已经在算术方面显露出了非比寻常的天赋——这一点在他日后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17 岁的时候，约翰已经有大人的派头了。他身材健美，脸上虽然因出天花而有些瘢痕，却无损他英俊的容貌。朝气蓬勃的面貌，看起来充满了智慧，十分讨人喜欢。但也因为这个，他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在女人堆中约翰备受青睐，可谓无往而不利，女人们都管他叫"俊俏的劳"。为了"不负"小姐太太们送给他的这个略显轻佻的"外号"，约翰开始刻意打扮自己，派头十足又极度的自信。但对男士们来说却不是一个好事，他们也送了他一个外号："浪荡子约翰"。在 1688 年父亲去世后，约翰·劳彻底抛开了会计事务所的繁冗琐事，带着父亲留下的遗产来到伦敦，打算在这个花花世界闯荡一番。

很快他就变成了伦敦赌场中的常客。但是他和一般的赌徒不一样。一方面是他身上有作为年轻人特有的狂妄和自制力匮乏，以及喜好排场和奢侈的生活习惯。而另一方面，他虽然表面上喜好挥霍，放肆张扬，却并不是个通常意义上的"花花公子"。得益于他的天赋异禀，在每一次下注之前他都在头脑中做了周详的数学计算，为此他从不轻易下注，而是依照计划稳扎稳打——钞票从赌桌上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腰包。为此，几乎所有的赌徒都疯狂地崇拜他，相信只要跟随他就能在赌桌上翻盘赢大钱！

就这样这个来自苏格兰的年轻男子，出手阔绰又潇洒风趣，就和在家乡一样，受到了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尤其是那些名媛们的欢迎。约翰不仅赌场得意，在情场上，也是个常胜将军，纵横花丛中进退自如。

但是幸运不会一直停留在他身上。9 年放荡、奢靡的生活，让他慢慢失去了往日的机敏，开始滑向失控的边缘。他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赌棍"。在赌桌上，不同于之前小打小闹，他的赌注押得越来越大，不同于之前的精

打细算，他那装满数字概率的脑袋越来越迟钝。终于，有一天他输了一大笔钱，只有抵押地产才能付得起那一大堆令人头痛的债务，最终他只能看着父亲留下的财产成为别人的囊中物。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债务危机还未解除，他四处留情的性格终于也为他惹上了麻烦，一桩“桃色事件”把他拖向另一个深渊。因为他与一位维丽丝女子的情爱纠葛，招致了一位威尔逊先生的敌意，为了把事情做个干净的了断，两人约定了一场决斗。约翰当然不甘于做个胆小鬼，他意气风发地接受了挑战，并在决斗中成了赢家——威尔逊先生当场毙命。原本只是一桩风流韵事，当下却变成了刑事案件，当天他就被逮捕归案，威尔逊先生的家人以谋杀罪的名义起诉了他。他原本会被判死刑命丧于此。但考虑到威尔逊先生也有过错，于是约翰落了个过失杀人罪，判决也被减为罚款。但这样的从轻处理让威尔逊的家人心生不满，重新提出了上诉。戏剧性的是，在出庭当天，约翰奇迹般地失踪了。而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

这样的一个结果引起了舆论的不满，人们甚至发起了反对司法官员的活动来表示抗议，连报纸杂志上也对此做了全面的报道。在报纸通缉文书上，是这样描述约翰的：“约翰·劳船长，26岁，苏格兰人士；精瘦，身高约6尺以上；皮肤黝黑，相貌端正；脸上有麻点，大鼻子，声音洪亮……”

但即使是这样，约翰还是成功地抵达了欧洲。在这块古老的大陆上，他整整游历了3年，并开始致力研究各国货币政策和金融业务。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了夜晚，他依然流连于各大赌场。

据说在1700年，他回到了爱丁堡，并在那里出版了一本名为《组建一个贸易委员会的建议和理由》的小册子。当然，对于那时候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小册子并不能够赢得足够的重视。

紧接着，他又开始阐发一个新的主张——建立所谓的“土地开发银行”(Land Bank)。根据他所说的，在正常的利率之下，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能超过整个国家土地的价值，至多，与之相等。不同于之前的小册子，他的这个提议引得苏格兰议会中的议员们议论纷纷，也得到了其中一个中立党派的强力支持，为此专门向政府提出议案要求落实。这个消息也让约翰高兴不已。不料，议会最终否决了这个主张，并决议：一个国家若是为了加强货币的流通，而发行任何形式的纸币，很有可能会让整个国家陷入不可估量的风险之中。

这样的结果让约翰很失望，他想要凭借此得到司法赦免的企图也落空了。他失望地离开了苏格兰，继续在欧洲操持着赌博旧业。

就这样，约翰又在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国游荡了长达14年之久。但这样的游荡生活也给他带来好处，此时的他已经对欧洲各国货币和贸易政策了如指掌。即使被现实打击，他仍然保持着年轻时候就坚持的信念，认为如果没有纸币，一个国家的兴盛就只是空谈！

同样凭借着精湛的赌博技术，他在欧洲各大赌场声名显赫，人们把他奉为全欧最擅算计、最会利用错综复杂的概率创造机会的精明人。但是过于地风头大出还是为他带来了祸患，他的顺风顺水遭到了许多人的妒忌。而且这样的投机行为，对于经验浅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毫无疑问，他很快成了官员们心目中的“危险人物”，先是被当局驱逐出威尼斯，接着又被赶离热那亚。在客居巴黎期间，约翰也引起了法国警察总长德·阿金森的侧目，警察总长大人命令约翰尽快离开法国，最好从此自动消失。

但是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了约翰。约翰在沙龙结识的几位在法国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旺达姆公爵、孔蒂王子、奥尔良公爵等。一听说约翰要被

赶出巴黎，纷纷仗义相助，终于让约翰成功地留在了巴黎。

尤其是奥尔良公爵，这位法兰西皇帝的近亲对约翰的翩翩风采和睿智的头脑十分赞赏，而约翰也被这位公爵大人的远见卓识所吸引，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在两人来往过程中，约翰尽可能地向公爵灌输自己的金融主张。

1715 年，法皇路易十四驾崩，年仅 7 岁的太子继承了王位。而奥尔良公爵则被指定为摄政王，辅佐小皇帝主持朝政。伴随着奥尔良公爵的高升约翰为此也沾了不少光，这时候财富和名位对他来说已经是唾手可得了。这时候摄政王的任命，也让身为其朋友的约翰得以实施他长久以来所主张的观念，来稳定伤痕累累的法兰西财政。

众所周知，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期间，法国的金融信用已经被皇室贵族们的奢靡无度弄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路易十四皇帝刚刚死去，公众们那压抑已久的愤怒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人们不再对他表现出和他在世一样的恭敬顺从：他的塑像被石块砸得稀巴烂，他的肖像在诅咒声中被撕毁，他的名字也成了“自私”、“压迫”、“骄横暴虐”的代名词，他被骂作“暴君”、“死硬派”和“无恶不作的盗贼”。

这时候的法兰西财政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如此荒淫无道的皇室，也导致法国各地的官吏们一样地腐败堕落，从上到下无人不贪，无人不恶。整个社会经济一片混乱。国家的外债总额竟高达 30 亿里弗（法国的一种旧货币单位），在法国每年的税收收入总共才有 1.45 亿里弗的情况下，仅政府开支就要花费 1.4 亿里弗。那就意味着，每年只剩 300 万里弗来支付这 30 亿外债的利息。

而此时就需要摄政王想法子彻底扭转这个极度危险的局面。为此，他召集大臣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在会上各位大臣纷纷出谋献策。圣西蒙公爵

认为，要避免国家陷入革命危机，只能采取“宣布法兰西政府破产”这个危险大胆却又可行的措施。但这一建议遭到了诺阿勒公爵的反对。他认为这样一个冒险而不明智的做法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摄政王同意了诺阿勒的意见，却没料到后者提出的一个措施令本已奄奄一息的国家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法皇下令重新铸造货币，但是重造的货币只值原来的4/5，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偏差：人们拿着手中的货币去换取新的货币，等量的货币在价值上却差了1/5之多。这样的做法让法国国库凭空多了7200万里弗。但为此怨声载道，商业运作变得一团糟。法国政府不得不下令减少一点税收才得以平息众怒。而被一时蝇头小利收买的民众，浑然不知这落在头上的巨大灾祸。

同时，根据计划，政府组建了一个裁决法庭，用以调查裁判那些贷款承包商和包税人的不法行为。尽管在任何国家，人们对税收人员都颇有微词，但在当时的法国，人们对税收人员却是咬牙切齿。因此，这样的做法引得了民众的欢呼雀跃。当这些赋税承包巨头以及手下的各级承包人被法庭传唤交代他们的罪行的时候，法国充满了空前未有的欢欣与喜悦。

这样的一个由财政大臣作为主席，国会主席、各委员会领袖、诸司法机关的大法官共同组成的裁决法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他们许诺：对于那些积极提供线索的检举人，将把罚款和没收赃款所得的1/5奖赏给他们；对于那些告密者，将把被检举人所有藏匿款项的1/10奖赏给他们。

这样的法令一颁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一桩好事，但是对于那些不法分子来说却是灾难，没有人会同情可怜他们。很快，巴士底狱就被罪犯们塞满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大小监狱也都人满为患，里头关押的全是罪犯和嫌疑犯。法庭同时下令，各地的旅店老板或驿站站长谁也不许向试图逃脱的人提供马匹。而任何帮助罪犯或引导他们逃跑的人都将受到严惩，

或者罚披枷示众，或者罚做苦役，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在整个调查裁决过程中只有一个名叫塞缪尔·伯纳德的人被判死刑，他是一个外省的银行家兼包税人。在被逮捕后，他妄想用600万里弗的赎金来逃脱牢狱之苦，却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他直接被送上了绞刑架。

相较之下，那些把财产都藏匿起来的人却幸运很多，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把对这些人处以罚款作为惩罚。但这样的做法未得到预期的效果，行政官员的腐败让这些巨额罚款流入了大臣和他们妻子情人的荷包中。这样也引得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避免缴纳罚款，对大臣的妻子情人大献殷勤。

就这样，法庭费心尽力征收到的1.8亿里弗罚款中的8000万被用来还外债，剩下的1亿则毫不意外地成了大臣们分食的盘中餐。几个月后，所有罪行较严重的人都受到了惩罚。不甘如此收场的法庭开始寻找那些社会地位更低下的人作为牺牲品。而对于那些想要得到奖赏的民众，他们开始胡乱指控，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清白的商人。敲诈勒索等莫须有的罪名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试图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清白，却收效甚微。

一时间法国社会冤案四起，人民开始怨声载道起来。

一年之后，为了控制混乱无序的局面，政府不得不解散了法庭，那些无辜遭到指控的人才得到了赦免。

法兰西皇家银行的诞生

这个时候法国财政的堕落让摄政王束手无策,他明白国家的悲惨状况,也想要力挽狂澜。但无奈于他对商业贸易的厌恶,他经常不经过深思熟虑就签发官方文件,也不喜欢亲力亲为相关事务,转而交给他人,但身上背负的巨大责任让他感觉越来越吃力。这个时候,他明白必须找个人来为他处理这些事务了。于是他想到了约翰·劳,这个他一直欣赏的商业奇才,终于在这个时候有了大施拳脚的地方。

踌躇满志的约翰一出现在朝廷上,就受到了大臣们最热烈的欢迎。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指出法币屡屡贬值的症结在于,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的运行,但是若铸造更多的金属货币也只会让需求量延续失衡状态,只有通过发行纸币,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此外,他还专门引述了英国和荷兰的例子来说明纸币的好处和优越性。为此,他提出了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实际数据,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重建法国的货币信用。他认为,在相较其他国家在经济方面十分萧条的法国,应该建立一家专门负责管理财政税收的银行,并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他还进一步提出, 在名义上,这家银行是由法皇管理,但在实际操作上,是由议会制定的委员会来控制。

就在这些备忘录尚处于审议阶段的时候,约翰又把自己撰写的有关金融和贸易的论文译成法文刊登在报纸上,以此向法国人显示自己是当代最

卓越的金融学家。很快，他就成了法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与此同时，摄政王的心腹们也向各界宣扬他卓越的经济才能，也暗示摄政王对他是极其信任。一下子，所有的人都被这个金融专家给吸引住了，人人都在企盼约翰先生能够重整山河，带领法国走出泥潭。

1716年5月5日，皇室发布命令，授权约翰·劳与他的兄弟一起，成立一家名为“劳氏公司”(Law and Company)的银行，由这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银行的资本金为600万里弗，每股500里弗，共1.2万股。其中1/4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剩余的3/4以公债的形式供人们购买。

不光如此，法国政府还批准了约翰·劳在备忘录中请求的所有特权。初始人们对这还抱有怀疑态度，后来的事实则证明，约翰所拥有的这些特权不仅没有被滥用，还被他有效地利用。

至此，约翰·劳踏上了一条光明的坦途，可真称得上是吉星高照、平步青云。30年来累积的丰富的金融知识，令他在处理银行业务时显得如此地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他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兑换，不同于黄金白银等金属货币易被政府干预而导致贬值，其夸张程度可以让等量的货币在一天之内出现40%的价值偏差，他所发行的纸币保证了其价值的不变。这也使得民众越发信赖纸币，因此纸币在市面上更为普遍流通。

约翰·劳还宣称，如果一个银行家在发行纸币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资金担保来满足所有公众的需求，那么，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所发行的纸币日益受到大众的欢迎，价值也迅速上升，甚至比等值的金属货币还高1%。

很快，法国商贸业就成了这项新货币政策的最大获益者。以往凋零的商业开始复苏。纳税时人们也不再那么抱怨连天，纸币在人们心中的信用度逐渐建立起来，如果这种信任度继续保持下去，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将

会更加稳固，经济也会日渐繁荣。一年时间，约翰·劳发行的纸币价格就超过了面值的15%。相比之下，政府发行的公债，用以偿还路易十四奢侈生活所造成的拖欠，在价值上则下滑到面值的21.5%。这样的强烈反差，让约翰·劳声名鹊起，劳氏银行的信誉也随之攀升。一时间，劳氏银行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等地纷纷开起了分行。

摄政王惊喜地看见约翰·劳发行的纸币带来的巨大威力，于是他头脑中简单地认为，纸币在支持金属货币时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它也可以完全取代金属货币。但是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荒谬的观念，让他做了许多蠢事。

与此同时，约翰·劳开始着手策划一项可令他的大名“永垂青史”的惊人计划。

这时候的摄政王对约翰已经是言听计从，约翰听说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这两个地方遍地黄金，像天堂一样，于是他向摄政王提议建立一家拥有能够在这两个地方做交易特权的公司。若是劳氏银行和法国政府能独占这个极具吸引力的大市场，无疑将获得空前的暴利，同时成为独一无二的包税人和钱币铸造者。

密西西比计划初现端倪

1717年8月，政府授予的贸易授权书颁布了，公司得以顺利成立。公司资本随即被划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这些股票可以用公债抵付。在整个国家陷入投机的狂潮之时，谁又会在乎这时候的面值500里弗的公债，市场价格仅只有160里弗。

此时的约翰也被劳氏银行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冲昏了头脑，以至于他认为此时的民众会把他许下的任何承诺奉若至宝。此外，摄政王每天都在赋予这位“幸运儿”以新的特权。劳氏银行最终竟垄断了法国的烟草销售市场，独揽了铸造金银币的大权。最后，银行来了个彻底的改头换面，竟成了法兰西皇家银行(The Royal Bank of France)！

渐渐地，约翰·劳和摄政王偏离了自己所设定的初始原则：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去支持所发行的货币，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约翰·劳在巨大的成功和民众的盛誉中，将这条曾经被他大声宣称的原则遗忘。

他们偏离原则的第一步就是在劳氏银行由私营银行转为皇家中央银行的时候，初始摄政王就命令其发行了面值10亿里弗的新币，而在此前银行的纸币从未超过6000万里弗。在这过程中，约翰是否反对过这个计划后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在这家私人银行摇身一变成为皇家机构之后，摄政王本人就应该承受各种各样的指责和骂名。

身处在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之下，约翰·劳甚至被其干扰。但在日后的深切体验中，他才明白这样的政府会对如此复杂微妙的银行系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但当他真正了解时，这一切都太晚了，在摄政王的步步紧逼下，他失去了以往的精明和理智。

整个法兰西被钞票汇成的洪流所吞噬，同样被吞噬的还有约翰·劳，这个曾经拥有被称为"全欧最精明头脑"的银行家。面对这样缺乏稳固基础的经济系统——那些泡沫一样的纸币迟早会化为乌有，其中潜在的危险显而易见，但这时的约翰已全然不顾这些了。

不久，危险的前景开始逐一显现。

约翰的发展越来越好，人们对他的信任越来越强烈，这便引得了法兰西议会对他的强烈不满。作为一个外国人，约翰对法兰西的本国事务介入得太多，提出的计划太过于大胆，议会议员们对他的敌视心理与日俱增。

为此，一些议员公开反对约翰利用银行大量发行纸币，而造成国内金银货币的持续贬值。但让议员更为不满的是，摄政王对约翰的偏袒行为。为了压制议会，摄政王无缘无故地罢免了法官德·阿格索的职务。而让他的亲信德·让松接替了空缺的法官职位。新财政大臣走马上任后放的"第一把火"就是使金银币进一步贬值。为了尽快清偿政府公债，讨好摄政王，他用自己那"出色的创造能力"下达了一个命令：凡是送4000里弗硬币和1000里弗公债到造币厂的人，都可以得到5000里弗的硬币。对贸易和信用原则一窍不通的他尚不知这一做法会给摄政王带来不小的麻烦，还暗自得意于自己想出的"妙招"，忙前忙后不亦乐乎。

但是议会马上看出了他的冒失以及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并再三向摄政王陈情。摄政王对他们的请求却充耳不闻。为此，议会再三提出法案，要求让旧币可作为民众支付的手段，但这些都在摄政王的特权干预下无疾而

终。这时候议会意识到约翰·劳才是最大的祸根。终于,在1718年8月12日,议会再次通过法案,严禁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征税。同时禁止所有外国人以自己或他人的名义干预国家财政政策,违者予以重罚。议会并提议将约翰·劳送交法庭接受审判,一旦定罪就将他立即处死。

闻讯后的约翰·劳惊慌失措,逃到皇宫中乞求摄政王采取措施逼迫议会撤销法案。但此时的摄政王被先皇两个儿子曼因公爵和索洛斯公爵的储位纠纷问题忙得焦头烂额,面对这样的事情,顿时乱了手脚。

最终,他下令将议会的议长和两名议员收监并发配到外省,这才令议会低头。

危机就这样解除了,约翰·劳终于松了一口气,逃脱一劫的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上了。而此时,议会已经不能对劳氏公司产生影响了。

1719年年初,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法令,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的特权。甚至连科伯特一手建立起来的法国东印度公司(The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也被并入了约翰负责的密西西比公司。

随着业务发展得越来越好,紧接着,被后人称为"印度群岛公司"的密西西比公司增发了5万股新股。同时,约翰·劳向民众承诺:所有股票可以用公债购买,并且只用100里弗就可买到本身面值500里弗的股票,而对每500里弗每年派发的红利可达200里弗。也就是说,每股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20%。面对这样的巨大利益,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诱惑。

这样就引得至少有30万人争抢这5万份新股。这样就导致约翰·劳那位于甘昆普瓦大街的宅邸,从早到晚被急切的申购人挤得水泄不通。就连那些平日里假模假样的贵族们也为这其中巨大的金钱诱惑脱去了虚伪的

表皮，急切地等待着几周后才确定的新股票持有人名单。一时间，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癫狂的状态中。

平民和贵族们充斥了整条大街，每天都有一些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们聚集在约翰家门口的大街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只为早点知道结果。为防止互相推挤，贵族们甚至在邻街租下套间，以便随时掌握从"财神爷"那儿传来的任何一条财富信息。

旧股的价格也被带得一路走高，节节往上攀升。整个国家已经跌入了疯狂的黄金梦中不可自拔，申请购买新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密西西比公司发现，仅仅 5 万的新股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认为需要再发行 30 万新股，每股发行价 500 里弗。这样对于摄政王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按以往，需要筹集到 15 亿里弗的资金才可以还清国债，但是现在有了这个计划，利用全民高涨的热情，即使是 3 倍的价格也不成问题，还清国债指日可待。

这时约翰·劳已经到达了个人成功的最高峰，法国人也到达了疯狂的制高点。豪门显贵也好，山野村夫也好，每个人都在幻想着一夜之间变成超级大富豪！在上流社会的贵族中，唯有圣西蒙公爵和威拉斯元帅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在忙于炒买股票。不论男女老少，不分贵贱贤愚，人人都想从密西西比债券涨跌造成的差价中分得一杯羹。

甘昆普瓦大街一时间变成了股票经纪人扎堆的地方。这也引发了交通事故的增加和房屋租金的暴涨。由于街道狭窄难行，再加上天天都有那么多的人聚集，以致这条街上的交通事故不断发生。而往日只有 1000 里弗的年租金，现在已经涨到了 1.2 万到 1.6 万里弗。据说，一个在街边摆摊的补鞋匠见状把自己的摊位租了出去，同时向经纪人及其客户提供纸笔，这个点子令他每天净赚 200 里弗。更加离谱的是，一个驼子利用自己的驼背给

那些着急忙慌的投机商当书桌，为此竟然狠赚了一笔！但是这都无法组织一批又一批的投机者从四面八方前来“朝圣”。

这样的混乱场面也让巴黎的小偷和无赖有机可乘，街道上不断发生暴力骚乱事件，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派出一队士兵在夜晚前来维持秩序。

了解到自己住址的不方便，约翰·劳举家搬到了旺多姆广场，而那些狂热的投机商们也将自己的据点移到了那里。顿时宽阔的广场变得好像一个人山人海的菜市场，一些商人趁机在里面做起了买卖，搭起了琳琅满目的帐篷，摊铺林立其间，向人们贩卖饮料餐点。赌徒们也把轮盘赌的桌子搬到了广场中央，从熙来攘往的人群手里赚得大量钱财。

从那以后，人们不再到林荫道上或花园里散步消闲，而是更热衷于到旺多姆广场消遣度日。人们高谈阔论的声音令官员们叫苦不迭，广场法庭的一位法官曾向摄政王和市政府抱怨说，他在判案时甚至连律师的辩护词都听不到。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约翰·劳打算租下加里格南亲王的索桑松官邸。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约翰·劳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这所官邸，除了那个散布着精美的塑像和喷泉，设计极有格调的后花园。后花园则被亲王自己留下以获取更丰厚的利润。

所有人就被约翰·劳派的人安排在索桑松官邸的后花园中进行交易。在花园的树木之间，他们也搭起大大小小500左右个的帐篷，以供那些股票经纪人能够在此进行交易。伴随着明亮的彩带和旗帜的飞舞飘扬，和鼎沸的喧哗声、刺耳的噪声、音乐声，人们就穿梭在这些五颜六色的帐篷之间，他们或哭或笑，脸上流露出的各种喜怒哀乐表情……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奇幻又那么的富有魔力，巴黎人为此陶醉不已。

在这里，每顶帐篷的租金是一月500里弗，而花园中至少有500顶帐

篷。就这样,凭借股票投机者的狂热行为,精明的加里格南亲王每月的纯收入仅帐篷一项就高达25万里弗,也就是超过1万英镑!堪称天文数字!

但这样的疯狂气氛并没有侵袭到所有的人,作为不被金钱所诱惑的少数人,陆军元帅威拉斯在看到同胞被冲昏头脑时感到十分气愤。有一次,当他乘坐马车路过旺多姆广场时,看到人们仍在醉心于买卖股票,这位暴躁的绅士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突然命令车夫停车,接着把头探出车窗,向人群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停止这种"令人鄙视的贪婪行为"。但是长达半个钟头,字字珠玑、发自肺腑的宣言并没有骂醒这些买红了眼的人们。欷歔声和嘲笑声淹没了他。最后,有人甚至向他扔了个黑糊糊的物件,差点打着他的脑袋。这时,老爷子才狼狈地驾车远遁。从此,他对此事再也不予置评。

也有两个更为清醒、理智并富有思辨性的学者——德·拉·莫特先生与特拉松神父曾经一度没有陷入这场疯狂中。但是也没过多久,德高望重的神父也被诱惑到索桑松官邸买股票去了。

当他出来的时候,恰好撞见为同样目的向这里走来的老朋友德·拉·莫特。"哈!那是你吗?"神父问。"是的。"拉·莫特回答,说话间快速地从朋友身边擦过。

当两位朋友再相见时,只顾着对哲学、科学和宗教发表高论,谁也没勇气再对密西西比计划指指点点了。

此时没有人比约翰·劳更出风头了,以往宾客云集的摄政王待客厅也变得门可罗雀。贵族、主教、法官们纷纷涌入了索桑松官邸。陆军、海军军官们,养尊处优的女士们,以及一个个拥有世袭爵位或享有特权的人挤满了约翰的会客室,个个伸长脖子,满脸谄笑,只为约翰开金口卖给他们一些印度公司的股票。

但这样的民众热情也让约翰·劳吃不消了。为了见他一面,申购者们绞

尽脑汁，想尽办法。在以往为了见摄政王等半个钟头都不愿意的爵爷夫人们，此时为了能见约翰·劳一面，6个钟头对他们来说也不足为惧。但就算是约翰·劳再怎么挤出时间，也只有他们其中的1/10不到有这个幸运。

为了能在约翰先生跟前更多地展现自己，人们纷纷给官邸里伺候的仆人们塞钱，仆役们因此大发横财。而那些迷人的、出身高贵的女士们，为了同样的目的暗地里不知送出多少秋波，献出多少甜美的微笑。纵然是如此，仍有许多人一天天地耗在这里，有的甚至一直坚持了两个星期才与约翰先生打个照面。

那些往日里故作高贵的女士们也借着宴会的机会，想尽办法去亲近约翰先生，软语温存地只为能迷得约翰让她们买到新发行的股票。往日流连于花丛中的"情场老手"约翰此时也招架不住如此的攻势，往往在宴会一半时就借故仓皇逃走。

为了能见到约翰，大家花招百出，更有甚者想出了十分滑稽的办法。一位在约翰家门口苦等无果的女士，觉得自己不能再用这种笨办法了，于是吩咐她的马夫：当他驾着她外出时，一定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若碰到了约翰先生，就一股脑地往灯柱上撞，且要把她撞摔下来。

忠心耿耿的马车夫保证：一定完成主人的重托。于是，主仆二人在城中一直溜达了3天，寻找着那个宝贵的、让她摔下车的机会。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三天快结束的时候让她碰到了约翰。这位女士立即对马车夫大喊："快！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翻车！"说时迟，那时快，车夫驾车往路旁的柱子撞去。一切都按照她期望的剧情发展，车子终于翻倒一边，夫人摔在地上尖叫连连。而约翰先生在面对这样的危难自然是当仁不让，赶紧上前救助。这个聪明的女士随即被带到了索桑松官邸。后来，她觉得自己应当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了，便向劳先生道了歉，并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的"小

阴谋”。约翰·劳被夫人这样的奇思妙想逗得前仰后合，同时也深深钦佩夫人的胆略。于是微笑着记下了她的名字，承诺会卖给她一笔可观的股票。

另一件荒唐的事情则发生在德·布莎夫人身上。她为了给自己制造机会，在赶往约翰·劳就餐的某饭店的同时，报了火警。在那里就餐的人们一听到警报声，大惊失色，现场乱成一团糟。此时的约翰·劳发现有位女士神色镇定地朝他走来，心中便知道一定是她耍的诈。于是不待她走到跟前，就从另一个方向逃走了。

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胜数，虽然其中难免有些夸大的成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法国处在多么癫狂的状态中。还有一次，摄政王为选择哪位高贵的公爵夫人代替自己去摩德纳陪伴女儿的事情发愁，于是他向德·让松、杜波瓦神父和其他几个人诉说了自己的烦恼：“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这样合适的女士。”“你不知道？”其中一人大惊小怪地回答：“那我告诉你，只要你到劳先生的家里去，不出一会儿便能找到全法国最高贵的公爵夫人了。”

一些人甚至还为此闹出了笑话。德·希拉克先生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医生，他也受大众影响曾买过一些股票。但是他所买的股票行情却不是很好，有一次股票狂跌了两个星期，他急得焦头烂额，仿佛看到花花绿绿的钞票从自己的口袋往外掉，他在工作的时候也在不停地担忧着股票。这时，碰巧有位一女士请他去看病。在测那位女士的脉搏时，他情不自禁地叫道：“跌了，啊呀，它又跌了！”病人越听越焦急，“噢，希拉克先生，”病人说着站起身来，拉铃叫仆人进来，一边嚷嚷着道，“完了，我就要死了。它一直在落！一直在落！” 德·希拉克医生惊讶地问，“什么在落？”“我的脉搏呀！我的脉搏！”病人回答。希拉克医生这才恍然大悟，安慰道：“不要紧张，亲爱的夫人，我说的跌了指的是我的股票跌了，而不是你的脉搏。哎，最近我买的股票一直在跌，

我非常担心这个，就情不自禁地说出来了。”

股市风云变幻莫测，涨跌依旧在一瞬之间，几个小时之内涨幅甚至可达10%~20%至多，许多出身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早上起床时还是一贫如洗，晚上回家时已然成了百万富翁了。有一次，一位有钱的炒股人家生了病，就想着派自己的仆人卖掉自己的250股股票换点钱回来，那时候他以为股票的价格还是8 000里弗。待仆人到了那儿后发现：股票价格已涨到1万里弗一股！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乐坏了这个仆人。他当机立断把250股的股票按每股一万里弗的价格卖了出去。每股净赚2 000里弗，共50万里弗，按当时的汇率合计2万英镑。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冷静地将这笔横财藏进了自己的钱袋，然后把余下的钱交给主人，当天晚上就逃出法国远走高飞了。

约翰·劳手下的车夫撞了大运，短短时间里就成了暴发户。有钱的他在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了辆马车后，就向约翰·劳提出了辞职。约翰·劳对此人很倚重，就请他帮忙在离职前再找一个同样精干的代替者，车夫很爽快地答应了。当晚就带来两位以前的同行，请东家任选一个，而剩下的那个则留做他自己的车夫。

相较之下，那些一夜暴富的上流人士粗鄙无耻的言行更让人印象深刻。其荒唐的程度更让人难以想象。圣西蒙公爵曾经对那个时期的一个名叫安德列的人做过记载，此人不但不学无术，而且还极其缺乏教养，可谓是一无是处。但就是因为凭借着密西西比债券投机，而在短时间内获取了大量的财富。正如圣西蒙所形容的：“他为自己堆了一座金山。”

但是暴富之后的安德列不满足于自己仅有的“富”，更希望能够改变自己低贱的身份，得到“贵”，于是他妄想着攀高枝和贵族联姻。他有一个女儿，还是个3岁大的娃娃，这个小女儿现在却成了他改善血统的好帮手。于是他想到了自己仅3岁的女儿，希望凭借着她作为自己敲开贵族血统之门

的契机。他找到了当时门第高贵却已落寞的贵族德·奥瓦斯家族，开出了他的条件：只要他们两家能够联姻，他将答应德·奥瓦斯家族提出的任何条件。这个时候已经33岁的奥瓦斯侯爵满心欢喜，他答应说，他愿意在安德列的女儿年满12岁的时候，将其娶进家门。但是安德列这个泰山老丈人必须为此奉上10万克朗的订金，除此之外，他每年还需要付给德·奥瓦斯2万里弗，直到小妻子过门为止。双方为达成这个丑恶的协议还一本正经地签了字，画了押。股票投机商在欣喜之余还同意在女儿结婚时另外再陪上几百万里弗当作嫁妆。

这个贵族之家的老族长勃朗卡斯公爵作为见证人，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当然也分享了所有可能的利益。这件事情的后续是：几个月后约翰·劳倒台，安德列先生也随之破产，于是计划也无疾而终。而对于最后未达成的协议，德·奥瓦斯家族也没有归还10万克朗的订金，虚伪至极。真相大白后，人们对这件不光彩的交易大力谴责。

这样的事不过是作为一桩笑料被世人所鄙视，但是投机市场的疯狂所引发的其他事情确实让人担忧。为随时买卖股票债券，人们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上街，于是，大街小巷里到处有抢劫案、凶杀案发生。其中有些案子不但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罪犯还往往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其中的一件就曾令整个法国为之震惊。

一桩血腥的凶杀案

德·赫恩伯爵——德·赫恩亲王的弟弟，与高贵的德·阿莱姆伯格家族、德·里昂家族、德·蒙特莫罗西家族多多少少有点亲戚关系。伯爵年轻气盛、桀骜不驯，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不知道节俭为何物，是个有名的浪荡公子。他有两个狐朋狗友一个叫米勒，是皮埃蒙特的一个上尉，另一个是佛莱芒人，叫做勒斯当。他们三个听说有一个有钱的经纪人经常出门携带大量的金钱和股票。于是他们贼心大起，谋划抢劫这个有钱人。

三个人计划：由德·赫恩伯爵假扮成一个要购买印度群岛公司股票的人，约那个可怜的经纪人在旺多姆广场附近的一个酒馆里见面，并在那里下手。那位浑然不知危险就在身边的经纪人准时赶到酒馆里，见到德·赫恩伯爵和他的两名同伙。待三人寒暄几句后，德·赫恩伯爵跳起来扑向受害者，用短剑在对方的胸口上猛刺了三剑，那人立时倒在了血泊之中。

伯爵立即把公文包里价值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和印度公司股票掏了出来。这时，米勒为确保万无一失又拾起短剑连捅了不幸的经纪人几下，直到确信对方已经死亡。然而，他们却没注意到，经纪人在事发之前曾高声呼救，呼叫声最终引来了酒馆内其他顾客的好奇。当人们赶来的时候，在楼梯间放风的勒斯当见势不妙连忙跳窗逃走，他的两个同伴米勒和德·赫恩伯爵被当场抓住。

这样的一个恶意事件引起了市民的恐慌，整个巴黎上空弥漫着一层恐

怖血腥的气氛。第二天，法庭就着手审理了这起凶杀案，由于证据确凿不容置疑，两人被判故意杀人罪，并将以车裂之刑处死。

消息一传出来，德·赫恩伯爵那些位高权重的亲友们跑到摄政王那里替他求情，求摄政王能够网开一面原谅这个据说是精神不正常的年轻人。

但是摄政王已经下定决心要严惩德·赫恩伯爵，杀一儆百。于是干脆躲起来不见客，任那些人怎么说也不松口。结果有一天还是让他们找着机会见到了摄政王，他们乞求道，说是德·赫恩伯爵被公开处决了，将是一个大耻辱，他们整个家族都会在人前抬不起头了。

他们还说因为德·赫恩亲王与显赫的奥尔良家族有着姻亲关系，如果任由德·赫恩伯爵被一个地位卑贱的刽子手处死的话，就连摄政王本人也将受到侮辱。但是他们低估了摄政王的坚定的心意，他用大作家高乃依的话回复他们说："罪恶已经化为耻辱，上断头台又有何用?"

摄政王不忘安抚他们：无论惩罚罪犯时会带来多大的羞辱，他情愿与众人一起分担。这样，他们只好请最受摄政王尊敬的圣西蒙公爵前来说服他改变主意。

圣西蒙公爵一听说德·赫恩伯爵要被以如此的刑法处死时极为震惊。他认为作为一个德·阿莱姆伯格家族的成员，德·赫恩伯爵要和一个普通平民一样的死法是不太合适的。而且根据当地法律，受车裂刑罚的人的亲属将不准担任任何公职，或受雇于任何政府部门，直到与这个人同辈的所有人全部死亡为止。于是他立即去往摄政王那里分析了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他建议将德·赫恩伯爵改判为斩首。毕竟，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并不认为一个被砍头的人的家属有什么可耻的。

正当摄政王被圣西蒙公爵的这一番话打动而摇摆不定的时候，约翰·劳的出现坚定了摄政王原本的立场：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杀人者必须接受

法律的制裁。

这个时候德·阿莱姆伯格家族已经再也没有办法了。他们决定：为了不给家族的人蒙羞，让德·赫恩伯爵在监狱里服毒药自尽。德·罗贝克·蒙特莫罗西亲王混进死囚监狱来劝告德·赫恩伯爵，岂料德·赫恩伯爵坚决不合作，任亲王好说歹说也不愿喝下那毒药。气得蒙特莫罗西亲王甩门而去大骂："去死吧！好吧，想怎么死就怎么死吧！你这个不识好歹的小子！只配让人吊死在绞架上！"这之后，再没人肯费心多管闲事了。

虽说不愿意服下毒药，但是德·赫恩伯爵同样觉得车裂对他来说太过可耻，于是他请求摄政王改判自己为斩首之刑。但是摄政王更赞同约翰·劳的观点"决不能为因为一己私利，而放弃了正义和公理"。于是，在宣判两人死刑的第6天，德·赫恩和米勒在格瑞弗广场上被车裂处死。另一个同案犯勒斯当因见机得快而溜之大吉，始终没能归案。

大快人心的结果虽然赢得了民众的口碑，但是还是改变不了这些恶劣事件不断发生的现状，反而愈演愈烈。而且，那些遭此厄运的经纪人和投机者得不到大众的同情和怜悯。道德的败坏已经从以前的部分地区遍布到了现在的整个社会，从以前的上流社会的公开为恶和下流社会的庇护犯罪恶化到了现在中产阶级也为非作歹。社会上再也不见真善美，只有像瘟疫一样的赌博恶习在横行作恶。为了金钱，几乎人人都成了职业赌徒。

全民性癫狂的回光返照

随着形势的转变，法国人在整个世界昂起了他们高贵的头颅。一时，投机和炒股的形式也推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做生意的人们基本上没有赔钱的，赚钱的机会也多的是。其他地方的人见此纷纷涌入巴黎，希望来挣钱，也希望来消费。

摄政王之母，也就是奥尔良公爵夫人，曾大略地统计过巴黎的人口数，随着来自各地的人不断增加，这一时期巴黎的总人口竟达到了30.5万。

为了能容纳如此多的人口，一些家庭妇女们将自己家中的阁楼、厨房甚至是马厩也充做住宿的地方，供给那些来此“淘金”的人们。人口的增多也带来了交通的不便，各式各样的马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塞满了大街小巷，在原本当做主干道的道路上，车辆也不得不缓慢行驶，以免发生交通事故。数不清的订单从四面八方飞来，逼得全国的织布机昼夜运转，即使如此，奢华的蕾丝花边、丝绸、宽幅细布以及天鹅绒等纺织品的需求量仍是得不到满足。全国的物价也因为纸币发行量的过大而出现暴涨：就那些纺织品来说，就比平时翻了4番；而其他的食品价格，例如面包、鲜肉、蔬菜，则高得令人难以想象。同时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也水涨船高。以前每天赚15苏的工匠现在可以赚到60苏。到处都在兴工建屋，整个城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四周扩张。浮夸的繁华景象迷幻了法国人，也迷幻了整个城市。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在远处地平线上，那预示着大风暴即将到来

的黑云已当头压下。

约翰·劳在从自己制造出来的令人惊叹的奇观中也收益颇丰。全法国顶尖的贵族以能和约翰·劳妻子、女儿结交为荣，伯爵和亲王的继承人们以要和约翰·劳结为姻亲为目标。在外省，约翰·劳添置了两处豪华的房产，又与德·苏利公爵家族商谈，想购买罗西尼侯爵的领地。按照设想，这时候的约翰·劳应该在职位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是信仰问题成了一大阻碍。摄政王许诺：只要约翰公开宣布皈依天主教，他将被委任以审计官主管法国财政。而对于约翰·劳这个职业赌徒来说，有没有信仰或是信仰什么都无所谓。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摄政王。随后，在默伦教堂里，汤辛神父在一大群教徒面前为他施了坚信礼。成为天主教徒的第二天，约翰·劳就当选了圣罗奇教区的名誉执事。为了表示虔诚，他向教会捐赠了50万里弗。其实，约翰本人也乐于参加慈善事业，愿意慷慨解囊。平时要是有人因为生活拮据而向他求助，他总十分乐意帮忙。

此时的约翰·劳已经位高权重，奥尔良公爵也十分器重他，不管大事小事总是第一个征求他的意见，对他提出的观点计划从不质疑。尽管在如此的荣誉之下，约翰·劳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实行的作风和他窘迫时候无异。

简单朴素，和蔼可亲，让他在人们心中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他的骑士风度更是博得了女士们的一致赞赏。他优雅的做派、和善的天性，让人不可指摘。

他一向和蔼的个性只有在面对那些满嘴甜言蜜语、争先恐后向他阿谀奉承的贵族面前才会有一丝的破裂，他常会以一种调侃的态度，不着痕迹地贬损一下那些太过露骨的行径。相反，对于那些偶然来巴黎拜访他的老乡，约翰·劳则是礼数周全，殷勤而又热诚。

有一次，英国的伊斯莱伯爵阿什博德·坎贝尔，即后来的阿格勒公爵，

去旺多姆广场看望约翰·劳。那个时候的会客厅已经被许多法国最优秀的人挤满，他们穿戴整齐，等着和伟大的金融家会面，渴望自己的名字能在股票申购名单的最前列。当伯爵挤出重围来到书房时，发现约翰·劳正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写信，写信的对象是他父亲留下的劳力斯顿庄园的园丁，而写信内容只不过是让他种点卷心菜！伯爵跟他的老乡一块儿玩起了扑克牌，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才告辞。事后，伯爵不禁为约翰那洞若观火的理解力和彬彬有礼的风度教养所折服。

在那段时间利用投机手段赚得盆满钵满的贵族不胜枚举，他们不但改善了之前负债累累的财务状况，也有了足够的钱财重新过上了体面高贵的生活。

其中有波旁公爵、古尚公爵、福斯公爵、绍纳公爵和安汀公爵、埃斯特雷斯元帅、洛罕亲王、普瓦亲王和莱昂亲王。波旁公爵是路易十四和情妇德·蒙特斯潘夫人生的私生子。他利用投机手段狠赚了一笔，还在尚提利修建起了行宫。他还是个狂热的赛马迷，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爱好，波旁公爵不惜砸下重金建起了许多名闻全欧洲的马厩，又引进了150匹英国顶尖的赛马来改良本地赛马的血统。在皮卡第，他购买了大片的土地，成了奥兹和索姆两地间几乎全部良田的主人。

所有人都把约翰·劳奉作法兰西的救世主、财神爷，他们想出各种的赞美歌来称赞他的伟大，这在以前就连法兰西皇帝也没有得到如此多的褒奖。约翰·劳他曾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成了至理名言，他的脸上闪耀着尊贵与无私的光芒，他的每个动作都充溢着智慧与理性。当他出门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一大群人随在后面。为此，摄政王不得不专门派出一队骑兵充作他永久的护卫队，在他的马车前鸣锣开道。

这个时期的巴黎也成了奢侈品大本营，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堆满了工艺

精美的艺术品，雕塑、油画、挂毯从外国大量进口。这些都不再只是王公贵族的专用品了，一些寻常中产阶级人家也时兴起了艺术品。人们从世界各地大量进口顶级璀璨珠宝和貂皮大衣，一切奢华尽在巴黎。连世界上最著名的那颗大钻石也被摄政王买下来，以他的名字命名，并成了装饰法皇皇冠的最耀眼的装饰。购买这颗巨钻所花的代价竟然高达3200万里弗！

在旁人看来，在这场股票投机中，摄政王应该是最大的收益者，其实不然。甚至相较于其他的公爵来说，他的致富手段不值一提。饶是这样的一颗让他心动不已的钻石，他的理智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因此他宣布，这区区一块石头根本不值得为它花费那么大一笔财政收入。这个振振有词的说法简直叫宫里的仕女们惊讶极了。人们纷纷大呼可惜。连着几天，抱怨声、惊叹声不绝于耳。这颗珍稀异常的宝石即将被带出法国，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出高价留下它，哎，这可真叫大家遗憾。

其实，摄政王对于这个钻石不能说是不动心，可是终没有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最后，人们游说圣西蒙公爵接下这个任务，他先说服了约翰·劳和他一起劝告摄政王。在他们的说服下，摄政王改变主意，决定买下那颗钻石。眼下，怎么杀价怎样说服卖主，就成了精明的约翰先生的分内事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宝石终于被留在了法国。同时约翰向卖主拍胸脯保证：他将在一定的年限内获得2 007万里弗的股票，这笔巨款每年5%的利息也包含在内。另外，他还能得到钻石切割时余下的价值可观的碎钻。

事后，圣西蒙公爵在回忆录中洋洋洒洒地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大肆渲染了一番，他十分骄傲于自己说服摄政王不顾国家的利益，从财政拨出这么大一笔钱来买这个华而不实的玩意儿。据他说，这颗钻石有一颗青梅那么大，通体纯白，毫无瑕疵，大约重500多格令。最后，他总结到，最终帮摄政王做成这么大一桩买卖，自己感到无上的光荣。

直到1720年,这样一个危险的金融体系仍然不减其增长的势头。即使议会一再警告:如此庞大的纸币发行量,终将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崩溃。但在那些做着发财梦的人们看来,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对财政与金融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获利那么巨大,就值得大力鼓励,也不对这一政策做任何限制。既然发行5亿里弗纸币有那么大的好处,再发行个5亿想必好处更多。

对摄政王的这种严重错误的概念偏差,约翰·劳并没有加以纠正。人们的极度贪婪助长了投机泡沫愈演愈烈,他们迷失在自己营造的海市蜃楼中无法自拔。随着印度群岛股票和密西西比股票价格的日益攀升,银行不得不发行更多的钞票,去迎合公众交易的需要。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俄国元帅波将金曾经的所作所为。为了讨情人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欢心,他派人用冰块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巨大的冰块美丽壮观,顶部还装饰着精美的涡旋形雕刻,高贵典雅的长廊是用爱奥尼亚式的冰柱修葺而成。太阳从华丽的圆顶上照射下来,映衬得整个宫殿熠熠生辉。阳光洒满了宫殿,却不致将它融化。可是,天气忽然转变,由南方吹来了温暖的和风,这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开始慢慢地融化了。渐渐地,冰宫越变越小,以至于化为一滩春水。最后,从大地上彻底消失,连一点痕迹也寻不着了。

约翰·劳苦心经营的货币体系也是如此。只要大众中间蔓延起怀疑的风潮,它就会慢慢地冰消瓦解,终至于无,就算有人倾尽全力想挽回,也是回天乏术。

怀疑风潮愈演愈烈

第一次小小的警示发生在1720年。有一次,孔蒂亲王要求约翰·劳以他给出的价格卖出密西西比公司新上市的股票,却遭到拒绝。恼羞成怒的他派人到劳氏银行,将一笔巨款折成了三马车的硬币作为报复。约翰·劳知道后向摄政王抱怨此事,说明如若全国人民都像孔蒂亲王这样做,那么危险就不可估量了。摄政王对这班王公贵族的把戏心知肚明,就派人把孔蒂亲王叫来,疾言厉色地训斥了一顿。同时命令他把兑换来的硬币中的2/3重新存回银行,亲王被迫遵从这个独断的命令。

好在因为孔蒂亲王的差劲人缘,人们对于此事都是帮着约翰·劳谴责他的小气和贪婪。这件事并没有引起约翰和摄政王的警觉,对于控制纸币的发行,他们没有采取措施。

尽管孔蒂亲王的行为是出于报复,但却为一些有心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只要是脑筋够活络的股票投机者,谁都能正确地预见到:世上没有只涨不降的股价。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很多人都私下行动,大券商布登和拉·理查蒂热一步一步地把纸币兑换成金属币,并将其运往国外,同时他们买入大量的金银珠宝首饰,悄悄地运往英格兰或荷兰。

一个名叫韦马莱特的投机商,也嗅到了即将到来的大风暴的气息,私底下购买了总价超过100万里弗的金币和银币,把它们装到一辆农用马车上,在上面盖上厚厚一层干草和牛粪。然后,他穿上肮脏破旧的衣衫,把自

己打扮成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夫，把这一车宝贝安全地带到了比利时。没多久，又从那里去了阿姆斯特丹。

兑换硬币的随意性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硬币变得越来越匮乏，全国怨声四起。调查出原因后，议会开始就解决办法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约翰·劳也参与其中。他提议应宣布硬币贬值5%来阻挡危机。随着这条法令的不成功，紧接着又宣布从之前的5%提高到10%，同时人们每次只能兑换100里弗的金币和10里弗的银币。

然而，这一切看来都是徒劳的。人们对纸币的信任已经一落千丈，这些新措施的施行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限量兑付现金勉勉强强维护了一些银行信用。

政府也颁布了许多法令来阻挡金属货币的外流，但是还是有源源不断的金属货币从法国流向了英格兰和荷兰，还在国内的少量金属货币被小心地保存起来。就这样，法国国内的金属货币已经严重匮乏，连正常的商业贸易也维持不下去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约翰·劳开始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彻底禁止铸币流通。

1720年2月，法令一颁布，整个国家就陷入了濒临革命的边缘。原本是想要重新建立纸币的信誉，现下却威胁到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这条法令禁止任何人拥有超过500里弗的铸币，违者不仅被没收所有金属货币资产，还要被处以高额罚款。此外，法令更严禁任何人购买金银首饰、贵重器皿以及钻石珠宝，甚至鼓励人们踊跃告密，并承诺告密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违法金额的一半作为报酬。就是这样极端的法令，让纸币的信用度一路狂跌至谷底。

这样的结果便是：几乎所有家庭的隐私权都遭到告密者的恶意侵犯。最正直、最老实的人也可能因为拥有一个金路易被宣布有罪。仆役们纷纷

倒戈相向,争相出卖自己的主人。有一个市民竟变成了以告密为业的“奸细”,天天打探自己邻居的情况。

这样对于政府来说也是一项大麻烦——告密者只需说一句:他怀疑某某家藏有铸币,法庭的搜查令马上就能签发。成堆的案件需要法庭处理,逮捕坐牢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英国大使斯泰尔爵士为此感叹说:“现在的情形下,人们再也不用怀疑约翰·劳皈依天主教是否出自真心诚意了。能够把大量金银变成纸,表示他完全领悟了天主教的精髓,已经懂得如何建造一个新的‘宗教裁判所’去迫害平民百姓了。”

人们曾经对摄政王和约翰的敬仰瞬间都消失了,他们将自己的怨恨通通咒骂在他们头上。现在连用了超过500里弗的金属货币都成了非法行为,谁知道明天手中的纸币会价值多少?人们对于纸币的信任程度仍不见涨,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会接受纸币。

杜克洛斯在《摄政王秘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世界上从没有哪个政府如此地反复无常——也从没有哪个政府会以如此暴虐的手段施行如此惨无人道的暴政。对那些亲眼目睹当时那种恐怖气氛的人来说,对那些重温那段如噩梦一般历史的人来说,而在那个时候人民居然没有起来反抗,而那两个罪魁祸首约翰·劳和摄政王居然保住了性命,真是难以置信。他俩都在忧心有一天人们会起来造反,而人们的表现却只是停留在抱怨阶段。一种怯懦的绝望,一种愚蠢的恐慌紧紧攫住了所有人的心。人们的精神是如此地卑弱,以致没有勇气去违抗法律。”

那个时候人们也是有想要起来反抗的。一些人在墙上贴满煽动性的文章,向人们分发这些传单,大致内容是:“先生们女士们——此信的目的是要引起你们的注意,如果情况没有改变的话,‘圣巴托罗缪节’的惨剧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重演。你们以及你们的仆人最好不要上街。上帝保佑你

们!把信转交给你们的邻居。1720年5月25日,星期六。”

城市的角角落落布满了密探,人们之间再没有了信任。存心想制造点事端的小集团在傍晚举行的活动很快就被驱散了。巴黎的和平与安宁很快就恢复了。

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仍在快速地下跌,没有人再相信那个曾经的神话了。政府为了让人们重拾信心,下令巴黎街头的所有流浪汉、无业游民和无赖地痞被强制服役。他们会被从海上送往新奥尔良的金矿上做苦力,政府会为他们提供衣服和工具。这样的人大约有6 000多个,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肩上扛着工具,从巴黎街头走过,来到各个港口,等待坐船送往美洲。但是他们之中有2/3的人没有上船,而是中途开溜,进而分散到法国各地。他们卖掉工具以换取衣食,然后继续过着游荡的生活。不出半个月,这批流浪汉中的一半人又出没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之中。

一场闹剧就这样落幕了。但是这个方法让一些存有侥幸心理的人相信,公司又正在大规模开采金矿,金锭、银锭很快就会像以前一样涌入法国了。

法兰西的怒火

同样是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法国却用了最坏的方式处理这场危机。相较于法国政府的专横暴政，英国在这件事上的处理却更切合实际一些。

这个时候的摄政王一心想拯救法国，但是不幸的是，不仅没有把法国带出深渊，他专横的性格更将法国在这场风暴中越陷越深，最终毁灭。

按照约翰所想的，政府宣布纸币将成为一切交易的唯一手段。从2月1日到5月底，近3个月时间内，纸币发行总额就高达15亿里弗，大约合6 000万英镑。但是即便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法国纸币也已经无济于事了，人们对于这种无法兑换成铸币的钞票已经不再抱有一点信任了。

巴黎议会议长拉玛贝特当着摄政王的面说，他宁愿要10万里弗的金银币，也不愿要500万银行发行的纸票子。对于纸币，人们已经不再信任，甚至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发行过多的纸币让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和金属硬币差距越来越大，那么经济形势会更加严峻；而对于金属硬币，人们对它越来越追捧，随着一次次的法令颁布，身价也越来越高。

2月，公众普遍认为应该把皇家银行和印度群岛公司合并为一家。议会于是发布了这样一条法令：国家依然是银行发行的纸币的唯一担保者。但是，不经议会批准，银行不能擅自增加纸币发行量。于是劳氏银行就成了国有企业，专属于国家，摄政王甚至还把银行全部的利润也转给了印度群岛公司。这样的法令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密西西比

公司和印度群岛公司的股票价格有所上涨，但说到底，公众对国家信用仍然无法产生足够的信心。

5 月初，政府就解决货币问题召开了一次国务会议，约翰·劳、德·让松以及所有大臣们都参与了这场会议。会议上分析：据估计，社会上流通的纸币总额达 26 亿里弗，而金属货币还不到 13 亿里弗。所以，必须采取措施来平衡这两种货币的数量。于是有些人提议将纸币的数量减少到与铸币的价值相当，另一些人则建议使铸币升值从而与纸币价值相等。

据说，约翰·劳对两种方法都不赞同，但他本人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他们得出应该将纸币贬值 50%的结果。5 月 21 日，政府颁布法令：印度群岛公司的股票及其银行发行的纸币将逐渐贬值，在年底之前，它们的实际价值将降至面值的一半。这无疑会激起民众强烈的不满，而整个国家会因为这一举措而付出惨痛代价。议会坚决反对此项措施，于是摄政王被迫在 5 月 27 日宣布此项法令作废，同时恢复了纸币原先的价值。

同一天，银行停止兑付铸币的业务。约翰·劳和德·让松被踢出内阁。为求自保，摄政王将一切过失全部推到约翰·劳的身上。在人前对他冷漠痛恨，在约翰·劳请求和摄政王会面时，摄政王将他拒之门外；而在身后又对他低声下气，主动召他进宫解释自己是情非得已才这样对待他的。摄政王的表现是如此地变化无常，乃至于几天后，他又偕同约翰·劳去观看歌剧。两人不但公然坐在一个包厢里，摄政王还当着众人的面对劳优待有加。

但是这样的做法更加加深了民众对于约翰·劳的痛恨。某日，约翰·劳回到家正准备进门时，他的马车被一群暴徒团团包围，石块呼啸着向他袭去。要不是车夫机警地驾车猛冲进院门，家中的仆人及时锁上大门的话，他很可能会被暴徒们拽出去撕成碎片泄愤了。

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女儿看完赛马坐车回家时，也受到一大群歹徒的

围攻。虽然后来摄政王派了一队彪悍的瑞士骑兵日夜坚守在他家附近，但是面对日益加深的民众愤怒，约翰·劳不禁害怕地躲到皇宫里，寻求摄政王的庇护。

这时候的摄政王想起了那位曾经因为反对约翰·劳的计划而被自己罢黜的大臣德·阿格索。于是1718年，大臣德·阿格索被政府召回。这时，连摄政王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自己不近人情和有失公正，几乎错失了一位最能干的大臣。而在当时腐败的社会中和纷乱的宫廷中，此公大概是唯一的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廉之士了。

离职后的德·阿格索一直生活在弗兰尼斯的乡间别墅中，研究哲学而不再过问朝中世事。生活简单而快乐。约翰·劳和摄政王的一名家臣德·康弗朗斯骑士奉命乘邮车赶赴弗兰尼斯，恭请这位前财政大臣回巴黎。德·阿格索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到朝中被那些钩心斗角烦扰，而且若是他回到了巴黎，他会作为约翰·劳的手下，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但是心胸宽阔的德·阿格索愿意在国家危难之时，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德·阿格索一到巴黎就和议员们商量起如何挽救现在的局势。6月1日，政府宣布：废除之前限制民众拥有不超过500里弗金属货币的法令。同时规定：公民有自由无限制地拥有金属货币。而对于之前的旧纸币，将予以回收。政府以巴黎市一年的税赋作为担保发行了25万份新票据，票据每张价值10里弗，年收益率为2.5%。这次被回收的旧币在市政府门前被公开烧毁。

这项措施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6月10日，银行重新开张，这次它已拥有足够的银币来兑换纸钞了。几乎所有的巴黎人都冲到银行将自己的钞票换成银币，再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只能用铜币来兑换纸币。经常在路上看到人们用包裹背着沉甸甸却不过只值50里弗的铜币行走在路上，却没有一声抱怨。

这样的势头越长越高,银行的周围每天都是人山人海,这也导致每天都会发生踩踏事件。7 月 9 日这天,银行门口人群异常拥挤,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故,驻扎在马萨林花园门前的警卫将银行的大门关上不允许一人进去。这一举动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人们大声咒骂,甚至拿起石头向警卫砸去。这时候警卫也发火了,警告民众若是他们不停止这样的举动,将会动用武力解决。紧张之势愈演愈烈,爆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正在这时,一名警卫被民众的石头所砸到,拿起枪向人群射击。一人当场死亡,一人受重伤。这时候的人群也变得激动起来,随时向银行发起攻击。

这时,马萨林花园的大门再次打开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出来,枪尖上的刺刀闪耀着冷森森的寒光,虎视眈眈地逼视着人们。原本群情激奋的民众们顿时不敢再轻举妄动,只能以呻吟和欷歔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不满。

7 月 17 日这天,人群更加拥挤,当天竟然有 15 个人被活活挤死。愤怒的人们抬着 3 具尸体来到皇宫花园前,后面竟跟着多达七八千人的游行队伍。他们呼喊着抗议着,向摄政王和约翰·劳显示他们的做法究竟给法国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这时候,正巧约翰·劳的车夫驾车停在皇宫的院子里,他听到人群如此咒骂他的主人,忠心耿耿的他立即高声骂道:"你们这些无赖恶棍,活该被绞死!"这样鲁莽的做法无疑是火上浇油,人们以为约翰·劳也在马车上,于是冲过去将马车砸了个稀巴烂。马夫拼死逃脱保住了一条小命。正当千钧一发之际,一大队卫兵赶到了,带头的军官向大家宣布:摄政王已经做出决定,保证用自己的钱厚葬这些无辜的死者,并要求人群立刻散去。游行队伍就这样静悄悄地解散了。

这个时候皇宫内正在举行会议,听到外面人群的吵嚷声,议长走出去

想看个究竟。回来告诉大家，约翰·劳的马车被人群砸了粉碎。在场的议员对约翰·劳都深恶痛绝，对这样的事当然是乐见其成，更有甚者大喊："那约翰·劳呢?他也被撕成碎片了吗?"

法国人的觉醒与约翰·劳的凄惨下场

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民族中，法国人最擅长通过歌唱发泄心中的怨愤和不满，这一点可谓盛名远播。为此，有人甚至说，你可以从歌谣里追溯这个国家的全部历史。

所以在约翰·劳为法国人民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们挖苦讽刺的对象。所有的商店里都出现了关于他的漫画，讥讽嘲笑他和摄政王的歌谣在大街小巷回响起。而这其中的歌词更是不堪入目，甚至其中一首歌的歌词是奉劝人们把他发行的钞票用作上厕所的卫生纸。

下面这首由奥尔良公爵夫人记录在信笺里的歌谣，是当时最有名也最流行的，广受各界欢迎，据说在巴黎的街头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这首歌谣的旋律还是很活泼的：

拉斯(译者注：法国人给约翰·劳起的诨名)一来到我们美丽的城市，摄政王就宣布拉斯能够振兴法兰西。

啦啦啦！咚咚锵！

他让我们都成了暴发户，

哔哔喱！

伙计们,

这个新教徒,其实是想吸干所有人的钱。

他首先骗取了我们的信任,

不惜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啦啦啦!咚咚锵!

伙计们,拉斯,是撒旦的子孙,

他榨干我们钱财,

我们落得个沿街乞讨的下场,

一个子儿也不给我们留下。

仁爱的摄政王啊,

还抢走了我们的财产,

哔哔喱!

下面这一首出自同一时期:

星期一,我买了些股票,

星期二,我赚了一大笔,

星期三,我买田又买地,

星期四,我买酒又买衣,

星期五,我开了场舞会,

星期六,我成了叫花子。

从当时大量散布的漫画上,可以看出法国人对曾经的那种全民性痴狂已有所悔悟。其中的一幅被保留在《摄政时期回忆录》中。

作者在漫画里这样描述道:"股票是像女神一样端坐在她华丽的车辇上,而驾车的则是疯狂之神。前面长着木腿拉车的动物则是密西西比公司、

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而那些长着狐狸尾巴和狡诈面孔，在一旁拉着边套的动物则是这些公司的代理人们。轮子的辐轴上写着几种股票的名称和价值，随着车轮的滚动，股票不断地上升和下降。

“地上堆着的是被这辆疯狂的马车碾成碎片的各种商品、流水账和分类账。股票女神坐在前面向空中抛着数不尽的股票，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尾随在后面争抢着那些像雪片一样的股票。人们挤作一团，大声叫嚷。此时在天空有一个恶魔，狞笑着向人群吹起了泡泡，勾起了人们贪婪的性情。他们争先恐后爬到别人的背上，妄想在气泡破裂之前抓到它们。

“前方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挡住了马车的去路，这座建筑物有三个大门，马车要是想继续前进的话，必须得通过其中一个。第一个门上写着‘医院’的字样，第二个门上写着‘精神病院’，第三个门上写着‘乞丐收容所’。”

另外还有一幅著名的漫画：约翰·劳坐在一口大锅里，在锅的四周是熊熊的烈火，它代表了此时民众疯狂的情绪，锅里的水因为周围不断高涨的火焰而沸腾着。疯狂的人们不断向锅中抛入大量的金银铜币，而约翰·劳则给他们分配大把的纸币，人们狰狞着嘴脸数着兑换回来的纸币。

法国民众愤怒的情绪依然高涨，约翰·劳为了避免卷入危险中，一直躲在摄政王的行宫中避免出门，也不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公开露面。而当他不得不要冒险出门时，他必定会乔装改扮一番，或者乘皇家马车出行。自然，全副武装的护卫也是少不了的。

票据兑换因为本身的收益率只有2.5%而进行得非常艰难。虽然股票一直在下跌，但是仍有一些人心存侥幸认为总有反弹的一天，所以一直保留着劳氏银行的股票。为了加快兑换的速度，政府于8月15日专门发布命令，凡面值在1000~10000里弗的纸币，除了购买年金和支付银行账单，以

及为购买劳氏公司股票而进行的分期付款外,统统不得在市面上流通。

10月之后又颁布法令宣布:11月以后,任何面值的纸币都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也禁止在市场上流通。这样,密西西比印度群岛公司剥夺了造币权、代收赋税权以及其他所有的优势和特权,一下子沦为一家单纯的私人公司。

这样一项抉择的颁布彻底将约翰·劳打入了谷底:在委员会中失去任何影响力,公司也沦落成普通私人公司,不再有任何优势。那些趁着公众为幻觉所诱骗时大肆牟取非法利益的人统统被抓了起来,被予以重金处罚。而另一条法令规定:密西西比印度群岛公司原来的股东,如果有人还保留有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就必须把它们存入公司以作保证金。那些已申购股票的人应该如期履约,并以每股1.35万里弗的价格向公司回购。而实际上,每股股票的市价现在仅值500里弗。

大股东们听说这样的事情,纷纷准备逃到国外避避风头。岂料政府下令:所有港口和边境管理机构有权逮捕那些出境者,把他们拘禁起来,直到查明他们是否携有金银珠宝,或是否参与过股票投机活动为止。这一招可谓釜底抽薪,有几个试图逃跑的投机者被判处死刑。而那些留在法国的人,则受到法庭最严苛的审讯。

面对这样的惨痛结果,约翰·劳不得不放弃了。他向摄政王请求,希望能够离开巴黎到乡村别墅中隐居,这样的决定也正和摄政王的心意。

那时候的摄政王正在被国内的财政问题忙得焦头烂额,虽然有这样的打击,但是他对约翰·劳的财政体系构想还是抱有信心的。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在更坚实的基础上把约翰·劳的财政体系重心建立起来。“我知道自己犯了不少的错误。但是只要是人,都会犯错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所犯的所有错误中,没有一个是出于恶意、伪善的动机。”

约翰·劳离开巴黎两三天后，摄政王派人送给他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写道：只要约翰·劳愿意，他随时都可以离开法国，他也不用担心护照和金钱方面的问题，只要他开口，都可以满足。

但是约翰·劳婉言拒绝了摄政王的金钱，在6名骑兵的护送下，乘坐德·普芮夫人名下的一辆马车，去了布鲁塞尔，之后又去威尼斯待了几个月。

他来到威尼斯之后，引起了当地人的极大关注，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富可敌国的有钱人。但是殊不知，约翰·劳虽然一直都是一个资深赌徒，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为了发大财而牺牲国家利益的卑鄙小人。

就连当时在法国经济达到顶峰的时候，在他资产丰富的时候，他也没有买过任何的金银器皿或珠宝首饰，除了那颗市值约五六千英镑的钻石。在这场股票投机中，他从来就没有对自己的计划怀疑过。他一直坚信他可以带领法国走向富有强大的明天。所以他把自己几乎所有的财产都用于置办法国地产上，而不像那些虚伪的投机者一样把金银转到国外。所以在他离开法国的时候，几乎是身无分文，但是这样不公正的指控和评价一直都伴随着他。

在约翰·劳离开法国后，政府就没收了他的所有房产和珍贵藏书，此外还没收了他曾经花500万里弗的代价为妻子女儿所准备的20万里弗（约合8 000英镑）的年金，在这之前，政府还承诺：在任何时候也不能没收个人年金。

但是大多数人对约翰·劳离开法国这件事十分不满，民众和议会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害得法国沦落至此的大坏蛋处死以泄众怒。甚至那些没有在这次危机中受到波及的人也在一旁幸灾乐祸，说约翰·劳这个骗子走得好。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认为约翰·劳或许可以帮助法国人走出危机，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受到了财产上的损失。他们不失公正

地认为，约翰·劳对于这场危机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知道造成事情发展的原因，或许能够力挽狂澜。

一次一次金融委员会和摄政王会议联合召开的会议上，根据一份文件说明，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数量竟达27亿里弗至多，而这种货币发行日期与货币发行的授权日期却不一致。众人都希望摄政王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这是他自己犯下的错误，但是他觉得约翰·劳也有部分责任。于是他将一些罪过都推到约翰·劳身上，指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约翰·劳自作主张，在不同时间内发行了12亿里弗的纸币。而当他自己发现时，已经太晚了。不得已之下，他就把议会授权法令的日期提前了一些。

他以为这样的做法可以掩盖自己贪婪虚荣的丑陋面貌，他以为不告诉民众这一些都是他的过错，他就可以挽回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到1721年1月1日为止，法国的国内债务总额已经超过31亿里弗(折合约为1.24亿英镑)，仅利息支出一项就高达319.6万英镑。政府派专人组建成一个委员会，调查所有国债持有者的情况。根据调查，五类国债持有人中，四类都是用自己的真实财产购买的债券，而第五类人则无法证明自己的这些债券是合法有效的。

那些无法证明其合法性的债券被政府强制销毁，而其他的证券也经过了严格的审核。而在审核中发现，相当一部分的债券是挪用公款和敲诈勒索的结果。于是政府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颁布了一条法令，宣布：国债的利息将减至5 600万里弗。

后来，政府专门成立一个法庭，用来负责调查审理在金融危机时财政部门的徇私舞弊行为。而调查结果显示，法奈特的大臣，克莱门特神父，以及他们手下的两个职员挪用公款投机诈骗，涉嫌金额高达100万里弗。两个主谋被斩首示众，两名职员则被判绞刑，随后减轻为在巴士底监狱终身

监禁。随着特别法庭的成立，数不尽的欺诈行为被公诸于世，并得到了罚款和监禁的惩罚。

而同样在这场危机中被世人所唾弃的前财政大臣德·让松，也被逐出了内阁，由正直的德·阿格索继位。但他仍保留了“掌玺大臣”的职位，还可以随时出席御前会议。

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深知不能再参与政事之中，但又不甘于隐居荒野，于是整日愁眉不展、喜怒无常。本就身患疾病的他，在这一连串打击中，不出一年就病死了。没想到他死后，人们还对他怀恨在心，在他的尸体准备送往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墓地中下葬时，一群愤怒的民众冲上前来围攻他的棺材。最后在他的两个儿子的保护下，才免遭一劫。

这时候隐居他乡的约翰·劳仍然希望终有一天回到法国，重振法国财政。但他的希望在得知摄政王的死讯时破灭了：1723年冬天，摄政王正和自己的情妇法莱莉丝公爵夫人围炉夜话时，突然断了气。至此，约翰·劳再没有回到法国的筹码，于是只能重操旧业，流连于各大赌场。在许多时候，他被迫一次次地把那)钻石——见证过自己巨额财富的唯一证明——送进当铺，不过那精湛的赌技又一次次地帮他把钻石赎了回来。

因为沉迷赌博约翰·劳欠上了债务，遭到债主的逼债，约翰·劳不得不离开罗马逃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而在那里他得知，英国政府在1719年颁布特赦令，豁免了他以前的谋杀威尔逊先生的罪行。虽然这项决策引发了英国上议院的议论纷纷，但是约翰·劳还是搭乘英国海军司令的船返回了英国。

反对这项决策的柯宁斯柏伯爵谴责道：对于约翰·劳这样主动离开祖国、放弃信仰的人，不应该得到特赦令。而且当时的英国正在全心解决南海公司的麻烦，这时候让约翰·劳回来，意味着更大的危险。但是没有其他议员和他一样忧虑恐慌这件事，于是他的说法被上议院否定了。

在英国住了4年的约翰·劳，余生在威尼斯度过。并于1729年溘然长逝，晚景异常凄凉。以下是人们为他所作的墓志铭：

“一个著名的苏格兰人长眠在此，

他的算术天才举世无双，

他用简单的代数法则，

把法国弄得病入膏肓。”

曾经和他一起管理劳氏银行和密西西比印度群岛公司的兄弟威廉·劳，在后来的法国法庭调查中，因为徇私舞弊罪被判监禁于巴士底狱。但是一直找不到证据指控他，于15个月后被释放，并创建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就是为世人所知的劳里斯顿侯爵家族。

上文曾提及，在同一时期的英国也曾遭受到了相似的危机。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英国君主立宪政府如何利用高明决策和理智的应对，来使英国化险为夷的。

第二章　金融大投机之南海泡沫

在欧洲这两个最有名的国度里，在金钱诱惑下，两国的人民都陷入了疯狂的境地中。人们被自己制造出的遍地黄金景象所迷幻。一向冷静自制的英国人也脱下了他们绅士的表象，疯狂程度堪比法国人。

南海公司的股票暴涨，从之前的每股130英镑到后来的300万英镑只用了仅仅一天时间。伦敦各大交易所内，民众热情高涨，恐怕是任何的灾难也不能浇熄他们的发财梦。一张张股票申购单被填得满满当当，一车一车股票被送到交易所，一波波的成交风潮此起彼伏。这些狡猾的阴谋家使尽手段，出尽高招，只为最大可能地哄抬起股票市值……

最后，腐败就像汹涌的洪水，洪水般的腐败汹涌而来，
冲破羁绊，泛滥成灾。
瘟疫般的贪婪蔓延开来，
如同雾霭，遮蔽阳光。
政客和爱国者，为股票投机四处奔忙心慌慌；
贵妇与男仆，为股票受苦受累下场全一样；
法官成了经纪人；
主教吆喝快下注，哄得全城人上了当；
公爵们施展手腕穷忙活，只为赚取半克朗；
金钱的魔力迷惑了不列颠，
这一切，多么肮脏。

——亚历山大·蒲柏

横空出世的南海公司

当时的英国因为辉格内阁的解散,公共信用大受打击。与此同时,陆军、海军和其他一些短期债券让这个国家负债累累。为了解决现状,1711 年著名的牛津伯爵哈利创建了一家公司,并准备发行总值近 1 000 万英镑的股票来解决债务问题。这样的一家纯粹的商业公司,在连名字都没确定的时候,就已经肩负如此的重任。

为了减轻这家公司的负担,政府同意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其 6%的担保利率,并提供每年 60 万英镑的利息,而且对该公司经营的酒、醋、印度货物、丝绸、烟草、鱼翅等商品实行永久退税政策,并赋予他们南海贸易的垄断权。就这样,这家公司被命名为“南海公司”。而人们为了称赞对这一举措起到重要作用的牛津伯爵,纷纷用“牛津伯爵的杰作”来形容这个了不起的计划。

那个时候的人们对南美洲东部海岸的巨大财富怀有极大的渴望,他们听说在秘鲁和墨西哥遍地埋藏着金矿银矿,他们认为只要英格兰的商品能够被送上海岸,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金银财宝流入英国国内,于是南海公司在他们眼中就是诱惑的化身。而这时候又听说,西班牙准备放弃智利和秘鲁沿岸的 4 座港口,由南海公司获得使用权。这一消息让民众欢欣雀跃,以至于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南海公司的股票都居高不下。

当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不会白白放手,将如此有利可图的港口转

交给英国。于是两国谈判达成协议：英国可以借用西班牙控制的港口向其殖民地运送黑奴，期限是30年。而英国船只每年只能向墨西哥、秘鲁或智利运送一次货物，船舶的吨位和货物数量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除此之外，英国货船必须向西班牙政府交纳25%的利润，对剩下的利润则加征5%的所得税。这一结果令牛津伯爵及其同党们大失所望，他们对南海公司所抱的幻想也一扫而空。

此时的人们还不知这其中的曲折，仍对南海公司抱有极大的信心。牛津伯爵不让民众知道现状，谎称：西班牙允许英国船只在合约的第一年里增加两艘货船。他们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一份清单，上面列满了那片海岸沿线所有港口的名称。可实际上，直到1717年，合约中规定的货船才开始了第一次航程，而一年之后，这项贸易就随着英国和西班牙的断交而自动终止了。

1717年，英国国王在议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现在的公共信用应该得到改善，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减轻国内债务压力。5月20日，南海公司提议，应以认购或是其他方式将它的资本金额由之前的1 000万镑增加到1 200万镑，每股收益率由之前的5%增加到6%。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也提出了同样极具诱惑的要求。

议会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终通过了三项法案，分别是南海法案、银行法案和通用基金法案。在南海法案中，议会接受了南海公司的建议，准备发行200万英镑的股票，以清偿安妮女王执政的第九年和第十年分别发行的4批彩票基金的本息。

虽然在和南美洲各国的贸易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入，但是凭借着南海法案的颁布，南海公司更多的出现在公众事业中，一时间形势大好。与此同时，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看到约翰·劳推行的“密西西比计划”在法国得

到空前的成功。虽然深知这样不切实际的计划,最终不会得到好的收益,但是他们认为凭借着自己聪明的头脑,一定不会犯下同约翰·劳一样的错误,而这项计划会一直推行下去。

正当约翰·劳的计划如日中天之际,正当成千上万的人群涌向甘昆普瓦大街,在疯狂的热情中走向自我毁灭之际,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向议会提交了他们那著名的计划——在欧洲这两个最有名的国度里,在金钱诱惑下,两国的人民都陷入了疯狂的境地中。人们被自己制造出的遍地黄金景象所迷幻。一向冷静自制的英国人也脱下了他们绅士的表象,疯狂程度堪比法国人。

1720 年 1 月 22 日,下议院就英国国王演说中提到的公共债务,和南海公司对其实行的解决方法的问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展开研究。南海公司提交的建议篇幅很长,分为好几个专题,所涉及的国债总额为 30 981 712 英镑。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南海公司在建议中要求新股的利率为 5%,一直维持到 1722 年仲夏以前,此后则降为 4%。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表示十分欢迎。

此时的英格兰银行也不甘示弱,根据与英格兰银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下议院议员所说,英格兰愿意同以前一样,为这场即将实行的公共交易作出一份贡献。

因为这个宣言的公开,南海公司的建议书被迫搁置 5 天。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也草拟了一份计划书。为了不被英格兰银行提出的计划打败,南海公司将之前建议书中所提出的 7 年国债偿还提前到 4 年,让这份建议书更具诱惑力。英格兰银行也迅速修改计划书,上呈至议会。

下议院就两份建议书展开了讨论。讨论分为两派:罗伯特·沃普勒先生代表英格兰银行一方,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则代表南海银行一方。2 月 2 日,

下院做出最后的决定：南海公司的计划对国家更为有利。与此同时，一份与此有关的议案也正在酝酿当中。

南海公司的股票暴涨，伦敦各大交易所内，民众热情高涨，恐怕是任何的灾难也不能浇熄他们的发财梦。

这时候只有议员沃普勒先生保持清醒："这项计划不能被实行。它就像魔鬼，诱惑英国的工商业精英被它所主宰，让人们陷入金钱的欲望中。人们不再用劳动赚取钱财，而希望通过这种投机手段揽得金银财宝。这项计划在激起人们贪婪的欲望后，把他们带入疯狂的境地，直至毁灭。股票的价格会越长越高，但是它所承诺的利益却不会兑现。"

他的一些话如预言般见证了整个事情的后续发展：计划一旦实行成功，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会控制立法，进而干预国家内政，最终他们将会成为国家的主宰。而他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个计划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但同时也担心一旦失败，将会激起人们的不满，甚至使国家彻底地崩溃。只有在那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然后问自己：这一切竟然是真的吗？

但是这个时候的人们已经陷入自己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中，对他所发表的慷慨陈词充耳不闻。但是，只有他的挚友们才了解他高明的见解，把他比作《荷马史诗》中的女预言家卡珊德拉，能够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灾难。只有等到灾祸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才能警觉，但是为时已晚。高高在上的议员们确实如此，刚开始，他们还能认认真真地倾听沃普勒的发言。但是，当他们听到他疾言厉色地指斥南海公司的阴谋时，就纷纷离席退场了。

两个月后，下议院批准了这一议案。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动用一切关系，甚至请来董事会主席、大名鼎鼎的约翰·布朗爵士为自己虚张声势。一时间，南海公司股票暴涨。

各种夸张的谣言也随之铺天盖地而来。据说，英国和西班牙再次签订

了合约，南海公司将被授权与西班牙所有的殖民地进行自由贸易。另外，波托西拉帕兹那个地方埋藏的丰富矿产将被开发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这下子，英国的银子将变得和铁一样充裕。英国盛产的棉花和羊毛制品，将会吸引墨西哥人用他们全部的金矿来购买。南海公司将因此变成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公司。人们只要跟着南海公司走，就能变成大富翁；只要买南海公司的股票，在年末就能得到超过百倍的红利。

这些谣言让人们争相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股价被炒到 400 镑，但这也引发了股市的大波动。为了缓解这些问题，下议院就保持南海公司股价稳定在 330 镑左右的议案展开了投票，最终以 172 票对 55 票的结果通过这项议案。

在上议院也同意这项议案的情况下，在 4 月 4 日、5 日和 7 日对这项议案进行了宣读，在其中一天进行了评议，最终确立了议案的通过。

其实在上议院的讨论中，有一些议员也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但这样的反对声被那些沉浸在投机美梦的其他议员的赞同声中淹没了。他们和那些被金钱迷得失魂落魄的平民百姓一样，无视其中存在的巨大危险。

是重重杀机，它必将使人们走向虚幻和毁灭的绝路，而此刻人们却对此视而不见。反对者诺斯爵士和格瑞爵士认为，这项议案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它会让很多无知的民众一贫如洗，那些在幕后操控的少数阴谋家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沃顿公爵也对这一看法深表赞同，不过在发言时他仅仅是把沃普勒先生在下院中发表的宏篇大论重新复述了一遍。相比之下，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多少重视，甚至连诺斯和格瑞还不如。库柏伯爵也强烈反对这项议案，他将此比作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木马，其美好夺目的表象掩盖了内在的狼子野心，人们最终会因为这项计划而走向灭亡。

但是桑德兰德伯爵则大声回击那些反对者，导致的结果便是以 17 票

反对、83 票赞成这样压倒性的胜利，通过了此项决议。就在同一天，议案也得到了英王的御准，就此成为了法律。

那一天，英国举国上下仿佛都跌入了股票投机的美梦难以自拔。每天，伦敦的鄂雷交易所里人群都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就连康希尔大街也被纷至沓来的车马堵塞得水泄不通。人人都跑来买股票，就连“傻瓜也想做一回骗子”。

“南海泡沫之歌”

在当时的英国流传着一首民谣，几乎是男女老少人人皆知。名字就叫做《南海泡沫之歌》。歌中唱道：

星星在混乱的人群头顶闪耀，

袜带在失了心的粗野莽夫间缠绕。

人们买呀卖呀，瞧呀闹呀，

连犹太人和新教徒的吵嘴也被人喜闻乐道。

最高贵的夫人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

天天坐车奔走忙碌，

为了股票不惜赌博冒险，

就算押上珠宝也心甘情愿。

此时恐怕是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民众的发财之梦了。这时，南海公司又在背后干起了煽风点火的勾当。数不尽的股票申购单蜂拥而至，载不完的股票被送入交易所，不间断的成交声此起彼伏。这些狡猾的阴谋家使尽

手段,出尽高招,只为最大可能地哄抬起股票市值。

但是不知怎么的,自从议案得到国王批准正式通过后,南海股票却一路下跌。4 月 7 日这天,南海股票的成交价还是 310 英镑,不料第二天就跌到了 290 英镑。

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眼看着下跌的股票快要接近原始价格,当然不甘于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于是四处派人散播谣言将南美洲的巨大财富描绘得美轮美奂,听得民众如痴如醉,再次心荡神驰起来。

人们听说斯坦霍普伯爵在法国接受了西班牙政府的提议,想用秘鲁沿岸的部分港口同英国交换直布罗陀和玛洪港,来获取更大的南海地区贸易额和更强的安全性。南海公司不再被限制航运次数,也不用向西班牙国王上交 25%的利润,还可以自行组建或租下任意数量的船队,而不必向外国统治者交纳一分钱。

这样极具诱惑力的美好景象增强了民众的信心, 股市顿时回复反弹。在上议院通过法案的第五天,南海公司发行了面值 100 英镑的新股 100 万支,而其实际售价为 300 英镑。引得民众大肆抢购,首次认购总额就超过了 200 万镑。人们可以按照发售价格的 1/5 支付订金,然后分期付清总价款。几天之内,股票交易价格就上升到 340 镑,认购价格也相应提高了两倍。

4 月 21 日,南海公司董事会宣布,凡是购买夏季中期发放的股票的股民,都可以享受股息为 10%的优惠。此举瞬间提升了交易量,人们也陷入疯狂购买的潮水中。紧接着,董事会马上又发行了 100 万支新股。虽然这些股票的价格比之前的高出 4 倍,仍然引得人们的争相购买。在数小时内,150 万份认购单竟然全部售出。

英国各地数不清的股份公司纷纷注册成立, 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民众都把这些公司称作“泡沫公司”,大街小巷,议论纷纷。

因为这些“泡沫公司”就如同阳光下的朝露一样，转瞬之间就消逝得一干二净。其中有些只存在了两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便无影无踪了。但这并不妨碍新方案一个接一个地出台，每天都有一两个新的发财计划被介绍给世人。

在康希尔交易所里，这时候的王宫权贵也变得和普通股票经纪人一般，红着眼追逐着金银财宝。甚至连威尔士王子也成了一家公司的主管，据说，仅仅股票投机一项，他就从中赚得了4万英镑。

此时，布里基沃特公爵提出改建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而钱道斯公爵又提出对其他建筑的实施。100多个项目一同实施，其夸张花哨程度令人惊讶。用《政治的国家》这本书里的话讲就是：“(这伙人)操弄着唬人的骗术，后面尾随着一大群贪婪的傻瓜。到了最后，人们才如梦方醒，揭开这帮家伙的假面具——不过是一堆骗子和泡沫。”据估算，在这场蓄谋的金融投机中，无知的民众被套走了总值150万英镑的钱财，最后一贫如洗。而那些狡诈的阴谋家从中获利，一跃成了大富豪。

在这些方案里，如果是在平常公众还有清醒的判断力的时候实施，可能还不至于那么差劲儿。但这些提出方案的阴谋家们，在民众被金钱所迷惑的时候提出方案，待目的达到，股价上升后，就马上把股票抛出赚得差价。而之前对此的诸多设想计划全被他们抛之脑后了。

麦特兰德在《伦敦史》中郑而重之地做了如下记载：曾经有人提出一项工程，并将其描绘得伟大壮观无以复加，但是后来被证明不过是要建立一家“用锯屑制造松木板”的工厂。如此的不合理的方案多不胜数，它们在骗取人们钱财后，很快就消失无踪了。

据记载：曾有人提出制造永动机，计划需要100万英镑资金。另一个项目则是“鼓励英格兰的畜牧业，改良牧师和教堂的用地情况，修缮和重建教

区长和牧师的房屋”。后者并没有获得牧师们的追捧，但前者却受到英国各地的神职人员的支持，因为这个项目就是一帮热衷于猎狐的教区长提出的。于是这家公司的股票就被人们争相购买。

更荒唐的还有被几十位可靠的证人言之凿凿地保证的计划，它声称是“一家有着绝对优势、能带来巨大利益的公司，但是无人知晓那是什么”。这件在现在看来是荒谬至极的提议却欺骗了当时的盲目人们。

还有一个狡猾的人发表了一份募股说明书，声称自己设计的一个项目急需 50 万英镑的资本金，每股面值 100 英镑，共 5 000 股。认购者只要支付 2 英镑订金，每年就能得到每股 100 英镑的红利。同时他又声明，自己不会屈尊纡贵地去通知认购者分享红利，但承诺会在一个月内向全体股东公布所有的内幕，到时人们可以支付其余的 98 英镑。这样一份说明书轻轻松松地骗取了公众的信任。

第二天上午 9 点钟。这个人所在的康恩希尔大街办公室就被一群无知的市民所充满了。直到下午 3 点交易所关闭的时候，他已经卖出了至少 1 000 股的股票，在订金上就净赚 2 000 英镑。这位“天才大骗子”当然也明白趁早收手才能全身而退的道理，当天晚上就远遁他乡了。从此杳然无踪，空留下一场骂名。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著名作家斯威夫特，曾经把鄂雷交易所比喻成南海中的一座海湾，并把当时的世情百态做了鞭辟入里的描写。

数不尽的认购单像雪片般飞来，

如同无数条小船拥挤在海面上，

人们都坐在那漏着水的小船上，

满心期待能够打捞到金子，

即使淹死也在所不惜。

一会儿跌进死亡的深渊，

一会儿飘飘荡荡上天堂，

他们跌跌撞撞无方向，

浑浑噩噩如醉汉一样。

格拉维悬崖上看来挺安全，

却生活着一群野蛮人，

沉船残骸是他们果腹的膏粱，

他们躺在那里静待小舟沉没，

好把死尸鲸吞蚕食。

另外一个精明狡猾的人发出了一项计划，宣称持有他所给的所谓的"环球许可证"的人，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认购一家新建的帆布工厂的股份。这张"许可证"不过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卡片，上面印有"环球旅馆"戳记的蜡封条，在卡片的上边还印着"航海服许可证"的字迹。但是这样一张"许可证"却在鄂雷交易所卖出高达 60 畿尼(约合 63 英镑)。虽然这个人在南海公司董事会挪用公款事件中受到牵连得到了惩罚，却不得不承认，他的这项计划同样也获得了成功。

大街小巷中的男女老少都沉浸在这样的金融投机中，男人们穿梭于酒吧、咖啡厅中会见经纪人，女人们聚在衣帽间、杂货店中高谈阔论。对于那些不切实际的工程项目，人们都希望通过经纪人的炒作促使股价上升，从中收获好处。

迷狂中的清醒

交易所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挤满,股市的跌宕程度也变幻莫测,有时候同时同地同一种股票的成交价相差竟达10%之多。英国国内民众大多都被这些繁华的景象所迷惑,但是也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从这些表面繁华中看到了其潜在的危险。在议会内外,也都有人维持着一贯的理智,他们清楚地预言了那就要来临的风暴。沃普勒先生继续向人们发出警告,指出那些潜伏在暗处的种种迹象。

一些同样清醒的人们纷纷附和他的说法,这样也让政府有所警觉。6月11日,议院召开会议时,国王发表公告,宣布禁止一切非法交易,一旦发生,将视情况予以起诉。任何进行非法交易的经纪人,将会被处以500英镑的罚款。

这样的公告并没有直接奏效,非法交易屡禁不止。于是7月12日,高等法院的法官们联合发布了一道命令,取消了所有的专利权和特许状的申请请求,并解散了所有的泡沫公司。在命令中列举了所有这些非法项目的名单。

这份命令如下:

1720年7月2日,怀特礼堂。出席者:高等法院法官。

对于那些出于种种目的而成立的股份公司,由于他们所设计的计划和项目给公众带来了诸多的困扰,许多臣民因此受到了大量的金钱损失。高等

法院就贸易委员会、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报告,在经过详细商讨后,决定:

1.撤销由多人呈递,请求以“大不列颠大渔场”为名义,从事渔业贸易的专利权的申请。

2.撤销由英格兰皇家渔业公司呈递,为更有效发展捕鱼业务而请求更大权力的申请。

3.撤销由乔治·詹姆斯呈递,请求特许他本人和其他人成立专营公司的申请。

4.撤销由贸易商呈递,请求组建合营公司经营和恢复在格陵兰岛及其他地方的捕鲸业的申请。

5.撤销由约翰·兰伯特爵士和其他人呈递,请求合作从事格陵兰岛的贸易业务,特别是戴维斯海峡的捕鲸业务的申请。

6.撤销另一项针对格陵兰岛渔业贸易的申请。

7.撤销由几位士绅和居民呈递,请求为出租和运输之用,合作购买和建造货轮的申请。

8.撤销由塞缪尔·奥特里姆等人呈递,请求得到种植大麻和亚麻的专利权的申请。

9.撤销由几位商人、船主、造船场场主和帆布商呈递,请求得到建股份公司合作经营业务特许权的申请。

10.撤销由托马斯·鲍埃德和数百位商人、船主、造船场场主及其他航海产品制造商呈递,请求得到以合作形式借钱买地,制造帆布和纺线授权的申请。

11.撤销在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后期得到批准,请求得到制造帆布、亚麻布的特许经营权及经营特权,以及棉花制品和丝绵制品的制造权的申请。

12.撤销由伦敦的几位居民、商贩和其他英国股民呈递,请求对英格兰

所有港口的火灾实行保险，并得到其经营业务的申请。

13.撤销由伦敦和英国各地一些皇家成员呈递，请求得到合作经营英国一般火灾保险业务的申请。

14.撤销由托马斯·伯格斯和其他一些皇室成员呈递，代表同他们一样认购了总值120万英镑的德意志领地内贸易业务股票的其他人，乞求得到以哈伯格公司的名义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权利的申请。

15.撤销由木材供应商爱德华·琼斯呈递，代表他本人及其他人，请求组建以合作形式从德国进口木材的公司的申请。

16.撤销由几位伦敦商人呈递，请求得到合作经营盐业特许经营权的申请。

17.撤销由伦敦的麦克菲德利斯船长呈递，代表他本人及其他商人、织布匠、帽匠、印染匠等商贩，请求在他们筹集足够资金购买土地后，得到种植和培育被能用作染料的"茜草"植物的特许权的申请。

18.撤销由伦敦的鼻烟制造商约瑟夫·加兰多呈递，请求得到他所发明的制造和保存弗吉尼亚烤烟方法的专利权，并能在大英帝国的所有领地独享这项专利的申请。

以下则是被取消的非法泡沫公司名单：

1.从瑞典进口铁矿的公司。

2.向伦敦供应海运煤炭的公司，资本金300万英镑。

3.英格兰各地的房屋建筑和重建公司，资本金300万英镑。

4.细棉布制造公司。

5.英国铝业公司。

6.开发布兰科和圣塔塔加哥斯岛定居点的公司。

7.为迪尔城供应淡水的公司。

8.进口弗兰德斯花边饰带的公司。

9.改良英格兰土地的公司，资本金400万英镑。

10.发展英格兰养马业、改良牧师和教堂土地以及修缮和重建教区长和牧师房屋的公司。

11.大不列颠钢铁制造公司。

12.弗林特郡土地改良公司，资本金100万英镑。

13.购买和开发、建设土地的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14.皮毛类商品贸易公司。

15.霍利岛制盐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16.买卖房地产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的公司。

17.有着绝对优势，能带来巨大利益，但是无人知晓那是什么的公司。

18.伦敦街道铺设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19.英国各地的殡葬服务公司。

20.提供有息贷款买卖不动产的公司，资本金500万英镑。

21.大不列颠皇家渔业公司，资本金1 000万英镑。

22.海员薪金福利保险公司。

23.为帮助和鼓励勤勉刻苦人士创业而建立的贷款办公室，资本金200万英镑。

24.购买和改良可出租土地公司，资本金400万英镑。

25.从英国北部和美洲进口沥青和海军后勤装备的公司。

26.布料、毛毡和波形瓦贸易公司。

27.购买和改良艾塞克斯郡庄园采邑和征收矿区使用费的公司。

28.马匹保险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29.出口羊毛制品、进口铜、黄铜和铁的贸易公司，资本金400万英镑。

30.药品经营公司,资本金300万英镑。

31.铅矿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32.改进肥皂制造工艺的公司。

33.在桑塔·克鲁兹岛上建造居民定居点的公司。

34.德比郡铅矿勘察、开采公司。

35.玻璃瓶和其他玻璃制品制造公司。

36.永动轮制造公司,资本金1 130万英镑。

37.花园改建公司。

38.为保障儿童财产和增加其福利而建立的公司。

39.为在海关装载货物,并为商人进行商务谈判提供方便的公司。

40.北英格兰羊毛制造业公司。

41.从弗吉尼亚进口胡桃树的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42.曼彻斯特棉花和绳索制造公司。

43.加帕和卡斯泰尔肥皂制造公司。

44.不列颠王国熟铁和炼钢业品质优化公司,资本金400万英镑。

45.蕾丝饰物、麻纱、荷兰棉麻布、细麻布等货物交易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46.大不列颠王国特殊商品贸易公司,资本金300万英镑。

47.向伦敦市场提供牛肉制品的公司。

48.眼镜、马车镜制造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49.康沃尔郡和德比郡锡矿和铅矿公司。

50.菜籽油制造公司。

51.海狸皮进口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52.纸板和包装纸制造公司。

53.毛纺织制造用油和其他原材料进口公司。

54.改善和扩大丝制品加工业的公司。

55.以储蓄、年金和票据为基础提供贷款的公司。

56.以小额折扣支付寡妇和其他人士年金的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57.麦芽酒制造和改良公司,资本金400万英镑。

58.美洲渔场建设公司。

59.购买和改良林肯郡沼泽地的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60.大不列颠纸制品改造公司。

61.伯特莫里公司。

62.麦芽干燥公司。

63.奥罗诺克河贸易公司。

64.科尔彻斯特和大不列颠其他地方的厚毛呢制造公司。

65.为购买航运物资、提供食品、支付工人工资而设立的公司。

66.雇用熟练技工为商人和其他人装饰钟表的公司。

67.改良耕地和耕牛品种的公司。

68.改良马匹品种的公司。

69.另一家马匹保险公司。

70.大不列颠玉米贸易公司。

71.为所有男女雇主提供保险,以弥补因仆人的过失而造成的损失的保险公司,资本金300万英镑。

72.为收容和养育私生子而建造福利设施的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73.在不使用火或不产生营养损失的情况下漂白粗糖的公司。

74.大不列颠收费公路和码头建设公司。

75.为因抢劫或偷盗遭到财产损失的客户提供保险的公司。

76.从铅矿中提炼白银的公司。

77.瓷器和彩陶制造公司，资本金100万英镑。

78.进口烟草，再向瑞典和北欧出口的公司，资本金400万英镑。

79.利用坑煤冶铁的公司。

80.为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城提供干草和稻草的公司，资本金300万英镑。

81.在爱尔兰开设帆布和包装布制造厂的公司。

82.碎石道渣制造公司。

83.购买和装备镇压海盗的船只的公司。

84.威尔士木材进口公司，资本金200万英镑。

85.岩盐开采公司。

86.把水银变成可锻精制金属的公司。

政府对这些非法泡沫公司的严厉惩罚，以及人们对其的不屑嘲讽，仍然不能够完全取缔这些遍布英国的泡沫公司。

人们开始对这些泡沫公司冷嘲热讽起来。印刷店里、报纸上都大量堆积和刊登了一些具有讽刺意义的漫画文章。曾有一个极富创意的纸牌制造商以此为原型发行了一套扑克牌，在每一张扑克牌的角落都印有一家泡沫公司的讽刺漫画，下面还附带一首打油诗。他将这副扑克牌命名为“南海扑克”。

在一张梅花8的扑克牌上，印着这样一幅漫画：一家公司以战争艺术革命为名义，正在发射圆形和方形的加农炮弹和子弹。这家公司就是当时以制造炮弹和子弹影响战争进程，而声名远播的帕科勒机械公司。而下面的打油诗则大肆嘲讽了它：

这是个空前绝后的发明创造，

专门用来对付国内的傻瓜。

我的朋友,犯不着为这可怕的机器忧心忡忡,

只有那些原地等着分红的笨蛋才会被伤害。

红桃9则是一幅讽刺英格兰铜业公司的漫画,上面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那些一心妄想将黄铜变成金银的笨蛋

在交易所里十足成了一头蠢驴,

把金银宝贝双手奉上,

得来的却是一堆废铜烂铁。

方块8则对阿卡地亚殖民地公司做了毫不留情的揶揄,下方配了这么一首打油诗:

有个富翁有钱没地儿使,

拿到北美大陆胡撒乱花。

让他自欺欺人去认购那些诓人的股票去吧,

只有蠢货才会相信他的疯话。

整副扑克牌的每一张都是对一个计划工程的披露描述,同时也大肆嘲讽那些被欺骗的民众。这副扑克牌上记载的工程资本总额高达3亿英镑。

赌徒们的最后一搏

让我们回顾到那场席卷整个英国的南海风暴中。

在5月29日,南海公司的股票已经涨到了500英镑,全国近2/3的享受政府福利的人购买了该股票,5月28日时,公司股票竟高达550英镑。整个月里,南海公司股票一直高居不下。就在这其后第四天,更是暴涨到890英镑。如此高额的股价让人们有些惶恐不安,于是许多人纷纷抛售股票套取现金。

正要陪同国王乘火车出访汉诺威的很多贵族随侍,听到消息后也都惴惴不安起来,慌不迭地把手中持有的股票抛出了事。6月3日,越来越多的人跑到鄂雷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转手出去,此时几乎没有人想着要买进。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南海股票从890英镑的高位上一下子滑跌到640英镑。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见此情况,马上命令各自代理人大量买进,于是股价迅速反弹到750英镑。人们原本惴惴不安的心重新安定了下来。直到7月22日,南海公司的股价一直保持着平稳。

通过南海公司董事们的背后操纵,在8月,南海股价飙升到1 000英镑。最终这样疯狂的暴涨也到了极限,股价开始大幅度的回落。人们开始对董事们表示不满,尤其是对在认购股份的同时列示股份清单的做法大加指责。但人们知道南海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约翰·布朗特以及其他部分股东早已将持有的股票全部转手出去后,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怨恨中。整个8

月份，股市始终维持着低迷的态势。9 月 2 日报价时，南海股票已然掉到 700 英镑了。

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南海董事会就挽回公众信心召开了一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主持人南海公司副主管约翰·弗洛斯爵士在大会上宣读了公司董事会的应对政策和对可补偿基金、不可补偿基金和预付金的处理办法。整场会议受到民众高度的关注，礼堂外的过道里挤满了未被获准进入的人群。

大会上，秘书长克拉克斯先生还做了一个简短发言，倡议董事会董事们众志成城，共渡这场难关。在结束发言时，他还就董事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赞赏，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为维护公司利益。

但亨格福德先生擅长大肆吹捧南海公司，他很有可能事先知道许多股市内部机密，并从中获取横财。亨格福德先生表示，南海公司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如此惊人的成绩，这样受人瞩目的业绩让人望尘莫及。它打破了观念差异促使各界力量聚集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勇往直前。它即使没有全部消灭，至少也是部分平息了英格兰的动荡和怨恨。通过发行股票，它令富裕的人群变得更加富裕。乡绅们亲眼见证了自己名下的土地以两倍、三倍的速度大幅增值。教堂也因此而获益匪浅，不计其数的牧师和教士从他们兴建的工程中得利。总而言之，它使整个英格兰更加繁荣兴盛。克拉克斯先生在大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要用财富作为对南海公司的奖赏和回报。尽管部分人群是抱有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他们的欷歔声却被那些从中狠赚一笔的投机者的热烈掌声而淹没了。

紧接着，波特兰公爵也发表了感言，同时他对那些在股市投机中倾家荡产的股民表达了深切的关怀。但是这样的虚情假意掩盖不了他作为股票投机最大受益者的事实。所以，他的惺惺作态看上去倒像是《乔·米勒笑话集》中的那个脑满肠肥的参议员。这位参议员大人每当大快朵颐之后，就满

足地拍着自己的大肚腩，用满是疑惑的口气问别人：这世上怎么可能会存在吃不饱的饥民？

在这场会议中通过了几项提案，但对公众来说却是反响平平。当晚，股价就跌到了640英镑，次日又跌到540英镑，此后的几天时间里一路跌个不停，最后下滑到400英镑的水平上。

在库克斯的《沃普勒》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9月13日，众议员布罗德里克先生给米德莱顿参议员写了一封信，他写道："人们对于之后的南海公司的垮台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不择手段是这场失败的最大原因。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贪图利益，导致后来的货币体系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最终，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的财产被榨干，而那些从投机中得到最大实惠的人却及时抽身，安然渡过了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而那些被贪婪冲昏了头脑的人却把理智丢到了九霄云外，妄想在鼹鼠洞上建起一座高山。千万个家庭将因此破产，甚至于沦落为乞丐——蔓延在人群当中的恐慌和愤懑难以用语言来描叙。股市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以至于我也想不出任何方法能够挽救这场危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连想都不敢想。"

10天后，股指依旧在下挫。他又写道："在这样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南海公司股东们也束手无策，他们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金匠们纷纷失业，有的开始潜逃，失业人群每天都在增长。我怀疑这些人中是否有1/3或1/4，能够熬过这次的危机。我一直认为：这样超出货币体系所能承受限额的1 000万英镑无论如何也不能变成2亿。但是有些人却妄想凭空的财富，我们的国家怎么可能不陷入危机中呢？"

9月12日，在秘书长克拉克斯先生的一再恳请下，南海公司的董事与英格兰银行的董事联合召开了几次会议。他们通过散布英格兰银行已经决定向南海公司注资600万英镑的假消息，使得当时的股价反弹到了670英

镑。但当人们在当天下午得知他们的把戏之后，股价马上又回落到 580 英镑，次日又跌至 570 英镑，随后逐渐滑落到 400 英镑。

内阁大臣们也对事态渐渐濒于失控深感震惊。此时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成了“过街老鼠”，民众对他们的怨恨与日俱增。危险的暴徒和暴动令警察们疲于奔命。人们不得不向远在汉诺威巡视的英国国王求救，希望他能够回到伦敦主持大局。甚至，隐居乡野的沃普勒先生也接到民众的建议，希望利用他对英格兰银行董事会成员的影响力，说服银行接受南海公司的债券清偿计划。

虽然英格兰银行不愿在此时接受这个“烫手山芋”，但它还是勉强地接受了各方的建议。一时间所有精通财政金融的知名人士聚集起来，共同商讨救市良策。沃普勒先生提出的一份合同草案，被作为下一步谈判的基础获得了一致的通过。直到此刻，大众那惊恐不安的情绪才稍稍得到了一丝缓和。

第二天，即 9 月 20 日，南海公司就在泰勒礼堂召开股东会议，宣布他们将接受英格兰银行或其他任何人对有关经营本公司的债券的任何要求，并将达成与他们所拟定的任何协议。这其中的一位发言人普尔特尼先生则指出，看到人民陷入了极度的惊慌之中，实在叫人万分震惊。眼看着人群像惊弓之鸟一样奔走在大街小巷，心里充溢着想象中的灭顶之灾，却对那可能到来的灾祸说不清道不明，这真是一场灵魂的煎熬。正如一句诗所言：

漆黑的夜幕笼罩天地，

狂暴的怒火熊熊燃烧，

地狱之恐怖也不过如此。

就在两天后，英格兰银行也举行了一次股东会议，告知虽然他们此前就南海公司事件召开过多次会议，但至今董事会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在

这场会议上,未通过辩论程序就通过了一项提案。提案指出:董事会同意接手经营南海公司债券,并将就发行债券的总值、项目和时间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于是,两家公司在最有利于公众的情况下各自采取了行动。英格兰银行以15%的订金,3%的保险费和5%的利息,认购了300万英镑南海公司的债券。这样引得公共信用大增,人们就成群结队地前来认购债券。但是就在这样看似形势好转的幻觉中,不到中午抢购风潮就偃旗息鼓了。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手段尽可能地要维护股市平稳,可南海公司的股票还是急速地往下跌。说实话,南海公司的信用度在民众的心目中早已荡然无存了。由于担心此前贷出的钱款无法变现,一大批最有名的金匠和银行家只好关起门来溜之大吉。

南海公司的主要承兑商剑刃公司,在这样糟糕的局势下,也停止了一切与之相关的付款业务。而这一切都只是灾难的刚刚开始。同时英格兰银行也陷入挤兑的风潮中。往往在上午银行还被前来抢购债券的人挤满时,下午就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给人们支付大量现金。只有当9月29日放假日的时候,这一切才得到暂时地停歇。英格兰银行在这场危机中险些幸存了下来,但南海公司却是被彻底粉碎了。南海股票跌到了150英镑,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波动之后,又跌到了135英镑。

此时,英格兰银行意识到无论如何努力在如此恶劣的局势下也无法力挽狂澜了。而若是此时再不抽身,最终也会祸及自己。于是,英格兰银行决定终止已经执行了一部分的协议。他们认为南海公司与英格兰银行所拟定的只不过是一份协议草案而已,根本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应,就算一方要退出协议也不会触犯任何处罚条款。

《议会史》就此事写道:"8个月的时间里,人们看到南海公司由一个微

小的泡沫发展到令整个欧洲为之瞩目、为之心动神摇的海市蜃楼，再到后来的崩溃瓦解的碎片。它的根基完全建立在骗局、幻觉、轻信与愤怒之上。一旦幕后的操纵者——南海公司董事会——惯用的那套鬼把戏被拆穿，幻境就会立刻消散，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在那样动荡的时期，英格兰到处充满了堕落与犯罪。英国议会特地派专员调查诸多罪行，于是那些道德败坏的罪犯们被公诸于世。对罪行的调查研究最终证明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来说，他们终究会为了自己的一时贪念而付出代价。

著名作家斯莫莱特曾经说过：“这个时代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在这样繁荣枯燥的交易记录，展现的只有丑陋、卑劣的堕落与腐败，没有睿智且富有想象力的读者会对此产生任何兴趣。”

但事实其实并非斯莫莱特所说，人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甚至比一般小说还要感兴趣。一个遭此横祸的人身上或许还存有温暖。那些曾经其乐融融的家庭们，那些曾经富甲一方的富豪们，那些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们，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倾家荡产、沦落四方。在英格兰的每一个角落里，都能听到悔恨不堪的自责声与咒骂声……这样一幅悲惨的图景陈列眼前时，你还能说缺乏生气吗？

人们为了追求那些身外之物，满脑子都是自己所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他们失去了理智，如同传说中被鬼火迷得魂灵出窍的雌鹿。即使在他们最终被逼到悬崖的尽头时，眼看着就要粉身碎骨，他们还在固执地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面对着此情此景，难道也能说这幅画面枯燥无味，不具任何启示性吗？

以他这种观点来描述历史的记载充斥着史籍：懦弱的大臣为了取悦更加软弱的国王而悄悄地进行着阴谋，残酷的征伐和激烈的围城大战……如

此生动的诸多描写引得人们读得津津有味。而那些与人类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并且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背景却被一笔带过。为什么有这样内容干枯的作品会沉闷、晦涩难懂呢?可能就是因为用这种不具热情和责任感的态度匆匆写就的史书典籍太过泛滥了。

投机风暴的横行给民众之间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放弃了之前脚踏实地的工作,妄想能够通过投机这种冒险的手段换取财富。他们放肆地挥霍金钱,沉迷于奢华虚荣的沼泽中难以自拔。就连一个愚昧无知的粗汉也可能通过股票投机一夜暴富,看着这些暴发户那骄肆妄为的行径,怎能不叫真正的君子绅士们为之折腰!

金钱的力量实在太强大,它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塑造成上流人士的新偶像。理查德·斯蒂勒爵士曾经对那些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们"嗤之以鼻,称他们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他口中的这些"小人物",也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倾家荡产,被后世所耻笑。但那些南海公司董事们,就连在被指控挪用公款等罪名接受议会审讯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终究为他们的目中无人付出了代价。

而他们中曾经夸口说准备用金子来喂马的人,最后却穷困潦倒到以黑面包就开水裹腹。这帮人所表现出的每一个傲慢的举动,说过的每一句可笑可鄙的狂言,都被一一记录下来,回报给他们的则是百倍千倍的贫穷和羞辱。

末日审判

这时国王乔治一世看到国内局势如此紧张，匆匆结束了在汉诺威的预定日程，于 11 月 11 日返回英格兰。12 月 8 日，议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期间，英格兰几乎每一个城镇都在举行公众集会。人们纷纷请愿，要求立法机关以法律手段严惩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他们对那些打着利国利民的旗号，私下里却做着欺诈的勾当，直至把国家推到了毁灭的边缘的罪犯深恶痛绝。但没有人意识到，在这场错误中，国家政府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没有人意识到，是自己对金钱和利益的可鄙的欲望让那些阴谋家们钻了空子。他们认为英格兰的人民是单纯、忠诚而又勤劳的，是一伙强盗毁了他们也毁了国家。这伙强盗罪大恶极、绝不容姑息，就算死上一百次也不足以抵消那深重的罪孽。但是他们本身民族的污点和劣根性却从未被提起过。

全国民众对于这场危机都是如此评价的，而政府上下两院的议员们也缺乏理智地认定一切的源头就是南海公司董事们。举国上下一致呼吁对这些罪犯严惩不贷，国王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发表了一通感言，希望国民们理解南海公司董事们的做法，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幸的受害者，应当给予适当的怜悯。这样的感言引得民众议论纷纷，而其中部分对南海公司董事会做了最猛烈的抨击，莫勒斯沃思勋爵是其中的代表。

他宣称："曾经在古罗马没有对弑父这一罪行的相关法律，因为谁也没

想到一个儿子竟能如此丧尽天良,双手沾满亲生父亲的鲜血。当真正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就立即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宣布将那些残暴的凶犯装进麻袋里牢牢缝上口,然后丢进台伯河里活活淹死。现在,有些人认为没有相关的法律能够有效地制裁那些制造这场大劫难的元凶——南海公司的董事们,那我们也可以效法古罗马人,将那些罪魁祸首装在麻袋里扔进泰晤士河。"

他认为:"聪明人在伦敦城发生大火时都会先去扑灭大火,防止火势蔓延。等到危机解除后,再去惩罚那些纵火罪犯。而现在我们最大的危机就是公众信心已经被严重伤害,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采取补救方法挽回它。等到事情有所好转,再去惩罚那些欺诈人的恶徒也不迟。"

12月9日,议会在认同国王之前讲话的基础上,通过了其宣言,宣言中添加了以下内容:议会不仅要想方设法尽快安抚国民,还要对肇祸的元凶们严惩不贷。

工作迅速开展了起来。议会要求南海公司董事会向其递交一份记载有他们从事过的所有往来交易的账簿,同时通过了一份建议专门制定法律这种邪恶的股票投机行为再次上演的议案。他们认为,由于股票投机者使用阴谋诡计,才会造成这样的危机发生,公众信用大受打击。因此,重建公共信用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双管齐下。

沃普勒先生也表示,自己事先已经就中间公众信用制订了一项计划,但这件计划得以真正实施的一大关键问题就在于,此前与南海公司签订的公共债务认购单、货币申购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契约文书现在是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是否应继续保留下去?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议会以259票对117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议案,规定所有的契约、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变,除非因为南海公司股东大会宣布无效,或者是通过正常的法律

程序被废除。

第二天，沃普勒先生向下院的一个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恢复公众信用的计划书，大致内容是：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出面接受分别为900万英镑的南海股票。在部分议员反对的情况下，下议院同意了这项计划，命令两家公司接受这一安排。但这样的安排引得两家公司的激烈争论，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这项举措。但是这个既定的事实最终让两家公司终于同意接受那些棘手的南海债券，并向委员会提交了各自的报告。在沃普勒的监督下，委员会又提交了一项提案，在上下两院审议时均得以顺利通过。

委员会向议会提交的另一份提案，得到了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议员们的一致支持。提案中写道：必须限制南海公司董事、主管、副主管、会计、出纳以及职员的行动，他们出境时间不得超过一年，还需彻查他们的财物状况，以防止他们私下转移或转让财产。南海公司的职员辛潘先生对克拉克斯先生十分不满，他想要向民众证实这位南海公司的秘书长是如何在公司账目上大做手脚的。他说："在议会如此积极地为保护公众利益而努力的时候，保护南海公司董事及职员们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是十分有必要的。不过，对于那些身居要职，却不顾道德公益的虚伪狡诈之徒，他们犯下的罪行比南海的董事们更加卑劣！"

克拉克斯面对这样的指控，不甘示弱地站起来反驳道："对于那些质疑我涉嫌南海事件的人，我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论议院内外，悉听尊便。"此举引得哗然一片。上议员莫勒斯沃思马上站起来反驳道："虽然我已年过花甲，但是对于任何同克拉克斯先生发出的挑战一样，我有足够的勇气接受。我相信有很多的年轻人和我一样，一定会和克拉各斯先生斗争到底！"

议会一度失去控制，议员们纷纷起来高声阔论，呼喊声充斥了整个会场，发言人要求所有人保持安静的呼吁也无济于事。最后，基本上只剩下

莫勒斯沃思和克拉克斯这两个“挑事者”还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混乱的场面持续了好几分钟，最后，议员们要求克拉克斯为他此前的言论作出合理的解释。

克拉克斯辩解说，自己无非是想让那些对自己有意见的议员“满意”而已，并无意挑起事端。这样议员们的激动才得以平复。议会继续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南海公司进行调查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任命一个由13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清查南海公司的一切事宜。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调阅文件、传唤人员和发布文件记录的权力。

上议院对此事也发表自己的看法。罗彻斯特主教甚至把南海计划比作一场危害整个社会的大瘟疫。沃顿公爵则表示，即使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卷入了此事，他也会公私分明地与之断绝关系。而那些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密谋贪图民众的钱财，让英格兰的经济堕落至此。对于这样恶劣的行为，议会不应当徇私枉法，偏袒某一方，而要对其实行最严厉的惩罚。上议员斯坦霍普也说，为了弥补公众的损失，要悉数没收这些罪犯的财产，不管他是不是董事会成员。

库克斯在《沃普勒》一书中说道，此时的群众的愤怒已达到了最高点，南海公司董事们的名字，现在变成了种种欺骗和罪恶的代名词。全国各地要求对这些坏蛋施以重刑的呼声此起彼伏。而那些不赞成以极端手段惩罚罪犯的温和派人士，遭到民众的抨击，认为他们也是同谋。人们展开游行请愿活动，给那些阴谋家们寄匿名信，以最恶毒的语言公开嘲讽和辱骂他们。这其中，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克拉克斯等几人尤其成了大家指责和谩骂的主要目标。

饱受舆论压力的上院立即做出决定，对所有嫌疑人进行一番彻底的调查。1月21日，所有与南海计划有牵连的经纪人都被勒令向议会上交一份

账目清单，账目清单中必须写明，自1719年圣米迦勒节以来，借助于他们之手买卖股票的财政或税务部门官员的名单，以及这些官员的股份申购和交易信托情况。而名单显示，财政大臣艾斯拉比也是背后操纵者之一，南海公司发行的大量股票都被秘密转入了他的名下。南海公司的5位董事，包括爱德华·吉本（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的祖父）在内，统统被监禁起来。

议会根据斯坦霍普伯爵提出的建议作出决定，认定在南海公司案件审查期间，以及其他某些时间内，南海公司的任何董事或机构在没有对其真实偿付能力做有效评估或不能为其提供充分担保的情况下，若是承揽股票交易及发放贷款，或是帮助任何政府官员或议员购买股票，都将视做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贿赂行为。几天后，议会又通过了另一个决议案。其中规定，若是南海公司董事或职员以秘密方式将自己持有的股份返卖给公司，也将被处以诈骗和破坏信托罪。由此产生的影响对公共信贷已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艾斯拉比因其不可推脱的责任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同时被从议会中除名。接下来将由法庭对他的犯罪行为进行进一步的法律制裁。

当时，南海公司的一名会计奈特先生，因为知晓大量公司董事们曾进行的危害性极大的秘密事件，在狗急跳墙的董事们的指使下携带着许多重要的账目文件逃往国外。经过一番乔装改扮，他先坐一条小船，而后又雇了一艘大船，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到了法国的加来港。议会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给国王呈递两份报告，请求重金悬赏缉拿奈特，同时令关闭所有的港口，防止南海公司其他的职员再度逃亡。

当晚，英王就御准发布告示，悬赏2 000英镑缉捕奈特归案。下院也命令锁闭议会大门，把钥匙放在桌子上。秘密委员会的委员罗斯将军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大量能证明南海计划罪责最隐秘、最邪恶的证据，并把这些

证据上交议会处理。委员会同时还认为，为了更深入地查清真相，非常有必要限制南海公司董事和重要职员的人身自由，并没收所有重要的文件。这个动议毫不奇怪地获得了议员们的一致赞成。议员兼南海公司董事罗伯特·查普林爵士、西奥多·简森爵士、索布里基先生、埃勒斯先生，以及其他董事们被分别传唤，并被建议如实交代各自的腐败行为。

尽管西奥多·简森爵士和索布里基先生极力为自己辩解，试图为自己开脱罪责，但是议会议员们还是一致通过决议，认定由于两人的行为给国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严重损害了公众信用，判以两人信托欺诈罪。鉴于其不合作的态度，决定将他们立即逐出议会，交由警察机构羁押。4天之后，罗伯特·查普林爵士和埃勒斯先生也被逐出了议院。议会随即上书国王，请求他诏令各驻外大使，协助当局缉捕奈特，不允许他向任何国家寻求庇护，一旦发现就将他引渡回英国。国王立即准许了这个提议，当晚，信使们便纷纷动身前往欧洲各国。

南海公司董事约翰·布朗爵士，人称“阴谋之父”，被公众普遍认为是这桩惊世大阴谋的幕后主使人。在诗人蒲柏写给阿伦·洛德·巴瑟斯特的信中写道，约翰·布朗并不是个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却常常以信教者自居。他常常以高昂的姿态和滔滔的雄辩抨击时代的奢华与腐败，议会与党派的不公与软弱。而权臣望族的贪婪更招来了他激烈的攻击和批判。他原来只是个小小的办事员，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南海公司的董事，还成为公司里表现最活跃的管理者。或许是他从前的经历让他喜欢挑战贪婪权贵，无可非议的是，他是在亲眼目睹许多上层人物的丑事秽行之后，才决定自己也铤而走险。

布朗先生在法庭上长时间的审讯中，始终缄默不语。只在法庭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中辩解道，这些问题已经在下议院委员会审查时问过了，而

自己已经忘记当时回答的具体内容,所以答案会有所不同。而在这一次审判中,拒绝回答同样问题。这样看似振振有词的声明,实际上是暴露自己犯下罪行的行为。议院里因此产生了一阵骚乱。法官又一次强令他回答,是否曾经卖给任何政府官员或上下两院议员任何数量的股票,好促使南海议案早日获得通过。他却铁了心拒不作答。他说,他怀着迫切的心情希望尽可能地尊重议会的决定,但若是议会一味要自己承认自己有罪,那将是徒劳的。经过数次尝试,议会想使他重新回忆起供词的做法均告失败,于是,布朗被议会斥退。

布朗先生的做法引起了其同情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激烈论战。同情者表示,是因为政府当众施压才导致一向平易近人的约翰·布朗爵士一直保持沉默。听到这样的话,斯坦霍普伯爵和沃顿公爵表示强烈的反对。在沃顿公爵的发表演讲时,更是激动得当场头脑眩晕不止,他不得不匆匆离开议院回家休息。大夫即刻给他做了杯吸手术。第二天上午,又给他放了一次血,他才稍稍恢复了一些。到了傍晚时分,他忽然陷入了昏迷,在病榻上辗转了一段时间后,突然间撒手人寰。这位著名国会议员的猝死,在英格兰引发了巨大的哀痛。英王乔治一世更是悲痛欲绝,把自己反锁在密室里长达几个小时,以此痛悼这位忠心耿耿的重臣。

而这时在外逃亡的南海公司的会计奈特先生,也被侨居布鲁塞尔的英国人利兹先生的一个秘书在离列日城不远的蒂勒蒙特里逮住了。但是布拉班特公国庇护奈特,表示作为乔伊斯协约的成员国之一,凡是在布拉班特公国的土地上被逮捕的罪犯,都应在当地受审。于是在英国多次向奥地利法院提出要求引渡奈特时,布拉班特公国拒绝将其交还给英国。正在英国司法当局与之进行交涉时,奈特却从关押他的安特卫普监狱逃走了。

2月16日,秘密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指出在他们的调查

过程中，接受调查的每一个人都是满口谎言，试图混淆视听，隐瞒他们的罪行。而他们所交出的账目中，许多项目都是假造的，在重要项目下也没有股东的名字，很多都被修改撕毁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账目甚至被整个销毁了。收集到的材料五花八门，涉及的人员背景不一。他们只有尽可能地一一加以求证。面对数千人所拥有的总额以十亿计的财产，有的可以遵照法律规定来执行，有时则不得不在不合法的前提下采取行动。

比如，他们发现，在南海法案通过之前，公司账户上有一笔总值为1 259 325英镑的账目，在相应的账单上却标示着以547 500英镑的价格被卖出。仔细核对账目，可以发现这批股票是在不同的时间内被分批售出的，价格从票面价格的150%到325%不等。这笔账目显然是有人蓄意编造的，目的是为了敦促议会通过该项议案。如此大数额的股票交易在南海公司尚未得到增股授权之前就已开始，这一点令秘密委员会感到十分惊诧。他们当即决定对全部交易内幕进行更细致的调查。调查后发现，南海公司在做这笔账时根本不曾有过如此巨额的股票，当时可以支配的股票总额充其量也不超过3万英镑。因此，南海公司主管、副主管和几名董事受到了严密的审查。

秘密委员会发现，在没有公司支出记录，也没订金或抵押品、保证金的收据的情况下，公司伪装成某位购买商为自己买进这些股票，他们为此做好了打算：若是议会没有通过此项议案，即使股价下跌，对公司也没有损失。而若是议案被通过，股价上升了，那他们就可以赚取中间的差价。后来，在议案通过以后，奈特先生即对这笔空头账做了账户调整，那些伪装的购买商则从南海公司那里得到了现金收益。

这笔虚造的股票，主要由约翰·布朗、爱德华·吉本和奈特三人共同掌管，为了使议案能够被顺利通过，被分别赠给了几位政府高官及其关系客

户。事后，秘密委员会查出，这笔股票是这样被分配的：桑德兰德伯爵5万英镑；肯达尔女公爵1万英镑；普拉顿伯爵夫人1万英镑，她的两个侄女每人各1万英镑；查理斯·斯坦赫普（财政部的一位秘书）1万英镑；剑刃公司5万英镑。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发现，此前一直坚定地要求严惩南海公司董事的斯坦霍普先生，也卷入了案件其中。他以特纳—卡西沃尔公司的名义，获取了25万英镑的股票差价收益，并将账本上凡是涉及他的地方涂改掉，有些被冠以“斯坦盖普”的名字。财政大臣艾斯拉比更是在特纳—卡西沃尔公司开立了一个账户股票面额高达794 451英镑的户头，还建议南海公司把第二批新股认购金额由之前的100万英镑改成150万镑，将这批新增的50万英镑股票由公司自己掌握，没有任何担保。如此的做法比斯坦霍普先生更可耻。第三次的新股发行方式，在艾斯拉比先生名下有7万英镑，克拉克斯先生则为65.9万英镑，桑德兰德伯爵16万英镑，斯坦霍普伯爵4.7万英镑。

这份调查报告的后面还附有6份重要性稍逊一筹的报告。最后，秘密委员会宣布，由于案件中重要的当事人奈特无法到案，后续的调查工作难以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天上午，第一篇报告就被上交给议会审议，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宣布将对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牵涉其中的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严厉制裁。这些人所贪污的款项将全部用来补偿那些受他们欺瞒的公众。他们的行为已经到了腐败的可耻境地，对国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议会还要求秘密委员会就如何救济和安抚不幸的受害者拟订一份议案。

第一个接受审判的查尔斯·斯坦霍普极力为自己辩护，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他一直将所有存款放在奈特那里，交给他全权处理，他一直都是按原

价买进所有股票。至于特纳—卡西沃尔公司替他购买的股票，他本人压根儿就无从知晓。而这一切更是特纳—卡西沃尔公司在未经他本人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做出的，这样莫须有的罪名不应由他承担。对于那些行事光明磊落、公正无私的人来说，像斯坦霍普这样悄悄把南海公司的25万英镑收入囊中，却假模假样地宣称自己清白无罪，真算得上是一个无耻透顶的混蛋小人。

斯坦霍普的一干亲友们，如斯坦霍普大人，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公子到处拜访那些持犹疑态度的议员，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拼命诱导他们做出违背良心的选择，或者投否决票，或者干脆不出席表决会议。一大批昏聩懦弱的乡村士绅们被他们那天花乱坠的游说和怂恿弄得头昏脑涨，纷纷放弃了立场。最后他以3票之差的多数票，被议会宣判无罪。斯坦霍普被无罪释放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样传遍了英格兰，立即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人们普遍认为罪魁祸首艾斯拉比也会与斯坦霍普一样受到包庇，从而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在伦敦，满怀激愤的人群簇拥在一起举行大规模集会，暴乱和骚动眼看就要发生。

斯坦霍普被宣判无罪的第二天，南海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就接受了审判。审判当天，情绪激动的人群从伦敦的四面八方赶来，挤满了议会周边的大街小巷。他们个个引颈翘首，不安地等待着判决的结果。此时的艾斯拉比才发现自己是如何众叛亲离，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他说话。在经过整整一天的审议，议会最终决定，由于艾斯拉比为了满足自己无止境的贪欲，和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严重搅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对不列颠王国的公共贸易和公众信用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他应当被立即逐出议会，并关入伦敦塔。在今后的一年内，他不得离开英格兰国境，此项决议延至下一届议会开幕之前。此

外，他必须如实招供自己的所有财产状况，以便能补偿那些因他的罪行而蒙受财产损失的人们。

尽管判决出台时已近午夜12点半，但这样大快人心的消息还是飞快地传遍了全城，人人都待在家中庆贺这个喜讯。第二天早上，在艾斯拉比被押送到伦敦塔的路上，围观的群众大声呵斥，向他投掷石块和垃圾。更有甚者点起一堆大火，围着火堆手舞足蹈，以此来宣泄自己的喜悦和欢乐。这样快乐的气氛充斥着整个伦敦城，人们为从这场灾难中逃过一劫感到无比高兴。而此前因为斯坦霍普被宣判无罪所积压的怨恨在此时爆发了出来。

议会紧接着又把特纳—卡西沃尔公司的乔治·卡西沃尔爵士赶出议会，囚禁在伦敦塔，以安民心。卡西沃尔还被勒令赔偿25万英镑的赃款。后来议会从约翰·布朗爵士那里获得了关于桑德兰德伯爵犯罪的证据。但由于桑德兰德伯爵位高权重，身兼议员、枢密顾问大臣等要职，所以议会议员们想方设法想要证明约翰·布朗爵士的证词不足为信，保桑德兰德伯爵无罪。他的朋友还四处奔走散布消息声称：若是桑德兰德伯爵被宣判有罪，那将可能导致托利党赢得政治优势，进而入主内阁。最后在投票决定时，议会以233票对172票的多数宣布桑德兰德无罪。这样的结果同样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虽然也有群众在伦敦街头游行抗议，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骚乱。

然而，在议会准备审理老克拉克斯的案件时，发现他突然在前一天猝死于家中。这样的巧合让民众认为他是畏罪自杀的，但是有人证明：老克拉克斯之所以会昧着良心疯狂敛财，是为了他那个在财政部担任秘书的儿子。而就在五周前，他的宝贝儿子染上天花而不幸夭亡，他此前所有的努力就灰飞烟灭了。而且，他在南海阴谋中犯下的罪行被暴露出来，让他很恐惧不安。双重压力之下，最终突发中风而死。他死后留下来的150万英镑的巨额遗产被收归国库，用以补偿那些因南海阴谋而倾家荡产的人们。

疯狂的终结

南海公司董事们在受到法庭审判后，他们的大笔财产被国家没收，总额竟高达240万英镑。议会根据个人情况，给他们留下了部分财产，让他们重新做人。其中，约翰·布朗爵士的财产由原来的18.3万英镑到最后的5 000英镑；约翰·弗洛斯爵士的财产由原来的24.3万英镑减到最后的1万镑；西奥多·简森爵士的财产由原来的24.3万英镑，到最后的5万英镑；爱德华·吉本的财产由原来的10.6万英镑，到最后的1万英镑；约翰·兰伯特爵士的财产由原来的7.2万英镑，到最后的5 000英镑。其他一些罪行较轻的从犯得到了比较宽大的处理。

被没收了大部分家财的爱德华·吉本先生之孙，历史学家小爱德华·吉本，在《我的生活与写作》这本回忆录中，对发生在自己祖父时代的这一事件做过详尽的记录和描述。他表示虽然自己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见证者，但是一个作家是被允许表达不同的观点立场的。而不同于那个时代只听到一面之词的人们，他可以更加客观、不带偏见地评价这件事。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对此事的评价也可以作为一大参考，应被投注以重视。

他写道："我的祖父在1716年被推举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之前，就应该拥有了36万镑的财产。但1720年的那场灾难让他30年辛苦劳动的成果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所剩无几。让我来评价南海事件的孰是孰非显然是不太合适的，但法庭所作出的那些武断而不合理的判决是应该被当今时代

的平衡法所谴责的。对于刚刚经历灾难的国家来说，人们或者说议会，急于寻求一些人为这件事情的后果买单，于是矛头直指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尽管莫勒斯沃思上议员那苛刻的言辞没有被采纳，但是这也提醒了人们——需要有一个相关法律来制裁这些罪犯。于是立法机关限制董事们的人身自由，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付出巨额保证金。还在他们的人格上强加了一个可耻的记号。他们被迫发誓，把自己的钱财上交，一分也不能少，而且也不能转往国外。

“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对此判决大为不满，请求为自己申诉，这是每一个英国国民都享有的权利，却遭到拒绝。制裁者们不需要任何证据，不允许任何申辩，就进行了制裁。刚开始，有人提议给每位董事留下 1/8 的财产，好让他们应付日后的生活。但却遭到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那些罪犯受到的惩罚应该和他们所贪污的钱财成正比，这个比例对许多人来说都嫌太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又嫌太重。于是，董事们根据每人的人品和行为，被区别对待，但这样明显会有不公平的判决。33 个英国人的财产和名誉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而判决仅仅是由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多数投票和几个最卑鄙的秘密委员会委员而决定的。委员们一句恶意的言论或是一次沉默的投票，都可能转化为乖戾的怨恨或是个人的私愤。给董事们的剩余津贴就这样在言笑之间被改来改去。这种侮辱性的笑话令董事们感到更加难堪和痛苦。

“某个董事因为涉嫌一个使一些人受到损失的计划，而受到了惩罚。而另一个人则因为发表了‘我要用金子来喂马’的言论，而被判有罪。当时一位声名显赫的财政部官员，因为拒绝回答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的种种有关个人隐私的提问，被指过分骄傲而摊上了罪名。所有董事都在缺席法庭辩论，因此也就不可能为自己做申辩的情况下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武断的

惩罚和没收财产。董事们毕生积累的家当中的大部分都被席卷一空,用来填补政府亏空。这种光明正大的掠夺必然是得到了全能的议会的庇护。

“我的祖父并从未想过能得到比他的同僚们更为宽厚仁慈的处置。他的保守主义原则和他与托利党之间的密切联系,无疑使他更受当权者的憎恨。虽然他的才干众所周知,但是当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可疑的秘密报告中时,他就被无知的大众所怨恨。吉本先生是首批遭到关押的南海公司董事们之一,他在向议会宣誓后上交了除继承的祖产之外,总计为 106 543 英镑 5 先令 6 便士的财产。虽然议会曾许诺给他 1.5 万英镑或 1 万英镑的补偿,但相较之下,议会一致决定那数额较小的津贴。就这样,在一片废墟之上,我的爷爷,以他偌大的年纪,凭着他那议会也无法夺走的技能和一点存款,胼首胝足,白手起家,重新建立起一座新的不屈的命运之厦。16 年辛勤劳动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馈。还有什么理由叫人不相信,这第二座大厦不比第一座更好呢?”

在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受罚之后,立法机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恢复公共信用。人们发现,沃普勒先生此前的计划并不充分,而且已经落到名誉扫地的地步。

1720 年年底,南海公司全部的股票本金被重新计算了一遍。人们发现,在全部高达 3 780 万英镑的股票中,2 450 万英镑是分配给全部所有者的,而其他的 1 330 万英镑则被公司以法人的身份所拥有——这就是他们利用公众狂热获得的全部利润。从这些非法利润中,议会拿出 800 万英镑作为给一般所有者和认购者的分红,红利为每 100 股 33 英镑 6 先令 8 便士,这一做法已经是相当宽厚了。议会还规定:那些曾经向南海公司转付过股票或其他抵押品的债务借款的人,可以不附带任何偿付和追索要求,而且只需偿还借款总额的 10%。当股价暴涨时,南海公司曾以这种方式借出过

110 万英镑。而此时，股价已经回落到正常水平，这样，公司所回收的债务就只有 11 万英镑了。

但是公共信用的恢复还是任重道远。英格兰的公共信用就像是希腊神话里的那个安着一双羽毛和蜂蜡制成的翅膀的伊卡路斯，想飞越海洋，但是因为飞得太高太接近太阳，粘接着翅膀的蜂蜡一点点融化，最终，他从云端掉入了大海，在汹涌的浪涛中苦苦挣扎。那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只能生存在坚实的土地之上。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妄想着要一飞冲天了。

一个成功的计划往往会引得人们群起而仿之。自此之后，在英格兰国内贸易高度繁荣的时候，也曾出现过几次过度投机的风潮。人们只看到这其中的微小利益，而忘记了背后的深渊。

1825 年的金融危机同样令人深刻，与当年由南海计划造成的泡沫公司性质一样的各种名目的企业、公司，再度席卷英国，而在风光了一阵子之后，留下的仍然是一片泡影。而这一次，那些和 1720 年南海危机是妄想榨取人们钱财的罪犯，同样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1836 年，商业投机再一次卷土重来，差点一发不可收拾。政府及时地采取措施，才让英格兰商业在灾难恶化前逢凶化吉。一直到 1845 年之前，南海阴谋一直都是英国历史上因大众狂热而引起大规模商业投机风潮的最典型事件。

第三章　金融大投机之郁金香狂热

他们乐此不疲地培育种植郁金香，尽管这种活给他们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和困扰，但他们仍然像慈母一样疼爱着这个多病的孩子。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娇嫩的花儿身上投注如此多的激情，浪费如此多的精力和财力显然是不明智、不正常的。

1634年，郁金香狂潮席卷了整个荷兰王国。此时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荷兰人陷入对郁金香的疯狂之中了，工业问题和人口问题这些此前一直困扰着荷兰人的问题都被他们弃之不顾了。当时，无论是富户名流还是市井小民，人人争着抢着加入郁金香买卖的大潮。随着郁金香狂潮愈演愈烈，其价格也成倍地上涨……

哦，公民们，这就是狂热的报应！

——卢梭

颠倒众生的“绝世奇花”

16 世纪中叶，在郁金香首次被引入西欧的时候，康拉德·杰斯纳就说过，郁金香在西欧将会产生很大的价值。没想到此后不久，郁金香就在欧洲引发了一场疯狂的骚乱。

康拉德说，1559 年，在当时极有名的珍宝收藏名家——赫瓦特律师的奥格斯堡花园里，赫瓦特的一个君士坦丁堡的朋友送给他一个郁金香球茎，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郁金香。当时，郁金香在奥斯曼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早已是风靡一时了。此后的 10 至 11 年里，郁金香变成了特别是荷兰和德国的权贵争相抢购的珍贵收藏品。阿姆斯特丹的富翁们为了得到它甚至不惜重金派人直接到君士坦丁堡抢购。

1600 年，郁金香被人由维也纳带入了英国，并且风靡全国一直到 1634 年。当时在人们的头脑中甚至曾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如果一户有钱人家没有收藏郁金香这种奇花异卉的话，那只能证明这家人缺乏品位，情趣低俗。

就连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包括蓬皮乌斯·德·安吉利斯和雷顿的利普苏斯在内，都是郁金香的狂热爱好者。这股社会风潮一直蔓延到中产阶级，逐渐征服了中下层人们的心。商人、小业主，甚至连经济状况不那么殷实的人也开始竞相攀比，互相炫耀谁家拥有的郁金香品种更多、更珍稀，谁肯为买花而一掷千金。哈拉姆的一位商人为了购买一株稀有的郁金香，甚至不惜散去一半的家财，不过却因此而名噪一时。而这一举动并非为了转手赚

取差价，只是为了满足他那想要得到人们羡慕眼光的虚荣的心。

人们好奇这种花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引得素以精明谨慎著称于世的荷兰商人争相购买。说句老实话，郁金香既比不上玫瑰的娇艳，也缺乏玫瑰那醉人的芳香，更不要说花期之短了——它的“长相”甚至连甜甜的豌豆花也不如。

柯雷曾经以优美的诗句大声赞美过郁金香，他这样吟道：

郁金香啊，这天降的奇花，

她妩媚多姿，鲜艳欲滴，

这其中孕育的勃勃生机，

让人们欢欣雀跃。

世上所有未曾见过的色彩，

她都可以展示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新品种的诞生，

都令她愈加婀娜俏丽。

紫色和金色常伴她左右，

就好像精美华丽的云裳。

那华丽绚烂的美貌，

足以令群芳失色。

这首诗写得纵然不是那么合乎韵律，却也不乏优美的诗意。贝克曼曾经用极其精确的笔墨向世人展示郁金香的魅力，他在《发明的历史》中写道：“这世上几乎再没有任何植物比郁金香更加绚丽多姿了。诸多的意外、弱化甚至于疾病，都不能改变它顽强的生命力。在经过多次杂交、培植，郁金香不但没有失掉她本身的艳丽，反而品种花色越来越多。而那些处于自然状态未经加工的郁金香，虽然颜色单一，但往往叶片肥大茎干细长。只要

一旦经过细心培植之后，便旧貌换新颜，深受养花人的喜爱。随着越来越精心的培育，郁金香花瓣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淡，色彩却越来越丰富。花蕊越来越小，呈现出层次分明的样子，它的叶子则呈淡淡的绿色。这样的郁金香，一下子变成了百花的代表，越来越显得娇贵不凡。但这样也导致了一个结果：郁金香成了温室中的珍品，变得越来越脆弱。就算你用最高超的技艺给它最精心的照管，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将它移植成功，甚至于难以成活。"

他们乐此不疲地培育种植郁金香，尽管这种活给他们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和困扰，但他们仍然像慈母一样疼爱着这个多病的孩子。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娇嫩的花儿身上投注如此多的激情，浪费如此多的精力和财力显然是不明智、不正常的。

1634 年，郁金香狂潮席卷了整个荷兰王国。此时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荷兰人陷入对郁金香的疯狂之中了，工业问题和人口问题这些此前一直困扰着荷兰人的问题都被他们弃之不顾了。当时，无论是富户名流还是市井小民，人人争着抢着加入郁金香买卖的大潮。随着郁金香狂潮愈演愈烈，其价格也成倍地上涨。到 1635 年之前，甚至有许多人愿意出 10 万弗罗林（荷兰的一种货币单位），只为了 40 棵郁金香球茎。人们还特地为此发明了一种比"喱"还要小的新的计量单位——珀瑞特，来方便人们交易。

有一种仅 400 珀瑞特重叫做"可爱的里夫肯"的郁金香品种，却被炒到了 4 400 弗罗林；而另一种 446 珀瑞特重的"可爱的范·德·艾克"郁金香，价格则为 1 260 弗罗林；一棵仅 106 珀瑞特重的"查尔德"球茎，叫价 1 615 弗罗林；仅 400 珀瑞特重名为"总督"的球茎，开价 3 000 弗罗林；在众多的郁金香品种中，最昂贵的当数"永恒的奥古斯都"，就算是最低价也高达每 200 珀瑞特 5 500 弗罗林。那时候为了能得到"永恒的奥古斯都"，即使是品种不怎么优良的球茎，人们也思之如狂。1636 年年初，那时候全荷兰只有两棵

"永恒的奥古斯都",一棵在一个阿姆斯特丹商人手中,另一棵在哈拉姆,还都只是一般的品种。人们为了得到它们,疯狂地出高价竞相购买,甚至有人愿意用一块12英亩的地产来换取哈拉姆的那棵"永恒的奥古斯都"。最后,一个人以4 600弗罗林的高价,还附带一辆新马车,两匹骏马和整套鞍具,得到了那棵阿姆斯特丹的"永恒的奥古斯都"。

那个时候,一位名叫蒙汀的作家曾十分详细地描写了这场郁金香购买狂潮,全书长达1 000页。在书中,他列举了一份商品价格清单,它们全是用来换购一棵名为"总督"的郁金香球茎的。

2拉斯特小麦	448弗罗林
4拉斯特黑麦	558弗罗林
4头肥牛	480弗罗林
8头猪	240弗罗林
11只羊	120弗罗林
2桶果酒	70弗罗林
4桶啤酒	32弗罗林
2桶黄油	192弗罗林
1000磅奶酪	120弗罗林
1张大床	100弗罗林
1套衣服	80弗罗林
1只银酒杯	60弗罗林
总计	2 500弗罗林

对于很多当时不在荷兰的人来说,如果碰巧赶在这一狂潮达到顶峰之际来到荷兰,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少见多怪而陷入尴尬境地。

《布莱恩威勒游记》一书中就曾记载过这么一段趣闻,说起来简直叫人笑得直不起腰来。曾经有一位富商,十分骄傲于自己能拥有一种珍稀的郁金香品种。在一次生意中,一位水手告诉他,有一批贵重货物正要被运往列文特。这样一个好消息,对当时志在必得的富商十分受用。为此他准备了一

条红鲱鱼做早餐，来答谢那个水手。然而，水手却好像格外嗜好吃洋葱。当他看到富商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同洋葱头差不多的东西时，只觉得这“洋葱头”跟桌子上的丝绸和天鹅绒混在一起实在太不搭调。于是，他趁人不备，“嗖”地一下顺手把它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一门心思想拿它配着红鲱鱼大啖一番美餐。接着，他就径自回到码头上去享受早餐了。

当富商发现他的宝贝“永恒的奥古斯都”郁金香不见时，惊慌失措，要知道那样一棵小小的球茎价值 3 000 弗罗林（或者说 280 英镑）啊。为了找到它，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一个角落也不放过。也不知道搜寻了多少遍，郁金香球茎却是踪影全无。这时有人猛然提醒，那位水手也曾在账房待过一段时间。于是富商和一群跟随其后的仆人们火急火燎地冲到码头上，发现那个水手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一堆缆绳上，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最后一瓣“洋葱”呢。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享用的这顿美餐竟如此地代价高昂，它足够让船上所有的人享受 12 个月的清闲日子。或者，就像那位莫名其妙损失了一大笔钱的富商形容的那样：“数额足可以为奥兰治亲王和斯坦索德的整个宫廷举办一场豪华晚宴了。”

类似这样挥金如土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曾经，罗马大将安东尼把珍珠磨成粉末溶入酒中，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情人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显得更加美丽；理查德·威廷顿爵士曾为了取悦亨利五世而大肆铺张；当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皇家交易所开幕礼时，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也曾在美酒中掺入钻石，恭贺女王健康长寿……

而那个傻傻的荷兰水手如此的做法，和那些奢侈铺张的名人相差无异，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些名臣武将们的珠宝既没给美酒增加什么不一样的美味，也没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什么实质上的好处。而这位水手老兄，却自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或许世界上再没有人可以和他一样，品尝

到“郁金香配红鲱鱼”这道空前绝后兼鲜美无比的菜色。最后,这个不幸的家伙被当作抢劫犯,着着实实吃了几个月的牢饭。

另一个英国旅行家的故事听上去则更加荒诞离奇。这位绅士也是一位业余的植物学家。有一次,他在一个荷兰富翁家里做客,偶然发现了一棵郁金香球茎。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品种激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于是他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把这棵郁金香球茎的外皮一层层地剥了下来,准备将其看个究竟。在他剥到一半时,他又手起刀落把它一切两半,反反复复地研究和记录着这棵奇怪的球茎的每一个特征。

而那位旅行家居然还兴致勃勃地用笔记本将这个奇怪的名字记了下来。接着他又问:“这些奇怪的洋葱头在你的国家很常见吗?”“你这该死的魔鬼!你该下地狱!”荷兰人恨得咬牙切齿,一把揪住这个惊诧莫名的植物学家的衣领,“走吧,到了市政官那儿,你就全明白了!”说完,这位荷兰人不由他辩解,硬是把他拽到大街上,身后立即跟来了大群看热闹的市民。当那位不明所以的旅行家到市政官那里后,才发现那棵被他拿来做实验的郁金香球茎竟然值 4 000 弗罗林!他急忙为自己百般辩解,但是怎么做也得不到原谅。无奈他被关进了监狱,直到他筹集到足够的抵押品赔偿对方的损失后,才得以重获自由。

狂潮与深渊

1636年，随着郁金香购买狂潮的愈演愈烈，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哈拉姆、雷顿、阿克马、霍恩以及其他城市的股票投机也被带动了起来。股票经纪商们大规模利用郁金香进行交易，利用他们在股票市场中磨炼出来的各种手段操纵着郁金香价格的涨跌。

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到这场投机中，通过这些他们获得了许多好处。郁金香批发商们通过操纵"郁金香股票"的升降，大收钱财，是这场投机的最大受益人。通过在价格低时低价买进，价格高时高价卖出，许多人在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越来越多的人们被那金光闪闪的钱财诱惑到郁金香交易市场中去，他们争先恐后，渴望因此大发横财。

每个人在巴望着这股郁金香狂潮能永远地持续下去。荷兰的祖德茨海滩上来自欧洲各地的富豪们将冠盖云集。那个时候，人们为买郁金香一掷千金，即使再高的价格，他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来自欧洲各地的富豪们齐聚荷兰的祖德茨海滩。从此，"贫穷"这个字眼将在荷兰这块乐土上销声匿迹。这样的热潮谁能抵挡得了？不论是贵族、市民、农夫、机械师、水手，还是贩夫走卒、女仆，甚至连打扫烟囱的清洁工和洗衣妇，都抵挡不住诱惑地加入了这股热潮中。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争着把自己的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一股脑儿全投入到郁金香买卖中。甚至许多人为了凑足本钱把自己的房产也贱价出售或抵押，导致荷兰的房地产市场一片混乱。很多外国

人也被这场狂潮弄得头昏脑涨，各种资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涌入荷兰。

这随之而来的效应就是，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上涨。房屋、土地、马匹、马车以及其他奢侈品的价格一度居高不下。连着几个月，荷兰仿佛成了财神爷制造中心，凡是来这儿的人都能平步青云，一夜间飞黄腾达。郁金香交易也发展到了极为广泛和复杂的程度，看到郁金香交易如此广泛且复杂，政府不得不重新制定了一套法律规范来指导交易者进行交易，甚至派专门的公证员和办事员参与其中。

当时的人们都极度关注这个大名鼎鼎的“郁金香公证处”，说是家喻户晓也不为过。一些郁金香交易者甚至在没有交易所的地方将热闹的酒馆饭铺充作生意场所。人多的时候，甚至能吸引二三百人来参加这种奢华的聚餐。为展示自己的“宝贝”，一盆盆开得正旺盛的郁金香摆在酒馆的桌子上，过道里，奇花异卉争奇斗艳，足以使人心旷神怡，悦目骋怀。

但这个时候，也不乏有一些头脑清醒的精明人意识到，这样的一股热潮终究有湮灭的一天。于是富豪们将自己手中现有的郁金香高价卖出，不再买进新的品种。看情形，最后因郁金香而破产的人大有人在。这样的恐慌席卷了荷兰，人们纷纷抛售自己拥有的郁金香。郁金香的价格迅速暴跌，从此欲振乏力。信心被担心和忧心所取代，公共信用一落千丈。这在交易商们心里造成的恐慌尤其巨大。例如，甲乙两方之前商议以 4 000 弗罗林的价格交易 10 棵“永恒的奥古斯都”，并定于 6 周后进行交割。不料，6 周过后，郁金香的市场价已经降到 300 或 400 弗罗林了。某乙预备按时交花，某甲却因价格相差太大而不想履约，就算是卖主说明自行降价也不行。

类似这样的违约现象在当时的荷兰各地纷纷上演。当荷兰人意识到要大量抛售郁金香时，即使他们将花价降到以前的 1/4，也没有人愿意买了。痛苦的叫喊和呻吟在荷兰的土地上回响，人人都在抱怨、咒骂，指责别人也

变成了一种习惯。

那些曾经在郁金香投机中赚了大钱的人,他们悄悄地将财产转移到国外,或者投资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产业上。那些依靠投机刚刚脱离贫困的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众多豪绅富户转眼间倾家荡产沦为街头的乞丐。曾经的高官显贵此刻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一点点消失,百年家业毁于一旦的事情成了家常便饭。

当第一次恐慌逐渐平息以后,郁金香持有者们就如何挽回公共信用召开了商讨会,认为目前应该把全国各地的交易商代表召集在一起,前往阿姆斯特丹与政府进行协商,共同制定应对策略。但是这样一项决策在开始遭到了政府的拒绝,他们认为这是内部问题,建议郁金香交易商自己制订计划彼此协商解决。

交易商代表们继而又召开了几次会议,会议上并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人们互相抱怨和叱责,火药味儿十足,有几次甚至发展为疾风暴雨式的争吵。最后,在阿姆斯特丹经纪人联合会的主持下,勉强通过了一项协议,决定在1636年11月以前所签订的郁金香买卖合同一律视同无效;在此日期之后签订的合同,如果买家想终止合约,必须给卖家支付10%的补偿费。

但是这样的一份决议却并没有让买卖双方满意。卖方不会心甘情愿,而那些信守合同准备买花的买主更觉得十分憋屈。因为就算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现在开价500弗罗林的郁金香球茎,算上规定的10%的补偿费,也只有600弗罗林。而这个价钱与过去那个被炒到6 000弗罗林的价格实在是天壤之别。为了讨回公道,法庭里挤满了前来提出违约告诉的郁金香交易商,可是原告、被告却闹成一团,谁也不愿服从法庭的判决——法庭对于种种涉嫌赌博性质的合约一律不予承认。

最后,一向以精干著称的海牙省议会接手了这些案件。人们一心期望

着这个组织能够凭借其果决的作风，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举重振摇摇欲坠的公共信用。可是，最终的结果却像是悬在天边的那轮明月，看得见却摸不着。但是直到3个月后，在日复一日的会议后，议会告知因为他们尚未取得更为完善的资料，所以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不过，他们同时也建议说，为维护合同法，卖方有必要按照合约规定的价格出售郁金香给买方。而如果买方因感觉损失太大拒绝接受的话，双方也可以经协商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郁金香，并由原先的买家负责弥补其中的差价。

但这样的计划于之前经纪人联合会提出的解决方案相差无几，在荷兰没有人肯遵从。同样，在此时的荷兰也没有一个法庭能够强迫买方付款。即使事态越来越严重，法官们也选择不插手此事。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赌博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纠纷法院不予受理。即使事态越来越严重，法官们也选择不插手此事。

就连政府也都束手无策，到了这种地步，这桩悬案也只好被摆在一边了。公共信用短时期内无法恢复，那些不幸的郁金香业主也只好自认倒霉，尽量保持克制和乐观，承受着这场狂潮带给他们的巨大损失。那些见机较快，从投机中及时抽身的人也得以保全了自己。在政府都没有办法管理这件事的情况下，公共信用短时期内无法恢复，郁金香业主只好自认倒霉。只有那些头脑清醒即使从投机中抽身的人才得以保全了自己。这场危机让整个荷兰商业花了数年才得以慢慢恢复。

而对于当时的英国，在1636年伦敦交易所逐渐被开放后，人们也被允许公开交易郁金香了。同荷兰一样，精明的批发商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郁金香炒到最高价。而在巴黎，批发商也不约而同地制造了一场郁金香狂热。尽管两地的投机商最终并没有得到他们心目中的高额回报，但这一阵子的狂轰滥炸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许多人都为郁金香花了不少钱。在某些阶

层的人士中间，郁金香的地位超过了其他一切花卉，一首首赞美郁金香的美丽与芬芳的诗作纷纷出炉。

即使当时的郁金香给荷兰人民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但即使到今天，荷兰人仍然保持着对郁金香的热爱。即使再高的价格，也挡不住他们收购郁金香的热情。如同富裕的英国人为自己拥有的优良赛马和名画大肆吹嘘一样，富有的荷兰人也爱以自己拥有的郁金香珍品为荣，二者同样地不厌其烦。

在当今的英国，一棵郁金香的价钱竟然比一棵橡树还要贵。据说，如果你拥有一棵“泰里斯的拉拉”(这是一种极其少见的黑色郁金香，花色就像黑天鹅的雏鸟一般润泽)，那你可就发大财了，它的价值相当于 12 英亩谷物的价格。

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修订说明中的权威说法，17 世纪的时候，苏格兰的一棵郁金香的最高价格达 10 畿尼。但是到 1769 年时，其价格一路下滑，当时在英国最昂贵的郁金香品种是“堂·奎瓦多”和“瓦伦蒂尼亚”，前者的最低价格为 2 畿尼一棵，后者则为 2.5 畿尼一棵。而到了 1800 年的时候，郁金香的正常价格涨到了每棵 15 畿尼。1835 年，一棵名为“范妮·坎姆伯小姐”的郁金香在伦敦拍卖时竟创下了 75 英镑的高价。而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一位住在切尔西国王路上的园丁，给他拥有的郁金香标出了这样的天价——每棵 200 畿尼！

第四章　骗子、谎言与近代预言家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世界末日一直是他们最恐慌的事情。在10世纪中期，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无数基督教的狂热教徒。这些人振振有词地宣称，《圣经·新约·启示录》中预言的千年大劫就要到来，上帝之子耶稣将在云端对芸芸众生进行末日审判，裁决一切罪恶与善行。虽然教会竭力禁止传播这种论说，但这样的荒诞不经的说法仍然无可避免地在大众中迅速蔓延开来……

期望把红尘俗世变为一座地狱，

好使自己的灵魂飞升入天国。

耸人听闻的末世天劫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世界末日一直是他们最恐慌的事情。在10世纪中期，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无数狂热宗教分子。这些人振振有词地宣称，《圣经·新约·启示录》中预言的千年大劫就要到来，上帝之子耶稣将在云端对芸芸众生进行末日审判，裁决一切罪恶与善行。虽然教会竭力禁止传播这种论说，但这样的荒诞不经的说法仍然无可避免地在大众中迅速蔓延开来。

而根据他们的说法，最后的审判将从耶路撒冷开始。于是，公元999年，一大群朝圣者长途跋涉开始向东方进发，准备早日赶到圣城迎接主的到来。朝圣者越聚越多，很快就组成了一支人数庞大的朝圣大军。这些人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离开了家乡，为了信仰，寻找那最后的栖身之所。同时，原本那些虔诚的人们在此时也放弃了信仰。他们认为末日马上就要来临，祈祷也没有用了，不管神父修士如何宣讲劝告，也无济于事。骑士、市民、杂役，不管身份高低、阶级贵贱，一个个拖家带口，踏上了漫漫旅途。他们一边走一边高唱着圣歌。眼中满含着恐惧，仰望苍穹企盼着能借着上帝之子那神圣的光辉来抵挡灾难的降临。

到1000年的时候，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在朝圣旅途中，若是遇到了种种自然现象，就认为是上帝对他们的警告。在面对隆隆作响的雷鸣和划破天际的闪电时，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在发出信号“末日审判即将到来”。在

人们的头脑中闪现着这样的一幕：在电闪雷鸣中大地裂为两半，死亡的阴影将笼罩一切。耶路撒冷的人们奔涌上大街小巷，长跪不起，悲泣祈祷着请求主的宽恕。而那些行走在漫漫长途中的朝圣者的表现也无不如此。正如诗句所言：

主啊，你可是在宣告大地即将倾覆，

世间万物将再次排序，

所有一切将不复存在，

好似从空中飘飘坠下的纸牌。

教职人员也充满了恐惧感，每一颗流星的消逝都会引起一番大惊小怪的说教。现在，人们每日话题的中心就是眼看要到来的最后审判。

从古时候开始，彗星就被人们认为是凶兆的化身，是世界解体的征兆。而直到现在，在某些地方仍然被认为是灾祸的代表，只不过变成了是其毁灭的原因。1832年，一次关于彗星的最严重警告震惊了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天文学家预告说：地球将要被彗星撞毁。为此，许多人成天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唯恐地球和自己都被撞个粉碎。有些人为此而停止了一切活动，工作或者生意此刻也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特别是在瘟疫的时候，那些信徒更加相信这就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征兆。随着灾祸的不断发生，越来越深入人心。1345—1350年这5年时间里，整个欧洲大陆陷入了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人们普遍地认为世界末日就要降临在自己眼前。在德、法、意等国的大城市里，人们倾向于到算卦看相、预卜吉凶的江湖术士那里寻求安慰。这帮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也纷纷预言：10年之后，大天使的声音将响彻人间，主也将在天上给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宣判。

1736年，名震四方的大预言家卫斯登预言说：这一年的10月13日，整个地球将要毁于一旦。这样的谣言迅速传遍了整个伦敦。人们惶恐不安，

成群结队地在 13 日这天逃遁到艾灵顿、哈姆斯戴德和其他的乡间田野，好方便观看伦敦城的覆灭以及“世界末日的开始”。在《斯威夫特杂文集》第三卷中的一篇文章《在谣传世界末日审判那天伦敦所发生一切的忠实纪事》一文中，斯威夫特对这桩“愚蠢的事件”做过一番讽刺意味十足的描写。

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类似的恐惧和类似的情形也同样上演过。

1716 年，伦敦发生了两次地震。第一次地震发生于 2 月 8 日，而其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太大，只是把利姆豪斯和波普洛几户人家的烟囱给震倒了。但第二次发生在 3 月 8 日，伦敦北部地区以及哈姆斯戴德与海格特的延伸地带的地震，带给了人们恐慌。因为这场地震与上一次的恰恰相差一个月。于是人们认为在 4 月 8 日第三场地震会发生。恰在此时，一个在治安队任职的士兵拜尔——此人曾有精神分裂症病史——坚信 4 月份还将发生一次大地震。自从他得出这个结论后，整个人就彻底发疯了。他在大街上四处游走，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4 月 5 日这一天伦敦城将要天塌地陷。

而大多数人则认为，4 月 1 日发生地震其实是更具可能性。人们纷纷逃到别的地方躲避这场灾难。人们坚定地相信，同时也惧怕这场灾难的到来。随着那个可怕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紧张的气氛也越来浓重。更多轻信的人急匆匆地离开都市去方圆 20 英里内的村庄避难，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伦敦的毁灭。

有钱的人们到艾灵顿、海格特、哈姆斯戴德、哈洛和布莱克海斯等地用高额的价钱来付房费，躲避灾难；而没钱的人们只能留守在伦敦，直到预期的灾难到来的前两三天才逃到郊外的旷野里，满含着恐惧，等待着那天降的巨雷把他们的城市劈成碎块，然后再随着扬起的烟尘被抛向半空。

曾经那些对这个语言嗤之以鼻的人们也在这预警的日期临近时，收拾起包袱追着避难的人群落荒而逃。当时港口里所有商船上多挤满了人们，

因为他们相信躲在河流上是最安全的。从4日到5日，连着两个晚上人们都是在甲板上度过的，大家此时都在等待灾难瞬间的到来……

可是到那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却显示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这个所谓的预言简直就是个大笑话。人们悻悻地回到伦敦的家中，其中部分人认为应该在外地多待上一周，直到确定一切都已安全无虞后再返回伦敦才更加稳妥。人们意识到自己居然相信如此愚蠢的预言时，纷纷指责那个疯疯癫癫的拜尔，骂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为了挽回颜面，拜尔试图做出新的预言，可这回再没人肯上当受骗了。数月之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1806年，在利兹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只母鸡下的蛋上竟然清清楚楚地浮现着"基督将至"这几个字。这个奇闻引起民众的议论纷纷，成群结队地来到鸡舍前观摩这些"神蛋"。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警示，告诫人们：末日审判即将来临！

这个消息让民众又陷入绝望之中，曾经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此时也成了虔诚的信徒。他们开始疯狂地祈祷，自以为是地想借此来洗去过去的罪孽。但这个事情最终也被人证实是一场闹剧。一天早晨，几个好奇的人听说了传闻以后也想去鸡舍看个究竟，正巧碰上母鸡在下"神蛋"。很快，事情便水落石出。哪里有什么"神蛋"？原来，鸡蛋上的字迹是被人用腐蚀性的墨水涂写过的，然后再被人硬塞回鸡屁股里面。当真相传开之后，那些不久前还在虔心祷告忏悔的人不禁苦笑了——地球依然像以前那样转动着。

米兰大瘟疫与“魔鬼投毒”事件

《地中海国家的瘟疫》曾对一场于1630年发生在米兰的大瘟疫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书中写道，在瘟疫流行的前一年，就曾有人预言说过，1628年会有一颗巨大的彗星出现。占星家们对此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人预言一场大战将要发生，有人认为饥荒将要肆虐。而当瘟疫发生时，他们的预言让他们声名大噪。

几百年前就开始流行于民间的预言，在经年的岁月中更加渗透于人们的心中，以至于许多人竟然把宿命论当成了一种信仰。占星家们称，这场瘟疫必将给人类带来三重毁灭性的打击。这种充满绝望的预言简直叫所有人为之心惊胆战。

在4月的一个早晨，在瘟疫尚未波及整个米兰城之前，一个人偶然注意到：在米兰的几条主要大街上，几乎所有的房屋、门柱上都有着奇怪的像海绵一样的污点，其中还不断有腐烂的脓液溢出。人们得知此事以后，立刻炸开了锅。全城人竞相奔走相告，警钟随即当当地敲响了。大家想尽各种办法要找出制造这种异象的元凶，可始终是白费力气。后来不知道谁想到了一句古老的诗句：1630年，所有的米兰人将会被撒旦毒杀。于是提议说，这是撒旦降至的讯号，大家如果全都赶去教堂祈祷，那么魔鬼的诡计就不可能实现了。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有人在勾结外部势力在米兰城投毒。还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超自然的灵异力量。

与此同时，致命的瘟疫也在悄悄地扩散着。再加上这件奇事，人们被怀疑和恐惧包围着，认为自己身边的一切东西，井水、田地里的作物和树上的果实，凡是能被人接触到的东西都被沾染上了毒药。甚至于墙壁，街上的人行道以及房门把手……通通变成了不可触碰的禁忌。难以控制的怨恨蒙蔽了人们的心，魔鬼的使者成了他们一心要找寻的目标。怒火同样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出现异兆的人们都不得不谎称自己看见过魔鬼的使者把魔药涂在门上，否则会遭到人群的攻击而至尸骨无存。

很多无辜的人因此而送了命。在一个礼拜天的时候，一位七八十岁的虔诚老人到圣安东尼奥教堂做礼拜。他像往常一样刚想用衣襟拂拭一下座位上的灰尘。不料有人大喊："他在涂毒！"说时迟，那时快，一群女信徒冲过去将虚弱的老人牢牢抓住。她们大声诅咒着这个"魔鬼"，揪住着他的头发把老人拖了出去。这个老人在被路人拖到法庭的途中，就被折腾得一命呜呼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更多的人身上。有一个名叫毛拉的药剂师兼理发师，在这个时期被人指控是魔鬼的同谋，和魔鬼一起作恶涂毒。人们从他的家中找到了许多配置好的化学试剂。而那些试剂只是毛拉用来预防传染病的，却被其他的医生鉴定后为毒药。无论他如何为自己辩解都无法让人们相信。最后在恐怖的折磨下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勾结国外的势力毒死全城的人，为魔鬼效力。此外，他还坦白了自己是如何作案的——趁人不注意悄悄在门上涂上药膏，再往泉水中撒上毒药。在威逼之下，他还不得不供出了几个同伙的名字，几个无辜的人也被牵连进来。最后，毛拉和他的同伙们被判处绞刑。他的房子被人给粗暴地推倒，并在废墟上竖立起一根石柱，上面刻着毛拉等人犯下的罪行，好以此来警示更多的人。

可怕的瘟疫在这样荒谬的事情发生时也悄无声息地散播开来。就在人

们聚集在一起观看罪犯被行刑时，毫无预料的瘟疫感染了一个人又一个人。但这样的疼痛更加重了人们对谣言的轻信。人们的狂躁和瘟疫的蔓延一同席卷了整个城市。即使再荒诞离奇的故事，也有许多人愿意听信。

其中的一个故事就在众人口中流传了很长的时间。故事大意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米兰大教堂外冷清清的见不到多少人影，只有一个米兰人还在街上闲逛。忽然，一辆马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一辆由6匹白色的骏马牵引着的马车在他面前停了下来。后面跟着无数穿黑袍骑黑马的侍从，而马车中央端坐着一个陌生人。此人高大英挺，气质超群。夜风拂过，他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也随之起舞。他脸上轻蔑的神情让他显得更加高贵不凡，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当陌生人的眼光落到米兰人身上时，他竟感到无限的寒意，这就更叫他不寒而栗起来。事后他回忆这个有着异样肤色的陌生人一定来自另一个世界。在察觉到米兰人惶恐的时候，陌生人和蔼而又不失威严地请让他上车。米兰人此刻根本已经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还没等他转过身来，就发现已经身在马车上了。马车风驰电掣一般开始飞驰起来，呼啸的狂风迎面而来，最后，在一条大街上停住。当米兰人发现路上好像没有一个行人注意到这辆神秘古怪的马车的时候，他惊觉：普通人是看不见他们的。

最后他们停在了一家商店门口，等到米兰人和他们一起走进去之后发现原来里面别有洞天。这个商店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废弃的宫殿。进去途中他们经过了几间光线暗淡的房间。米兰人发现，其中一间房间中布满了巨大的大理石柱，石柱上全是有关鬼神在人间制造祸乱的浮雕。虽然整座建筑大半为黑暗所笼罩，不过偶尔也会闪现出一丝光亮。凭着这些微的闪光，米兰人看到这样一幅景象：许多可怕的骷髅吵吵闹闹地斗着嘴，相互追逐打闹着，或是正在玩着跳山羊的游戏。而建筑物的后方是一大片荒凉的土

地。土地中央有一块黑色巨石。泛着毒气的河水从巨石下方蜿蜒流淌着，发出恐怖的回声。腐臭的毒水缓缓流过田野，污染了米兰所有的泉眼，所经之处全部化为贫瘠的不毛之地。

在这之后，陌生人把他带到了另一个大房间里。那个房间堆满了亮闪闪的金银珠宝。陌生人告诉米兰人，若是他愿意跪下向他行礼膜拜，并承诺愿意把一种传播瘟疫的魔药涂抹在米兰全城的房屋上，这些金银珠宝就是他的了。这时，米兰人才彻底弄明白：这个陌生人其实就是魔鬼！想到这一点，他立即开始祈祷，祈求上帝赐予自己抵抗魔鬼诱惑的力量。魔鬼听到他寻求神助的话语，知道了他是在拒绝自己的引诱，于是勃然大怒。只听见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响彻云霄，接着是一道道霹雳般的闪电，米兰人吓得抖成一团，转眼间，发现自己回到了尘世。

这个米兰人把自己的这番神奇经历一字不落地向人们述说着，日复一日地讲述令所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有人锲而不舍地想寻找那所神秘的房子，但最后都铩羽而归。虽然在警察搜查了米兰人指出几座类似的建筑物而没有任何发现时，人们对此仍坚信不疑。后来又有一些饱受恶疾困扰、病魔的折磨，而至半疯狂的人们，也纷纷站出来附和，声称自己也见过那陌生人，听过那辆奇异至极的马车驶过的声音，说那辆来自幽冥的马车三更半夜穿街越巷时发出的隆隆声比雷声还要惊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很多人主动站出来供认：他们也被魔鬼诱惑了，米兰城里的毒就是他们施放的。于是，全城顿时陷入更加疯狂的骚乱中。狂乱的呓语和幻想，再加上病痛和精神错乱……越来越多的人经不起这疯狂的重压而自动站出来坦承自己的罪行。他们喋喋不休地谴责着自己的罪恶，这种风魔般地忏悔举动令许多人丧了命。骚乱的范围越来越大，迅速波及开来，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

1665年发生在伦敦的大瘟疫，同样也在英国人中造成了相似的混乱，人们以同样的狂热聆听着庸医和盲目的信众的妄语。丹尼尔·笛福形容道：那时的英国人被似真似幻的预言和无穷无尽的假想所包围，各种各样的幻梦和有关巫婆的传闻风靡一时，古代历书的记载和那些神秘的预言更令人们恐惧到了极点。在瘟疫发生的前一年曾有彗星出现，当时就有人警告说，饥馑、瘟疫和火灾也将相继到来。于是，当瘟疫的迹象刚一在伦敦露头，那些“热心肠”就开始在街头到处散布言论，宣称伦敦将在几天之内毁于一旦。

莫名其妙的“伦敦大洪水”

在1523年6月上旬，伦敦城出现了一个惊人的预言：1524年2月1日，泰晤士河水位将会猛涨引发大洪水，把整个伦敦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居民以及他们的住房将遭到灭顶之灾。这个预言在民众之间引起了极大恐慌，他们四处找卜算者与占星术士来给他们算命和预卜吉凶。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在千百遍重复之下，几乎所有的盲从者都对那个预言坚信不疑，甚至还有很多家庭急急忙忙收拾行装迁居到肯特和埃塞克斯两郡。

1524年年初，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伦敦城搬离出去，甚至连那些在伦敦城里工作的人也撂下了工作，拖家带口、成群结队地步行到15英里以外的乡间去避难。许多大户人家搬到了海格特、哈姆斯戴德、布莱克海斯等地的高处去居住。另有一些人在北部的瓦尔勒姆修道院以及泰晤士河南岸的克洛伊顿搭起帐篷度日。到1月中旬时分，至少有2万人逃离了伦敦，这个

被他们认为注定将被邪恶摧毁的都市。圣·波尔索纽斯修道院院长——布尔顿,竟大手笔地叫人在哈罗德山上修建了一座城堡,里面储存的物资给养足够两个月之需。

1月24日,也就是预言中的大洪水来临的前一周,布尔顿率领他的同僚和亲眷们浩浩荡荡地迁到城堡中。他们还带来了许多艘木船,和一批技术精湛的船手。若是水漫到这里,他们便可以依靠这个保全性命了。很多富裕的市民见状艳羡不已,也提出请求想留在此地避难,不过精明而富有远见的修道院长却不答应,只有他的亲友至交以及那些给他们运送食品的人才能在此居住。

当预言中那一天真正来临时,太阳依然高高升起,河水依然像往常一样静静地流淌着。人们都聚在高地上,观望着河水的情况。他们相信在河水慢慢上涨到超过警戒线之后,再逃到安全地带也还来得及。但是就在时间一点点地流逝,到了晚上河水照旧平静,根本没有一丝想要冲破堤防卷走一切事物的迹象。占星术士们煞白了脸,市民们都脸色灰暗深知自己受到了愚弄。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没有人敢放心大胆地去睡觉。为了避免洪水在夜晚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悄然而至,成千上万的人留在河边等待着、观望着,一直守候到第二天天亮为止。

第二天,那些占星师和预言家们为了减轻民众的愤怒,宣称“因为一个数字的误差,使他们错误地把这次洪水的日期提早了整整一个世纪。”这样的一个说辞让人们放心了下来,波尔索纽斯修道院的布尔顿院长放心地拆除了他的“临时堡垒”,一大批 “难民”们疲倦地返回伦敦。

受人尊敬的预言家们

修道院院长斯丹顿嬷嬷在英国有着崇高的声望，直到今天，她的预言也让英国乡村很多地方的人深信不疑。各个阶层的人都把她的话视作“金口玉言”。传闻，斯丹顿嬷嬷出生在亨利七世时期的纳雷斯堡，但是为了加强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她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虽然在生活中她曾经被人看作是一个女巫，不过斯丹顿却幸运地逃脱了一般女巫可能遭遇到的厄运。后来，在约克郡的克利福德附近，她得以安享晚年，并在睡梦中悄然离世。即使有这样的特殊能力，她的命运却比一般的女巫要好很多。她的晚年是在约克郡的克利福德附近度过的，并在睡梦中悄然离世。当地人在教堂后院里为她竖立了一座纪念碑，以下是铭刻在石碑上的墓志铭：

从不说谎的她在此地长眠，

她的魔力并未从此消失，

那些预言将继续在世间流传，

她的大名也将因此而流芳百世。

“她从未浪费过一天时间，”在她的传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她没有向人们宣扬过任何奇怪的事情，人们从英格兰的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只为听她那经过严肃思考的训诲。她声名远播，崇拜她的有青年人、老年人，也有富翁和穷汉，更多的则是妙龄少女。人们各自为了那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以及与之有关的疑问来到她的身边，然后，再带着她所给予的解答满意地离开。”

传记中还写到了她的一系列预言：亨利八世查封修道院；亨利与安妮·波琳结婚；斯密斯弗尔德的异教徒大火；苏格兰女王玛丽被执行死刑等。此外，她预见到来自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即将接替英国王位，并说道："灾难即将从寒冷的北方到来。"

此后，她还做出了另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也许在她的信徒的眼中没有能够实现，或许，在本世纪将会有实现的一天。

这个预言说：

巨大的声音在天地间回响，

血水与洪水在此交融。

三对雄狮彼此咆哮拼杀。

波浪轰鸣赛过响雷。

荣耀归于国王，

欢乐属于百姓。

纷争的年代行将结束，

和平在这片土地上重现。

富足的日子就要来到，

人们放下武器开始新生活。

尽管斯丹顿嬷嬷的声誉卓著，可是在英国众多的预言家当中，她的地位并不算是最高的。梅林——亚瑟王的导师、强大的魔法师梅林，作为预言家的地位当属最崇高、最显赫的，这一点无人堪比。

梅林和他的预测术何人不晓？

即使岁月更替变迁，

他的思想也无人可以超越。

他的预言无处不在。

在世间辗转千年,

只有预言归于沉寂,

一切才会真正终了。

斯宾塞这充满了神韵的诗句,精到地描摹出了这位英格兰最著名的预言家的风貌。

梅林与那些历史中的任何神奇人物相比,丝毫没有逊色的意思。传闻日月星辰都听命于他。转瞬间又能令昼夜颠倒,日月无光。而他的一身虎胆,更令所有的敌人望而却步。一提到梅林的大名,敌人无不望风披靡。就算到了今天,邪魔外道们听了他的大名也是噤若寒蝉。先知曾预言过。梅林不同于凡人,也不是那些帝王将相可以比拟的。他所生活的那个充满着仙女和精灵的世界,象征着一种凡人难以企及的虚幻而美妙的人生境界。

关于梅林的这首诗,在今天已然代表了人们对梅林这个介于仙凡之间的奇人最普遍的看法。而梅林这个人的真实存在性仍是值得商榷的。可能只是一群盲从者根据自己的幻想而杜撰出来的。不过,这样的奇人异士也可能真的存在,而其所具有的丰富的知识和洞察力远超过他的实际年龄的看法似乎也算符合情理。就好比弗莱尔·伯坎,此人一生中所掌握的知识同样超乎寻常,就算普通人穷尽一生也无法望其项背。

梅林,是出身于莫芒斯的作家乔弗雷极为崇拜和敬仰的任务。他是第一位用拉丁文把有关梅林的诗歌及预言翻译成散文的作家。梅林同样也为大多数的资深编年史作家们所推崇。查理一世统治时期,托马斯·霍华德在他自己编撰的一本编年史中对梅林的生平经历以及他那充满神奇色彩的推测和预言有着精彩的记述和演绎。在这部编年史中,你也可以发现几则假预言,看样子它们都是出自霍华德本人的手笔。不过,由于霍华德的写作手法过于逼真、过于确定,以至于没人会对那些流传久远的有关梅林的故

事发生一丝一毫的怀疑。当谈及英国著名的君主"狮心王"理查一世时，霍华德这样写道：

狮心王镇压了那些造反的撒拉逊人，

给自己赢回了许多光荣的战利品。

玫瑰(象征英国)和百合(象征法国)最初和睦一致，

却为了分赃不均而互生恨意。

狮心王在海外一路高奏凯歌，

英格兰国内却变得乌烟瘴气。

狮子将受困于牢笼，

付高额赎金再经千难万险，

才得以重见天日。

后来托马斯·霍华德又开诚布公地将这整件事告诉了读者，他用相当锐利的笔描写这位"篡位者"理查三世：

一个驼子天生丑，

满口都是大板牙。

活像得罪真善美。

出世脚丫先落地，

甫出娘胎遭人骂。

原来身居低贱位，

却踩着没膝的鲜血，

一步一步往上爬。

荣华富贵与皇位，

不顾一切地去追求。

一旦黄袍加身，

他那可敬的尊荣，

即便是丑八怪也一样招人夸。

他自以为已经大权在握，

岂料从国外来的仇敌就要杀回英格兰。

其后便有了另一个预言，暗示从罗马回来的前太子亨利八世将要成为英格兰国王。关于这位君主，预言中有这样的词句："当他发怒时绝不饶恕任何一个男人，而当他欲火中烧时也绝不会姑息迁就任何一个女人。"以至于在他的唯一继承人，伊丽莎白一世在位的时代，同性恋和赌博之风开始盛行。

在梅林死后，众多其他预言家纷纷以梅林的名义预言着英格兰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些预言甚至还被散播到欧洲大陆。而霍华德大师所处的时代所发生的事件比较接近梅林的预言。他给读者写下一个预言：

当大麻成熟等待收获的时候，

英格兰人要小心项上的人头。

这个预言是如此的可怕，甚至有人想到应该把他给绞死——那个时代，如果预言无法应验，预言家面临的就只有死亡一途。

关于这则预言他做过如下的解释："HEMPE 这个单词由五个字母组成，和亨利八世的五个子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H 指英王亨利八世自己；E 指他的儿子，王储爱德华；M 指的是玛丽公主，她在爱德华之后继承了英国王位；P 则代表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玛丽公主的丈夫，通过王室联姻与玛丽共享英国王位；最后的那个字母 E，当然就是指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陛下了。女王的驾崩所导致的王位继承权问题，可能会在英国造成大量的纷争。"

后来他的预言在现实情况下不攻自破后，霍华德只好无赖地狡辩说：

“纵然是如此，事实仍然证明了预言的准确性。在詹姆士一世接任英国国王之后，宫廷内外死亡事件不断发生。不光是在伦敦，整个英格兰在 7 年后准会发生大乱子。” 这番话和潘特弗兰克特·皮特曾经的预言有着惊人的相似。此公曾大胆地预言说，约翰王将遭到废黜，而且不久之后就会死去。不过，约翰王还好端端地活在人世，而皮特本人却因此被判处绞刑吊死了。

在《英国编年史》中对另一位所谓的“预言家”的描述中，科洛顿写道：“彼得·维克弗里德，这个所谓的先知，被那些英格兰的信徒奉为新的偶像。”而在此之前，约克郡人彼得·维克弗里德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也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商人。此刻，这位跳梁小丑大模大样地上场了。他向人们大肆宣扬耶稣基督曾两次在他面前显灵，以骗取众多凡夫俗子的信任。他描述道：第一次，在约克郡耶稣幻化成小孩的形状撞进他的怀里。而第二次在布姆弗莱特，耶稣在降临他面前时口中念念有词道‘和平、和平、和平’，并对他教育了一番。这番奇妙的经历被他添油加醋地告诉给了主教大人。他还以众生万物起誓，只要忠心侍奉耶稣基督，就能领会到天堂的极乐和地狱的哀苦。英格兰王国里将会再次发生变乱，不过，他始终为耶稣而活。”

“这个道貌岸然的伪预言家还预测道，约翰王会在 1211 年 5 月的耶稣升天节之前失去他的王座，而那一天正是约翰王加冕 13 周年的纪念日。但对于国王是如何失去这个宝座，是遭罢黜还是被送上绞刑架，还是把皇权拱手出让，彼得则表示就算知道结果也不会泄露天机，具体如何解决也该由英明的国王自己应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下一朝的天子既不是约翰王也不是他的子孙。”

当约翰王听到这个传言时，仅仅说了一句：“哼，该死的巫师，一派胡言。”言罢一笑置之。被冷落多时的王太子在听到这样一个预言后，为防止别人认为是自己从中作梗，下令禁止彼得出国，也不许他再胡说八道信口

开河。为维护国王的名誉，一干重臣们私下里将彼得悄悄逮了起来，以防他再生什么祸端，并以诽谤罪将他关入大牢。这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就连国王也一无所知。

关于国王的流言仍然在四处流传，在这些荒诞不羁的预言中，有些是那些对现今的政权抱持着深切敌意的人刻意安排。群众中总是流传着似曾相识的语句："彼德·沃克菲尔德这样说"，"他曾经做过那样的预言"等等诸如此类的流言。这位先知所说的一切谎言，人们一概深信不疑。彼得所说的关于耶稣升天节的预言虽然过去了，可它造成的余波还在荡漾。

于是有人规劝国王：彼得如此擅长用预言蛊惑人心，下议院里已经有议员在反对朝廷了。甚至从那些出访欧洲高级教士口中，法国皇帝也听到了这个谣言，并产生了想要侵占英国的野心。这个人已经给陛下带来了足够多的困扰了，陛下应该速战速决。约翰王于是下令将先知彼得及其党羽一并处于绞刑，免得谣言再度死灰复燃。

大名鼎鼎的魔法师梅林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梅林身上。即便是在当今，他的事迹仍在英格兰被广为传颂。用伯恩斯曾经形容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的语句来形容梅林：

他的大名宇内皆知，

法力无边，声威传遍四方。

他的名声从只在他的家乡具有影响力到令欧洲大多数国家轰动，可见他的神奇之处。1498年，罗伯特·德·伯斯兰出过一本名为《生活、预言和奇迹》的书，于巴黎印刷出版，记载了梅林的一生，其中不乏光怪陆离的魔幻情节与奇思妙想。书中写道，梅林的父亲就是魔王撒旦。甫一出世，小梅林就会说话。这种奇怪的场景吓了他母亲一跳，梅林却促使母亲——一个纯洁的年轻女人向他保证，她会把他抚育成人。这正应了梅林家隔壁一个禀性不良的邻居的预言。而当地的法官听说了这件奇事后也觉得其中大有蹊跷。于是就把梅林母子唤来询问。当娘儿俩按时来到法庭上时，这个年幼的预言家的超常智慧着实让他费了一番心力。当法官问他，是否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时，小梅林朗声答道："是的，我的父亲是撒旦。我拥有同他一样强大的力量，我洞悉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一切。"这番话让法官由之前的怀疑到后来的崇拜，他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他的赞叹，并决定往后再也不去打扰这位令人敬畏的预言家及其母亲的生活。

曾经有传言说，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就

是魔法师梅林的杰作。据说。为了纪念被萨克逊人残酷屠杀的300位不幸的不列颠部族首领，梅林特意从爱尔兰把这些巨石召唤来，安放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并将它们排列成现在所能看见的样子。在梅林的指挥下，这些巨大的石头在空中盘旋翻滚。这个巍然耸立的巨石建筑群代表了人们永恒的记忆。

在卡默森附近的阿布戈威利，预言者居住过的洞穴、湖泊，以及他们施法念咒的场景仍然历历可见。我想假若没有诗人斯宾塞在他的大作《仙后》中那美轮美奂的描述，那些名震不列颠的伟大先知和他们那神奇的预言都不会流传到今天。

让我们从《仙后》中摘出一段来，看看梅林在其中是怎样的神通广大：

睿智过人的先知梅林，

胜利果实的永久拥有者。

他不沾世俗，选择潜游于太虚之中，

只为能够一探世间究竟。

只为能够在那里，见不到一丝生命的踪影。

无论何时他总会劝告那些，

围绕在他身边的精灵。

如果你们曾经漫游过世界，

那么去看那可怕的风景吧。

湖上的仙后请他赴约，

她是他魂牵梦绕的心上人儿。

她让那些精灵劳工就此逃走离开，

但是他们却愿意等他回来，同时干活不敢放松。

不管这劳动艰辛到令人难以忍受。

但难敌梅林威力无比的法术，
他们俯首帖耳不敢妄动，
昼夜不停在那儿辛勤工作，
直到让铜墙铁壁高高耸立。

奇人尼克松

英国曾有一位与斯丹敦嬷嬷同处一个时代的预言家，叫罗伯特·尼克松。而在他出名之间，人们管他叫“白痴”。尼克松的家世平平无奇。他出生在维尔罗伊尔附近的德勒莫尔林区，从小家境贫寒。虽然父母手把手地教他各种耕作技术，可他实在太过无知和愚蠢了，到后来在干农活方面是一窍不通。乡亲们只好一致公认：小尼克松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蛋。这个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他还拥有一种奇异的预见能力，也没有人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白痴”日后会成为一个大预言家。也因此，早年间他做出的许多预言就此散落在乡间为人所淡忘了。

一次，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使得一举成为一位声名显赫的杰出预言家。话说罗伯特·尼克松某天在地里劳动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脸上现出一种奇特而又惊骇的表情，嘴里不住地喊道：“啊呀，迪克！天哪，亨利！喔，错啦，不对，迪克！呵呵，总算对了，亨利，是亨利，亨利得了天下啦！”当时听到的人们迷惑不解，没人知道他这一举动代表了什么。但第二天信使传来的消息印证了尼克松所说的话：在伯斯华兹战役中，英王

理查三世在一场蓄意谋杀中身亡。亨利七世随即继任英国国王。

此后，尼克松声名大噪，连国王也知晓了他的事迹，并准备将他接进宫中，希望能跟这位预言家面对面交谈。而在此之前，尼克松已经通过自己那不可思议的力量预知了这一点。他就像个疯子一样在街上乱撞，嚷嚷着说亨利王已经派人来接他入宫，他不能违抗圣命，可他感觉到自己会死于饥饿。开始，他所说的这些神神叨叨的话并没有人太在意，也没有在人群中造成什么恐慌。当国王派的信使千辛万苦地找到罗伯特·尼克松的家时，此前的一切都被证实了。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尼克松——先前的傻小子，原来竟是他们的预言家，是本地最伟大的天才！

才一到皇宫，尼克松便发现亨利王的神色十分忧悒，好像正为什么事情所困扰。原来是国王为了试探尼克松，便想出了一道难题，声称宫中丢失了一颗十分名贵的钻石，想请预言家占卜一下，看看钻石丢在哪里。不料，尼克松却以一句古老谚语做了回答："谁把东西藏起来，谁也一定能找到。"这话叫亨利王大感震惊，原来自己做的一切都被预言家看透了。从那一刻起，国王打心眼里认定了尼克松拥有的预言天才，还命人把预言家所说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但是在宫里的那段时间里，尼克松不时地跟人抱怨，若是一直让他留在宫中，他迟早会被活活饿死。国王听到后立刻颁布命令，说尼克松想要吃什么都随他意愿。尼克松这下可以放开肚皮吃了，他的生活过得滋润异常。不长一段时间之内他就吃得膘肥体壮，壮得好似一个豪门家的管事，胖得活像一个总督。

有一天，亨利王要出去打猎。尼克松赶紧跑到宫门外拦住王驾，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乞求国王不要留下他，免得他被饿死。国王一听只觉得好笑，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为了安抚尼克松，只是安排了一个官员好好照顾他

的生活起居。随后，大队人马就向森林进发了。可当国王前脚离开，后脚宫中的仆从们就开始对尼克松冷嘲热讽起来，说他是个一文不值的蠢货。尼克松自然十分恼火，于是又向那官员抱怨。那位自作聪明的官员为了让他不要受到仆人们的嘲弄，就自作主张把尼克松关在国王的密室里。为了保证他吃饱，每天还派人给他送 4 次饭。

可在这个时候，国王派来信使传这位官员立即去温彻斯特行宫候命。官员什么也没多想，马上起程离开了，完全忘记照顾尼克松。3 天后，这位官员才回来，这时他才想起被困在密室中的那位预言家。当他慌忙进入密室后发现，尼克松正躺在地板上。正如尼克松之前所预言的，他活活饿死了。

在尼克松的种种预言中，已经应验的有这么几个，它们发生在王位觊觎者詹姆斯·爱德华时期：

一个伟人来到英格兰，
在王子们中间取得胜利。

乌鸦啄食着贵族的血肉，
北方起义只为反抗南方的压迫。

来自北方的雄鸡仓皇逃遁，
那骄傲的羽毛被人连根拔除，
他会讥咒自己来到这个世上。

尼克松的崇拜者们坚定地认为，尼克松的预言不容置疑。第一个预言预示着库罗登战役中，坎特伯雷公爵打败了爱德华王子；第二个预言寓意着上院议员德文特·伍德、帕姆里努和罗瓦特被处决；第三个是指觊觎王位者詹姆斯·爱德华从不列颠海岸撤退到法国。

下面的这些预言显然也很耐人寻味：

在七、八、九之间，

奇迹将在英格兰闪现；

在九到十三中间，

灾难会慢慢出现。

可怕的大战就要爆发

无数财力人力将白白浪费。

英格兰人将重振精神，

在镰刀和美酒面前。

外国侵略者要入侵英国，

他们头上的盔帽覆着冰雪。

灾祸和饥荒随之而来，

穿着裙子的人被屠杀。

洪水将把奈特维基城冲毁。

人们始终没有找到前两段预言对应的事实证据，只是很牵强地在政治斗争某一份文件中另做了一番解释。第三个预言说，头盔覆盖着冰雪的国家将侵略英格兰，这明显是在说英格兰将要与俄国开战。但是没有人相信最后所提到的大水冲毁城镇的预言。那些预言家在做出一个个预言时，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安静平和的心态中，可没说清楚那些可怕的灾祸究竟哪年哪月才会发生。不过，我们则认为，要确认这些预言的真假，从今天算起恐怕得过上约两百年时间才能一一证明。

第五章　圣物崇拜

人们顶礼膜拜伟人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却忽视了美德相较于伟人来说更为重要。人们在崇拜一些所谓的“圣物”，如圣徒的下颚骨、脚指甲，国王擤鼻涕用的手绢，或者是吊死犯人的绳索等物件儿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蠢蛋。人们崇拜名震四方的英雄、大圣贤、大哲学家、大独裁者的同时，也对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人、大强盗、大骗子，甚至是杀人狂魔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破烂的头盔满是铁锈，
将军的战甲丁零当啷，
那样的一件破古董。
铆钉连着三层衬垫，
亚麻、铜镜年深日久，
可以上溯到亘古洪荒。

——罗伯特·彭斯

盲目的圣物崇拜

人们将爱看得太过神圣,以至于对那些圣物也产生极端的崇拜。殊不知,这种纯洁的意愿却导致了后世多少的迷信和谬误!人们顶礼膜拜伟人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却忽视了美德相较于伟人来说更为重要。人们在崇拜一些所谓的"圣物",如圣徒的下颚骨、脚指甲,国王擤鼻涕用的手绢,或者是吊死犯人的绳索等物件儿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蠢蛋。人们崇拜名震四方的英雄、大圣贤、大哲学家、大独裁者的同时,也对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人、大强盗、大骗子,甚至是杀人狂魔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寻找这些古董遗物,他们不惜从赤道走到南北极,就算是寻遍整个地球也在所不惜。

在早于十字军之间,第一批去圣地的朝圣者就将上千件圣物带回了欧洲。至于那些让他们倾囊的东西是真还是假,就不得而知了。在这些东西中间,最让人喜爱的首推耶稣受难时被绑缚的十字架上的木头了。就如同寡妇的头油一样,它的数量从未减少过。在罗马的天主教堂里人们纷纷传说:拜占庭著名的君主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皇太后是第一个发现"真正的十字架"的人。后来,米兰大主教圣阿布鲁斯收到了由狄奥多西皇帝赠送的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将它奉若神明,并用宝石装饰,供奉在米兰最大的教堂内。不幸的是,在匈奴人入侵的时候,这些野蛮人抢得了这个圣木,并把宝石夺走后将木头一把火烧掉了。

直到公元 11 世纪和 12 世纪,你还可以在欧洲的各大教堂看到据说是

从“真正的十字架”上取下的木头。如果把这些木头收集起来，足可以盖一间教堂了。人们都梦想自己能够拥有一块圣木，但圣木何其珍贵，拥有的代价或许是杀头的危险。于是人们都希望能够亲眼看一眼圣木，于是每一年，教徒们都会前去供奉着圣木的教堂参拜，教堂方面也因此财源广进。

“救世主的眼泪”，是另一种名声赫赫的圣物。人们对它的由来和保存的方法一概不闻不问，听任卖主们将其吹嘘得神奇无比。在圣地，圣母和圣彼得的眼泪也随处可见。虔诚的信徒们将收集的眼泪小心翼翼地保管在小匣子里，不只是圣泪，像是耶稣及殉道者的鲜血，圣母玛利亚的乳汁，圣徒的头发和指(趾)甲，等等，也让他们趋之若鹜。

在 11 世纪和 12 世纪，每年都有上千的朝圣者涌向圣地买回这些伪造的圣物，带回自家的店铺里出售，靠其谋生。这些朝圣者的主要谋生之道就是贩卖圣物。而事实上，那些所谓的脚指甲都是从一些恬不知耻的牧师的脚上剪下来的，并改头换面化身为某位圣贤的脚指甲。在售卖时，每一片顶得上一颗货真价实的钻石的价格！虽然在举行克莱芒会议时，圣彼得的脚指甲足可以盛满一麻袋，但人们却依然满心虔诚地相信，这些趾甲毫无疑问是出自圣彼得那神圣的脚。直到今日，在一些教堂里还能看到这样的圣趾甲。

在巴黎的皇家学院内，长着一棵被人视若珍宝的荆棘树。神学院的教徒们一口咬定：它就是埋藏耶稣头颅的那片荆棘丛中的一株。但是对于它是如何从耶路撒冷来到巴黎，被何人保护下来等问题，却从来没有人给出答案。这棵与众不同的荆棘树在各个教派中广为流传，而它曾经创造的奇迹更是让它声名大噪。据说，比埃尔小姐在俯首亲吻它一下后，多年困扰她的眼疾竟然不治而愈了！

只要是到罗马游玩的游客都会听说一个圣梯的传说。当年海伦娜皇太

后带着“真正的十字架”从圣城返回，在经过皮拉多的住所时发现了这个圣梯。传说，当耶稣基督被带到罗马总督府时，就是靠着这架梯子进出的。他们满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把它挂在罗马的教堂里，只有在虔敬地亲吻过它之后，教徒们才被允许用自己忠实的膝盖碰触它。因为他们认为用脚踩踏这架圣梯简直就是亵渎神明。

欧洲人对宗教圣物的这股膜拜热潮一直延续到今天。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地的天主教堂，即使是一些穷乡僻壤的小教堂，都因拥有圣物，例如圣徒的腿骨，而感到骄傲。圣贝里教堂就自豪地宣称，自己拥有查理曼大帝的腿骨，它能够把跛子治愈。豪勒教堂则声称自己藏有圣母玛利亚的腿骨。西班牙的教会则反击说，自己拥有的圣骨有七八块之多。据说，这些腿骨还都是货真价实的圣物，虽说听起来是神乎其神。

据说，曾有位罹患齿疾的虔诚教徒，在看一眼保存在布鲁塞尔教堂里的圣戈杜勒的牙齿后，牙痛就奇迹般地治愈了。还有人说，在埋藏着圣骨的地方，年深日久之后，当有水从其上流过时就会化为清甜的泉水。只要喝下这样的圣泉，任何疾病都可以被祛除。



不分贤愚的“纪念品”

历朝历代的人们为了得到一件名人或者甚至是大奸巨恶的遗物，宁愿穷尽毕生精力孜孜以求。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伦敦的平民起义领袖威廉·兰伯特在史密斯弗里德被处以绞刑。当时，围观的人群急不可耐地想得到他的一小绺头发，或者是一片衣角。因为传说他的头发有辟邪之用，而他的衣角则是疗伤圣品。那些从埃塞克斯、肯特、索福克、苏塞克斯等周边郡县赶来的妇女潮水一般涌向伦敦，为的就是要获得绞刑架下面的一捧泥土。

距离现代比较近的还有那不勒斯渔夫马萨尼罗的故事。据说，这位曾经是渔夫的马萨尼罗在被暴动者拥戴为君主之后，暴虐成性，比此前的任何一位暴君都更加残忍。人们对他恨之入骨。最后，他被忍无可忍的起义军在马路上像打死疯狗一样处死了。他的无头尸体被人扔到烂泥塘里浸泡了好几个小时，入夜后又被人捞起来抛入了护城河。但是，就在他死后第二天，群众对他的态度来了个惊人大逆转。人们举着火把寻到了马萨尼罗的尸首，给他穿上龙袍。接着又给他举行了风光大葬，有 1 万名士兵和 1 万名送葬者参加了丧礼。

马萨尼罗生前穿过的衣衫、生前居住的小屋的门板，都被当做圣物，或做成各种纪念品的形式保留了下来。那间陋室里破烂的家具也变得身价百倍，比装饰宫殿的华丽饰物还要珍贵。而他生前曾走过的地方也被辟为圣地，这个地方的泥土被人们收集起来，并高价卖给人们，当做护身符天天挂

在身上。

马萨尼罗虽然犯了罪,不过他的形象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对于残暴成性的布罗维尔夫人,她的劣行污迹可是证据凿凿:她曾下毒谋杀了 7 个人。对于她,人们除了鄙夷就是憎恶,却没有什么激动或亢奋。当巴黎人准备在格洛威广场烧死她的时候,布罗维尔夫人却打扮得艳光照人。在场的人面对如此雍容典雅,好似天女下凡的布罗维尔夫人,个个呆若木鸡。她的形象在人们心里从毒妇摇身一变成了圣人。最后在这个狠毒的女人被烧死,骨灰也被人顺风扬弃了之后,人们却煞费苦心地收集着她的骨灰,就连那些被火烧焦的木头也成了宝贝,被人哄抢一空。据说,她的骨灰能使人防范巫术的侵害。

在英国,甚至那些小偷、杀人犯以及其他犯了重罪的罪犯的相关物品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那些曾经绞死人的绳索通常会以每英尺 1 畿尼的价格被人买走。

1828 年,在英国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一个名叫考德的人把一个叫玛利亚·莫顿的女子谋杀后藏在房子里。在破解了这桩杀人案后,来自威尔士、苏格兰,甚至于爱尔兰的民众都蜂拥而至这间藏尸的房子,将房门上的木片,屋顶上的瓦片,甚至是死者生前的衣物等,抢得一干二净。而死者的一撮头发竟然喊到了 2 畿尼的高价,那个买主还为此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在此之前,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患了皮肤病的人只要碰一碰被绞死的罪犯的手,就会马上痊愈。于是人们认为那些死刑犯的手是治病疗伤的无上妙药,有了它就能逢凶化吉,因此刽子手们财路大开。在查理二世的时期,一般人要花 10 畿尼才能买到一个死刑犯的手,而没有人因此抱怨。

1838 年的春天,在疯狂的汤姆被处决之后,他的络腮胡子被医生剪了

下来，转手卖给等候已久的信徒。他的头发也被一位住在坎特伯雷的富豪和他的邻居看做稀世珍宝。至于他在被击毙时所倒向的一棵树，也被人们看做神树，因此被剥光了树皮 有他签名的一封信瞬间身价倍增，值好多个金币。甚至为他所钟爱的坐骑“马耳他的疯狂骑士”，也变得同它的主人一样名震八方。成群结队的人们为了看一眼他被处决的那块土地，或是摸一摸他心爱的坐骑的马背，从 150 英里之外的地方千里迢迢地赶到布格顿。而若非戒备森严，连他的尸骨恐怕也会被人从墓穴中挖出来，被当成纪念物拿走了。

在现代欧洲，最受人推崇的应该首推莎士比亚手植的桑树、拿破仑的柳树，以及在滑铁卢战役时拿破仑撰写公文时使用过的桌子了。莎士比亚亲自栽种的桑树制成的鼻烟壶十分稀少，因此市面上打着他的旗号所卖的木刻制品大多都是赝品。而拿破仑那张在滑铁卢写作公文所用的桌子早就被毁损了，不过即使市面上流通的是假货，人们也乐于自欺欺人地争相购买。

在法国，人们对于那些名人所留下的东西趋之若鹜，凡是与名人沾边的木头不是被制成了别致的糖果盒，就是被制作成手杖、别针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饰品。只要一提到拿破仑的大名，那些购买者就会两眼放光，兴致勃勃地把这些赝品当作珍宝收藏起来。而滑铁卢战役中遗留的子弹壳，阵亡士兵制服上的纽扣等东西至今仍然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藏品。很多人都以自己拥有一颗曾经为世界和平作出过贡献的子弹而骄傲不已。但是就像旧桌子毁了又会出现新桌子一样，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却不清楚，那些子弹是滑铁卢战役 12 周年纪念日之后，从战场遗址上采矿时被挖掘出来的一座军火库中弄出来的！

游客们在路易·菲利普政府把拿破仑的遗体从圣赫勒拿岛迁走之后，纷纷赶到拿破仑的墓前，折下墓柳上的柳条，并把它们种植在欧洲各地。随

着种植的柳条长成了大树，即使这时候的人们自己也分不清哪棵才是最初的那条柳枝了，他们还是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一根柳枝而激动万分。至今，你还能在伦敦看到这样的柳树。

真正的伟人遗物和历史事件的纪念物，不管是可取的，还是不好的，永远都会被人们争相追逐。这些东西的存在，启发着人们去想象、去探索，并由此提升了人们的境界。

第六章　疯狂的圣战

——十字军东征记(上)

在每个时代,人们都会出于发财致富欲望,或是一时的冲动,甚至只是对别人的行动亦步亦趋的模仿等原因,而做出一些愚妄的事情。例如一项计划,一个工程,或者是一种叫人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幻想,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荒谬可笑的结果。

而叫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哪一个时代,人们都会对政治,或是宗教信仰方面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疯狂情绪。然而,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幻想或癫狂,从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所带来的影响,因为这场历时久远的征战是历史上最引发公众广泛热情的,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次战争。

才刚一得到消息,
他们就雀跃欢呼,展翅飞翔,
殊不知邪恶却降临埃及。
阿兰之子在岸边挥动魔杖,
蝗虫大军立即扑向亵渎神灵的法老之地,
即使被东风稍稍吹散,仍然像黑压压的乌云。
千千万万只蝗虫,宛如黑夜一般笼罩整个尼罗河。
阴暗的天际蓦然间现出旌旗百万,
炫目的霞彩在空中飞旋。
刀枪林立,甲兵如云,
密密层层的盾牌一望无际,
好似一片锋镝的丛林。

——弥尔顿《失乐园》

圣地的召唤

在每个时代，人们都会出于发财致富欲望，或是一时的冲动，甚至只是对别人的行动亦步亦趋的模仿等原因，而做出一些愚妄的事情。例如一项计划，一个工程，或者是一种叫人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幻想。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荒谬可笑的结果。

而叫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哪一个时代，人们也会对政治，或是宗教信仰方面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疯狂情绪。然而，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幻想或癫狂，从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所带来的影响，因为这场历时久远的征战是历史上最引发公众广泛热情的，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次战争。在庄重严肃的历史教科书上，你会发现，是一群愚昧无知的野蛮人因为种种不可理喻的褊狭的情绪冲动，而促使了这场征程。整个儿一部十字军东侵史，其实也是一部在十字军骑士的铁骑蹂躏之下悲惨度日的受害者们的辛酸史和血泪史。

但是后世那些游吟诗人吟诵的浪漫诗句，却将这些人描述成具有卓越不凡的品质和高贵的气度的骑士。用来描写他们的英雄事迹的语句是如此的优雅动听，蕴藏着火一般的激情和魅力。他们为了祖国，为了基督教所缔造的不世伟业和非凡战功，足以为自己赢得无上的光荣，他们的大名将永留青史。

在下文中，我们将利用浩繁的史籍、诗歌与当年的文艺作品，就何种力

量促使那么多身份地位千差万别的人抛头颅洒热血为圣十字而战，当年发生这场战争时人们的心理、感受和动机展开探索。

首先，我们必须要把考察的时间上溯到圣战发生之前，详细了解一下八、九、十这3个世纪中各国朝圣者的情况，以及这些朝圣者所讲述的在朝圣历程中耳闻目睹到的种种危难和奇迹，以便了解在那场由修道者彼得的推动，席卷欧洲大陆的圣战发生的时候，人们的心理状态。

最开始去圣地的朝圣者，他们因为自身的好奇心与猎奇感，而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亲至圣地瞻仰圣迹。所以不管是不是虔诚的教徒，洪水一般涌向圣地的人潮从来没有停歇过。对于那些虔诚的教徒来说，看一眼那片耶稣基督曾经生活、殉道的土地，同时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孽，是他们朝圣的目的。对于那些大多数并不是真心敬神的人来说，这种形式的游山玩水也不失为一种娱乐消遣。他们去巴勒斯坦，去耶路撒冷朝圣，就好像是现代人为了赶时髦去意大利或瑞士消闲度假一样，为的只是能在返回时向人大肆卖弄那些旅途中的奇妙见闻，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优越感。

不过虔诚的基督徒还是占了朝圣者的大多数。后人称之为“耶稣的军队”。他们流连于每一处圣经中提到和描绘过的圣地，虽然一路上历经艰难，但他们对甘之如饴，百折不挠。对于这些虔诚的信徒们来说，能够亲自品尝一口约旦河清澈的圣水，亲身站在昔日圣约翰为耶稣施洗礼的水流中感受神的辉光，是非常幸福和荣耀的事情。

圣殿的附近，圣殿山，耶稣为洗脱世人的罪恶而殉道的加尔瓦略山，这些地方的一草一木都让信徒们以敬畏之情崇拜着。他们不知疲倦地探寻着一个又一个圣迹、遗址。这样的疯狂给了唯利是图的商人们一个发财的绝佳良机。有人不辞劳苦把从约旦河汲取的一壶壶“圣水”，以及从圣殿山上挖掘的一篮篮“圣土”辗转运往欧洲，再以高得令人咋舌的价格出售给各个

修道院和教堂。例如耶稣受难时捆缚他的十字架上的木屑,圣母玛利亚流过的眼泪,圣母所穿长袍上的褶皱,耶稣门下使徒们留下的脚指甲和须发残片等这些都只是查无实据的“圣物”。但却成为了他们的交易商品。精明的商贩们把这些打着“圣物”旗号的商品摆在巴勒斯坦的市场上公开兜售,被蒙在鼓里还欣喜若狂的信徒们以高价买下它们,再不远万里带回欧洲。谁又能想到,在市场上叫卖的所谓的“十字架”上的木屑,加起来足够拼成100棵橡树。而如果把全城的所谓“圣母的眼泪”收集在一起,足够盛满一个大水池!

在之前的200年时间里,欧洲的朝圣者想要去巴勒斯坦等地朝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在叙利亚君主哈勒·艾尔·拉施德和他的数位继任者的统治下,人们被鼓励到圣地朝拜。因为朝圣者带来的是滚滚的财源,那些徒步前来的信徒也会得到更优渥的礼遇。但是这一些却被阿拉伯帝国新的统治者阻挠了。为了金钱、财富,这些人可以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其手段甚至比过往的阿拔斯王朝更为残酷。

他们对每一个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人收取一个金币的税费,这与对沿途一路乞讨,历经千难万险才来到圣地的穷苦百姓无疑是一个阻碍。他们无视人民的抱怨声,照旧征收着严苛的税赋。如此一来,那些没钱交税的朝圣者只好可怜巴巴地露宿在城外,直到有一天碰上某个好心的有钱的信徒,替他交纳一个金币后才得以成行。当英国国王“征服者”威廉的父亲——诺曼底公爵罗伯特来到耶路撒冷朝圣时,发现大批的朝圣者被拒之门外。于是乐善好施的他帮他们交了钱进城。

10世纪与11世纪之交,恐怖的预言牢牢攫住了每一个人的心:《圣经·启示录》中记载的千年之限已接近尾声,末日审判就要到来。耶稣基督将在世界末日那一天在耶路撒冷显灵,凡尘众生即将接受主的审判。当时

人口总数的95%的人们都被恐惧所笼罩着，这个基督教世界顿时被愁云惨雾所遮蔽。

于是他们放下了一切，携妻带女历经艰难地来到耶路撒冷，想要通过这样艰苦的旅程洗清自己的罪孽，并在这里恭候耶稣的降临。与此同时，奇异的天象也在不断发生。彗星、流星一次次在天际划过，地震、飓风、火灾也在各地频发，大地在颤抖，森林成为焦土。这些反常而又可怕的自然现象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心头的恐慌。而流星一直被认为是不祥之兆，预示着世界末日。每一次有流星从天畔坠落，就会给那个地方的人们带来莫大的恐慌。于是更多的人们一股脑儿地涌入耶路撒冷，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艰难跋涉来到耶路撒冷。每个人都在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好亲眼见证天堂大门訇然大开，上帝之子耶稣飞临人间的神圣场面。这个奇思妙想足以鼓动更多的人抛家舍业踏上漫长的朝圣之路。

从欧洲西部到君士坦丁堡，一路上，他们以乞讨为生。一贯乐善好施的僧侣和教士们此时若是仍然有求必应的话，必定也得饿得前胸贴后背。由于失去了收入来源，信众们只好挣扎着自寻生路。甚至于能吃上道路两旁熟透的浆果，也让成千上万的人觉得满心欢喜。而在此前，他们总是受到修道者们的热烈欢迎，并有机会享用面包和其他美餐的。

这些都还不算什么，最大的磨难来自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控制者。在勇武好战剽悍不羁的塞尔柱突厥人取代了巴格达的哈里发，成了此地的新任主人之后，他们对如此众多的朝圣者烦不胜烦。他们惊觉：如果朝圣者的人数再这样增长下去，自己统治者的地位有朝一日将可能不保。于是突厥人开始在城外设立重重路障，同时以各种残忍的手段迫害基督徒。抢劫，鞭笞，被接连几个月堵在圣城之外，继续缴纳入城税……朝圣者的朝圣之路上荆棘丛生。

当人们渐渐消退了对末日审判之说的恐惧心理后，一些人回到了家乡。他们将自己在耶路撒冷的遭遇讲述给各个地方的人，让听者对他们投以悲悯之心，即而激发出满腔的仇恨。但是越是明白朝圣路途的艰难，人们就越认为通过这样的朝圣自身的罪孽可以得到救赎。于是这又激起了另一轮的朝圣热潮，一群接一群新的朝圣者前赴后继地踏上了朝圣的旅途，这种情况在整个 11 世纪一直不断地持续着。

彼得的密谋

终于，改变一切的时机准备就绪了，所欠缺的只是点燃命运之火的那个人。而隐士彼得在这个恰当的时期应运而生了，既不提前也不滞后。此人拥有一双洞察时代一切隐秘的锐目，偏执顽固却又满怀激情，还具有骑士风度。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狂热的激情差一点就可能发展成为疯狂。这些禀性都足以让他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这位超凡脱俗的教士身上，火一般的热情，雄辩家的风度和理智的行事作风这几种看似矛盾的品质却出人意料地和谐共存着。

彼得容貌丑陋、个头矮小，着实貌不惊人。他从军队退役后在法国亚眠城里当了一名修道士。他也在朝圣风潮的影响下，历尽坎坷去了耶路撒冷。一路上看到基督徒所遭受的种种惨象和压迫，让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一回到家乡，通过他超过年龄的光辉和智慧，将自己在耶路撒冷的所见所闻，大肆渲染，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在当时宗教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教士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职业。因此,彼得这样的一番话在欧洲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于庶民百姓来说,教会是一切的主宰,除了教会,他们可以反抗来自其他一切阶层的压迫。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名义上是统治万民,但实际上只是在统治贵族与官吏。因为当时的百姓除了关心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之外,什么国王,什么贵族骑士基本都不被他们放在心上。而贵族们活在世上的唯一天职就是为了保护国王的利益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有的纯粹信仰,所有的知识、学问,所有的智慧统统掌握在各级教士的手中。尽管教会一直在始终不渝地向人们灌输种种迷信和教义，可它还是做了一件好事:这一信念无疑是令人激动的——在天堂中,众生一律平等。

当人们被封建领主们要求不能享有任何权利的时候,宗教却告诉他们在来世他们将拥有今世得不到的一切东西。于是劳苦大众的思想就被宗教牢牢控制。因此,当教会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发起倡议组成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群众的热情立刻被点燃,人人踊跃报名参与其中。而“巴勒斯坦”这个名词从此深深地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200年来,人们对于“巴勒斯坦”这个名词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这个圣地充满了好奇和幻想。因此,当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因为偏见和胡思乱想而期望发动一场圣战时,人们陷入了一片狂热中。

而对于贵族骑士们而言,他们残忍暴虐的性格才是驱使他们发动圣战的真正原因。他们身上唯一值得称赞的勇敢,唯一信奉的宗教——你死我活的争斗,驱使他们肆意放纵、为非作歹。

他们原以为到圣地忏悔能够得到宗教和心灵上的救赎，但当他们听到教士们所宣扬的来世恶人会因作恶太多而不得超生的警告时，他们便心生怯意了。但当教士们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愿意打仗——他们最热衷

的消闲方式，以前所犯下的一切罪恶都将得到赦免。这番说辞足以煽起贵族骑士们对于圣战的激情。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宣誓以极大的热情为上帝而战。

狂热的宗教热情和对战争的渴望驱使着人们走向战场。对于欧洲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的君王来说，若能通过这场战争能让那些贪婪的贵族们离开王国的土地，在他们看来是再好不过了。这样看似好处多多的计划，带动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热情。欧洲封建君主和教会在政治方面的决策，贵族们对于战争和领地的渴求，黎民百姓对宗教的狂热追捧，以及200年来各种宗教迷狂臻于爆发的顶点……所有的一切都被那个先知先觉的引导者敏感地把握和预知到了。

修道者彼得在巴勒斯坦朝圣的时候，就涌现了一个念头。他希望能够借助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力量，拯救那些被奴役的流落在东方的基督徒们，并将耶稣的圣墓从那些野蛮的异教徒手中夺回来。这个念头在他的头脑中不断浮现，令他每天每夜辗转难安。直到有一天他梦到耶稣基督在自己面前显灵，并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如果他能够引领一场战争的话，就将得到神明的庇佑和帮助。就这样原本还有些动摇的彼得，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从耶路撒冷回来后，彼得就请求约见同在圣城朝圣的希腊教会的米塞昂主教。尽管在彼得看来，米塞昂是个来自东方的异教徒，可人家毕竟还是基督教徒。此外，米塞昂本人也非常确切地察觉到了突厥人对基督信众所施加的残酷迫害。彼得请求他写信给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精神领袖——教皇，讲述那些被留在东方的基督教徒们所忍受的种种苦痛。并催促人们拿起武器为保卫自己的姊妹弟兄而战。之后，彼得立即拜别了主教大人，马不停蹄地赶往意大利。

当时正值乌尔班二世在任罗马教皇，前任教皇格里高利留给他的一大

笔烂账让他寝食难安。其中还包括与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口水官司。更叫他挠头的是，由于强烈反对法王腓力一世缔结一桩不合法的婚姻，这位君王也与他反目成仇。身陷如此众多的危险当中，就连教皇常住之地梵蒂冈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安乐窝了。于是，当著名的骑士罗伯特·吉斯卡特护送着教皇来到意大利南部小城阿普里亚避难时，彼得受到了乌尔班二世的热情接见。但对于这其中的曲折过程我们无从得知。彼得向教皇转呈了米塞昂主教写的信件后，又满怀深情地讲述了发生在圣城的感人故事。在彼得对基督徒们遭受的苦难进行了绘声绘色地描述后，教皇也被其打动了。接下来，彼得被教皇委以重任，并被派遣周游列国，准备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掀起一场圣战。

神圣的“煽风点火者”

当时彼得着实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凡是他讲道的地方，都挤满了数不清的民众。人们对他的号召做出最强烈的回应，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国的人民就等着教会下令好开赴战场。一位叫做吉尔伯特·德·拿让的历史学家曾记载：当时公众们对彼得的尊敬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论他说什么，总像有一种神圣的光辉闪耀在他身上。人们甚至从彼得的坐骑——一头骡子身上拔下几根鬃毛，当做珍藏以示尊敬。讲道的时候，彼得总是穿着一件羊毛织成的短袖束腰长袍，袍子上罩着一件黑色的、直垂到脚踝的大氅。他打着赤脚，裸着双臂，不辞辛苦地在各地间奔波。他从来不

吃面包和红肉，每天仅靠一点鱼肉和葡萄酒充饥。编年史家曾这样描述过他："我从来不清楚他是从何处而来，但总能看到他往返于各个街道。从城市到农村都有他的足迹。人群将他簇拥在中间，给他送去食品和礼物。人们竞相为他那圣徒般的气质所倾倒，在我的记忆里，从没见过哪个人比他更受群众的尊敬。"

彼得凭借着他坚定的信念和目标，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像是一个充满了牺牲精神的苦行僧。他身上那种狂热的激情，也随着他越来越广阔的足迹而传递到越来越多的人身上。欧洲的每一个角落都为这疯狂的激情而鼓动。

就在彼得以自己卓越的功绩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民众拥护圣战的时候，教皇乌尔班二世也以自己非凡的口才说服了一个又一个著名将帅。教皇乌尔班二世在 1095 年的秋天召集教会成员和各国君主，召开了一次大会。在大会上，他向人们宣布：突厥人正在密谋准备征服欧洲大陆，东方穆斯林苏丹派遣君士坦丁堡的间谍潜入欧洲各国。教会一致决定全力支持此次的十字军东征。会议结束之后，每个参与者都被授权在自己的领地内动员民众参战。教皇深知自己的说法并不能说服所有的意大利人。虽然他将面对凶悍而又有权有势的贵族，以及那片土地上胆小怕事的百姓，教皇还是寄望于那些法国人能够参与进来。

毫不在意曾经的敌人法国国王腓力，教皇乌尔班二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旅途。人们惊讶于他的做法，纷纷猜测这背后一定藏着什么可怕的阴谋诡计。但也有人认为，是那份执著和狂热激励着教皇前进。事实证明，后者的看法是对的：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一腔冲动的热血在行事。当教皇来到法国内陆时，沿途千千万万的拥护者所凭借的，也是这样的一种冲动。那时候正值冬天，银装素裹格外美丽。在法国的一座小城克莱芒召开了

一次著名的宗教会议。会议上指出：由于现在教会内部存在的种种弊病，教会需要改革。同时也为东征之战做好准备。这场会议进行了长达7天之久。从法国各地蜂拥而至的人们，都等候在门口，希望能一睹教皇的风采。甚至有人在露天地里搭起帐篷，大大小小的帐篷随处可见。

经过7天的讨论和思考后，会议最终决定：开除法国国王腓力一世的教籍。并定他以与安茹伯爵夫人蒙德福德·贝尔塔拉德通奸和胆敢冒犯上帝的使者至高无上的权威两项罪名。通过这样严厉的惩罚，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正是教会公正无私、不畏权贵的体现。普通大众更加渴望能倾听到这位正直坚定、高风亮节的教皇的教导。随着教皇布道时间的临近，克莱芒大教堂前的大广场上人群如洪水一般涌入，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有新的信徒加入其中。

终于到了布道的时刻。当教皇乌尔班二世身穿全套的法衣站在一座特地为宣道而搭建的覆盖着紫色的布幔的高台上，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以及大主教们身着华贵灿烂的教袍环列在他四周，恍如众星拱月一般。彼得也在这其间。因为彼得在人们的相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对其是否发言进行了探讨。彼得的讲话固然意义重大，不过，比较起来，教皇的发言显然更为有力。

当教皇举手示意的时候，台下的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首先，他给众人讲述了一番圣城里可怜的教民们遭受到的苦难。接着又描述了那些野蛮人是如何将圣地巴勒斯坦变成了一片蛮荒之地的。基督徒们在他们的肆虐下辗转哀号，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洗劫一空，妻女遭到残忍的蹂躏和侮辱。而那些圣主的祭坛和圣物也被暴徒们摧毁践踏……

“你们大家，”以雄辩著称于世的教皇接着说道，“这些正在听我讲话的人都是上帝真正的信徒，被上帝赋予了权利、力量和伟大的灵魂。在你们的

祖先君王的带领下,那些基督教世界的功臣和楷模曾勇猛无畏地击退了异教徒的进犯!而现在我召叫你们,和你们祖先一样,去把那些无辜的教友从黑暗的魔窟中拯救出来,去清除那玷污基督的肮脏的尘垢!看到耶稣基督神圣的墓穴遭到野蛮人的侵占,圣城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蒙受巨大的耻辱,你们,这些英勇无畏的骑士们,忠诚的教民们,勇敢无敌的祖先的子孙们,如何能够坐视不管!不要令你们祖先那显赫的大名蒙羞,不要被儿女私情绊住了脚步! 要记住圣谕中所说的:'爱父母胜过我的人不值得我庇佑。那些因我之名甘愿抛弃土地、父母、兄弟、姊妹以及妻儿的人,将得到百倍的回报,将进入天堂得到永生!'"

人们对教皇激情澎湃的演说发出了震耳的欢呼,以至于乌尔班二世几次不得不停下来。然后他又说,不管是从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发动圣战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巴勒斯坦是圣经中流淌着蜜和乳酪的地方,是上帝珍爱之地,那里曾经发生过多少世人得到拯救的奇迹。他向众人保证,将与大家一起分享那块圣地的所有权。"那么,快去吧!"他说道,"为了洗去你们的罪愆,快去吧!要坚信,当这个世界灭亡之后,你们将拥有一个充满永恒光辉的来世!"

最后人们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上帝保佑!" "上帝万岁!"回应教皇的演讲,激情席卷了整个会场。

教皇见到民众如此高昂的兴致,便趁热打铁说道:"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信徒们!圣经上说:'当两三个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时,我就会在他们之中。'而正是因为圣神的作用,正是上帝通过你们的嘴说出了一句他早已植入你们心田中的话,你们才能异口同声地高呼着一个口号。欢迎圣战的到来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保佑!'当圣主的大军向敌人发起冲锋时,高喊着这句神圣的口号吧!'上帝保佑!' 让那些心甘情愿为了主而投身到这场神

圣的事业中的人勇敢投入其中吧，把十字架——圣主的圣洁标志戴在他们的胸前、额头和肩上，陪伴着他们勇往直前！教友们，牢牢铭记上帝的箴言，那些不敬十字架，不愿跟从我的人不配得到我的祝福！”

这些在大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在短短几天内，就传遍了欧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在最偏远的村庄，也已是家喻户晓。这简直就是神迹！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人在讨论克莱芒会议，期待着早日听到会议的结果。而当这些情绪激动的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知道自己所期待的事情得到了证实，希望没有落空。

在克莱芒会议结束的数月后，不论是忠贞的还是疯狂的，不论是贫穷的还是浪荡的，男女老少，甚至那跛子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加入十字军。千千万万的人心中迸发的激情势不可当。那些教士们也在乡下煽动民众的热情，并疾言厉色地警告那些不愿从军或是对圣战存着疑虑的人。为此罗马教廷还特地下令：那些为债务所累的人，若是参加十字军，其债务统统可以被解除。而那些犯有或大或小各类罪行的人，如果愿意入伍从军，那么他的身份被视同正常人，参军以后其财产受到教会的庇护。

这年的极光也是异常地绚丽壮观，让成千上万的十字军战士纷纷跪地膜拜，向那半空中隐现的神明虔诚祈祷。这些纷纷出现在天空的奇异天象和预兆，更加让人们确信：这一定是来自天国的预兆，预示着东征将士们将把异教徒杀得人仰马翻，一举攻陷圣地。本已高涨的从军热情进一步到了狂热的极点。

在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传闻。据说，一个修士曾看到，在半空中，分别代表基督徒和突厥人的两个巨人在互相厮杀。他们手持火焰四射的宝剑血战不休，数不清的流星从空中陨落。最终，异教徒败下阵来被基督徒所制伏。这可怕的天象也表明：突厥人将在东征大军的打击下一败涂地，从此一

蹶不振。还有一则消息更为神奇，人们都在传说，法兰克王国的传奇领袖——查理曼大帝将死而复生，在他的率领下十字军将取得辉煌的胜利。

不仅是男人，连当时的妇女也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们甚至将点燃的十字架放在胸口或手臂上烧灼，再在伤处涂抹上红色的颜料，做成一个鲜红的"十字架"，以示她们对于天主的忠贞。更有甚者，也对自己的婴儿做了同样的十字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忠诚。为了说服自己的丈夫或情人放下一切加入十字军，她们的所作所为竟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历史学家吉尔伯特·德·拿曾经记录道：有一个修士自己动手在额头上割了一个十字形伤口，再用鲜艳的红颜料涂色。到处对人宣扬说是天使趁他熟睡之际对他所做的标记。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泼皮，仗着额头上那个光荣的记号，四处招摇撞骗混吃混喝。在他去往圣城的途中，凡他所到之处，十字军都纷纷为他送上美酒佳肴和金银财物。以至于在如此艰辛的旅途中，他不但不潦倒疲乏，反而养得体壮如牛。当然，如果一开始就承认那伤口是自己弄的，以后他就不可能让人感到什么神圣和庄严了。那个从头到脚都是由这个骗子捏造出来的"神话"，最终欺诳了无数人。

人人纷纷跑到市集里，将自己所拥有的财物兑换成金银币。因为圣战的缘故，战备物资的身价倍增，武器的价格更是涨了 4 倍有余。相反，房屋土地的价格却缩水了 25%。虽然还处在一年中的交易淡季，谷物粮食的供应量却出奇充足，造成食物价格迅速下跌，甚至于用 5 个丹尼尔就可以换取 7 只绵羊。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骑士们，此时为了钱也不顾面子，将家产抵押给犹太人或其他一些不信教的人，或者干脆与自己领地上的团体、乡镇签订免除赋税或杂役的契约。农夫将耕种用的犁卖了，工匠甘愿出售工具，妇女们奉献出了自己的珠宝和首饰，只为购置一把像样点的刀或剑。



一群狂热的乌合之众

1096年的春夏两季，十字军战士们从各处赶来，他们全副武装，有的骑着马，有的驾着牛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齐聚到集合地点。这时候的他们对于圣城耶路撒冷尚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有的人说耶路撒冷是在5万里之外的某地，还有人说只要走上个把月就能够到达。但至于它究竟有多远，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在路上，每当看到前面出现一个城镇或一座城堡，就会引起孩子们一阵阵的欢呼，人们纷纷猜测：那就是耶路撒冷吗?我们到了吗?不同于那些穷苦百姓，成群结队的贵族骑士们通过途中的放鹰猎鸟来消愁解闷。

在亲自见证了东征的过程之后，历史学家吉尔伯特写道：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一听到教皇的命令，就会立刻赶回家中，发动亲戚朋友一起“为上帝而战”。这样狂热的激情感染力是如此惊人。不管是大权在握的伯爵，还是较低等级的骑士，甚至是贫民，都为这场远征兴奋激动，甚至都不曾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具备那种资格，或者说是能力，是否值得为打仗而放弃自家的耕地和果园。人们变卖了所有财产，那种火热的劲头儿就好比一个身陷囹圄中的罪犯，想方设法要凑够赎金好恢复自由一样。而那些不打算参与其中的人，看到人们这样的做法，冷嘲热讽并说远征的人肯定会悔不当初，然后垂头丧气地从战场上归来。可这些人，就在第二天，也被这种狂热劲感染，变卖了家当踏上了东征路。所谓风水轮流转，这一回，他们重又成了别

人口中取笑的对象了。由于这个原因,一大批害怕成为人们恶意讽刺的对象的人,也慌慌张张加入了十字军的队伍。

十字军东征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让民众普遍接受了“上帝休战日”,服从教会。早在11世纪初,法国教会想将劳苦大众从深重苦难中解救出来,并遏制封建领主们那难以控制的贪婪和放荡。于是教会提出了“上帝之和平”的理念,宣布凡是遵从并认同这一理念的人都应立下誓言,不因受伤害而报复他人,不以享受掠夺而来的财产为荣,不使用致命的武器。若是能够遵从这些,他们身上所犯的全部罪恶就能得到洗脱,受到主的宽恕。然而,纵然教会的出发点是出于仁爱之心,这一举措所带来的却是更多的无法遏制的暴行。

因此,教会在1041年重新隆重设立了“上帝休战日”,规定在每周周三的晚间至下周周一的上午,这一段时间内严禁使用各种暴力手段,或者任何伤害他人的行为。教会想以此来约束那些残暴的封建领主的胡作非为,但实际上却是对牛弹琴。那些嗜血的恶人不会乖乖听从戒律的教导,老老实实忍受这5天漫长的和平日子。即使是克制了几天,但只要一过周一,便开始变本加厉地烧杀掳掠。到后来,教会不得不又把休战日的期限改为从周六的下午到周一的上午。就算是如此,仇杀纷争的惨剧依然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宗教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重新执行休战日时,在强烈的宗教情感的感召下,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积极拥护这一教令的颁布和执行。

就是这样狂热的宗教情感让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十字军,让那些残暴的封建领主停止欺压良善,让那些烧杀劫掠的恶人回头改过,穷苦大众们因此嗟叹和抱怨。这一刻,个人那微不足道的情绪体验已经被狂热的洪流冲散了。每个人的心中都只剩下一个念头,除了东征,没有什么事情能令人

们为之神往。

我们也可以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的露营地中发现一种奇怪的景象。那些跟随自己主人而参加东征的人们，会把帐篷搭在主人所居城堡的旁边。而那些认为若是随着大军到了耶路撒冷自己身上的所有罪孽就可以得到赦免的人们，在自愿加入东征后，则把草屋或者帐篷随意搭建在路边。但就是这"一劳永逸"的观念，让人们放纵自己于俗世的淫欲中。他们纵情于短暂的快乐，妓女们在脖颈上挂着十字架四处游荡，随意出卖自己那廉价的肉体。十字军在享受快乐后越发肆无忌惮，美酒美色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也让靡乱的气氛更加热烈。他们认为只要是参加了东征，自己再做任何罪恶的事也没有关系，他们同样也可以像修道的隐士们一样得到上帝的救赎。乃至于你可以从同一座帐篷里听到寻欢作乐声，也可以在同时听到虔诚的祈祷声。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东征的组织者和领袖人物吧。有许多人认为，修道士彼得才是圣战的发起人，也是领导这场战争当仁不让的领袖。因此很多人汇集到他的麾下，甘愿服从他的号令。而另一个被称为"穷光蛋戈蒂埃"，或者"一文不名的沃尔特"的勇敢的探险家也吸引了不少人，让他们心甘情愿听从他的指挥。虽然被人冠以如此粗鄙的绰号，实际上此人却身世不凡。他出身于名门望族，还是个热衷于战争的谋略家。第三批从德国出发的十字军的首脑则是一个修士，名叫克茨乔克，只知其人极富宗教热情胜过其他领袖，但史书上并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据说，这些由男女老少，各种卑鄙下流的人物聚集起来的人多达 30 万之多。

这支大军所到之处，就如瘟疫过境，留下的除了死亡就是恐怖。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效的纪律和力量来约束他们。

打着圣战旗号的侵略者大军

1096年初春，距离克莱芒会议已经几个月了，沃尔特和他的跟随者率先出征。这个队伍中的自由民众被称为“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和沃尔特的绰号相映衬。他们一路来到了匈牙利，并受到了不明所以的匈牙利人的优待。虽然并不热衷于十字军东征，但匈牙利人还是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但是当十字军为了过奢靡生活而对当地进行烧杀抢掠时，匈牙利人被激怒了。当沃尔特一行来到桑林这个地方的时候，愤怒的匈牙利人设下埋伏，从十字军的后方包抄过来，把那些落在队伍后面的人杀得措手不及。此外，他们还把从十字军那里缴获的十字架和刀剑等战利品挂在城墙上示众。沃尔特面对匈牙利人的进攻束手无策，他深知自己手下的人像土匪流寇一样四处杀人放火，必定会招致祸患，只能不断地躲避逃命。匈牙利人持续不断地袭击十字军的后队，一直到他们出了匈牙利国境才算完。

当十字军进入了保加利亚境内时，也遭到了当地人的强烈抵制。民众拒绝十字军通过，也不给他们提供食宿，还联合起来杀了沃尔特的数百名手下。饥饿与血腥的杀戮一路伴随着十字军，走到哪里都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当沃尔特率军一路狼狈地来到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时，整支军队已是损兵折将，创伤累累，减员了将近2/3。

由彼得带领的更多人队伍也起程了，他们带着一车车的行李包裹，后面还跟着许多妇女和儿童，就这样一路前行。虽然起初因为带了足够多的

辎重粮草，十字军还算安分守己。但因为他们选择了和沃尔特同样的路线，当他们进入桑林城之前，看到那些挂在城头示威用的十字架和武器，他们本性中的邪恶便暴露了。屠杀、抢劫、奸淫、兽行、恐怖……战胜者们所擅长的所有报复手段统统上场了。邪恶的冲动和疯狂的欲望制造了无数的罪恶。不幸的桑林居民成了种种暴行下的牺牲品，在混乱之中呻吟哀号。

每个疯子都能制造一场火灾，尽管有许多富有智慧的人有法子扑灭它。然而修道者彼得虽然擅长煽动人群，却不擅长阻止他们的恶性。他手下的十字军经常挑事儿引发骚乱，直到引起对方大规模的报复方才打住。匈牙利国王得知桑林遭屠城后勃然大怒，亲率大军来向十字军复仇。听到这个消息，彼得带着十字军仓皇而逃。逃到穆拉瓦的河边时，却陷入了保加利亚人的伏击圈中。只要他们进入攻击范围，就会遭到保加利亚人的猛烈攻击，十字军想要渡过这条河简直是难如登天。于是许多的十字军战士死在保加利亚人的刀剑下，或是掉进河中溺水身亡。关于这一点，古代的编年史家说得比较隐晦，并没有写清楚当时究竟死了多少人，仅仅以“很多人丧生”一笔带过。

此时的保加利亚大公在尼撒城也修筑好了准备抵御十字军的工程。而彼得在损失了大量战士之后决定小心行事，命令他的残兵败将在尼撒城下安营扎寨，度过了 3 个昼夜。保加利亚大公为了不激怒这些残暴如狼的野蛮士兵，给予了他们必要的食物。当彼得在第二天早晨安然起程后，落后的几个德国流浪汉因为前一天晚上跟当地人发生了口角，于是一怒之下放火烧了两三座房子和磨坊。这样的举动遭到尼撒人的报复打击，在纵火犯死在乱刀之下后，尼撒人再接再厉又追上了已经出发的十字军队伍，俘虏了走在最后面的所有妇女儿童，大部分的辎重装备也跟着落到了尼撒人手里。

听到这个消息，彼得怒气冲冲地找到保加利亚大公进行理论。当大公

说明前因后果后，仍未解气的彼得最后和他约定：释放全部的妇女和儿童。就在协议达成之后，一伙自以为是的十字军也来到尼撒城下，准备以武力一举占领整个尼撒。连彼得都无法阻止这些狂妄之徒，只能任他们越闹越大。等尼撒城里的人马冲出去和他们厮杀后，这些十字军被彻底击败，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场骚乱。据说，彼得在见到形势不妙的时候，就趁乱逃到了尼撒城附近一座人烟稀少的大森林里。刚才还掌握着十万大军，威风不可一世的大元帅彼得，此时却孤单一人狼狈万分地躲在森林中，还要提防被四处搜寻他的保加利亚士兵发现。人们不禁要问彼得，他是否像书上写的那样：锋利的箭尖，将他那盛满了愁怨的胸膛，刺得粉碎。而他对宗教的那种狂热是否还能再次点燃人们心头的大火，最终令东征事业成功地进行下去。

还好，幸运女神并没有弃他而去。当两三个最勇敢的骑士带着 500 多个散兵游勇也逃进了这片林子后，彼得重新又成了发号施令的领导者。他们决定重新召回分散在各处的士兵们。于是派出探子四下打探，又在山顶上点起熊熊的火堆，还不停地吹起集结的号角，以此告知失散的士兵们。待到黄昏日落时分，已经有 7000 名将士聚集到彼得的身边。又过了几天，剩下的两万人也回归了大营。彼得就带着这些残兵败将按原计划向君士坦丁堡出发了。他们的身后，留下了无数具尸体，至今仍被埋葬在保加利亚的密林深处。

初战失利

彼得一行人马一到君士坦丁堡，就受到了先期到达的沃尔特的迎接。拜占庭皇帝阿列克赛也专门宴请了十字军将领。一路上的艰难险阻、刀光剑影并没有让那些十字军士兵学乖，在享受到拜占庭人的热情招待后，他们血液中不安分的因子又开始作祟了。尽管彼得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要克制自己的冲动，但是士兵们不听劝告，用火焚烧了几个公共建筑。他们还爬上教堂的穹顶，把上面的铅条抽出来当废铁卖掉了。阿列克赛皇帝厌烦十字军的源头大概就起自那时。

阿列克赛皇帝在看到十字军的如此作为后，越发心生厌恶。后来，就算见到了其后来到的严守军纪的正规十字军时，他也没法改变自己的看法了。此外，他还意识到，即使是突厥人入侵拜占庭，也比这些来自欧洲的人渣在此捣乱更让人舒心。于是，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借口，可以打发他们赶快动身前往小亚细亚。

正当彼得与沃尔特合兵一处准备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十字军士兵却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嚣张跋扈。彼得意识到了这些不安分的人可能会造成的危机，于是借着运送后勤的原因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他走后，顿时群龙无首。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身处异国他乡，更应该团结一致。当沃尔特手下的伦巴底人和诺曼人同彼得麾下的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后，出现的裂缝就再也无法弥补了，后者离开大

部队自立山头,推举了一个名叫雷纳德的人做了头领,并发兵攻占了勒克雷格艮城堡。

不料两队之间的纷争引起了突厥苏丹苏莱曼的警觉。在他的命令下,突厥人袭击了一群在城堡外放暗哨的十字军,围堵了城堡。在被围8天之后,城堡中的人已是饥渴难当。他们起先还期望能够有援军来解救他们,但是很快希望就变成了绝望。而此先被人们选出来的头领雷纳德,这个奸诈的小人率先背弃了基督徒的信仰,带着几名军官开城纳降。而剩下那些留在城堡里的人坚决不肯投降,被突厥士兵杀害了。至此,这支由修道者彼得统领的,一路风尘仆仆穿越过欧洲,人数多达数十万的十字军,落得个全军覆灭的下场。

当沃尔特统率的大军听到在勒克雷格艮城堡的十字军全军覆灭的消息后,计划出发攻击突厥人。当沃尔特用他冷静敏锐的头脑对认真分析了此时的危险局势后,认为突厥人现在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凭着现有的军力还无法与之抗衡。若是贸然出兵,恐怕也会伤亡惨重。他郑重地表示,除非有足够的援军,否则不可轻易冒险出击。但是他这样的周密考虑却没有得到那些意气用事的手下人的理解,他们吼叫着说,如果沃尔特不肯去,那他们就自己出战。迫于情势,沃尔特只好点头答应,带着手下踏上了一条毁灭之路。然而当他们到达尼西亚,即现在的伊兹尼克后,就遭到了苏丹人的埋伏。双方展开了一场天昏地暗的血战。突厥人高举着马刀把十字军士兵送进了炼狱。这场血淋淋的大屠杀结束后,十字军打败。22000名基督徒战死沙场,其领袖沃尔特身受7处创伤,终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剩下的3000人被迫撤退到斯韦德,深挖壕沟聊以躲避敌军的追杀。

当彼得听到这个噩耗后,此前那些因为十字军蛮横放荡的恶行而丧失的热情再度回到了他的胸臆。他立即赶往阿列克赛大帝的宫廷,眼里满含

着热泪请求他发兵救助被围困在斯韦德的基督徒。阿列克赛皇帝应允了他的要求，派人和突厥人展开和谈，将3000名濒于死亡的十字军残部平安地救回了君士坦丁堡。为了防止这些人在拜占庭境内继续惹是生非，阿列克赛收缴了十字军的武器，然后给他们每个人发放了路费，将他们送回了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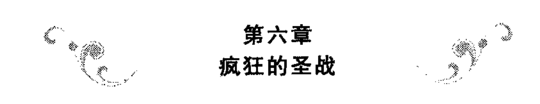
这个时候，另一批由一个名叫克茨乔克的狂热修士带领下的十字军人马从德国境内整装出征了。与前两拨一样，他们的目的地也是圣城耶路撒冷，并且也选择了穿越匈牙利的路线。更相似的是，这群队伍同样随意杀人放火，为非作歹。匈牙利人再度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只有痛击这群匪徒，才能平息民众的怒火。匈牙利人也把之前对于前两支队伍的痛恨加注到他们身上。克茨乔克他们受到诱惑而放下刀剑，正当他们手无寸铁之际，匈牙利人从暗中冲了出来把他们杀了个片甲不留。不清楚是否有人从这场大劫中侥幸生还，我们只知道，这伙人中没有一个活着到达巴勒斯坦。

在德国和法国，另一批由比以往那些十字军更为残暴的人组成的十字军队伍也出征了。这些人各自组成1000到5000人数不等的小队，成群结队地自寻出路，所经之处，都有他们肆虐的痕迹。尽管他们的肩膀上也佩戴着十字架，可他们还是狠狠诅咒说，犹太人与基督徒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那些先行者应该在先处理完这些犹太人之后再去毁灭突厥人。于是，可怜的犹太人成了他们报复的靶子，凡是当地能见到的犹太人统统遭到他们的毒手，或者被杀害，或者受到残忍的虐待。他们的疯狂程度达到了极点，比起彼得手下最疯狂的士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尔伯特·阿奎斯作证道：这是一伙披着人皮的野兽，是无知和愚蠢让他们肆意放荡，毫无礼义廉耻可言。他们让山羊和鹅做向导去搜寻犹太人，因为这些动物在他们眼中是神圣的，上帝赋予了它们以发现渎神者的本领。仅仅在德国，遭到屠杀的犹太人就多达1000余人，教会的劝阻也不能叫他们罢手。对于怎样折磨人，这

帮家伙可是这方面的专家,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怕落入他们的手中遭受折磨宁愿选择自杀。

当这些十字军杀完所有的犹太人之后,就开始踏上通往匈牙利的那条泼洒着 30 万十字军先驱者之血的老路。而此时的匈牙利人如同此前一样,担当起了为欧洲除恶惩奸的职责了。这些人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无从知晓,即使是当时的历史学者和作家们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说明死亡的人数。但据说,十字军士兵的尸体堆积成山,鲜血到处流淌,连第聂伯河都被染红了。

那次的战斗发生在第聂伯河畔。正当这些十字军想要渡过第聂伯河时,遭到匈牙利人顽强的抵抗,双方死伤无数。最终,十字军战士们凭着自己那盲目的,几乎是疯狂的勇气强渡成功,并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最不可思议的是,当胜利的曙光就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莫名而无法抗拒的恐惧,迫使他们一个个丢盔弃甲,仓皇而逃。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将逃向何方。匈牙利人趁此良机从城堡中杀了出来,毫不客气地对着溃退的敌军一路砍杀。那些倒在河边的尸体堆积在一起,没有人为他们收尸。据说,那些尸体甚至一度阻塞了第聂伯河的河道。



卷土重来的“新一代十字军”

就这样，欧洲人民对征战的热情算是熄灭了。在这场穿越整个欧亚大陆的疾风狂流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智勇双全、运筹帷幄的勇士和领导者。后世的浪漫诗人们将自己所能想到的任何代表美好、高雅、品质高尚的辞藻都加注在他们身上，竭尽所能地赞美他们，花费了大量笔墨铺排出一幅花团锦簇的景象。却把先驱者们做过的罪孽和暴行丢在一边，留给历史去谴责。

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洛林公爵格德伯雷·德·布林和图卢兹公爵雷蒙德。除了他们以外，还有 4 位出身于欧洲皇族的十字军领袖们统率着大军加入了这支向圣城进军的队伍。这些人分别是：法国国王的弟弟蒙马杜瓦公爵，威廉·卢孚的兄长、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弗兰德斯公爵罗伯特，以及著名的罗伯特·吉斯卡德的长子、达兰多大公皮埃蒙特。在那个时代的疯狂风气下，他们仍然保持清醒，深谋远虑，没有被一时的激情冲昏了头脑。不同于沃尔特的莽撞粗蛮，修道士彼得的盲目冲动，克莰乔克的暴戾残忍，虽然身上也不乏有宗教的激狂和野蛮的兽性，但是他们洞察世事，将这些负面的品质都隐藏在骑士精神和世俗观念的表象之下，或是以一种较为平和的方式体现着。他们都很清楚是何种力量主导着公众的思想。一旦出现了他们无心或无力阻止的热潮，那么他们会选择投入其中，希望以这种参与其中的方式获得更大的保障。

他们的队伍中很大一部分是法国和意大利贵族的后代，还有一小部分

来自德国、英国和西班牙。这些理智的领导者们深知，若是走同样的路线，肯定会发生后勤保障不及时的情况。于是当机立断分头行事，兵分三路向耶路撒冷进发。

其中，洛林公爵格德伯雷·德·布林循着穿越匈牙利、保加利亚的旧路前进；图卢兹公爵雷蒙德取道伦巴底和塔马提亚；剩余的人经由阿普里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君士坦丁堡，就是三路大军会合的地点。对于这个庞大队伍的人数，人们意见不一。拜占庭公主安娜·戈妮娜说，十字军人数之多就好比海边的沙砾或者银河中的繁星一般。而卡特弗彻表示：当全部的将士集合在比提尼亚的尼斯城城下的时候，除却跟在大部队后头的教士和妇女儿童，有 10 万骑兵以及 60 万的步兵。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则认为这个数目显然有些夸大，不过实际人数应该不会相差太远。安娜公主也说过，光是格德伯雷麾下的人马就有 8 万，包括骑兵和步兵。据此她推算其他人所拥有的队伍也不会低于这个数字，所以整个儿算下来这支大军的总人数约莫有 50 万之众。不过，真实数字一定要比这要少，因为格德伯雷所带领的兵马是其中最多的，而且在途中他的队伍所受的损失也远较其他军队为少。

蒙马杜瓦公爵首先率军踏上了希腊的国土。一开始抵达拉斯城，他们一行人受到了阿列克赛皇帝派来的专使的热情款待，得到了充足的补给。但是突然阿列克赛皇帝命人把公爵一行拘捕起来，押送到君士坦丁堡受审。在那里，人们纷纷指责他公然率军挑衅，破坏了拜占庭帝国和平与公正的传统。后人对于阿列克赛皇帝一反常态做出如此卑鄙而又粗暴的举动一事有着不同的看法。吉尔伯特·拿让认为，极有可能是由于阿列克赛皇帝害怕十字军夺取自己的皇位，于是利用这个机会逼迫公爵发誓效忠自己，否则会有牢狱之灾。而且如果有一位鼎鼎大名的王公，尤其此人还是法王的兄弟，

向拜占庭皇帝宣誓效忠，那么，以后来的各位王公贵族也会群起而效之。

原本高度文明与繁华的拜占庭帝国，其统治力量早已不复从前。因此阿列克赛皇帝始终对那些来自西方的野心勃勃的武士们耿耿于怀，有了如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行为。他怕他们会趁机推翻自己的宝座，于是，他开始苦思冥想要一点点地销蚀十字军的力量。若是他将自己置身于十字军将领的领导地位，然后将股巨大的能量引向东方去征服耶路撒冷。那么他不仅可以有效地防范来自于诸首领的反对，轻易地化解危机，顺便还能造福自己。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即使他曾向教皇表示全力支持十字军东征，但是如此的做法仍然让他沦为一个遭人鄙薄的小人，最终成为十字军的奴隶。就算是有戈蒂埃和彼得统率的那拨十字军的暴行所带来的厌烦，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他懦弱无为和优柔寡断的借口。

格德伯雷率领的大军经过匈牙利的时候，抵达穆斯堡时发现了那些以残害犹太人为乐的十字军的尸首。此前他不知道这些前驱者的兽行，于是要求匈牙利国王对十字军的死尸做出解释。待匈牙利国王耐心地表示自己才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对十字军的宣战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这位品行高尚的公爵十分认同国王的说辞，因此严格要求手下，带着大队人马平安地穿越了匈牙利的国土，在此期间既没有骚扰当地百姓，也没有遭到当地人的攻击。

当格德伯雷一行人抵达费里普波里听说了阿列克赛皇帝无理扣押蒙马杜瓦公爵一事后，立刻派遣信使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他立即释放公爵，否则血洗整个拜占庭帝国。

稍事休整了一天后，格德伯雷就率军向阿德里安堡进发了。在行军途中，格德伯雷听到信使传回的消息，得知拜占庭皇帝拒绝放人。于是这个勇

冠三军、意志坚强、说到做到的十字军领袖,就如他所说的,对整个拜占庭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阿列克赛的国土经历了又一场浩劫。通过这次可怖的教训,阿列克赛开始意识到,这批十字军可不是等闲之辈。于是,他立即下令释放了蒙马杜瓦公爵。

阿列克赛皇帝先是满脑子如意算盘,现在却变成了满心的恐惧。这也让十字军将领意识到,对于阿列克赛,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让他生活在恐惧中。格德伯雷手下的人马在君士坦丁堡的郊外驻扎了几个星期,好像根本没有要开拔的迹象。阿列克赛皇帝看到这样的情况,先故技重施劝降格德伯雷。于是他一方面向十字军宣战,还命令所有的市集不许向十字军开放,以此断绝他们的粮草。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一副真心诚意、不愿双方大动干戈的模样,差人给格德伯雷送上贵重礼物。终于这位正直的领袖,在这样装腔作势反复无常的把戏之下,一怒之下纵容手下大肆抢劫,乡村农舍被大火焚烧了六天六夜。

成了惊弓之鸟的拜占庭皇帝

此时惊恐不安的老皇帝阿列克赛唯恐君士坦丁堡成为十字军下一个攻打的目标,急忙邀请格德伯雷进行协商。为了表示诚意,他还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儿子送给十字军做人质。格德伯雷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或许是为了尽早结束这场无意义的纠缠,又或许是其他原因,他向阿列克赛宣誓效忠。

后来作为臣子的格德伯雷按照礼仪参加了荣誉封号授予典礼,并接受了一大堆荣誉。尽管格德伯雷和他的弟弟勃杜安·德·布戎表现出一派彬彬有礼的样子,但是他那些粗野的手下则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虚情假意的皇帝,根本不值得对他奴颜婢膝,低声下气。

而对于拜占庭人来说,这样一个法国公爵,还是一个粗俗的十字军头领,能和他们的国王平起平坐是一件令人极为痛心的事。但此时担心着那些从欧洲源源不断而来的十字军人马的阿列克赛皇帝,对这样的说法只是付之一笑。在日后的日子里,那些十字军的傲慢无礼和带给他的恐惧,让阿列克赛皇帝焦虑不安,因为他害怕任何一点的不痛快都会让这群十字军们产生攻陷拜占庭的想法。阿列克赛的女儿,安娜·戈妮娜公主为父亲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深深的悲哀。

在一个以博学闻名的德国人威尔艮新近出版的作品里,他仿效着公主的语气这样说道:阿列克赛皇帝为了不激怒士兵们,对于他们所提出的奇思妙想和不合理的要求,都会一一满足。那时候的他正为麻风病所困扰,而

这场病最终令他驾鹤归西了。他对于任何士兵任何时候的请求召见,都不曾拒绝。对于他们所发表的高论,他都洗耳恭听,不会显露出一丝不满的情绪。甚至于当他手下的官员向他进言要求喝止士兵们,以维护皇帝陛下的威严的时候,他反而会呵斥官员们。因为他明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自己没法忍受这些折磨,必将为自己的宫廷招来一群凶残的恶魔。

十字军领袖们也常常带着大队侍从径自来到皇帝面前, 根本不顾及所谓皇家的威严。阿列克赛仍然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听任他们所为。那时候,他在还未天亮的时候就必须起身上朝,一直到黑暗笼罩大地。甚至于他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在他实在困的时候,可怜的老皇帝只好用手撑着脑袋在御座上打个盹,但这通常都会因为骑士们粗鲁的大嗓门而被打断。就连他的臣僚们也都支持不住了,一个个筋疲力尽地躺在椅子上或地板上呼呼大睡。可老王阿列克赛却依旧强打精神聆听着拉丁人的长篇大论, 好使他们找不到一点受冷落的借口。

即使是这样的小心翼翼,老国王阿列克赛还是受到了十字军的种种指责。他们认为突厥人和撒拉逊人并不是基督徒的死敌,阿列克赛皇帝和希腊人才是西方骑士们的仇敌。对此中的各种各样的恐吓、利诱、欺骗与仇视,我们就不再一一详述了。依靠这些阴谋诡计,陆续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领袖们只有一个个向阿列克赛宣誓效忠, 承认他才是自己的教宗之后,才被允许前往小亚细亚。这些十字军将领中,只有一个不为所动,拒不接受阿列克赛的领导,此人就是雷蒙德·德·圣吉尔斯——图卢兹公爵。

一直滞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军队内部腐败成风,将领之间争吵不休。这都使他们的实力大打折扣,也使人们的一腔宗教热情化为乌有。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图卢兹公爵一度想要解散队伍。如果不是将领们嚷嚷着要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话,说不定这会变成现实。

尼西亚攻城战

离开君士坦丁堡来到亚洲的十字军立刻精神百倍，因为眼前面临的危难使他们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战斗上。在亚洲打响的头一仗就是围攻尼西亚，夺取这座宗教名城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格德伯雷和蒙马杜瓦公爵一前一后对这座城市发动了猛烈进攻。在这场战役中，许多英雄因此而声名鹊起。除了之前介绍过的那几位以外，还有堂·克里德，他的大名已被永远地载入了《耶路撒冷的解放》一书中。勇敢的普依主教鲍德温因此也成为了耶路撒冷王。而修道士彼得，此时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权力和荣耀，成了一个没人理的小兵。

杰里·亚斯劳，一名罗马尼亚的苏丹，也是塞尔柱突厥人的一位首领。在浪漫诗作中，描写了一位塞尔柱突厥人的首领，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苏丹，杰里·亚斯劳。而在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诗歌中称他为苏莱曼。在尼西亚的战斗中，一开始他以为碰上一支如同之前修道士彼得带领的下属一般人心涣散、不守纪律的军队，但是很快就发现他的对手是当代最富谋略的将领。在这场恶战中，基督徒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这简直出乎亚斯劳的意料。十字军士兵身上散发出来的狂热劲头，以及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都叫他叹为观止。经过几番血战，他最终被十字军击败。

两军都死伤无数，战场上尸骨成堆。十字军士兵把倒在地上的对方士兵的头颅砍下，当作战利品堆放在筐子里，然后运回君士坦丁堡。当亚斯劳

的军队暂时溃退以后，尼西亚之战变得异常惨烈。突厥人眼见他们的局势相当不利，便孤注一掷，将带着剧毒的羽箭像疾风暴雨一般射向十字军，然后把死于他们箭下的十字军从城头放下绳钩把尸体吊上来，剥光衣服再砍断四肢，然后把死尸扔回到城下的敌阵中。

由于后勤保障充分，这样紧张的战事如火如荼地进行了36天，其激烈程度令人心惊肉跳。为了打赢这场仗，双方都铆足了劲儿。后世有传闻，这些十字军将领们如何神一般，以一人之力能敌千万将士。而凡诚心向主的人，所射出的箭保准是百发百中……

埃克斯的阿尔伯特曾经讲述过一个关于格德伯雷的故事，其中将格德伯雷的英勇善战描绘得活灵活现。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将领们可以将自己身上的一种力量“轻信”传递给士兵们，而这种力量能够让他们战无不胜，但也可以让他们万劫不复。

故事说道：在尼西亚战役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突厥人，每天都会站在尼西亚城的城头，拈弓搭箭射击十字军。他百发百中，箭无虚发，死在他箭下的基督徒数不胜数。他并不穿戴盔甲，但当十字军将士们都把箭射向他的时候，弓箭却总是掉落在他的脚下，这个突厥人可谓是刀枪不入。

于是十字军之间就有流言，说这个穷凶极恶的突厥弓箭手并非凡人，而是传说中的战神。格德伯雷却对这种鬼神之谈全然不屑一顾，他决定要把这个蛊惑人心的突厥弓箭手杀死，来高涨军队的士气。于是，他亲临两军阵前，挽起长弓，觑准前方那个令十字军胆战心惊的突厥弓箭手。利箭呼啸着飞向敌阵，那个突厥人被一箭穿心，应声倒地。突厥人都惊愕地看着他们的神箭手被一箭毙命，顿时哀伤不已。而十字军阵营中则爆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叫好声，人们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地叫着：“上帝保佑！这是上帝赐福！”

当十字军大军自认为已经荡平了敌人，准备破城而入的时候，却发现，

尼西亚城头竟然飘扬着拜占庭皇帝的旗帜。人们对这样的结果都目瞪口呆，谁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拜占庭皇帝趁城外激战的时候，派出一个名叫弗德修斯(另一说叫泰坦)的使者，率领一支希腊人组成的部队，从一个没有十字军把守的缺口堂而皇之地进入尼西亚城中。使者以一番花言巧语劝降了守城的突厥人，并阻止他们向十字军投降。这着实是阿列克赛皇帝为十字军设下的圈套。将士们听到了这个阴谋诡计之后，备感羞耻准备向阿列克备讨个公道。格德伯雷费尽口舌才劝服战士们不必与拜占庭人大动干戈，这才避免了一场新的激战的爆发。

接下来，大军继续向东推进。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有些历史学家分析说可能只是偶然，也有人认为是将领们想要在途中获得足够的补给而密谋的计策。无论如何十字军大队分裂为两部分。其中一支由皮埃蒙特、堂·克里德和诺曼底公爵罗伯特统领，右翼的一支大军则由格德伯雷和其他几位领袖领导。两军在行军途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反　击

在尼西亚战役败落的苏莱曼并没有放弃复仇的念头，他为了能够一举击败十字军，四处收罗旧部下和残兵败将，将他们通通归到自己麾下以积蓄力量。按保守估计，他的手底下掌握着一支20万人的大军，其主力均为骑兵。为歼灭十字军的先头部队，他在多勒厄姆峡谷悄悄地布下了陷阱。

1097年7月1日凌晨，正当一队十字军行进在峡谷之中时，一大群突厥骑兵从山顶冲下来，将他们团团围住。此时的皮埃蒙特大公顿时吓得手足无措，而手下的士兵们看见自己的首领如此，自己也完全失去了方寸。面对这样如神兵天降般的突厥骑兵，十字军全然无招架之力。

这样一队主要由步兵组成的十字军，在突厥铁骑的践踏下，在如暴雨疾风的弓箭下，很快他们的尸体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当十字军主力被斩杀殆尽之后，剩下的人马立即撤退到辎重车辆附近。就在跟随在大部队后面的男女老少以及残兵败将也将成为突厥人的刀下亡魂的关键时刻，救星赶到了——格德伯雷和图卢兹公爵率领着大队人马出现在战场上。在援军的协助下，战局登时扭转了过来。

面对赶到的强大军队，即使突厥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但还是丢盔弃甲地逃跑了。经过这次伏击，十字军一方伤亡惨重，几位著名的将领，例如巴黎的罗伯特公爵和堂·克里德的兄弟威廉不幸阵亡，总计死伤人数达4000人。而突厥人一方，损失则小很多，并且他们在这场战斗中学会了对付十字

军的方法。苏莱曼苏丹只是一时退走,可没有放弃与十字军为敌的想法。他继续带领着人马沿着十字军的进军路线到处侵扰,一路势如破竹。而彼时十字军将领们还被蒙在鼓里。

突厥人逃跑后留下了大量的粮草,这让十字军捡到了便宜。他们在从未为将来设想过的情况下,很快就把这些战利品消耗得一干二净。很快,他们就为自己的缺乏远见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向安条克进发的路途中,他们来到了富尔吉亚村镇,在这个已经为突厥人一把火夷为平地的村镇中已经找不到任何补给了。

苏莱曼派人纵火这一计策达到了目的,炎热的天气让这一片干旱的土地成了不毛之地。十字军饥渴难耐,在到达此地的第二天就把携带的清水喝完了。之后的每一天,都有500多个基督徒因干渴倒毙在路旁。骑兵所乘的战马也大批地死亡,而将士们不得不把本由战马驮载的物品转移到猪狗和羊的背上,或是干脆丢弃在路旁。

当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时候,那些由金钱所带来的纷争就不再重要了。原本被他们抛在脑后的宗教热情再一次在人们的心中燃烧起来。教士们说死者将会在死后得到无尽的幸福,这种虚幻的承诺令那些濒死者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当他们历经艰难最后终于到达有着丰沛水源和肥美牧场的安条克城时,士兵们再一次恢复了生机活力,战马和家畜们也恢复了生气。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过起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之前吃的苦受的罪又被人们淡忘了,他们再一次沉浸在奢侈享乐的日子中。

鏖战安条克

1097年10月18日，十字军终于来到了壁垒森严的安条克城下。而此后将发生的事情，在整个十字军东征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安条克战役因为其绝佳的地理位置，而让这场战役进行得异常艰难。牢固的城池矗立在一片高高的岗阜之上，城脚下流淌着一条名为阿兰提斯的河流，易守难攻。而且突厥守军拥有十分充足的物资储备，足以让他们固守很长一段时日。而对于十字军来说，虽然他们在后勤保障方面也不占劣势。但就是因为粮食的充足，那些鼠目寸光的士兵们就极为奢侈浪费。他们只吃动物身上最美味多汁的部位，其他的大部分则弃之如敝屣。

这样的奢侈之风就导致他们在坚持不到10天的情况下，因为粮草不足而不得不发动战斗。但是这无疑是场徒劳无功的战斗，他们只能席地而坐，打算以此来围困城中的守军，让他们也尝尝饿肚子的味道。但是这个方法对于十字军自己来说也是一场煎熬，饥饿让他们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就连带头的几位领导人也不禁对这场远征失去了兴趣。此前，鲍德温已经离开了大部队前往爱德萨，准备出其不意夺取那个小公国。而其他几个将领，例如恰特蒂斯潘和蒙马杜瓦公爵，个个意志消沉，在面临这样的极度困境时也不禁动摇彷徨起来。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士兵们的铺张浪费，就连最虔诚的修道士彼得也开始对他们之前干下的桩桩罪行感到痛悔。

十字军中的粮食短缺现象每况愈下，士兵们开始饥不择食，甚至于发

生了人吃人的惨剧。这样的境况迫使皮埃蒙特和弗兰德斯的罗伯特带人加紧攻城，却只取得了几次小胜，而带回的战利品在两天之后也告罄了。阿列克赛的代表，希腊人的统帅弗德修斯也借口说去寻找粮食而临阵脱逃了。他这一走惹得大家纷纷仿效。而选择留下的十字军们则继续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他们只能靠寻找一些奇异的星象来缓解痛苦。于是每当星象显示出胜利的征兆时，他们就兴高采烈欣喜不已。而当星象中显示的十字架逆转时，他们就会变得异常沮丧和不安。

狂风将大树连根拔起，十字军将领们居住的帐幕也被刮得不知所踪，地震摇撼了整个营地。这一切的不祥之兆让十字军军心涣散。但是不久之后从长空掠过的一颗彗星唤醒了他们的斗志。他们用基督徒所拥有的丰富想象力在头脑中幻化出一个在天际熊熊燃烧的十字架的形象，相信在这个幻象的指引下，他们将迎来凯旋的一天。而此时威胁他们的不仅仅是饥饿这种小事了，从附近的沼泽里吹来的瘴气，甚至是后来流行于军队中的瘟疫，让大批的十字军士兵死亡。死亡来那么迅猛，就连突厥人的毒箭也甘拜下风。每一天都有上千人死去，怎么有效地处理死尸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人们从互相埋怨发展为互相猜忌。突厥人趁机安排了大批探子混入基督徒的阵营，这些探子每天都会把十字军内部的最新动向传回安条克。

渐渐地，绝望引发了人们心中隐藏着的嗜血兽性。为了杀一儆百，减少突厥人的卧底，皮埃蒙特命人把从营中抓获的两个突厥探子烤死在安条克城下。但这并没有奏效，突厥人对十字军的秘密军情依然是了如指掌。

正当人们将被绝望完全吞噬的时候，欧洲援军即将来到的好消息传遍了整个军营，还给他们带来了足够多的补给。这可让基督徒精神倍增。没多久，人们千盼万盼的援军就在离安条克城 6 英里远的圣西蒙港上岸了。

士兵们即使是已经饿得脱了形,他们还是在皮埃蒙特和图卢兹公爵的带领下赶去迎接援军。他们还专门拨出了数支由精干的家臣和侍从组成的小队,专门负责护送从援军处获得的补给物资。而当突厥卧底将这一消息告诉安条克城里的突厥人后,他们立即派出一队弓弩手暗中埋伏在山上,准备对返回的十字军车队发动突然袭击,以防援军和驻扎的十字军接洽。当皮埃蒙特押运着大批粮秣物资经过一个峭壁林立的隘口时,正与埋伏在此处的突厥人狭路相逢。这场遭遇战让他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人马。最后,他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才得以狼狈地回到大营。

一听到援军被偷袭的消息,士兵们在饥饿和愤怒的迫使下,由格德伯雷、诺曼底公爵以及其他几个将领带领出兵援助。他们一路快马加鞭,想赶在突厥人把给养运回城以前将其拦截住。双方军队从中午一直战斗到黄昏日落,其战况的激烈程度令人无法想象。每一个士兵都全力以赴着,仿佛自己就是这场战争的主导者。凭借着士兵们高昂的士气,十字军最终占据了上风。大批的突厥士兵死于荒野和阿兰提斯河中。所有的给养物资都被十字军抢了回来,他们凯旋回营,口中高喊着:天主保佑,上帝显灵!

但是很快问题就出现了。在抢回了这些物资之后,士兵们便开始大肆享受,以满足此时饥饿的肉体。以往那些权威的将领们在此时也无法对此发出异议,他们也无法分配这些食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食物越来越少。于是没过几天,饥馑再度笼罩着基督徒的大营。由于对未来的战局已失去了信心,勃鲁阿公爵斯蒂芬率领手下的4000兵马离开了大营,转而驻扎在亚历山大里亚。

他的出走在士兵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诸位将领中脾气最暴躁,最富有野心的皮埃蒙特还预言:若是再不对现在这种人心涣散的局面加以进行控制,东征计划迟早要付诸东流。在受困的这些日子里,每个士兵都在私底

下交头接耳,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此时的突厥人也在虎视眈眈。而突厥人正在趁机蓄积力量,准备出其不意将十字军一举击溃。目前的形势是如此不利,即使照现在的状况十字军在安条克还能坚持一两个月,但是若不采取措施加以防备,那他们之前的努力将会泡汤。

一个叫弗洛兹的亚美尼亚人被安条克城守军的统帅——亚美尼亚亲王巴赫西汗,派往到瞭望塔进行守卫。而从这个瞭望塔可以看清山道中的各条路径和关口。而弗洛兹身边的一名亲信被皮埃蒙特花钱收买后,叛离了突厥人,转而皈依了基督教。在他接受洗礼的时候,皮埃蒙特特意把自己的名讳赐给了他,并向他保证,如果能说服弗洛兹献城投降,他将得到一笔极为丰厚的酬劳。

和皮埃蒙特约定好之后, 这个十字军卧底天天在弗洛兹面前说尽谗言,准备来个里应外合。在此之前,皮埃蒙特在把这个秘密计划告诉格德伯雷和图卢兹公爵时,要求若是这个计策完成了,他就应该成为十字军的统帅,并享有安条克亲王的荣誉与权力。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原本还存有野心和忌妒心的两人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个计划。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挑选了700名精悍的骑士作为前锋。待到商定的日期来到时,他们这才宣布,派遣这700名勇士伏击突厥苏丹的部队。因为根据可靠线报,一支突厥大军已经快要接近十字军大营了。

恰逢月黑风高的雨夜,伸手不见五指,这一切仿佛是为那个投靠十字军的亚美尼亚人特地准备的。狂风卷着急雨泼洒在天地间,震耳的风雨声遮盖住了一切声响。而此时在瞭望塔上焦急等待的弗洛兹,全然没有听到十字军奔腾而来的马蹄声。当骑士们离城墙越来越近,已经进入突厥弓箭手的射程之内的时候,皮埃蒙特派出一名翻译去跟亚美尼亚人联络。亚美尼亚人催促他们要在半个小时之内安全到达城下, 否则在半个小时之后,

突厥巡逻队就会高举火把在城头巡视一遍，若是被他们发现，就糟糕了。

很快，十字军将领们就到了城脚下。弗洛兹赶紧放下一条绳索，让皮埃蒙特把一架登城梯拴在上面。然后，他再把绳梯慢慢提起，骑士们顺着绳梯攀援而上。但是这些骑士们心中还是有些顾虑，害怕这当中有诈。但是在弗洛兹的催促下，他们还是决定按照计划行事。皮埃蒙特首当其中，格德伯雷、弗兰德斯的罗伯特和其他几个将领跟随其后纷纷攀上绳梯。可由于他们的重量太大，绳梯一时经受不住猛然断裂了。12名骑士摔落地上，一个压一个狼狈地挤作一团。这还不打紧，他们身上穿的铁甲也被撞得叮当作响。就在他们害怕被发现的时候，没想到因风雨的缘故而暴涨的阿兰提斯河水发出哗哗的流水声，正好掩盖了他们发出的动静，那些城头上守卫的士兵根本就没有听到！绳梯很快就被修好了，这次，他们两人一组，迅速登上了城头。

等到这60位骑士成功登上城墙之后，突然在拐角处出现的打着火把的巡逻兵把他们吓得躲在墙壁之后，一口大气也不敢出。而在这名巡逻卫兵还没走近他们跟前的时候，就手起刀落夺去了他的性命。等一切就绪，骑士们下到城墙底部将城门大开，在外面等待的其他骑士们呐喊着冲进了城内。而作为整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图卢兹公爵雷蒙德则带领着大部队留守后方。一旦代表成功入城的号角声响起，他就传令里外夹攻安条克。

当晚十字军屠城的情景之惨烈简直教人无法想象。前段时间在城外的苦苦煎熬，让这些十字军骑士们杀红了眼。不分男女老少，他们都尽情杀戮，大街小巷里血流成河。

这一夜十字军杀得天昏地暗，甚至到后来敌我不分，等到晨曦来临时，发现自己手中的剑竟然插入了同胞的胸膛中。而那位突厥统帅在十字军破城之后就弃城逃跑了，他先是逃到山上的城堡里，当发现城堡也快被攻破

时,他又往密林深处逃窜。但是最终十字军还是找到了他,并砍下了他的头颅作为战利品,在安条克城游街示众。在一整夜的血腥屠杀之后,十字军们开始在城内进行大肆地劫掠,丝绸、天鹅绒和金银财宝都被他们收进自己的口袋中。但是他们一直迫切需要的粮食也只有很少一点,可见围城中的突厥人在此之前也和他们一样在苦苦煎熬着。

在十字军又在为粮食而奔波的时候,突厥人卷土重来。萨珊波斯的苏丹也派出穆苏尔族首领柯伯嘉,率领援军前来助阵。这支军队从波斯出发来到此处与罗马尼亚苏丹苏莱曼会合,两股大军把安条克团团围困住。

刚刚获得破城喜悦的十字军又陷入了成为瓮中之鳖的困境中,其中那些不愿就此丧命的人逃奔到驻守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斯蒂芬伯爵那里离去了。这帮逃兵在斯蒂芬伯爵面前大谈特谈在安条克他们忍受了多少非人的苦难,以及要想击败突厥人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等等。估摸了一下自己所处的劣势,于是斯蒂芬伯爵当机立断决定回到君士坦丁堡,路上正巧碰上准备来抢占十字军在亚洲地盘的拜占庭皇帝阿列克赛。两人分析了一下局势,一拍即合,双双率军绝裾而去,把困在安条克亟待驰援的十字军大队远远抛在身后。

此时留在城中的十字军们忍受着饥饿的痛苦,除了必需的战马,城里凡是能吃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吃光了。甚至最后迫不得已还出现了买卖猫狗乃至老鼠的生意,其高额的价格也没有阻止人们的热潮。最后,安条克城里甚至连虱子、跳蚤之类的虫子也很少见到了。紧随其后的瘟疫极其迅速地夺去了士兵们的性命,短短时间内,十字军的人数就从攻城时的 30 万下降到 6 万。在这样残酷的打击下,军队士气大减,但是各位将领却更加团结一致。皮埃蒙特、格德伯雷和堂·克里德立下誓言,只要能活着走出安条克,就要继续完成东征大业。可是,将领们却无论如何也激发不起手下士兵们的

激情了。他们运用各种方法，不管是奖励还是放火烧屋，都无法让那些身心疲惫、死气沉沉的士兵从他们的屋子里走出来，恢复活力。许多人因此被大火烧死，而围观的人群却在一旁冷眼旁观，丝毫也不为所动。

圣天使的鼓励

虽然依旧豪情满怀，但这时候对士兵真正想法一无所知的皮埃蒙特也束手无策了。他不明白士兵们之前是依靠如何强大的宗教热情才走到今天的。这个时候，一个聪明的牧师向他献上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十分振奋人心，奇迹般地再一次让人们活过来了。有了这种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做后盾，这群饥肠辘辘、羸弱不堪的基督徒居然再次转败为胜，一举击败了比自己人数多6倍，且兵精粮足的波斯大军。

对此人的身份我们也无从得知，究竟是受人指使还是个人行为，是骗子抑或是宗教狂人等问题也没有答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他给十字军解了燃眉之急，激励着他们重拾信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个危急时刻，彼得前来面见图卢兹公爵雷蒙德，就如何重振军队现在的一蹶不振的士气进行了一番密谈。

他告诉雷蒙德，在十字军还在安条克城外驻守的某一天，他独自留在帐篷里休息。突然，他感到大地在微微地晃动。他吓得魂飞天外，嘴里直叫着："救命！上帝救我！"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面前忽然出现了两个头上顶着一圈光环的人。一个年纪较长，红发灰须，一双灰蓝色的眼眸炯炯有神。

另一个人则比较年轻,他身形高大,面貌英伟,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凛然正气。他马上认出这两人是上帝的使者!那个年长的人向他表明自己使者圣安德鲁的身份,并表示此番降临人世,是为了让彼得带领他们去质问图卢兹公爵和普依主教,询问他们为什么不向基督徒宣诫。接着,彼得感到浑身一轻,原来是使者带着他腾云驾雾飞升到空中,一直飞到安条克城的中心才降落下来。

天使带他来到祭坛的顶端,上面悬挂的两盏灯光芒四射,年轻些的天使站在祭坛旁的台阶上,年长者走到下边取出了一根长矛。他托着长矛走过来,把它交在彼得的手中,告诉他这支长矛就是上帝用来拯救世界的法宝。在两位天使的见证下,彼得宣誓一定将这支长矛交给图卢兹公爵雷蒙德。

而这位天使却将矛埋在土里,并说必须需要 12 个勇士到此掘出长矛,才能将安条克城里的十字军真正解救出来。这两位天使在把彼得送回帐篷之后,化作一阵清风隐去了。彼得说,之所以没有把这个故事早点告诉给公爵,是为了怕如公爵一般的大人物对这样离奇曲折的故事会嗤之以鼻,根本不予采信。

又过了几天,彼得在外出觅食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位年纪比较轻的天使出现在他面前,眼神饱含指责之意。彼得恳求天使换一个更适合的人替他完成这个神圣使命。但天使却拒绝了他的乞求,而且惩罚他眼睛发痛。彼得却顽固依旧,始终拖延着不愿意照天使的话行事。

再有一次,当他陪伴着自己的主人威廉待在圣西蒙港的帐篷里时,福音天使圣安德鲁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告知约翰公爵,不要再在约旦河水中沐浴,而要驾船从河中驶过,把圣水洒在亚麻衣裤上,然后穿着它们把长矛掘出。虽然威廉公爵看不到圣天使的样子,耳边却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的声音。但彼得还是顽固地不接受命令,乘船准备从穆斯塔拉港前往塞浦路斯。

圣天使又出现在他面前，警告他，若是再违抗命令，就会遭受死后下地狱的严酷惩罚。这样的警告让彼得真正害怕了，决定将此事禀告给雷蒙德公爵。

雷蒙德对这个故事半信半疑，于是去找普依主教。普依主教对此事不予置评，也不愿采取什么行动去证实它。但图卢兹公爵雷蒙德却认为，且不论故事真假，这个故事可以再一次在士兵中煽动起疯狂的宗教激情。他说尽此事的好处，终于让主教勉强同意去寻找传言中的那支圣器。寻宝仪式设在3天后，而彼得则做了雷蒙德公爵的私人牧师。

他们选中12名勇士担任掘出长矛的职责，其中包括图卢兹公爵他的新任私人牧师彼得。时辰一到，他们开始了挖掘行动。当他们从黎明挖到傍晚还是没见着长矛的影儿时，彼得扑通一下跳进坑里，祈求上帝示意圣器所在，好鼓舞十字军的士气。那个事前把长矛藏起来的人自然知道它被埋藏在哪里，就好像彼得一样，因为长矛和他曾一道来过这儿。忽然间，土里露出了一截矛尖，雷蒙德公爵立刻把它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在外等得焦急的雷蒙德一看到圣器被挖掘出来了，高兴地热泪横流地亲吻着这支神圣的武器，立即用准备好的红色绸布将长矛包裹好。在场的众人见了也都欢呼雀跃不已，他们纷纷传看着这神赐的宝贝。修道院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充满喜悦的欢呼声。

就在圣器挖出第二天，彼得告诉人们，前一天夜里使者圣安德鲁和他的同伴再次显现告诉他，因为他们之前虔诚和尊敬的态度，他们允许图卢兹公爵雷蒙德携带这支长矛统领全部十字军，还要将挖掘圣器的这一天定为基督徒神圣的节日。当使者圣安德鲁将他同伴手脚上的血洞展示给彼得看时，他才意识到这位凛然不可侵犯的天使就是救世主耶稣本人！从这一天起，他就得了个响亮无比的大号“了不起的做梦者”。

彼得这个做梦行为在人们中间流行起来，在他周围的修士们纷纷表示

上帝也出现在他们的梦中，并表示假如士兵们能够不懈地奋战到底的话，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而那些因此而丧命的人也会被赐予永恒的荣光。这样的说法让两个曾经忍受不了艰苦弃他们而去的士兵回到了营地，并声称是途中遇到的两个幽灵命令他们赶紧回来的。其中的一个士兵还添油加醋地说，自己认出了那幽灵中的一个，那是他在不久前的一次战斗中死去的兄弟，他兄弟的头上还有光环在隐隐地闪烁。

甚至另一个士兵还表示，是耶稣化作两个幽灵中的一个，告诉他们：若是返回营地，就可以得到永福；若是违抗命令，就会遭受地狱永苦。这两个士兵的一番言语立即在人群中传开了，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十字军的士气立时得到重振，失望一瞬间变成了满怀的希望。曾经激励士兵前进的宗教热情再一次出现在他们身上，每一个士兵都更加斗志昂扬，他们高喊着口号，披挂上阵准备和波斯人一绝死战。

半信半疑的格德伯雷和堂·克里德等人见到此时士气高涨的士兵，也不再追究此事的真假。只要是能够帮助十字军胜利的事，他们都选择让它继续下去。

在此之前，修道士彼得曾向波斯首领柯伯嘉提议，表示只有让两军最勇猛的战士进行一场格斗，才能彻底解决矛盾。但波斯首领柯伯嘉对此事不屑一顾，对这种死皮赖脸的人提出的建议也不置一词。吃了闭门羹的彼得只好回到了安条克城，和十字军将领们开始策划奇袭敌军。波斯军队的动静他们其实一直了如指掌，毕竟，安条克城还在十字军的掌控之下，从城头往下俯瞰，波斯人的排兵布阵情况他们可以一览无余。

1098 年 6 月 28 日，一大早，一面黑色的旗帜就从安条克城塔楼的最顶端冉冉升起，猎猎飞卷的旗帜无言地向波斯人昭告着：基督徒的大军就要发起冲锋了！

而此时的波斯人却不慌不忙，此时他们眼中的十字军刚刚经历了饥荒和瘟疫，人数不仅少而且大多病魔缠身或是虚弱至极，这样低战斗力的军队根本不足以惧。然而，他们却小觑了敌手们的潜力，不明白宗教狂热究竟在十字军士兵的心里灌输了多么骇人的力量和勇气。

波斯人在知道长矛神器一事后，也只是一笑置之。他们自以为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结果已是定局，于是放松警惕，也未对敌方的进攻做充分准备。据说，当手下报告说安条克城头升起预示着进攻的黑旗时，波斯首领柯伯嘉正在跟人下棋，他对这个消息的唯一反应是坚持要下完这盘棋。终于，当他得知自己那2000名先遣骑兵被打败时，他那东方式的镇静这才有了一些松动。

初尝甜头的十字军的乘胜追击，往山上进发追击敌人的骑兵。在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弗兰德斯公爵、蒙马杜瓦公爵的率领下，十字军前锋终于杀到了豪华富丽的敌军大营。格德伯雷公爵和普依主教领兵紧随其后，他们满身铠甲，威风凛凛，手里举着那支神圣的长矛，皮埃蒙特公爵和堂·克里德在后面压阵。

终于回过神来的柯伯嘉明白是自己低估了对手，才导致这样的失败。为了将功补过，于是决定亲自上阵。他先是命令罗马尼亚苏丹苏莱曼转到十字军的尾部偷袭敌人。接着，他又派人点燃了生长在路旁的杂草，在浓烟的遮蔽下掩盖波斯大军的踪迹，并绕到十字军后方，占据有利地形。

两军陷入了一场血战之中。突厥人的弩箭铺天盖地地向十字军袭来，骑兵们如同猛虎出笼一般横扫十字军周围。凡是铁蹄与箭雨所过之处，成群的十字军士兵倒在血泊之中。但这个时候十字军在地势上也占有一定的优势，谁输谁赢还未成定局。正在这个紧要关头，苏莱曼的军队赶到了十字军的尾部，从后方展开了袭击。格德伯雷和堂·克里德见势不妙立即向队尾

飞奔而去，援助猝不及防的皮埃蒙特一行。正面战场上只剩下普依主教带着一队法国士兵与柯伯嘉带领的波斯精锐混战在一起。他高举着圣矛引领士兵们勇敢作战，在圣物的鼓舞下，即使是平常最荏弱的士兵此时也变得如雄狮一般威猛。但这样强盛的士气仍然不敌勇猛的波斯军队，腹背受敌的十字军眼看就要败落。

这时，基督徒中忽然有人大叫起来："圣灵！上帝显灵了！"原来，波斯人点的一把火造成了滚滚的黑烟，浓烟上升到半空凝结成一个个形状各异的烟柱，或是奇形怪状的雾团。而几个想象力丰富的基督徒把这些浓烟想象成了一群由圣灵组成的大军，他们身穿白衣白甲，骑着圣马，正从山上蜂拥而下援救十字军。每个基督徒都盯视着远方的烟雾，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强烈的虔敬之心。瞬间，那句古老的礼赞"上帝赐福！"的呼喊声响彻天宇。



第七章　疯狂的圣战

——十字军东征记(中)

被此激励的十字军将士们顽强地抵抗了4个小时，直到旭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在火红的朝霞的映衬下，巍巍矗立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塔楼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如此辉煌灿烂的美景，将那些斗士们内心潜藏已久的虔敬和柔情激发了出来。这时的十字军士兵褪下了野蛮嗜血的外壳，变成了一队彻头彻尾的朝圣者。“耶路撒冷！喔，圣城耶路撒冷！”他们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呼叫着……

进攻方的胜利

士气大振的十字军士兵,依靠心中"上帝派来的圣灵大军前来帮助我们了"的信念,全力向敌人发起了进攻。而被这不可思议变化吓呆的波斯人和突厥人惊慌失措,心中越发恐惧。他们就像没头的苍蝇,不辨方向四散奔逃,就连被猎狗追着拼命逃生的鹿群也没有他们跑得快。对于这一景象,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柯伯嘉也无济于事,他的手下们在他的阻拦声中争相逃走了。此时,他和苏莱曼终于都意识到,自己千方百计制订出来的作战计划算是告吹了。不久后,这支大军在巴勒斯坦附近兵败如山倒,7万余人横尸疆场。

被十字军抢占的敌军那奢华异常的营寨让十字军兴奋不已,牛羊牲畜满栏,金银珠宝成堆,很快就被十字军瓜分一空。奉命在山上追击波斯败军的堂·克里德和他的手下,也缴获了数量足以和大营中相媲美的战略物资。虽然在这场战役中十字军损失了约有1万名的士兵,但是战后缴获的各种值钱的东西,像是名震欧亚大陆的阿拉伯纯种马,让那些基督徒们大喜过望。剩下躲在山上城堡中的突厥人也立即弃械投降了,不是当场落荒而逃,就是皈依了基督教。为了庆祝此次十字军大获全胜,普依主教特意举行了一次肃穆庄重的感恩庆典。每个士兵都参与其中,诚心祈祷着去拜谒那支神圣的长矛。

这场胜利让十字军士兵着实激动了数日,但之后士兵们便按捺不住,

纷纷强烈要求趁机出兵耶路撒冷，以完成他们的最终愿望。但此时的十字军的各主要领导者们却陷入了内乱之中。他们明争暗斗，为了各自的利益闹得纷争四起，而生性谨慎的格德伯雷和堂·克里德选择按兵不动。最后大家决定由图卢兹公爵雷蒙德留下驻守安条克。

根据之前的合约，当战争取得胜利后皮埃蒙特将成为安条克城的新任领导者，并在此地保有不可冒犯的至高权力。因此，当其他几位首领从外地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时发现此地易主时，皮埃蒙特公爵怒不可遏。在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之后，皮埃蒙特的旗帜取代了雷蒙德的旗帜，成为安条克大公。

但是图卢兹公爵雷蒙德却不甘心，霸占着几座防卫塔楼和一座城门，一连数月不肯放手。这一举动让皮埃蒙特极为恼怒，也让整个十字军大为哗然，并因此唾弃雷蒙德。无独有偶，另外一个同样卑鄙的首领——鲍德温，在趁旁人不注意的时候抢占了爱德萨城，当起了这个小公国的土皇帝。

而在那场战争胜利之后，至此而大出风头的牧师彼得，在接受到铺天盖地的赞誉之后，也不免飘飘然起来。他认为为了能够让民众一直这样赞美崇拜他，他必须要继续编造一些“美梦”出来。但是彼得的记性奇差，这也导致了他说的话前后矛盾，颠三倒四。比如他在某一天向别人述说圣约翰在前一天晚上降临到他面前，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而就在一个星期后，他又和别人说圣约翰又和他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但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故事和之前的故事是截然相反的。一次两次也就罢了，但是数次的情况也让听者有了几分怀疑。

虽说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流言的忠实信徒，而对于彼得也都是报以崇敬的心态。但是久而久之，彼得说出的有着明显漏洞的谎言，也不能再让人们相信了。日复一日重复的老掉牙的梦呓，变得越来越荒诞和虚假。人们已

经不能再忍受了。当图卢兹公爵雷蒙德也被彼得的谎言变成人们公愤的对象时,皮埃蒙特公爵决定向牧师彼得发出挑战。他宣布要通过当时最流行的判定方法,神火判案来验证彼得关于圣矛的故事是否属实。图卢兹公爵还特地派人写信给彼得,告诉他不要害怕振作起来。于是彼得逼不得已只能接受了这个挑战。

在神火判案前一天晚上,人们还为此进行了祷告和斋戒。第二天早上,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彼得高举着圣矛缓缓走向烈焰滚滚的火堆中。此时的民众围成一个圈,期待着结果。在他们心中依然认为彼得是个神圣的梦想家,而圣矛也是神圣的化身。彼得在念完祈祷文之后,就迈进了火焰中。就在他快要穿过火堆时,灼热的烈焰阻拦了他的视线,他变得昏头涨脑起来。这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他不辨东西,再次走入了火焰中。虽然从火堆中成功地穿越出来,可他却被烈火烧灼得不成人样。在病床上苦苦支撑了数日之后,彼得再没能躲过死神的魔掌,就此气绝身亡。

十字军战士们在那场胜仗之后,遍体鳞伤,有的被伤痛痼疾所困扰,有的则为物资的缺乏而虚弱憔悴。英明睿智的格德伯雷公爵于是提议,大军应该留在安条克城中躲过更炎热的 8 月 9 月两个月,借此休养生息一番。到了 10 月,全军精力都准备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再前往圣城耶路撒冷也不迟。

有人认为这会贻误战机,但又苦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大家最终采纳了格德伯雷公爵的建议,全军在安条克城休整。这时蒙马杜瓦公爵作为十字军的使者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先指责了拜占庭阿列克赛皇帝的背信弃义,并要求拜占庭方面派出援军增援十字军。阿列克赛在面对这样的指责时不以为意,蒙马杜瓦公爵在几天后便离开了拜占庭回到了法国。在之前的长征路上,蒙马杜瓦公爵已经厌倦了所谓的“圣战”言论,他之前强烈的宗教热情也消失殆尽了。他立下誓言,从此与十字军再无一点瓜葛。

在安条克城两个月的休整时间并没有给士兵们带来什么好处，相反更加急躁起来。士兵们都不能习惯和平安宁的生活，此时突厥人对他们的虎视眈眈，只能稍稍安抚一下他们急于宣泄的狂热激情。而此时的格德伯雷因其兄弟鲍德温遭到了撒拉逊人的袭击，不得不出兵援救，此举让十字军将领们认为他们狼狈为奸、图谋不轨。最后，士兵们要进攻耶路撒冷的决心变得越发强烈，连各个领袖们也快控制不住了。出于这个原因，雷蒙德、堂·克里德、诺曼底公爵罗伯特等人带着自己的手下发兵马拉城，将这座小城围困了起来。

十字军士兵们再次因为自己的奢侈浪费，最后落了个忍饥受饿的下场。但命运之神还是眷顾了他们，几日之后，他们就等到了皮埃蒙特带来的援军。有了生力军的支援，大军迅速攻陷了马拉城。

在马拉城被成功夺取后，安条克大公皮埃蒙特公爵和图卢兹公爵为了马拉城的新主人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虽然其他首领尽力化解之间的矛盾，但当队伍行军到阿卡斯城脚下的时候，矛盾再次爆发出来。因为此时已经直接影响了全军的行进，于是连普通士兵们都要求立即选出一个新统帅带领大家。于是，格德伯雷不得不放火烧了自己在阿卡斯的大营，一马当先向圣地进发。图卢兹公爵手下的近千名法国士兵也跟在后面投入了他的麾下。于是，格德伯雷统率着这支重组的大军踏上了东征的最后目的地——无论在悲伤、哀痛还是危机四伏的时候——基督徒们始终衷心向往的圣城耶路撒冷。

围城之战

十字军们在途经埃姆尔斯碰到了一群从伯利恒来的使团。听到在伯利恒——救世主耶稣诞生的地方，当地的人们遭受着异教徒的迫害和压迫，又思及自己与此地越来越近后，十字军不禁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他们是那么激动，以至于到了深夜也没有人肯回营房睡觉。他们枕戈待旦，期盼着早日到达伯利恒。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士兵们就整装踏上征程了，他们的心中充盈着无穷的希望和热情。

被此激励的十字军将士们顽强地抵抗了4个小时，直到旭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在火红的朝霞的映衬下，巍巍矗立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塔楼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如此辉煌灿烂的美景，将基督徒们内心潜藏已久的虔敬和柔情爆发了出来。这时的十字军士兵褪下了野蛮嗜血的外壳，变成了一队彻头彻尾的朝圣者。“耶路撒冷！喔，圣城耶路撒冷！”不管是士兵还是尾随其后的妇女儿童，他们都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呼叫着。他们俯身亲吻着这片神圣的土地，抑或是高声祈祷，还有的五体投地趴伏在地上，以便最大限度地汲取圣地上的灵气。大家在历经一番艰辛后，又叫又跳，又是祈祷又是哭泣，转眼间却又开怀大笑。激情令所有人失去了常态，直到有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感到满心的羞愧。

当这样如火山爆发般的热情平息后，十字军包围了耶路撒冷城，同时直接向守城的驻军发起了冲锋。如此简单的强攻让十字军们损失了一些最

勇猛的骑士，于是他们改用了一些新的攻城用具。他们利用抛石器、可移动木塔、攻城锤以及一种被人称作“母猪”的机械装备——在这种装备的表面蒙着一层厚实的生猪皮，在这层外皮的掩护下，人可以隐藏其中在城墙根部挖掘地道与敌人抗争。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与此相类似的攻城器械也被人不断制造出来。

十字军将领们也停止了之间的内战，不再考虑土地分配问题，同心协力地作战。堂·克里德和图卢兹公爵在全军面前互相拥抱，在此结为了友好同盟。教士们也四处宣道来支持这场艰苦的战争，用各种鼓励性的话让全体将士团结起来。为此，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肃穆的宗教游行，全体士兵排列成一串长长的队伍绕城而行。而每当到了圣经中提到过的神圣地点，教士们也总会在此祈祷，希望能得到神明的帮助。

而在撒拉逊人看来，这些卑贱的基督徒们根本不足以和自己抗衡。他们制造了几个做工粗糙的十字架，固定在城墙上，并向其吐痰、撒灰、扔石子。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十字军士兵看到自己所崇敬的圣物被如此亵渎后，浑身充满了激愤的怒火。每个人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熊熊斗志，他们想以战斗洗雪亲眼见到圣物被人践踏的仇恨。

十字军为这场战斗作了周密的准备，骑士们整鞍带马，连平常最悭吝的士兵也配备了充裕的武器，每个人都时刻准备着展开进攻。当攻城战斗的展开，面对撒拉逊人的如暴风雨般的利箭和滚滚火球，十字军没有退缩，以非一般的意志力涌向城墙，推着攻城器，尽全力轰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而在移动木塔的每一层楼梯上都站满了弓箭手，他们同样向撒拉逊人射出致命的长箭。十字军的首领们，格德伯雷、雷蒙德、堂·克里德、诺曼底的罗伯特等，每一个都坚守在自己的移动塔楼上，以昂扬的精神指挥着士兵战斗。在一次次的进攻和退后中，十字军们不放弃的精神，顽强的意志，深深震撼

了突厥人。这让他们意识到,这些十字军不是一般的军队,他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抵挡他们的攻击。

这样激烈的战事在经过一整天后,告一段落。教士们围坐在回到营地的基督徒们的身旁,祈求着上帝帮助十字军攻破耶路撒冷城。在只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十字军士兵再次投入了战斗中。这次连那些为士兵送上茶水的妇女儿童们也都不再惧怕了,面对敌人射来的利箭,她们提着水罐闪躲着。所有人都坚信,来自天堂的神明正在身后保护着自己,为此他们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去。很难想象,如果在心中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就算是人数比目前多3倍的军队也会被打得溃不成军。当图卢兹的雷蒙德爬上云梯攻进了城内,堂·克里德和诺曼底的罗伯特也轰开了一座城门,而突厥人马上冲上前要夺回制高点的时候,格德伯雷公爵意识到,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胜利的曙光就要到来。当机立断,格德伯雷公爵命令士兵从塔车上的吊桥上冲过城墙。不久后,十字军的旗帜就出现在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墙上。士兵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呐喊着从各个城门杀进城内。

进入耶路撒冷城后,十字军士兵们和突厥人进行了数小时的激战,此时突厥人之前对于圣物亵渎的画面不停地出现在士兵们的脑海中。仇恨让他们愈战愈勇,士兵们已然化作了杀人狂魔,在全城的各个角落肆意屠杀着。不管男女老少,统统变成了十字军刀下的亡魂。就连十字军领导者们也无法管束自己部下的士兵了,一旦屠戮被激起就很难轻易收回。惊恐万分的撒拉逊人成群结队地躲入苏莱曼清真寺躲避屠杀,还没有等他们构建好防御工事,杀红了眼的基督徒就追到此处。据说,仅在这座庙宇里,就有1万多人死于非命。

两种文明的对抗

当战争一结束，隐藏在各处的基督徒们就纷纷跑了出来，热烈欢迎远道而来解放他们的十字军兄弟们。而此时夹杂在人群中的修道者彼得被人搀了出来，因为他曾经为了宣讲为含冤受辱的基督徒们伸张正义的演说，而来到此地。虽然之前被人冷落了许久，但在这些基督徒眼中，彼得就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的英雄。他们跪倒在彼得的身前，有的抱着他号啕大哭，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人们还发誓每天会为了他的健康而祈祷。在他们眼里，之所以能够解放耶路撒冷，靠得全是彼得那英勇无畏的气概和忍辱负重的精神。

据后人所说，彼得有可能在耶路撒冷的一家教会任职，但具体职位无从得知。也有另一种没有成分证据的言论，说彼得后来回到了法国，还在当地创建了一所修道院。

十字军顺利攻破了耶路撒冷城之后，这次历经千辛万苦从欧洲大陆一路辗转而来的东征至此圆满结束了。人们热情高昂地将那些清真寺改建成基督教堂，基督耶稣殉难地以及圣墓也被他们整治得焕然一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热情也慢慢平息下来了。大批的欧洲朝圣者从欧洲大陆来到耶路撒冷朝圣。在东征途中曾借故退出的斯蒂芬和蒙马杜瓦公爵也浪子回头重返圣地，以此来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但是，若是拿目前的情形与以前朝圣活动的鼎盛期相比，可就逊色了许多。朝圣者排成长龙，千里跋

涉的景象已经十分少见了。

十字军领导们在占领耶路撒冷后意识到，必须选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做圣城的领导者。相比于野心勃勃的皮埃蒙特和雷蒙德，一向不露锋芒的格德伯雷最终在推选中脱颖而出，平静地揽过大权，登上众人觊觎已久的圣城之主的宝座。而此时的撒拉逊人仍然对十字军虎视眈眈，伺机夺回耶路撒冷。于是趁敌军还没有对耶路撒冷形成合围的时候，格德伯雷凭借着自己卓越的判断力和高明的指挥技巧，带领大军冲向了立足未稳的撒拉逊大营，打破了敌人的原定计划，扭转了局势。双方在亚斯卡龙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最后以十字军击败突厥人获得胜利告终。不过同时十字军这边也受到了重创。

但当格德伯雷还没来得及好好地享受其荣耀与权威时，在当权的第九个月，他突然罹患恶疾，很快就撒手人寰了。在他的兄弟爱德萨的鲍德温接替他的位置，成为新的圣城之主后，虽然一直致力于保卫耶路撒冷城，但是却没能为子孙后代打下牢固的根基。突厥人在其后的50年里一直对其虎视眈眈，双方之间征战无数。这50年，也因此成了历史研究者们最感兴趣的一段时期。

和突厥人之间不间断的战事让十字军所占领的耶路撒冷城国力日渐衰落。土地常常是失而复得，得而又失。军队内部，将领之间明争暗斗，争权夺利。相反地，突厥人和撒拉逊人却越来越合作无间。他们将十字军当做共同打击的对象，就如何将盘踞在耶路撒冷城内的基督徒全部消灭当做他们的目标。两股人马团结合作，势力越来越强。在那个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骁勇善战、智谋出众的骑士和英雄们，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他们英勇的事迹在后世被人们广为流传。即使是经历了持久的拉锯战后，基督徒们对突厥人和撒拉逊人身上所拥有的大无畏的精神所折服。伊

斯兰文明中的灿烂成就让他们这些粗俗野蛮的欧洲人望尘莫及。

虽然两方教派处于对立状态，但这不能阻止信奉基督教的十字军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女子们之间的通婚。鲍德温国王本人娶了一个异教徒为妻子，其结果就是让他的部下纷纷效仿。他们要求这些女子必须在成婚前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而当两族通婚之后，双方以及其后代亲友之间的敌意也不再那么强烈。但是这对于那些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来说，饶恕一个异教徒就是极大地冒犯了上帝的威严，会遭到天打雷劈。

这些欧洲来的朝圣者满怀着宗教激情，抱着死后能升入天堂的期望来到此地朝圣。但是当他们看到居住在这里的基督徒与撒拉逊人之间签订了停战协定的时候，不禁气愤不已。他们不明白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们，已经放弃了此前的战争狂热，而只希望能够在此结婚生子，过安定的生活。于是欧洲朝圣者们常常做出激进的事情，而因此遭到撒拉逊人的报复。

突厥军队的统帅札希是一个性格强硬、富有攻击性的人。他的儿子洛赫丹姆在他死后继承了他的职位，同时也继承了他的强硬性格。在 1145 年末，突厥人抢占了耶路撒冷的重要堡垒爱德萨。为了夺回失地，爱德萨公爵亲自出马与突厥人交锋，结果却被洛赫丹姆的人马杀得大败，爱德萨城中的军民也因此遭到血洗，所有的房屋设施都被毁坏得一干二净。失去爱德萨这一有力屏障后，耶路撒冷城内人心惶惶。

此刻，只要再有一个恰当的时机，洛赫丹姆就可以率领大军突入耶路撒冷。基督徒们明白，此时的十字军因为此前的内部分裂问题而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来抵御突厥大军的进攻了。于是牧师和教士们纷纷写信给教皇和欧洲各国君主们，请求他们能够派遣一支新的十字军来解圣城的燃眉之急。这些教士们大多来自于法国，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争取法国的救兵。信使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派往法国。当信件被

送到法国国王路易七世手中之后，国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骑士们纷纷赞成拿起武器去捍卫救世主诞生之地，而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各国君主们也对此表示兴趣，计划着新的行动。这时，一个与彼得相似的人物应运而生，他就是圣贝尔纳，一个以滔滔的雄辩激发起公众热情的修道士。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起源

在彼得时期，公众对东征的热情高达到最高峰。但至此以后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人们对圣战所抱持的狂热之心已经大不如前了。第三次，第四次……直到最后基督徒的宗教热情已经完全平息了，耶路撒冷也再激不起基督教世界一丝一毫的反应了，甚至是谁占有圣地也无所谓了。出现这样反差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欧洲人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战争了。但是基尔佐特却反对这种观点，他在一篇关于欧洲文明的精彩演讲中讲道："我认为人们说自己不想再与亚洲兵戎相向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不会对自己未完成的事情感到厌倦。他们的祖辈所遭受过的苦痛也不可能令他们感到疲惫和劳累，这只是一种出自个人的而非遗传的感觉。如同 13 世纪的人对 12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不觉得厌烦，后世的人之所以在观念和看法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原因是：在意识、情绪及社会形式等方面出现了改变。因为人们在面对曾经被摆在祖先面前的事情时，他们不会和祖先一样对之

产生欲望。甚至还会拒绝相信这个曾经被祖先所信奉而不曾怀疑的事情。”

这个说法其实很正确合理。我们顺着十字军的历史向后看，将格德伯雷做统领时的十字军，和后来路易七世带领的十字军，以及查理二世所掌管下的十字军分别作比较。不难发现，每个时期的民众在其所持观念上有很强的差异性。而十字军本身就是推动欧洲民众观念改变和促进整个欧洲文明产生巨大进步的力量之一。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贵族骑士们手握重权，嚣张跋扈，令当时的君王和百姓都对其恨之入骨。而十字军东征这样一个契机，让这些贵族骑士离开了国土。由此，欧洲最蒙昧也最迷信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封建君主和普通百姓都能够摆脱贵族统治的桎梏。一时间，社会的自由风潮发展壮大，人们自身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日益加深。对于君王来说，他的皇权不再受到贵族阶层的限制，而能够得到实质上的落实。因此，法国在指引十字军东征之后，世俗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人们也变得更加向往和平与安定。

但是当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热潮被教士们掀起时，人们就不再那么受人愚弄了。普通的民众不再愿意参与战争，而更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田地和耕作上。而对于那些到过圣地，朝圣后返回的朝圣者们来说，一番朝圣之旅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和心胸。在和异族人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对方更为先进的文明和更为广阔的世界，进而自己身上的陋习得以修正。于是他们之前对异教徒所存有的偏见便被消除了。对于那些在十字军东征中经历艰难困苦的贵族骑士来说，这样的一次苦旅让他们变得更加温和，对待封建等级制度也更为理性一些。

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地，因此涌现了一大批行吟诗人，他们所吟唱的描写爱情与战争的优美诗歌在各个国家、各个人群中风靡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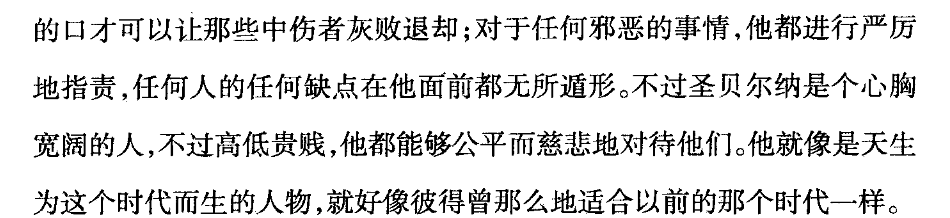
同时这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十字军东征的迷信和盲从，他们在面对传教士的宣讲时，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分是非地言听计从，而是能够更为理智地去分析思考，不再做宗教狂热的奴隶。

当时英国正遭受外敌侵扰，本身就已自顾不暇，因而参加十字军的人相较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来说少很多。公众对于十字军运动的热情也相较低迷。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英国就没有参与进去，第二次当然也很少人参加，即使是参加的人也大抵是跟从诺曼底公爵的骑士以及他们的随从。在英格兰土生土长的撒克逊人，不论是庄园主还是平民，都无人响应，更不要说英国平民当时正处于极端受奴役的境地。在苦难的折磨下，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行善事应该从自己的身边做起，而不是向外施诸他人。

相反在德国，第二次东征的时候，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热衷于此的宗教狂人。虽然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很多人愿意融入进这样的宗教热潮中，但是德国人还是高举着旗帜浩浩荡荡地向东方进军，在新组建的十字军中有一大半士兵都来自德国，比起第一次来，这支远征军在数量上一点也不逊色。

当时的教皇尤金尼斯在接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的告急信后，大为震惊。他认为圣贝尔纳这个人拥有同时代里无人能及的绝佳口才，凭借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既可以将听众们感动得涕泪滂沱，更可以叫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下一秒又让他们气得怒发冲冠。于是教皇尤金尼斯将筹划新一次的东征这一重任交给了圣贝尔纳。而在现实生活里，圣贝尔纳却是一个个性谨严，善于自我控制的人，就算别人故意给他泼污水扣帽子恶意中伤，也丝毫不能触动他的地位。

当那个时候的圣贝尔纳他已经辞去了在教会中的要职，在克莱伍科斯的小教堂过着宁静与闲适的生活。对于别人对他的恶意中伤，他超尘绝俗



的口才可以让那些中伤者灰败退却；对于任何邪恶的事情，他都进行严厉地指责，任何人的任何缺点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不过圣贝尔纳是个心胸宽阔的人，不过高低贵贱，他都能够公平而慈悲地对待他们。他就像是天生为这个时代而生的人物，就好像彼得曾那么地适合以前的那个时代一样。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被众人推崇的修道士彼得行事冲动，他对十字军东征的冲动全来自于其狂热的宗教热情。而他所召集的人都是一些三教九流之徒，热衷于扩大教会在世俗中的影响力，最后拼凑出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相反地，圣贝尔纳处世冷静理智，他行动之前会进行深远而周详的规划，而他热忱和坚定不移的品质让他最后召集起了一支正规大军。因此，圣贝尔纳最后却成了教会的股肱之臣，并因此享有崇高的赞誉。

圣贝尔纳与两位皇帝的壮志雄心

圣贝尔纳此行要说服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的君主。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专横霸道，但是对宗教却有着很强的迷信。曾经为了反抗教皇，路易七世在维特利城发动了一场屠杀，至此成千上万的人因他而死去。这场屠杀让他就此名誉扫地。事后有些后悔的路易七世，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发誓要去耶路撒冷。而此时圣贝尔纳的想法和他一拍即合。路易七世当即决定要投入到这场远征中去。

贵族骑士们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积极地参加远征，于是也行动起来加入其中。有些人因为打仗的缘故而因此倾家荡产，这也迫使他们更加积极

地加人远征的行列中,希望能够通过对异族的征服积蓄财富,以便重振家业。就这样,短短时间内就组建成了一支接近20万人的大军。东征将士们在维茨勒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出征仪式。在广场中央的高台上,圣贝尔纳把一个十字架授予了即将出发的路易七世。3位红衣主教、其他一些权贵以及法国王后埃莉诺也出席了典礼仪式,并当众宣布报名参战。圣贝尔纳还把自己的红色长袍贡献出来,用它剪裁出了很多小的十字架,分发给众人让他们佩戴在肩上。他还为众人朗读了教皇特地写的东征布道书,书中写道:教皇保证每一个参加东征的基督徒,其身上的罪恶,无论大小都会被一一宽恕。同时也要求:在东征途中,任何人不得携带过多的行李以及不必要的奢侈品。因为之前一次的东征曾经发生过因为主人受鹰犬误导而步入歧途的先例,因此教皇特地要求贵族骑士们要谨守规范不得携带狩猎用的鹰犬。在众人都纷纷认为此次十字军的统帅非圣贝尔纳莫属时,他却表示自己生性不喜欢受人拘束,因而拒绝了人们的好意。并且他在丹尼斯又主持了一个隆重的宗教典礼,将十字军统帅的重任授予了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在这之后,他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讲,发动各个地方的人们积极参与圣战。他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人们对他的品行和操守也一直赞誉有加。凡是听过他那激动人心的布道的人,无不被他出众的雄辩所折服。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将他说的预言当做神的旨意崇拜,有些被他的宣讲和预言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甚至抛夫弃子,伪装成男性匆忙加入十字军。所有的人们都期望他能够创造出不朽的伟大奇迹。

在给教皇的信中,圣贝尔纳写道,在法国的城市乡镇里,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伤心哭泣的妇女,因为她们的丈夫或情人都抛下她们参加远征军了,很难再看见个英武有力适合上战场的男子了。自己的全国宣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他同时也表示,与以前那场引起强烈轰动而招致万人空巷

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不同,无论公众这些看得见的热情是多么强烈,在法国能够拿起武器投入战争的总人数还不到20万。而圣贝尔纳在信中所作的那些描述,恐怕多半是出于诗意的想象。

法国朝廷中有一个十分精明能干的大臣,名叫修格。他得知国王要御驾亲征耶路撒冷时,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劝服国王放弃这个念头。并将其危害说给国王听,毕竟,这次远征吉凶难料,而路易七世的子民更需要他的统领。但是因为此前在小城维特利犯下的沉重杀孽而寝食难安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一心希望按照基督教的规条去圣城参拜来求得上帝的原宥,进而洗清自己的罪孽,根本听不进臣子们的谏言。这位固执己见的国王想通过这次征战向世人表示:昔年由于法国王权受到罗马教廷的侵犯,他曾经领头对抗过教会,不过他可以不计前嫌拜倒在教廷神圣的律法面前,只要教旨与他的利益不矛盾,或者说两者的看法一致。无论修格如何劝说,国王就是不改心意。在圣丹尼斯领受了教旨之后,路易七世就安排好了行程准备随时出发朝拜了。

而此时的圣贝尔纳刚刚完成了在法国的宣讲,越过边界来到了德国境内。其在德国的宣道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人们对他的高尚情操膜拜不已,凡他所经之地受到了崇拜者们最热烈的欢迎。即使对法语一知半解,但是还是有千千万万的民众蜂拥至他面前,只为了一睹他的尊颜。那些对圣战热情似火的贵族骑士们。纷纷加入圣战,从他手里接过象征十字军东征的十字架标志。在克莱乔克时代,那时候的人们疯狂而盲目,整个国家有二三十万基督徒加入了十字军。但是现在,人们虽然激动的心情依然如故,但是却更为理智,往昔那种千军万马鼓角震天的场面早已不见了。

很快,各种各样的流言在民间迅速传播着。据说,凡是圣贝尔纳眼光所到之地,妖魔鬼怪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更有甚者表示,不管你得了哪种疑

难杂症，只要圣贝尔纳的手指轻轻一碰，那人立即就能恢复如常。这些关于圣贝尔纳带来的奇迹和各种非凡的逸事引起了德国境内乡村城市中各色人等的热情，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就连德国皇帝康拉德也变得雄心勃勃、斗志昂扬。他宣布要御驾亲征参加东征收复圣地。

于是，在德国皇帝康拉德的一声令下，经过不到3个月的筹备工作。德国境内应诏参战的人高达15万之多。而更有一些战士的妻子或情人，被编成各个小队随军出征。她们身着男性铠甲，骑马佩剑，统领则穿着镶有金色马刺的马靴，誓死追随自己的丈夫或情人。为此，这些女战士被人称作“金脚女士”。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1147年6月，德国皇帝康拉德所率领的德国十字军在早于法国人之前就平安地穿过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境内，顺利抵达了君士坦丁堡。

而此时的拜占庭是在曼努埃尔·科迈纳斯的统治下了。这个新上任的拜占庭皇帝同老皇帝阿列克赛一样，在他得知十字军再度到来的消息时，变得异常警觉。他明白自己国家的力量太弱小，无法抵御对方强大的力量，所以不能阻止十字军通过此地去耶路撒冷。但是鉴于此前同样的一支军队曾蹂躏过君士坦丁堡，破坏了他的子民的安定生活，曼努埃尔·科迈纳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热烈欢迎十字军的到来。说实在的，他并不了解十字军的意图，也不觉得能从这伙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更别说所谓的两国友谊云云……

一路上，德国军队一直受到拜占庭民众的讥笑，说他们是野蛮的化外之民。德国人也大方承认自己就是野蛮的。但是也同样展现出了他们的天性——坦诚，反驳希腊人是阴险毒辣的小人和叛徒。

在行军路上，康拉德的大军一直是军纪森严，秋毫无犯。但是在君士坦

丁堡，却和希腊人的冲突不断。面对希腊人的咄咄逼人，德国人气愤至极，忍无可忍，冲进拜占庭皇帝那座雄伟壮观的御花园之中。在看到其御花园中处处可见稀有的珍禽异兽，富丽堂皇的装饰，以及曲径通幽的林木、回廊、溪流时……如此优美而不失天然的美景也无法让德国人的怒火得以稍微平息。这些“野蛮的”德国人将这美丽的御花园毁得很彻底。一番打砸抢烧后，那些珍贵的鸟兽不是被杀就是被放走，现场狼藉一片。有人记载说，皇帝曼努埃尔透过行宫的窗户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切，可他却提不起丝毫力量，更没有一点勇气去阻止暴行的发生。对于这群从欧洲大老远前来的客人，他一天比一天厌烦。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要把这群野兽赶走。

曼努埃尔首先派人邀请十字军统帅康拉德来自己的宫廷会面，但是康拉德对于皇帝的这一安排并不放心，他认为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得不到安全保障，于是告诉使者说，邀请曼努埃尔来自己的大营中会晤。对于这样的结果，曼努埃尔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经过几番谈判商讨，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曼努埃尔同意派遣向导带着十字军大队穿越小亚细亚地区。

拜占庭皇帝的阴谋

就这样，在希腊向导的引导下，十字军就浩浩荡荡地渡过了赫勒斯邦海峡，即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根据后世历史学家的记载，当时的十字军在康拉德的统率下，好战的弗雷艮主教在其后压阵。但是没想到却被希腊人给欺骗了，将他们带到了一片荒芜的卡巴多西亚原野上。人困马乏的基督徒们原以为可以看到水草丰茂的富饶场景，却没想到是贫瘠到寸草不生的境遇。而此时，希腊向导一看到十字军落入塞尔柱突厥人的手中后，便立刻逃之夭夭了。

此时的基督徒又困又饿，被扔在这样一片荒芜的地带，眼看着突厥敌兵离自己越来越近。此时的他们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根本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抗争。在这场战争的开始，突厥骑兵就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驰骋在战场上，敏捷矫健，变幻莫测，若隐若现，让那些被打得措手不及的十字军看花了眼。突厥弓弩手不断向十字军射出锋锐的利箭，受此箭雨的打击，十字军士兵节节败退，被逼到泥泞的沼泽地中苦苦支撑。就这样，缺水断粮了许久的德国人当即成为突厥人恣意屠杀的对象。在这支远征军中，伯恩哈特公爵素来被人称为是最勇猛的骑士之一，可在这场遭遇战中，由他所率领的分队全军覆灭，没有一个人能从突厥人的箭锋下逃出来。

而德国皇帝康拉 悳本人也差点在这场箭雨中受伤，险些丢掉性命。德国人已经无力反抗了 他们一路逃跑，后面的突厥人也穷追不舍。在经过一

番血战之后，十字军好不容易逃到了尼西亚城，而此时的十字军已经由曾经威风一时的10万雄师以及7万战马损失到后来只剩下五六万一蹶不振的败兵残将了。

虽然一直有人提醒路易七世，拜占庭皇帝居心不良、包藏祸心，一定要小心提防。但是对这些，路易七世一直都不甚了解，因此也不以为意。当他率领着大军沿着沃穆斯和拉蒂斯班准备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的途中，经过拉蒂斯班，恰巧碰到了曼努埃尔派来的使者，随身附带了一封给他的谀词连篇的信件。在信中，拜占庭国王大肆赞美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其谄媚程度据说在朗格瑞斯主教大声念信的时候，甚至让这位君王红了脸颊。拜占庭国王希望路易七世能够向拜占庭保证，自己将会以友好、和平的方式穿越过希腊的国土，并且不要把小亚细亚地区列入进攻的目标。对于前面一个合理的要求，路易七世二话不说一口应承下来。但是后面这个不合情理的，则遭到了路易七世的严词拒绝。随后，路易七世一行继续赶路。安然通过了匈牙利之后，大军停了下来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安营扎寨。当路易七世率领的大军来到君士坦丁堡后，曼努埃尔皇帝就主动要求他前往皇宫进行会晤。于是路易七世就带着小队人马来到了城中，于皇宫的长廊上拜会了拜占庭皇帝。在经过曼努埃尔皇帝一番时而引经据典，时而舌灿莲花，而略显前倨后恭，满嘴逢迎拍马的说辞后，路易七世并没有如同曼努埃尔所希望的那样承诺将来不会攻击希腊。而是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然后拂袖而去。这个时候的路易七世想起曾经旁人的提醒后，更加明白拜占庭皇帝绝非善类。当十字军的士兵得知路易七世仍然进行谈判的时候，极为不满，纷纷请求出征，要求进攻君士坦丁堡，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路易七世却并没有采纳众人的意见，而是率领大军绕过君士坦丁堡直奔亚洲而去。

大军深入亚洲腹地之后，路易七世听说了德国国王康拉德皇帝在此地

的遭遇，开始的时候，德法两军决定结为同盟，带领着军队一同向以弗所进军。但是德国皇帝康拉德看到法国如此强大的军力时，反观此时自己的伤病残将，不想屈居人下，于是带领着自己的人马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德法同盟随即瓦解。当康拉德率领的军队回到君士坦丁堡后，曼努埃尔热情接待了他，并表示自己在看到康拉德蒙受的巨大损失后的遗憾和同情，也趁机对那些奸诈蠢笨的向导做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谴责。他那彬彬有礼的风度和和善的外表暂时令康拉德生出了一丝信任。

此时法国国王带领的军队按照原定计划朝着耶路撒冷行进，不料途经弥安德河时，遭到了早已等候在岸边的敌军的偷袭。虽然突厥人抢占了渡河通道来阻止法国人的前进，但是聪明的法国人出钱收买了一个当地的农夫。在农夫的引导下来到河水下游的一处浅滩，并顺利地抵达了河对岸。顺利过河之后，法军向突厥军队发动了猛烈进攻，把突厥人攻了个措手不及，连连败退。不过突厥人的这场败退到底是真还是假，的确值得商榷。在现在看来，这个突厥人看似的败退或许是他们诱敌的一个策略。按照他们的初衷，他们将十字军引到一个便于他们施展身手的地方，然后准备按计划一步步地把敌军一举歼灭。于是当这些自以为胜利的十字军在3天后来到一座山高路险的山下，想要从山间的一条狭窄通道行动，穿过这片山区。突厥人埋伏在通道上方的山崖上，凭借着山石的遮挡，他们便得以掩盖自己的行踪，不被十字军发现。

而当此时已经疲劳不堪的十字军拖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向上攀登着时，埋伏在山上的突厥人从山上将一块块巨石推下来，砸向这些十字军，同时躲在山间的弓箭手也开始向山下射击。伴随着隆隆的呼啸声和刷刷的弓箭声，成千上万的法国士兵在惊慌失措中丢失了性命。即使是有些士兵穿戴着护身盔甲，箭尖一碰上就被反弹了回来，那些突厥人就射向他们的坐

骑，导致人仰马翻，人马双双跌落悬崖掉入急流滚滚的河水中。路易七世此刻正在队尾，对前方的情形还不清楚，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伤兵口中，他了解到惨烈的战况。但他也弄不清楚前面到底有多少突厥人。他只得催马前进，想亲自督战来稳定军心。可是，他的所有努力显然都是徒劳无功的。从山顶上不断飞坠下来的巨石挡住了他的去路，法军根本就无法往前突进。即使有几个人侥幸攀上山顶，也被突厥人扔下山去，跌得粉身碎骨。

在勉强逃离敌人的追杀后，杀出重围的路易七世趁着夜色浓黑，带着手下的残兵败将一口气跑到阿特利亚城下。此时的十字军斗志涣散，如同一盘散沙，于是路易七世重新编排了人马，申明了军纪，安抚了士兵。但是饥饿和疫病在此时侵袭了法军，于是路易七世不得不召集众将开会，商讨是否该按照原计划行事。最后，他们决定向安条克城进发。此时，安条克城虽仍处在格德伯雷的继任者的统辖范围之内，却是一片自由的领地，支配大权已经落入雷蒙德的手中。而这位雷蒙德公爵，正是路易七世的皇后埃莉诺的叔叔。

作为埃莉诺皇后的叔叔，雷蒙德一直劝说路易七世让他放弃东征的计划，留在安条克帮助他扩张领地和势力，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位高权重的黎波里大公也对路易七世提出类似的建议。不过，路易七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他婉拒了二者的好意，在安条克做了短暂停留后，率军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发。

德国皇帝康拉德带领他的军队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还曾许诺为他提供帮助，虽然这些所谓的“帮助”从来没有兑现过。也许，曼努埃尔根本就没想过要遵守什么诺言。于是德军率先抵达了圣城。

一盘散沙的十字军“联军”

当从各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齐聚一堂后，那些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王公贵族以及十字军各部将领们就进行下一步战局的方向问题举行了一次首脑会议。在会议上他们指出：他们要联合各自的军队，一起攻打大马士革。要想获得整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将盘踞在这个战略要地的撒拉逊人从城中赶出去。然而，基督徒们却没有从往昔那一桩桩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从来不懂得团结协作的重要性，也不知道紧密的联合是击败敌人的最佳战略。所以，尽管各位领导人都赞成这一计划，可他们中的每个人却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安条克大公和的黎波里大公两人之间互相憎恨，而又同时嫉恨耶路撒冷王，同时，德国国王康拉德因为法国军力强大的缘故而对法国国王心生忌妒。虽然路易七世也是对其他的任何人都不顺眼，但是鉴于其真心诚意想来耶路撒冷朝圣的缘故，所以他与其他人相比是最真诚的。尽管他的观点和看法有相当的不当之处。因此，他决定要静候良机好树立不世功勋。

十字军按照之前原定的战略，从四面八方将大马士革团团围住。这样一来人多势众的十字军立即占了上风。这样的围城战略进行了数周，大马士革城头上尽是创痕累累的防御设施，敌人们的抵抗倍加懈怠。十字军将领们不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敌人已经坚持不了几天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十字军内部，各个首领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到达了巅峰。这种混乱的局面最

终导致了攻城战的失利,也彻底葬送了整个东征大业。

这个时候的十字军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大局,于是军队内部为了由谁控制这场战争而闹起了内讧。他们没有领会到"先把兔子捉住,然后再杀掉它"这句极富智慧的至理名言。在这个攻城战的紧要关头,他们居然犯了这种愚不可及的错误。

由于安条克城和的黎波里城已经各有其主,剩下的20多个首领于是就把贪婪的目光盯视在大马士革城上,纷纷要求由自己来掌管这座城池。就在这些首领为大马士革城究竟该由谁掌管的问题进行商讨时,很多宝贵的时间就被白白浪费了,可遇不可求的攻城良机也付诸东流了。同时,在他们为抢夺城主之位而喋喋不休的时候,撒拉逊人此时暗自积蓄力量,随时准备反戈一击。

在经过一场火暴异常的争论后,最后,弗兰德斯的罗伯特公爵因为此前两次抵达过圣城耶路撒冷,因而被授予了大马士革城主的荣光。但是有些人并不同意这个决定,并放话说,若是他们不重新举行一场更加公正的会议,而坚持现在的决定的话,他们就拒绝在围城战中协同作战,并将退出联军。于是,在十字军中嫉恨和猜忌之风盛行,恶毒的流言和诡谲的伎俩在各个角落里散播着。到最后,那些满腔愤恨的、一心一意只为自己打算的候选领袖们浑然不顾大局,统领着自己的人马绕过城墙安营扎寨。其他阵营的士兵也纷纷仿效他们的愚行。随着这样的错误愈演愈烈,十字军的包围圈立刻变得破绽百出,先前在他们的猛烈攻击之下变得岌岌可危的城墙外变得空无一人,再也看不到一个坚守岗位的士兵了。但是很快十字军就会为他们自己造成的恶果付出代价,因为此时他们的优势丧失殆尽。

此时的撒拉逊人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得到了充裕的粮草接济,又加固了城头的防御工事。其最高长官埃米尔素甫爱丁统率的一支援军日

夜兼程赶往大马士革，十字军在不知不觉中在敌军的凶猛攻击下，立刻土崩瓦解。即使等到他们发现敌人的企图后，也为时已晚了。最后，基督徒们被赶出了撒拉逊人的领地，灰溜溜地败退到耶路撒冷。他们总是妄想着要挫挫敌人的锐气，结果自己却从此一蹶不振。

受此重击的十字军，此时身上的宗教激情已经荡然无存了。德皇康拉德也从开始时的踌躇满志变得意冷心灰，在任何士兵都已经没有作战的精神的时候，灰溜溜地带兵回到了欧洲。同样满怀羞愤的路易七世碍于面子在耶路撒冷驻留了几天，终于也在修格大臣的劝说下起程回到了法国。于是，起先大张旗鼓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经历了多灾多难后，随着他们的离开，就此结束了。而此时圣城耶路撒冷依然处于举步维艰的局面中，比起十字军刚从欧洲出发时日子更加不好过。从这次东征中，除了无止境的羞辱基督徒们一无所获。

罗曼蒂克的骑士风度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虽然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人们对于十字军东征的热情算是彻底消失了，青壮年们也不愿再去参加十字军。但是这样一场场的战争却让另外一种现象风靡整个欧洲，那就是骑士精神的追求。有人甘愿为了表现骑士风度而奔赴圣地，想要拯救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基督徒。这一次，人们不再是因为宗教热情而奔赴圣地，人们是为了诗歌再重新燃起了展开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热情。

但是诗歌对于那些只在乎柴米油盐、填饱肚子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是如同阳春白雪般令人高不可攀。就好像是“餐桌上的鱼籽酱”，对普通大众来说是那么奢侈至极。不过，这并不妨碍骑士们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喜悦去聆听那些动听的歌谣。流浪在英、法、德、意等国的行吟诗人们，为人们唱着一首首的动人乐曲，而曲中的内容不乏是男主人公梦想着在圣战中建功立业，来虏获自己所钟情的心上人的芳心。诸如此类的歌颂爱情与战争的动人旋律让人们无限神往。

十字军远征史上最富罗曼蒂克精神的一个时代就此开始了。人们不再仅仅只是为了保卫圣墓抑或是保卫一个在东方的基督教王国而去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人们也不再纯粹为了宗教抑或是想在身后得到一个殉道者的美名而去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如今的人们不仅仅是战士，也不仅仅是

痴迷宗教的狂热分子。他们想要把握这个天赐而不可多得的良机来证明自己，争取到男子汉的荣誉，与此同时也能获得心目中佳人的青睐。

当时身处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骑士们，圣约翰骑士团的士兵们，专门为了救助贫困而身患疾病基督徒而组成的慈善团，保卫圣墓以及护卫朝圣者的圣殿骑士团的成员们，以及其他身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都处于水深火热的痛苦处境中。埃及君主萨拉丁获得了这个东方帝国最高领导权，将自己的旗帜插在圣城的墙头之上。其过程的是非曲折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巨细靡遗地叙述一遍。我们只知道，当时这基督徒们内部尚且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内斗和猜疑，更何况他们还面对由智勇双全的萨拉丁所统率的剽悍勇猛的阿拉伯铁骑，在这样实力悬殊看似已盖棺定论的战斗中，基督徒们根本就没办法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因为那些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们与在欧洲各国的骑士中最高贵的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是血浓于水的亲人，有些是至关重要的朋友。因此当圣地为异族所占领，而他们的生活如此悲惨的消息被传入欧洲以后，各国的骑士阶层中立即引发了强烈的不满。这还不算完，一条接一条的噩耗随即传遍了欧洲：基督徒们在柏利亚斯战役中遭到惨败，并被敌人大肆洗劫和屠戮；耶路撒冷、安条克、的黎波里以及各个基督教领地一一沦陷。在教士们中间蔓延着一种深沉的忧伤气氛。而教皇乌尔班三世在得知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消息之后，据有关人士说，很少有人再在他的脸上看到笑容，他一直都是愁眉不展的，而这样的心情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为止。随即继任的教皇格里高利八世同样为这件事内心煎熬着，但是不同于教皇乌尔班三世，他再次向基督徒们发出号召，希望人们立即行动起来，拿起武器勇敢地夺回圣墓。

修道士彼得当年的种种事迹一直被泰尔的大主教威廉所敬仰万分，他进而效仿彼得，离开巴勒斯坦周游欧洲列国。他一直游历于世界各地，向国

王们陈说自己在圣地亲眼见到的惨景以及基督徒们所承受的苦难和折磨，并恳求君主们派兵救援。

威廉所做出的努力也有了成绩，当“红胡子”腓特烈·巴巴罗萨——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德国皇帝，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立刻召集将士组成一支大军，一路不停歇地穿越过叙利亚，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撒拉逊人，并一举进占了伊克尼亚城。但是因为天气过于炎热，当这位英明神武的国王来到西德那河中洗澡，结果却溺水身亡，就这样白白丢了性命。在他死后，他的职位就只好由索比亚伯爵暂时代理了。但是天不遂人愿，在索比亚伯爵统兵以后，这支远征军屡战屡败。没法子，最后他不得不留在安条克城按兵不动，眼巴巴地指望着欧洲的援军早点到来。

此时的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和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被各自国家的争斗和动乱所纠缠着，在此之前两人和他们所代表的骑士阶层对这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表示出了支持的态度，也愿意加入其中。但是此时他们自顾不暇，于是再没有办法顾及十字军的事了。好在，内乱终于平定了。于是他们也可以动身了。1181 年 1 月，这两位君主率领着自己的精兵悍将在诺曼底的基佐城会师。在此次的晤面中，来自圣城的泰尔主教威廉以其滔滔辩才为他们详细地说明了此番东征的必要性。他那声情并茂的演说立即煽动起了在场人士的激情，众人立誓要拯救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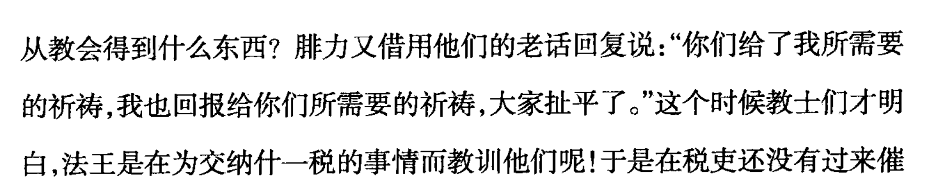
而在这次会晤中，他们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向那些不愿意参加战争的基督徒们征收税务。若是有任何基督徒不愿意参与这场根源于穆斯林领袖萨拉丁对圣地的征服的战争，他们将上缴自己 1/10 的财产，不论是房产或是田产。于是人们称这个税收制度为“萨拉丁的什一税”。按照这项规定，每一个封建领地或采邑的领主，都必须在自己的领地上征收这种税目。而如果有人敢违法抗税，其身份将被强制转为奴隶，从此失去一切人身自由。

他们还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无缘无故地阻止那些自愿加入十字军的人，而那些自愿入伍从军者若是在此前犯过罪，比如说欠债不还或是抢劫杀人等，在他参与东征时，将被豁免其罪债。在巴黎，法皇也召开了一次议会会议，庄严地宣布，上述这些法令通过了议会的审议。而在北安普敦郡的甘廷敦，以及法国的胡安领地，英王也颁布了相同的法令。古代编年史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曾经做出这样的评价："在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展开会议协商前往东征的有关事宜之后，整个英国就此被'什一税'弄得乱翻了天。"

在此之后，不仅仅是英国，就连法国的民众也对这个"什一税"深恶痛绝。此前，人们对十字军东征事件只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但是经此事后，他们就对其极度厌恶。纵然是平常最喜欢循循善诱叫别人捐钱，最好是捐出一半甚至是所有家当给教会，以便促进这项无比光荣的事业的教士们，也再不愿从自己的钱袋里拿出一个子儿了。《法兰西史料汇编》的作者米罗也说过，有几个教士公然抗议不愿意交税。在这个税收制度强制让兰斯城的教会也要交税时，教师们坐不住了。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去巴黎觐见国王，表示他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非常穷困潦倒了，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虔心祈求上帝保佑，为东征大计诚心祈祷，而不是要被催着交税，特别是现在他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了。

但是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让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改变心意，他对于那些教士们心里打的小算盘十分清楚。为了惩罚他们，腓力·奥古斯都让住在教会附近的3个贵族把教会所有的田地践踏得一塌糊涂。教士们立即要求国王对此进行赔偿，可腓力却回答："我会衷心祷告上帝保佑你们的，关于那几个贵族，我也会在他们面前替你们求情的。"他果然言出必行，但那3个贵族却认为国王那玩笑式的请求根本就不能当真。于是，他们非但不停止踩踏田地，反而变得更加变本加厉。教会只好再次派出信使，责问腓力说：到底想





从教会得到什么东西？腓力又借用他们的老话回复说：“你们给了我所需要的祈祷，我也回报给你们所需要的祈祷，大家扯平了。”这个时候教士们才明白，法王是在为交纳什一税的事情而教训他们呢！于是在税吏还没有过来催款的时候，他们就主动将应缴的税金乖乖上交了。

这个故事着实说明了这次东征是多么不得民心。就连教会也不愿意为它作出奉献，更不用提普通百姓对它的反感程度了。与普通民众对东征事件的强烈反感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各国骑士阶层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纷纷从英国、法国、勃艮第、意大利、弗兰德斯和德国各地一股脑地来到英国和法国国王面前，要求加入其中，准备随时候命出征。让人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回大军还未出动，内讧的戏码就再度上演了。英国的阿奎那伯爵，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侵占了法国图卢兹公爵的领地，因而引起了两人之间的你争我斗。他们打得不可开交，这让十字军大队开拔的日期不得不往后一推再推。很多心急火燎的贵族们看他们在短期内无法分出个高下，于是就不管这两个斗得正凶的君主，各自纷纷起程前往耶路撒冷。

而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在面对自己那些不孝子女的忤逆触犯和多敌手虎视眈眈的环伺，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随即他的儿子理查即位，与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结为战略同盟。两位血气方刚、冲动好胜的年轻国王准备组成联军东征。在诺曼底，两位国王各自统率着手下的精锐会面了。当着所有骑士的面，他们好似兄弟一般拥抱在一起，并歃血为盟约定今后两国将结为最忠实的盟友。誓约的有效期一直持续到从圣地返回之后的第 40 天。

结为同盟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全军中为那些不合规范的军纪和现在广泛存在却有缺陷的习惯进行整饬，同时还制定了许多新的法令和纪律。当他们得知在士兵中间十分流行赌博之风，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斗和流血事件后，他们就下令明令禁止骑士以下的任何士兵参与任何方式的赌博活

动。虽然骑士和教士们不受此法令的限制,但是若是他们赌博的输赢超过了20先令,将会被处以罚款。参加圣战的王族成员也可以享受这一优惠,不过,赌博同样不能超过20先令的限额。

对于那些犯了重罪的士兵,他们颁布了很严苛的惩罚措施:将这些罪犯剥光衣服处以鞭刑,并游街示众3天;而那些伤害自己同胞的士兵,将会被砍去双手,若是他们胆敢谋害同胞中的任何人,就会和尸体一起被活埋。命令还规定:军中不许携带年轻的女眷。那些不管是放荡还是贞洁的女士小姐们,因此不敢伪装成男人混入军中,在知道这个规定后大受打击。但是,还是有一些品德高尚,对爱情忠贞不二的已婚或者未婚女士,冒着被处罚的危险拿起宝剑追随在自己的丈夫或情人身后。这其中只有一类妇女不在禁令的范围中,那就是50岁以上的妇女和随军的洗衣妇。

英法联军的圣地之行

待军纪被整顿一新后,英法两国国王一同来到了里昂。他们决定就此兵分两路,由法国国王腓力带领一方人马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的热那亚,然后从热那亚乘船抵达约定地点梅塞纳。而另一方由英国国王理查率领,绕道马赛,然后行船最后直至梅塞纳。性情暴躁莽撞的理查热衷于惹是生非,一路上风波不断。尽管他手底下的那些扈从和骑士打起仗来都是好汉,可有时也会跟主子一样头脑发热干些蠢事。就这样一行人吵吵闹闹地来到了梅塞纳。

在他们从梅塞纳上岸后，向当地的西西里人购买日常用品。但是西西里人看他们是外国人，便肆无忌惮地开价，这可大大惹火了英国士兵。于是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最后甚至大打出手，从此西西里人对英国士兵印象极差，再也不卖给他们任何东西了。遭此待遇的英国士兵为此洗劫了当地的商户，这让紧张的局势越来越激化。在不久后的一次冲突中，理查的心腹爱将勒布朗被人杀死。邻近乡村里的农民也纷纷赶来援助城里的居民，战局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狮心王”理查在得知了爱将殒命的消息后暴跳如雷，恰巧此时有人向理查报告，说西西里国王堂·克里德已经亲率大军赶来镇压十字军了。这让理查更是气得跳脚，于是亲自上阵率领军队赶到现场，把西西里人打得一败涂地。这还不算，他还亲手把西西里的旗帜扯了下来，代之以英格兰的旗帜。

理查的这种强硬作风极大地触怒了法王腓力，如今的法国国王腓力意识到要对英国人提高警惕，此时的理查也不值得他推心置腹了。同时他也明白：英国人参与十字军东征表面上是要在东方重建基督徒的国家，但其真实的目的是要趁机征服其他国家，并从中获取利益。得此结论的法国国王一开始并没有想把自己的想法和怒气显露在脸上。最终，他在二者之间斡旋，成功地平息了英国和西西里王国之间的冲突。之后，他们再次远航前往阿克城。英法两国之间的不信任由此肇源。

按照理查的火暴脾气，此时留在当地长达几个星期之久而且风平浪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现象，着实让人啧啧称奇。没有了和西西里人之间无休止地吵闹，处在奢华优裕生活中的理查在这里过着悠闲至极的生活，他好似已经把自己此行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这样散漫的行为给军中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至当流行于士兵中间迷信行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时，理查的责任感才重新被召回，将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

而风靡士兵之间的迷信现象就起源于士兵们在接连几天都看到彗星从空中闪过，这在他们的观念中，彗星的出现就意味着上帝在对他们的拖沓发出警告。当其他除了彗星之外的任何流星出现在人们眼前，划过天际后，士兵们也将这样的异常天象作为上帝的一种警兆。其中的一个名叫约阿希姆的宗教狂热者在目睹这一奇景之后，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挥舞着长剑穿越过整个营地，同时还一直高喊着：这是上帝给基督徒的警示，如果大军再不起程东征，瘟疫、饥馑以及其他各种灾难将会一起到来。这终于得到了理查的重视，他在对因为自己的玩忽职守而招致天谴的现象进行一番忏悔之后，立即率军登船前往阿克城。

他们的军队在海上航行时，遭遇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的袭击，这场袭击把理查的舰队吹得七零八落，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平安地到达了罗德岛。但是没想到军队中的3艘航船搁浅在礁石密布的塞浦路斯海岸，当理查进入罗德岛港口之后才得知这一情况。而此时该岛的统治者艾萨克·科梅纽斯已经默许他的手下把船只洗劫一空，还拒绝为理查的未婚妻贝伦加丽亚提供像样的住处，当时理查的一个妹妹所在的船只还漂流到了里梅索港。艾萨克·科梅纽斯这样过分的做法激怒了理查，他命令全军返回里梅索，准备向塞浦路斯王艾萨克讨个公道。但是没想到艾萨克不仅回绝了他的要求，还拒绝向理查道歉。自觉受到侮辱的理查随即带着手下强行登陆，赶来阻拦的塞浦路斯士兵被英军打得抱头鼠窜。此后，整个塞浦路斯被置于英王的统辖之下，他还命令塞浦路斯的国民们也必须缴纳什一税。

此时的耶路撒冷已经聚集了欧洲各个地方的贵族骑士们，耶路撒冷王盖伊将圣地慈善团、圣殿骑士团所属的所有骑士们都召集起来，这些人将阿克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当理查率领全军来到阿克城下时，发现他或许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人。此时各路英雄豪杰都齐聚一堂了，但是当时驻守在阿克城内

的是萨拉丁麾下一支人数众多又兼能征惯战的部队，面对这样的精锐大军，基督徒们暂时也是一筹莫展。

自此之前，基督徒们已经对这座城池进行了两年的围堵。但是无论想出何种方法，盖伊和他率领的军队都无法成功攻破这座城池，每次都败兴而归，捞不着一点好处。慢慢地，他们就快要放弃希望了。盖伊十分后悔，自己竟然会在得不到欧洲的援助时，贸然决定攻打这座铜墙铁壁一般的堡垒。当盖伊听说法王腓力二世率军前来耶路撒冷为他助阵时，他大喜过望。而当听说“狮心王”理查也将率大军到来的时候，他简直是欣喜若狂，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从那一天起，他就日日盼望着理查早日率领着军队赶来，好对阿克城发起致命性的最后一击。于是，当看到满载着英格兰士兵的舰队缓缓驶进叙利亚的海岸后，基督徒的军营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和欢呼声。当理查率先登陆时，士兵们更是兴奋到了极点，他们发出的欢呼甚至远远传到了萨拉丁大军驻守的南部的山麓间。

欧亚雄狮之战

这一次的十字军东征不同于以往，因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并没有把彼此视为仇怨深重的敌人，也没有将对方看成是愚昧无知的野蛮人。相反地，他们大肆赞扬对方的英雄作风和慷慨大度，用各种洋溢着的赞美之词向对方致以最大程度上的敬意之情。双方也时不时地达成停战合约，而在休战期彼此都会待之以礼。在战场上刀剑相对时，基督徒骑士会对撒拉逊人的君子风

度赞不绝口,甚至会在私下里认为这样集智谋、豪情与慷慨英武于一身的男子竟然不是基督徒而叹息不已。而穆斯林勇士们同样与十字军骑士们惺惺相惜,恨不得他们能投入穆斯林的阵营。虽说双方如此之恭敬,但是真正开展之后,他们就将彼此之间英雄重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抛之脑后,一心投入到为了各自的责任舍生忘死地奋力搏杀之中。

此时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因为此前的梅塞纳事件,而对"狮心王"理查心存芥蒂,于是不愿再配合他的行动。同样地,英国国王理查也对其不合作的态度而心生不满。这样导致在法国军队攻打阿克城的时候,英国军队一直在一边袖手旁观。但是当法国军队被灰头土脸地打败时,理查还是忍不住地率军上前帮忙了,但是没想到也是遭到了败阵的下场。腓力见状计上心来。他派人放出话来,只要是理查麾下的骑士投效了法军,每人每月就会获得3个金币的薪俸。他这样做是想借机拆理查的台。理查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以重金劝诱法国骑士叛投到自己的帐下,说凡是投效自己的骑士每人每月可以得到4枚金币的奖赏。

两军因为彼此之间"挖墙脚"的行为展开了明争暗斗,他们之间的无聊争执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同时也让十字军之间军纪大乱,这直接导致其办事效率大打折扣。

虽然英法两军之间的争执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战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联军还是创造了不错的战绩。因为英法大军的助攻直接切断了阿克城与外界的供应通道,导致阿克城内的守军无法得到充足的给养。至此,饥荒开始在阿克城蔓延,越来越多的撒拉逊人就此死亡。因为萨拉丁与阿克城之间的联系通道被十字军切断,此时他并不知道阿克城已经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中。他生怕因为自己对阿克城的冒险救援而给敌人创造战机,于是一直按兵不动。他只期望着十字军内部出现斗争,给他们一个可乘之机将敌军一网

打尽。若是他此时知道自己如今的处境，想必会改变计划，但是等到他知情时已经为时已晚了。

十字军对于阿克城提出的停战要求提出了相当严苛的条件，他们要求：穆斯林必须重新制造足够多的十字架，好补偿他们此前造成的损失；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付出 20 万金币的赔偿金；释放被关押的所有基督徒；放还被萨拉丁俘虏的基督徒战俘，总人数为 200 名骑士以及 1000 名士兵。对于如此严苛的条件，萨拉丁当然是不同意。因为一时间他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制造十字架的材料，即使有他也不会乖乖去找；而且若是他答应了这个条件，无疑代表着向十字军低头，这样一来，十字军会为此士气大增，对于自己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萨拉丁的不合作令“狮心王”理查暴跳如雷，盛怒之下，他命令把城里所有的撒拉逊战俘统统处死。

然而在攻克阿克城之后，十字军各部领导者们针对其应该被分配到多少利益展开了激烈的争执。在这一场新一轮的矛盾纠纷中，奥地利大公在没有询问其他领导者的意见下，就擅自将自己的旗帜插到了阿克城一座塔楼的顶上，此举引起了其他各部领导人的强烈不满。英国国王理查见到那面旗子之后，依照他火暴的脾气，上前就将旗子扯下，狠狠地踩在脚下。而法国国王腓力也很讨厌奥地利大公的行径，可对理查那粗鲁的做法仍然觉得气闷，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盖伊和蒙塔拉的康拉德也为了耶路撒冷王的宝座而争得面红耳赤。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中下级骑士很快也变得和自己的首领一样，在十字军中充斥着流言飞语以及猜忌中伤的谣言。

就在军心动摇的一刻，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终于实在无法忍受了，宣布将率军离开耶路撒冷，回国。腓力二世一方面是因为水土不服，他身体每况愈下；而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他抱着想成为整个东征的领袖，可以随意支配别人的想法时，却发现自己的实力远远逊于理查。这个现实着实狠狠地打击了腓

力二世，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最终他选择了退出。尽管此时听到消息的理查怒不可遏，大声吼叫说："不管你有什么原因，中途离开这项事业就会给你自己和法国带来永久的耻辱！"这样也无法动摇腓力二世离开的决心。在他的号令下，几乎所有的法国军队都踏上了返乡之旅，只剩下来自勃艮第的一支小分队。此前，"狮心王"理查也曾碰到过各色各样的对手，对他们也从未产生过什么尊重之心。然而，在腓力退出东征后，他却感到了几分难受，就好像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也忘记了之前两人的矛盾和争吵。

法军班师回朝之后，理查这方，他命人对阿克城进行了加固，并且在城里重新恢复了教堂弥撒和礼拜制度。随后，他分拨出一支人马把守阿克城，自己率军沿着海岸线向亚斯卡龙进发。在路上他们受到了来自萨拉丁轻骑兵的骚扰。萨拉丁草率地认为在腓力离开十字军后，十字军的实力一定会大大减少，而此时正是他们可以正面迎击十字军主力的大好机会。于是双方在阿祖图斯附近相遇后展开了决战。经过一番浴血苦战，萨拉丁的队伍节节败退，被理查杀得溃不成军。至此，通往圣地的道路被十字军彻底打通了。

然而，经过这一役的胜利，十字军的内讧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理查不但没有因此缔造更辉煌的战绩，反而树大招风的他因为其赫赫的战功和在军中的影响力，招致了一些人的忌妒。其他的首领将他看做眼中钉、肉中刺，而不愿听从他的指挥。以至于在理查要求十字军往耶路撒冷或亚斯卡龙方向开进的时候，他们选择转道去了雅法。他们的轻率和怠惰，给了萨拉丁以可乘之机，他悄悄地组织了另一次对十字军的大规模反击。

这样漫无止境的明争暗斗和内讧问题让十字军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因此错过了绝佳的作战机会。而"狮心王"理查因为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和嚣张的态度，让很多品格高尚的人都对他嗤之以鼻，纷纷对其敬而远之。慢慢地，那些本来可以成为他的忠实盟友的人也都不再与他合作了。于是"狮

心王”理查即使空有一身高超武艺，奈何却没有施展之地。最后，众人总算达成了一致，决定向耶路撒冷进军。

可是，这一路却并非一帆风顺。萨拉丁派其手下将十字军沿路上的水源和池塘填埋了，想让他们知难而退。当时气候十分高温干旱，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士兵们叫苦连天。饥渴折磨着每一个人，就连一些将领们时不时也萌生了退却的意图，大军行动十分迟缓。当走到伯利恒时，大家开会协商是继续进军还是中途撤退。最终，首领们都赞同退兵的提议。据说，在撤退之前，理查还曾经爬到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眺望到耶路撒冷城中林立的塔尖。对于自己历尽艰险却仍然无法把近在咫尺的圣城解救出来，他感到分外伤心，甚至用盾牌遮住面孔放声大哭。

至此，十字军一分为二。少数人组成一支队伍回到了雅法，而人数较多的另一支队伍跟随着理查和勃艮第大公回到了阿克城。此时到达雅法的十字军向理查发来了求救信，请求火速增援。原来，雅法城陷入了撒拉逊大军的围困之中，如果得不到有力的驰援，雅法城极有可能落入萨拉丁的手中。但是以勃艮第大公为首的法国军队已经厌倦了打仗，为此不肯出手相救。理查则对他们的这种卑劣行径十分不齿，原本想带领军队回到欧洲的他立即率领英军赶往雅法，及时把它从撒拉逊人的包围中解救了出来。

萨拉丁大帝一听说这次理查要亲自率军来帮助此时在阿克城的基督徒时，想到“狮心王”理查的勇猛善战，于是主动提出要跟十字军缔结停战和约。理查当然是何乐而不为了。于是，双方约定：此次的停战期限为 3 年零 8 个月。休战期间，撒拉逊人不会向来圣城的基督徒征税，也不会拦阻基督徒去耶路撒冷朝圣。雅法和泰尔这两座城池归十字军所有。一旦协议签订完毕，也不管此前双方有过何种激烈的争斗，萨拉丁用他那非凡的气度和君王的宽宏大量，要求基督徒们前往圣地进行参观，还他们请到自己的宫殿中做

客。因此，他不计前嫌的大方态度和作为一名异教徒的高贵言行举止，让很多基督徒大受感动。

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在他的历史小说中曾经描写过“狮心王”理查和埃及苏丹萨拉丁大帝的过人风采。在此之前，两位国君虽然没有见过对方，但是对于双方的英雄气度和赫赫战功都是略有所闻并且十分钦佩的。因此，当双方缔结和平条约时，都本着简洁有效的原则，并没有加入什么苛刻的条件，这可真称得上是君子协定。

一完成了在阿克城的事务，英国国王理查便匆匆赶回欧洲。这时有消息传来，英格兰有人正在密谋要推翻他的统治，于是理查立即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赶回了英国，平息这场动乱。但是当理查一行途经奥地利境内时，被人给囚禁起来，几经周折他才被人赎回。这桩逸事如今已是人尽皆知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虽然此次远征并不像前两次那样劳民伤财，可也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凄凄惨惨的第四次东征和战果辉煌的第五次远征

经此一役，如今教皇和君主们再也无法激起人们对于十字军东征之行的热情了。就好像一团将要熄灭的火焰，无论如何大力煽动它，在经过暴风雨之后，只会有突然一下地向上腾起，然后就永远熄灭，无法再熊熊燃烧了。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第四次东征跟民众之间一丝干系也扯不上，因此也

没有得到众人的关注。萨拉丁大帝去世后，也即是他与理查签订的和平协议到期的一年后，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与民众可是毫无关系的，因此并不为人所知。在萨拉丁大帝与理查签订的和平协议到期的一年时，萨拉丁大帝就去世了，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分裂为一个个的诸侯国。他死后，弟弟谢里夫·艾丁（又被人称为萨法丁）即位取得了叙利亚的领导权。但这样的结果却让萨拉丁的儿子们极为不满，于是谢里夫·艾丁在位期间不时受到他们的侵扰。

当教皇克里斯汀三世得知在耶路撒冷，萨拉丁的儿子们和谢里夫·艾丁闹得不可开交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东征的绝好机会，于是他兴致冲冲地开始筹划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殊不知此时在欧洲，各国君主们更加热衷于处理自己国内的事务，而平民百姓们则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态度。欧洲已经不同于以往了，放眼望去，只有德国皇帝亨利愿意参加远征。于是撒克逊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代表德国，率领着军队前往巴勒斯坦。

事前这些德国人认为，此时开赴东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时机，但事实却不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乐观。在耶路撒冷，由于萨拉丁在当地施行的仁政，让这些基督徒们一直处在安居乐业的安逸生活中。他们在此修身养性，但这时候十字军的不请自来，让他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宁生活就此被打破了。基督徒们不愿意再有战争，于是德国军队因此变成了冒失、多管闲事的代名词。以至于后来当德军与萨法丁的军队交战时，人们也都倒戈投向了穆斯林的一方。

德国军队在撒拉逊人的土地上进行了大肆地烧杀抢掠，导致的后果比之前的那次东征更为严重。这样粗鲁野蛮的行为引起了撒拉逊人的极为不满，于是他们便迁怒于生活在裘蒂城的基督徒，让他们白白成了十字军的替罪羊。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人还丢失了原本属于十字军的战略要地雅法。而更惨的是，等这支队伍回到欧洲时，人数只剩下了出发时的 1/10，绝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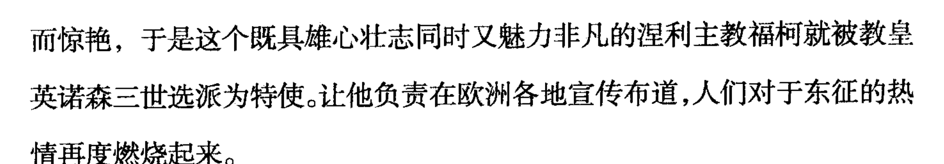
士兵成了客死异乡的孤魂野鬼。到此为止,第四次十字军远征惨淡告终。

教会为了维护罗马教皇的地位，让他在人们心中处于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地位,于是他们费尽口舌、大肆宣扬、策划进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他们认为,只要能说服欧洲各国的君主贵族参加远征,不管他们是否会因此以身殉教,教会在各国人民心中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地会更加稳固;也不管最后结果是十字军的胜利还是失败,他们都不用为其负责。于是就在他们没有费心安排十字军的具体行军计划,也没有过问具体适合的出兵时间,更不用说是十字军所带的给养、兵员和物资装备问题的情况下,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就浩浩荡荡地展开了。而这一次东征所带来的影响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受人瞩目,它的最终结果是法兰西的势力从此延伸到东方,而君士坦丁堡也成了十字军的战利品。

教会起初宣传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可谓是困难重重,无所成效。因为当时的法王腓力·奥古斯都和英国“无地王”约翰都在为给自己国家领土上的子民颁发豁免权,此时被国事缠身的他们已经无力插手东征事件。而这两位君主都曾经触犯过教会的权威,也同时都受到了教会的处罚。于是经历如此相似的他们在面对教皇所派的使者时,都毫不犹豫地拒绝,连带着他们的臣子也对此不假言辞地表示不感兴趣。这让教皇英诺森三世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劝服法英两国那些固执己见的贵族大臣，但是不管他派出的使者是如何磨破了嘴皮子,开出各种条件,也无法动摇他们的意志,这让教皇挫败不已。

就像前两次的东征一样,一个口若悬河、伶牙俐齿的牧师又在这紧要关头出现了。他就是涅利主教福柯。如同曾经煽动造势的彼得和圣贝尔纳一样,福柯用他绝佳的口才鼓动着人们的热情,其舌灿莲花的程度让听过他布道的贵族骑士们都纷纷拜倒在其下。罗马教廷在听说其人之后,为他的才能





而惊艳，于是这个既具雄心壮志同时又魅力非凡的涅利主教福柯就被教皇英诺森三世选派为特使。让他负责在欧洲各地宣传布道，人们对于东征的热情再度燃烧起来。

幸运女神是如此眷顾福柯，他在欧洲各地的演说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都被他口中所描述出来的景象迷得如醉如痴。十字军东征在他的宣讲下又一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某次，谢巴尼公爵西奥波德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在他的盛情邀约下，许多远近闻名的贵族骑士带着大批扈从参加了大会。到了开幕那天，正式下场比赛的骑士人数竟有 2000 余名之多。另外，还有许多观众也目睹了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

福柯主教在来到比赛的现场后，深感这是一个宣讲东征的大好机会。他自信在这场大会上，他可以通过激昂的言辞来打动众多听者的心，顺道再以满腔的豪情唤起骑士们参与东征的雄心。果不其然，在经过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后，在场的贵族骑士的热情都被点燃了，他们渴望能在异国他乡建立功业，而年轻气盛的谢巴尼公爵更是听得热血沸腾，手捧着福柯给予的十字架当场表示要加入东征的行列。热烈的气氛在他的带动下顿时蔓延到了整个会场，勃鲁阿公爵查尔斯也不甘人后，宣誓参军。在这场比武大会上，近 2000 名骑士报名准备东征，而只有 150 名骑士没有参与其中。如同过去一样，一瞬间的激情又冲昏了人们的头脑。弗兰德斯伯爵、波尔公爵、勃艮第公爵以及蒙特弗拉侯爵等王公贵族带领着自己的随侍仆从加入了远征大军。在短期之内，一支全新的、人数众多的东征队伍就组成了，他们整装待命准备向耶路撒冷进军。

有了前几次东征的经验，这些新一代的十字军将士们深知行军路上必将困难重重。于是他们早早地就和意大利的各个城邦签订了合约，规定十字军有权要求意大利的各个城邦为其提供船只用来运兵。白发苍苍的威尼斯

总督丹德罗士也答应给他们大型帆船,好方便他们过境。但是,当这些十字军士兵们抵达威尼斯之后,又遇到了另一个窘境——他们的钱所剩无几。在这里买东西,可能连人家喊价的一半都支付不起。为此,他们不得不狠心用尽各种方法去赚钱。

就算是一些士兵把金属器皿熔化后拿出去卖钱,或是一些随队的妇女们忍痛将自己的首饰变卖了,甚至于他们不得不写信给那些虔诚的信徒请求支援,他们所拿到的钱还只是沧海一粟,杯水车薪而已。因为他们的全部家当也不能值回所需的旅费,更何况愿意无偿捐助的虔诚教友也是少之又少。最后,他们只能承认自己囊中羞涩,无力支付各项费用。丹德罗士最后总算退了一步,提出只要十字军帮他夺回不久前被匈牙利人夺取的札拉城,就可以以威尼斯共和国的名义送他们起程去巴勒斯坦。十字军二话不说同意了这个交换条件。不过,此举却令教皇十分生气。

但是这时的十字军也无暇顾及教皇的感受,他们不顾其抗议,决定先将巴勒斯坦的事放在一边,全军迅速挺进札拉城。在经历了长期的困守和奋勇抗争后,札拉城的守军终于竖白旗投降了。接下来,十字军本打算去圣地同撒拉逊人一争高下。结果事情临时有了变化,领导者们的心思被一件突发事件吸引到了别处。

原来,整个希腊闹起了分裂。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迈纳斯死后不久,由太子阿列克赛二世继承了王位。但是他的叔叔,曼努埃尔的弟弟安得罗尼亚斯杀死了阿列克赛二世,取而代之成为了新一任的拜占庭皇帝。没想到,他在位的时间也是短短数日。很快,另一位皇族成员艾萨克·安德鲁斯就起兵造反,准备铲除这个弑君篡位的叛徒。于是,这个篡权夺位的短命皇帝就被安德鲁斯给推下了皇位,并被打入天牢。但是安德鲁斯在此后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他的兄弟阿列克赛推翻了他的政权。而且野心勃勃的阿列克赛根

本不顾念兄弟之情，狠心地命人将安德鲁斯的双眼剜去，并将其打入地牢。整个希腊陷入一片混乱中。

但是当阿列克赛听说他的侄儿，也就是太子小阿列克赛逃出了君士坦丁堡，并在十字军攻克札拉城之后，找到十字军的领袖向其求助时，他就开始坐立不安了。他还听说小阿列克赛向十字军承诺：若是十字军为他出兵报仇平反动乱，同时将他叔叔从皇座上赶下来，他就会付给他们非常优渥的报酬，同时拜占庭教会将会归罗马教皇的统治；除了愿意为十字军提供全国的军力帮助其收复巴勒斯坦外，还愿意给他们提供 20 万银马克的资金帮助。这样优厚的条件自然得到了首领们众口一词的同意。但他们还另外附加了一项条款，即如果教皇不赞成这项协议，他们有权不予执行。当然，他们这样实在是多虑了。拜占庭教会能投效罗马教廷，已足够让教皇高兴了，恐怕连十字军彻底消灭占据巴勒斯坦的撒拉逊人也不会叫他更加开怀。

第八章　疯狂的圣战

——十字军东征记(下)

今时已不同于往日，民众对于宗教的疯狂热情已经消失殆尽，它再也不能吸引大家的追捧，甚至于也不能让人们对此有一丝一毫地触动。就算是人们还是会听到某个骑士或国王放话说要拿起武器解放圣地，但是这样的宣言也只能是“宣言”而已，没有人会当真。久而久之，这股激情的火焰自己就消散了。

让我们总结一下，在这几场声势浩荡的十字军东征中，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而又失去了什么。在这前前后后8次东征中，欧洲各国为其花费的钱财数以千万计，同时有200多万人为此而死于异国他乡。一些骑士为了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但是他们最终只占领了圣地约100年的时间。

是神明爆发的怒火，
抑或是滴落的泪水使神明生出了邪恶?
让无辜的人们从此饱受折磨。
又或是那盲目无知的情绪，
在地球上降下可怕的瘟疫，
污染了世人的心灵?

——斯宾塞《缪斯的眼泪》

君士坦丁堡引火烧身

与小阿列克赛达成协议后,十字军就火速来到君士坦丁堡,围住了这座千年古城。十字军那纯熟的作战技巧被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士兵们勇猛无比地打击,令君士坦丁堡里的军民恐慌不已,很快就乱作一团。此时的篡位者阿列克赛也不得不做最后的困兽之斗,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收获。十字军迅猛的进攻气势如虹,而君士坦丁堡就此落在了十字军的掌控中。阿列克赛的皇权之门终究成了泡影,只能狼狈地逃遁而去。他的哥哥、被弄瞎了眼睛的艾萨克被人从地牢里解救出来并被重新拥立为王。而他的儿子小阿列克赛四世则被立为储君。

十字军帮助小阿列克赛将拜占庭的内部危机解除之后,小阿列克赛就该实现此前双方协议上的承诺了。但是小阿列克赛没想到,他所给出的条件却让希腊民众备感羞辱,同时,拜占庭的高级教士们也不愿委身侍奉罗马教廷。于是一方面,小阿列克赛不得不在各方人士前劝说其臣服于罗马教皇,而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劝说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多驻留一段时间,以便帮他巩固还处于动荡中的政权。但是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做法,让他两面都不是人。民众面前,他因此变得声名狼藉,不得人心;而在十字军面前,因为此前承诺支付的20万巨额军费,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无法兑现承诺,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于是十字军对此大为恼火。

骑虎难下的小阿列克赛顿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最后,他所得罪

的两个敌人——希腊人和十字军——不约而同地向其宣战。人民反对他是为了推翻他的独裁统治，而十字军则是为了向这个所谓的盟友讨还公道，他那两面三刀的嘴脸触犯了众怒。于是阿列克赛四世的侍卫们倒戈相向，将他抓获并投入了监狱。此时拜占庭的民众认为，将要选出的新皇帝应该具备卓越坚韧的品质，坚定无畏的精神以及过人的精力，这样经过一番筛选，图卡斯从一众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虽说图卡斯其人也是跋扈暴虐、无法无天。可相形之下他仍具备人们所希望的那些品质。就这样，在万民的拥戴声中，他以摩苏弗里斯的名号登基为王。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新皇甫一上台就开始大肆清除异己。因为不久前年迈而眼瞎的前任皇帝安德鲁斯已经暴病身亡了，于是年轻的前任太子阿列克赛四世就位列于其处决的名单中。他将阿列克赛四世治罪并让其屈死于狱中。

十字军因为小阿列克赛的不守承诺，决定起兵攻打君士坦丁堡。在十字军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双方随即剑拔弩张，准备一决胜负。在开战之前，法军和威尼斯人约定：若是胜利了，他们将共享得到的战利品。十字军对于这场战役可谓是信心满满，从来就没有想过失败的结果。1204 年初春，十字军开始攻城。果然，十字军的踌躇满志令他们旗开得胜。拜占庭人就好似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被对方勇猛的冲杀吓得连连退缩，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据后世的历史学家说，当时的拜占庭国家强盛、百姓富足，兵多将广而且粮草物资十分充沛。同时，拜占庭皇帝摩苏弗里斯的英勇善战在整个世界也是享有声誉的。但是当他们在和十字军进行战斗时，却屡屡战败，连一个击退敌人的好方法也没有，这一点也是让人十分惊讶的。

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十字军的总兵力加起来只有拜占庭大军人数的 1/10，这样实力悬殊的战争无疑是对拜占庭人十分有利的。而且，十字军的一路高歌猛进气焰熏天是为了能够在破城之后对其进行大

肆的洗劫；但拜占庭军队却是为了保家卫国驱除强敌。在立场和理由方面，于情于理，拜占庭将士们都应该为了亲人，为了祖国的荣誉，鼓足精神对抗外敌。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往往出人意料。就在发起新的一轮猛攻的第二天，十字军又重整旗鼓再次逼近城门。十字军士兵好似猛虎下山，越战越勇，发动比前一天更激烈的攻势向敌军杀去。当他们终于杀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时，他们已所向披靡。抱着“挡我者死，顺我者生”的勇猛态度，他们在折损少许兵力的情况下，终于破城而入。皇帝摩苏弗里斯吓得抱头鼠窜，把自己的都城和子民远远丢在身后。这时的君士坦丁堡已经无任何反击的能力了，十字军士兵们对这座城进行了大肆的烧杀抢掠。君士坦丁堡中的各种金银财宝成了他们争夺的目标。人们在这里抢到的物品让他们瞬间成了暴发户。据说，在城里找到的金币银币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每个战士都分配到了 20 个银马克。除此之外，他们每人还得到了 10 名仆役以及 5 个弓箭手的赏赐。与此同时，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珍奇异宝也纷纷落入十字军战胜者的手中，其中不乏天鹅绒、珠宝首饰、丝绸华服、举世难觅的美酒佳酿……最后他们将这些珍宝卖给威尼斯商人，折算成现金分给每一个十字军士兵。

与此同时，十字军也对城中的希腊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多达 2000 多名希腊人死于他们手中。假如在城里没能搜寻到那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的话，恐怕会有更多的俘虏横尸街头。血迹斑斑的历史中记载的诸多血淋淋的战争都不乏有这样的共性：对于那些残忍的侵略者来说，天主费尽心力所创造出来的万物之灵——人类，根本不值得一提。在杀红了眼的士兵看来，人命就好比草芥一般轻贱。他们的身上充满了兽性，也在野蛮兽性的驱使下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但是就在他们毫不留情地斩杀着妇孺的同时，就在他们把那些丧失抵抗能力的老弱病残一股脑儿地

剿杀殆尽的时候,他们却对那些精妙绝伦的艺术精品顶礼膜拜并发出由衷地赞叹。他们将一幅幅的名画视如珍宝,将其满心虔诚地妥善收藏,将一座座精美的雕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但是十字军却不同于以往那些残忍的侵略者,这些随意践踏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士兵既不懂得珍惜人命,也不懂得什么高雅的艺术。他们不仅从对弱者的大肆屠杀中获得乐趣,还从野蛮摧残当地的艺术精品中得到快感。许多本应受人悉心保护的美轮美奂、巧夺天工的大理石雕塑,被他们毫不犹豫地砸烂在地,其手段令人发指。

这场穷凶恶极的杀戮终于缓缓地落下了帷幕,这些贪婪的十字军瓜分完战利品之后,又开始对君士坦丁堡的归属问题展开了讨论。每个人都在觊觎这块宝地,对于拜占庭皇帝的宝座都虎视眈眈。随即,从法国人和威尼斯人中间选出了6位代表,这些代表向上帝发誓,将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君士坦丁堡选出一位能力出众的君主。他们在两位候选人——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和蒙特弗拉特侯爵布吕法斯中进行了选择,经过一番讨论,最终鲍德温胜出,紫袍加身成为新任拜占庭皇帝。但是鲍德温在上任后不久,就溘然长逝了,这时他尚没有能尽情地享受一番皇帝的荣耀和权力。这样突然地死亡,让他的继任者在政权还不稳定时就匆匆上任了。不过,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在皇位上待多久。60年后,一桩突如其来的灾难就把法国人在君士坦丁堡所拥有的一切给夺走了。就如同之前的摩苏弗里斯一样,法国人狼狈地退出了这块领地。这就是第五次东征造成的最大后果。

臭名昭著的“儿童十字军”

在收获如此颇丰的情况下,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十分满意这第五次的十字军远征。虽然他还是因为十字军并未能解救耶路撒冷而大发牢骚,但是这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进行第六次远征的念头。于是,他开始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宣扬再次远征的必要性。不过他的布道收效不大,一直拖到1213年,欧洲人才又对东征这件事重拾兴趣。

当时欧洲的朝圣者都会选择在每年的春夏两季前往圣地耶路撒冷进行朝圣,其中还有一些人准备去援助当地的基督教徒。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满心渴望去朝圣的信徒,因此他们并非像那些诛杀异教徒的士兵一样携刀带剑,而往往都是轻车简从。因为人数不多,还够不上组成远征军的资格,人们称他们这种有规律的迁移活动为“三月大迁移”或者“圣约翰节大迁移”。

1213年春,又有许多的朝圣者聚集在法德两国境内。此番的迁移人数之多,足可以组成一支数量惊人的大军。其中还混杂着不少男女幼童,这些幼童基本上都是弃儿,他们一直处于阴暗、邪恶和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聚集在大城市里,每天靠在大街小巷游荡乞讨为生。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为了能填饱肚子情愿做任何事。他们这样悲惨的境况被两个居心叵测的教士看在眼里,并加以利用。这两个邪恶的教士骗这些孩子说,要一起去叙利亚朝圣。于是那些可怜的孩子就被他们带到了贩奴船上,然后被

转运到非洲做奴隶。据有关记载，竟有多达3万人之多的儿童受害。

当这些无辜的孩子在马赛港被骗到船上装船运走后，许多的运奴船在途经意大利海岸时沉没了，船上的人们无一生还。只有3艘船侥幸逃过一劫。当这些死里逃生的孩子们顺利抵达非洲海岸，在他们稍稍长大以后，不是被人贩子卖到非洲内陆做苦工，就是被贩运到热那亚。不过准备接收他们的人贩子却弄错了地点，傻愣愣地在马赛港等候。后来，热那亚人好说歹说才把这些被拐卖的儿童送回了家乡。

福勒曾经写了一本令人费解的史书——《圣战》——来记载那一段历史。他写道："这次的(儿童)东征是在魔鬼的诱惑下发生的。"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用非常真诚，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是非常可笑的语气，说明了事情发展的原因："魔鬼已经厌倦了夺取大人的性命。目下，他准备享用幼童的血肉来补足自己的元气以及他那孱弱的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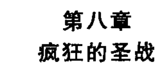
那次儿童东征的详细情况我们也无从得知了，因为其中的具体细节已经留存无多，即使找到的也只是一些十分混乱语焉不详的资料。在问到这件事时，当时的历史学家们都不屑于提起那两个奸诈的修士的名字，他们认为如此恶贯满盈的罪人迟早会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不光如此，据有人说，这件事的另外两名同谋，也就是马赛当地的两名商人，也因为参与了贩卖儿童牟利事件被法庭拘禁，并被判处死刑。即便了解了这些，并不能帮我们彻底搞清楚此事的真相，因为他们的供词至今也没有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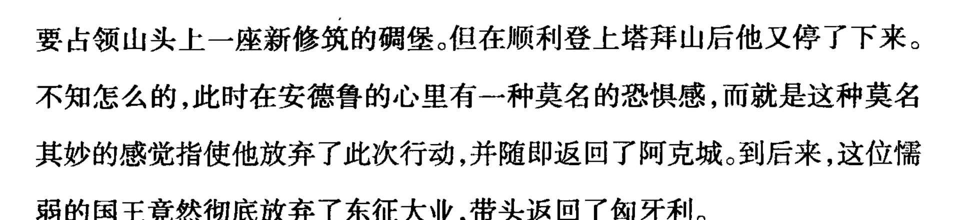
教皇英诺森三世对于这件人神共愤的事却不甚了解。以至于当他听说有孩童宣誓加入十字军的消息后，十分激动并大声呼叫："看来大家都在昏昏欲睡，只有那些小孩才是最清醒的人啊！"显而易见他根本就不明白这些儿童为何要参与东征，而他呼喊的原因无外乎是想通过赞誉这些儿童，希望全欧洲的人都听奉他的号召收复圣地，最终达到鞭策自己的目的。

于是，受此激励的他再次投身到东征的鼓动工作中去了。为此，他还特意向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教徒们发出了一封倡议信，广泛号召他们为发动一场新的东征而祈祷。一些酷爱冒险而又游手好闲的贵族们响应了他的号召，纷纷报名参加十字军。在宣道途中，英诺森三世还在拉特兰城召开了一次大会。他在会上宣布，自己将亲自率领大军，带着基督徒们去耶路撒冷保卫圣墓。但是就在这个计划还在酝酿的时候，就在这位激情四溢的教皇希望竭尽全力实现自己的承诺的时候，死神就夺走了他的性命。这次计划也被迫搁置。虽然他的继任者也和他一样大肆宣扬鼓动人们加入十字军东征的计划中去，却没有人再像他那样敢于轻言亲自挂帅。

虎头蛇尾的第六次东征

教士们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地的不懈宣传，并为十字军筹集到了装备之后，他们便开始选择这次东征的领导者了。但是放眼望去，这几个国家中都没有一个合适的领袖人选。只有匈牙利国王安德鲁自动请缨充当领军人物。另外，奥地利大公和巴伐利亚公爵也主动带着自己的队伍加入其中。最后他们齐聚斯波拉特，进而在这里搭乘船只渡海来到塞浦路斯，然后朝阿克港行进。虽然领军的匈牙利国王个性优柔寡断，在排兵布阵上总是瞻前顾后，可他手下的兵将们倒是极为英勇善战。几番交锋下来，撒拉逊人对这个强劲的对手如此出色的战斗力刮目相看，在数周之内都没有能够组织起更为有效的反击。于是，安德鲁率领大军向塔拜山进军。本来，他计划着





要占领山头上一座新修筑的碉堡。但在顺利登上塔拜山后他又停了下来。不知怎么的，此时在安德鲁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而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指使他放弃了此次行动，并随即返回了阿克城。到后来，这位懦弱的国王竟然彻底放弃了东征大业，带头返回了匈牙利。

匈牙利国王离开之后，奥地利大公就只好接手了整个东征大计，并成为这次远征的主要领袖。此刻，来自欧洲各地的援军正缓慢地向巴勒斯坦开进。十字军在经过一番商讨之后，认为虽然具备了足够的实力，但还是先不要将当地的撒拉逊人一网打尽。因为埃及与巴勒斯坦紧紧毗邻，而且又是撒拉逊人的主要势力范围。十字军所遭遇到的敌人基本上都是出自那里。所以众人还是决定暂时把主攻对象转移向埃及。

十字军首先将攻击目标设定在埃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坐落在尼罗河一侧的达弥埃塔。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十字军攻占了一座建造在尼罗河中的高塔。很快，他们就把城市团团围困起来，这座塔就此被人看成是攻克达弥埃塔的敲门砖。但是他们也因为自己的掉以轻心，而已经在举行狂欢庆祝大军凯旋得胜的时候，错过了继续扩大战果的绝好时机。与此同时，他们也截获了撒拉逊人睿智的苏丹萨法丁的死讯。在萨法丁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喀麦尔和克里丹木就对整个帝国进行了分割，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成了克里丹木的领地，而埃及则留给了喀麦尔。

此前，喀麦尔曾经在埃及做过军官，在他统治的那段时间里，民怨四起，于是在埃及他恶名远扬，十分不得人心。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抗他的暴政。处于内乱中的埃及为十字军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进攻机会，他们终于可以一偿征服撒拉逊人的夙愿啦。

十字军们并没有吸取往日的教训，军队中再次发生了激烈争斗，士兵们也开始不服从指挥。尽管在以前的东征史上这种情况已经是数不胜数了，

可他们还是不知悔改,继续为内斗而乐此不疲。不管他们是不是明白这个时候是出兵的最佳时机,但他们就是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错过了战机。于是喀麦尔趁他们整天沉浸在吵闹和争权夺利的混乱中时,迅速镇压了各地的叛乱,从此在埃及这片土地上牢牢地打下了统治根基。

一等到国家的内乱解除后,喀麦尔就与其兄弟克里丹木重归于好,然后联合军队对抗正包围着达弥埃塔的十字军,就等着清除外敌了。因为达弥埃塔这座城池对于整个埃及来说意义重大,于是撒拉逊人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同十字军进行战斗。另一方面,为了让守城的军民得到必要的补给,他们还不断地向城里抛掷给养和武器。但是此时达弥埃塔城内的饥荒已经十分严重了,他们这些微薄的努力也已是无济于事,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人们已经陷入了极度的饥困之中。此时,一头死狗的身价甚至比平时的一头耕牛还昂贵。甚至在交易市场上,老鼠肉也成了供不应求的珍馐美味。饥荒导致的后果便是瘟疫的肆虐,这两种大灾难造成了大量的人因此而死亡。这时,有力气上战场保卫达弥埃塔的男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喀麦尔和克里丹木焦急万分地看着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他们深知保住达弥埃塔对自己是何等重要。就在这个战略要地即将失陷的时候,喀麦尔和克里丹木向十字军提出和解的请求,并承诺:将由十字军来统治巴勒斯坦以换取埃及的安全无虞。可是,十字军领袖们却被愚蠢而盲目的妄想所蒙蔽,将这个对自己大大有利的条件一口回绝了。一位徒具狂热激情却对军事一无所知的红衣主教帕拉吉斯向各大将领宣扬:这些异教徒一向言而无信,他们之所以会向十字军开出如此优惠的交换条件不过是为了诓骗众人,而这些所开出的条件也不足为信。于是奥地利大公以及英法等国的主要领导人都被他的言辞所打动,在经过十字军领袖们的一番商讨后,他们决定,立即向达弥埃塔城发起最后的攻击!守城的士兵毫无抵抗能力,

仅仅进行了几次象征性的微弱反击之后，十字军大队人马就破城直入。进城后他们才发现，城中原来的7万民众侥幸存活下来的只剩下3000人了。饥饿与瘟疫，这两个双生子一般的恶魔，彻底摧垮了整个达弥埃塔城。

这个场景让十字军们认为自己已经赢得了绝对的胜利，之后，他们便放弃了全部斗志据守在城中，每天只顾着淫逸享乐、醉生梦死，或是不停地在各处制造骚乱。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此地的天气令他们放弃了进取，或许是他们自甘堕落的，总之，他们的头脑与体力开始同时下降。布吕安的约翰凭借着其妻的关系成为了耶路撒冷城名义上的统治者。在这之后，在对十字军将领内部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十分厌恶的情况下，约翰带着自己手下的人马退出了联军，回到了阿克城。另外，还有一大批人也同他一样退出了十字军，起程返回了欧洲。而那位红衣主教帕拉吉斯则留了下来，独个儿担当起了推动远征大业的重任。

帕拉吉斯为了讨好耶路撒冷王约翰主动提出要率军攻打开罗，但是当他距离开罗只有几个小时路程的时候，发现自己所带的兵力过少而不足以抵抗喀麦尔。于是他立即拨转马头准备回师达弥埃塔。没想到正当他准备回去的时候，不料尼罗河此时开始涨水，而且水闸也已经被打开了。他只能对着河对岸的达弥埃塔望洋兴叹。进退维谷的他不得不向埃及人提出：重拾那个曾被他所鄙弃的和平协议。所幸喀麦尔和克里丹木同意了他的提议，双方达成一致决定：十字军将所占领的达弥埃塔转交给埃及。而这位红衣主教也怏怏地回到了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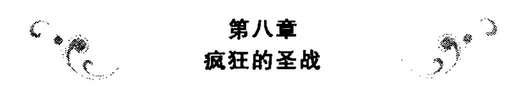
约翰见此情况怒不可遏，但是还是无可奈何地退守阿克城。对于耶路撒冷统治权的丢失，他感到十分伤心。而那些盟友口中所谓的拯救圣城的宣言，实际上却是毫无作为，他们这样的虚伪言行和假仁假义让约翰极为恼火，甚至彻底令他葬送了自己的王国。至此，第六次东征灰头土脸地结束了。

一次非同寻常的皇族联姻与第七次远征

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一直对巴勒斯坦的失陷耿耿于怀,并一直发誓要重新收复圣地,但是他的计划却总是因为一些更为紧要的事情而始终无法实现。而且,那个时候的巴勒斯坦在君主克里丹木开明的领导下,一直处在和平安乐的境况中。他治国有方而且宽容大量,因此居住在叙利亚一带的基督教徒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但前耶路撒冷王约翰却一直对他虎视眈眈,一心要报仇雪恨收复失地。而远在欧洲的教皇也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在欧洲掀起一轮新的动乱,好趁机扩张教会的势力。于是第七次十字军远征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背景下开始了。这次东征十字军掳获颇丰。

当时,教会所能倚仗的世俗君主只有腓特烈一人而已。约翰为了让这位君王出兵开战,向腓特烈提出了一个建议:约翰将把自己的女儿,年轻的法兰特公主,也将是耶路撒冷国的女继承人嫁给腓特烈。这个建议对于德国皇帝腓特烈来说当然是一桩好事。他二话没说立即点头应允了这门亲事。于是,法兰特公主从阿克城起程来到了罗马。在罗马,腓特烈二世与她结为百年之好,并举行了隆重非常的婚礼。不仅如此,在婚礼上约翰还将自己国家的王权随同他的女儿一道交给了德国皇帝。由此,一位深具宏图大志、有能力也有决心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君主,成了耶路撒冷新的主人。

随之而来的便是新的东征计划的筹备。在半年的时间里,德皇征召了6万人从军。而马修·帕里斯在他的记载中写道,当时的英国也组织起了一



支人数同样众多的大军。话说从前，也就是法兰特公主没与德皇成亲之前，约翰也曾把光复圣地的希望寄托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身上。克拉夫顿在《编年史》中曾记载道，在约翰尝试在格兰四处活动，想说服王公大臣们帮他攻打耶路撒冷却没能获得成功时，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走了。可是，英国人的态度也是善变的。就在腓特烈——这位在欧洲历史上呼风唤雨的君主——登场时，他们又开始向往为东征事业奉献一切了，就仿佛当年的“狮心王”理查时代一样。

但是就在腓特烈所率领的大军在布伦城整装待发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耽搁了大军的行程。他们也只好将出发的时间一拖再拖。更不幸的是，皇后法兰特也在此时死于难产。对于女儿的死，约翰又是伤心又是懊悔。在此之前，腓特烈和约翰就处于不和的状态，腓特烈经常在自己的岳父面前出言不逊，表现得十分傲慢无礼，这让约翰心生不满。而这个时候女儿法兰特的去世也让约翰有了一个机会断绝和腓特烈的关系。于是他开始向教皇提出申诉，想从腓特烈的手里把曾经拱手相让的耶路撒冷统治权重新夺回来。没想到此前腓特烈也曾多次在教皇格里高利九世面前出言不逊，并公然反抗他的权威，令教皇早已心生怨恨。这时候约翰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这位以顽固著称的教皇当即展开了报复行动，不过，腓特烈毕竟势力深厚，一时间连教皇也没办法拿他怎么样。于是，教皇就把期望放在了约翰身上，希望能借助约翰之力对腓特烈还以颜色。

然而，腓特烈却从未把这两人放在眼里。等到疫病得到控制后，腓特烈就率领大军起程前往阿克城。但是祸不单行，在海上航行了数天的十字军又被另一波疫病所侵袭。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被迫调转航向，驶入了离他们最近的奥特兰托港。因为腓特烈在远征半途折返一事让教皇格里高利有了一个借口，于是他趁此机会宣布开除腓特烈的教籍。

照腓特烈原来的想法，他本来对于教会开除其教籍一事是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不久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帝王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而以他的性格，则会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胆敢冒犯他的人。于是，在他的授命下，一支军队在教皇领地上大肆践踏。双方的对峙越发激烈起来。格里高利则也不示弱，他立即写信给巴勒斯坦的教会，严禁当地的教徒与腓特烈的军队有所来往，否则将会受到罗马教廷的惩罚。撒拉逊人对其两方之间的矛盾当然是乐见其成的，因为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很有可能让整个东征大业就此打水漂。

腓特烈根本不管不顾教皇格里高利对其的反击。在他看来，自己已然成为耶路撒冷王，此番的远征并非为了罗马教会和教皇，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于是继续满怀着激情推动着自己的事业。当他听说约翰将要奔赴欧洲后，即刻兴兵也跟随着抵达了阿克城。但是由于此前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腓特烈在耶路撒冷遭到了当地人的冷漠对待。他不被耶路撒冷人所信任，同时基督徒们都很厌恶他的所作所为，以至于不愿意向他的军队提供补给。但情况很快发生了逆转，耶路撒冷的圣殿骑士团、慈善团以及其他骑士们最初也同样不信任腓特烈和他的手下，虽然此前耶路撒冷的圣殿骑士团、慈善团以及其他骑士们对腓特烈和他的手下也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不过按照他们的性格，也不会和众人一起起哄冷漠对待他们。然而就在越来越长久的相处过程中，这些圣殿骑士团、慈善团以及其他骑士们发现十字军们和自己的目标是如此一致，这样也致使他们将十字军看成是自己的盟友，对其越来越信任。当腓特烈准备进攻耶路撒冷时，所有人都加入了十字军的阵营。

据说，当时的埃及苏丹喀麦尔对自己的兄弟克里丹木一直抱着忌妒的心情，当他得知在腓特烈要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腓特烈正准备从欧洲起程的前夕和他取得联系，并就夺取圣城一事进行了磋商。最后他们约定：只

要德国皇帝腓特烈愿意帮助喀麦尔巩固其在埃及的势力，那么喀麦尔就愿意在十字军夺回圣城一事助一臂之力。谁知道，十字军还没有到达巴勒斯坦时，喀麦尔就截获了自己兄弟的死讯，多年的忧虑被连根扫除。于是喀麦尔决定反悔之前的决议，因为此时的他已经不需要十字军的帮助了，这样他也不值得再与十字军争夺这个洒满了基督徒与撒拉逊人鲜血的巴勒斯坦。于是他又与十字军签订了一个协议：喀麦尔与十字军将停战 3 年，不过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开放圣城中的清真寺。

当巴勒斯坦一带的基督徒们听到这个协议时，一方面，他们对将在 3 年内不会受到敌军的侵扰一事表示出十分的高兴；而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十足的美事让他们有些许的得意忘形，于是他们开始抱怨起这个协议的附加条件了。十字军就成为了他们泄愤的对象。他们甚至还对腓特烈是否具备同敌人签约的资格而疑问连连，因为他们认为腓特烈已经不再具有基督徒的教籍，却仍然高举着基督教的大旗四处招摇。

腓特烈在听到人们如此的抱怨之后，也心生不满。对于自己所统辖的新子民，腓特烈感到说不出的厌烦。不过鉴于圣殿骑士团和慈善团的众多骑士们还是对他忠诚不二，于是他就出发去耶路撒冷举行加冕仪式。但因为他在民众之间的不受欢迎程度，导致他想举行加冕仪式时，城里竟然没有一家教堂愿意打开门为他服务，甚至连一个主持典礼的牧师也没法找到。但是就算如此，依照腓特烈的性格，即使是没有人为他加冕，他也可以自己动手。况且本来此前他就非常不满教皇的专制而强硬的态度，教会的种种权威他也一概不屑而顾。于是在没有一位牧师为他举行加冕仪式的情况下，腓特烈自己捧起皇冠，再亲手把它戴到自己的头上。这一刻，没有臣民在一旁山呼万岁，也没有教士们那如潮的谀词，他所拥有的，是将士们高举着的寒光闪闪的刀剑，他们发誓要追随他们的新国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即使拥有了在耶路撒冷的无上权威，但巴勒斯坦的贫瘠境况和那个并不受民众认可的皇权让他在此地过得很不舒服，这一切甚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对于祖国的思念，让他一刻也不想等，渴望尽快回到自己的国家。就在6个月之后，国内传来急报说有重要事情需要腓特烈尽快处理，而且听说约翰已经同教皇达成协议，结成同盟想要对付他。本来此时就对自己的新臣民们耗尽了耐心的腓特烈，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回到国内。不过，他也没让此地不尊重王权的人好受。在回兵之前，他特意教训了那些人一番，令人们彻底地明白他才是他们的主人，而绝非其他的任何人。这番严惩换来了更多的咒骂和怨言。于是，他就在这些人的诅咒声中登船远航，从此离开了巴勒斯坦。第七次东征到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与前几次的十字军东征相比，这一次的远征过程依然充满着各种坎坷和阻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鉴于腓特烈的勇敢坚韧、英勇善战，以及埃及苏丹喀麦尔在此事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以往，这一次的东征所得到的战果更为辉煌，而它所带来的贡献却是确确实实具体存在的。

第八次东征

而就在腓特烈离开巴勒斯坦不久，塞浦路斯皇后爱丽丝就对耶路撒冷的掌管权虎视眈眈。但是在当时，耶路撒冷城内的大多数骑士们都对腓特烈忠贞不二，因此不愿听从皇后爱丽丝的调遣，爱丽丝只得悻悻地罢手了。虽然此次的十字军东征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也为耶路撒冷的人民带来了

暂时的和平。但是在英国和法国,人们还是不太满意,骑士们都扬鞭跃马、磨刀霍霍,渴望能够亲自上阵,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于是就在腓特烈与喀麦尔签署休战协定还未满3年时,这些欧洲的骑士们就兴致冲冲地开始筹划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了。

在当时众多基督教徒的心里,耶路撒冷这座圣城,承载了他们太多的信仰。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就是和整个基督教世界息息相关,在此处保存着许许多多异常珍贵的圣物,而这些圣物在教徒们心中是具有崇高意义的。而喀麦尔在得知欧洲骑士们已经蠢蠢欲动策划着新的东征时,不禁认为自己之前实在是过分慷慨大度了。当他与腓特烈之间的协议一到期,他就亲自率领大军向耶路撒冷进发。来到耶路撒冷后他大开杀戒,将敌人的军队杀得片甲不留。之后,他堂而皇之地进占了整座城市。

此时在欧洲,纳瓦尔王、勃艮第公爵、布列塔尼伯爵与其他王公也率领着一支联军队伍朝耶路撒冷行进。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喀麦尔已经占领了圣城,当他们到达圣地后,获知耶路撒冷已经沦陷,而埃及苏丹喀麦尔也已经驾崩了。

喀麦尔死后,整个苏丹国已经因派系斗争而分裂为一个个的小王国了。但是苏丹国的分裂和斗争并没有让十字军更有效地抵抗敌军,因为此时的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内讧之中。如同以前的无数次一样,十字军的将领们都不愿听从别人的领导,他们各自为政,按照自己的行事步调进行战斗,从来就没有想过彼此间的合作。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毫无建树。各个分队之间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根本无法协同一致,往往不听调度各自为战。这样也导致了,若是当一支队伍打了一场胜仗之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得到其他队伍的帮助,继续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地,若是一支队伍打了败仗,他们也无法得到援军的有利帮助。双方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相持了一

段时间。直到加沙战役打响后，战局才得以改观。但因为在加沙战役中，十字军遭受到敌军的围剿，损失惨重。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人数，纳瓦尔王不得不与敌方首领喀勒克签订合约，虽然条约的内容对十字军十分不利。

得知十字军在苏丹的战败消息后，康瓦尔伯爵理查率领一支由英格兰人组成的援军急忙从祖国赶来进行救援。康瓦尔伯爵一直十分崇拜勇猛无畏的“狮心王：理查，因此将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理查，以示对狮子王的尊敬。就在他所带领的这支充满着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前往耶路撒冷。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信心，因此一路上他们过关斩将，所向无敌，而他们的及时来到也改变了十字军与撒拉逊人的实力对比。

就在那个时候，埃及新任苏丹在处理与大马士革苏丹之间的纷争一事上忙得焦头烂额，因而根本无力与理查所率领军队进行交锋。于是，他主动派使者同理查交涉，希望以割让耶路撒冷以及互相交换战俘为代价取得双方的和解。这个条件对于理查来说实在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一方面理查本身就不愿意卷入和埃及苏丹的战争中，另一方面这个协议的签订就意味着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成为耶路撒冷的解放者。这个互惠互利的条件让双方都十分满意。于是埃及苏丹立即退了兵，集中力量对付大马士革人，而理查也志得意满地回了欧洲。于是，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这个时候的基督徒们已经占领了圣地及其周边的地区，这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黎波里、安条克、爱德萨、阿克、雅法以及裘蒂的大部分地区。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没有理由再向东方派遣军队进行圣战了。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内部不发生分裂的情况下。那样他们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地将撒拉逊周围的敌视和忌妒处理得干干净净。但是，这一切美好的幻想都被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灾难给毁灭了。与此同时，它也再度激起了基督徒们满怀的热情与仇恨。

最后的东征

公元13世纪，蒙古首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如狂风暴雨般地冲击着整个亚洲。他们一路愈战愈勇，所向披靡，蒙古人的铁骑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土地上践踏。从东方到西方，他们所到之处，无不能听到其胜利的欢呼声。这个时候的蒙古人，几乎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他的牧场，他们几乎就是世界的霸主。

在蒙古人征服的众多国家中，有一个尚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他们身处在一个名叫克拉斯明的小国中。当蒙古人占据了他们的国家，将他们从自己的家园中驱逐出来后，这些个性彪悍的克拉斯明人一路迁徙到南亚一带。他们在经过每一个地方时，为了能够找到容身之所，都会对此地进行烧杀抢掠。就在他们四处扩张的时候，注意到了尼罗河谷，并被此地的富饶丰茂景象所吸引。于是埃及成为了他们垂涎三尺的目标。这些彪悍的克拉斯明人成了埃及苏丹的一块心病。而埃及苏丹为了能够消除他们对于埃及的野心，于是就派遣使者和他们的首领巴巴甘进行谈判，借机邀请他们前往巴勒斯坦一带安家落户。这个野蛮的游牧民族毫不客气地接受了邀约，浩浩荡荡开进了巴勒斯坦。而居住在此地的基督徒之前却没有得到

任何有关他们的讯息。伴随着这群野蛮人的到来,天外飞来的横祸也降临到基督徒的身上。

就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还对此事一无所知的时候,这些野蛮的外族人就如蝗虫过境一般席卷了整个巴勒斯坦。他们无恶不作,野蛮的天性也就此释放出来,所经之处肆意烧杀抢掠,甚至将妇女儿童与教士们放在祭坛上残杀。就连那些被埋葬在圣地的圣徒的墓穴也被他们玷污了。所有有关基督教神圣信仰的遗迹也被他们毁损殆尽。在圣地的历史上,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劫难。为了逃命,约有 7 万余名基督徒逃出了耶路撒冷。

就在基督徒们为了逃命纷纷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却发现在耶路撒冷城头竖起了代表基督教的旗帜。原来这是那些狡猾的野蛮人所想出的伎俩——骗侥幸逃生的基督徒回来。信以为真的人们不禁大喜过望,以为真的有从别的地方赶来的基督教援军前来解救他们。于是,他们折返了耶路撒冷,准备夺回自己的故乡。结果,等待着他们的却是致命的陷阱,回来的人没有一个逃脱,纷纷倒毙在刀剑之下。一时间,耶路撒冷城里伏尸遍地、血流成河。

这时,驻守在圣地的圣殿骑士团、慈善团以及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们再也无法坐以待毙了。外敌的侵略让他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嫉恨。于是很快,他们这些还幸存于世的骑士就聚集在了雅法城。一方面,他们据守在雅法城中与敌人顽强对抗;另一方面,他们和艾米萨及大马士革的苏丹取得联系,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帮助以便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不久之后,苏丹的援军赶到了。虽然开始时援军的人数只有 4000 人,却足以令骑士们欣喜了。雅法城城主沃尔特决定向克拉斯明人发起总攻。

交战双方都决心要背水一战,一决高下。虽然十字军使出了全身解数,但是更加凶残的异族人却比他们更胜一筹。于是就在双方交战的第二天,

十字军就抵挡不住对方的攻势。艾米萨苏丹狼狈地率军退回到他的城堡中，而沃尔特却不幸做了敌人的俘虏。沃尔特还被这些残忍的克拉斯明人捆起吊在了城头的一个十字架上。克拉斯明人的首领借此向雅法城的守军示威，并威胁道：只要雅法城能够归降于克拉斯明人，那么他们就可以放了沃尔特。但是若是不从，沃尔特就会被永远地吊在城门上。沃尔特却坚贞不屈，誓死不愿投降，还用微弱的声音勉励手下们绝不能向敌人屈服，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然而，他的勇敢并没能挽回十字军的败局。在克拉斯明人攻破雅法城之后，沃尔特的属下中只有数十人在屠城血战中侥幸逃脱，其中包括 16 名慈善团骑士、33 名圣殿骑士以及 3 名条顿骑士。这些骑士带领着其他一些败兵逃到了阿克城。于是，克拉斯明人大摇大摆地做了巴勒斯坦的新主人。

对于基督徒的来到，叙利亚苏丹自是十分欢迎的。因为他也无法忍受与残忍好战的克拉斯明人为邻。就在克拉斯明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下来后，这个凶悍的游牧部族也招致了其他撒拉逊人的厌恶。此时的埃及苏丹十分懊悔于自己当初的做法，一心想要挽回的他联合了艾米萨及大马士革的苏丹，准备集众人之力将克拉斯明人赶出这片土地。纵然克拉斯明人悍勇善战，但只有区区 2 万人的他们还是无法抵挡对方联军的猛烈进攻。苏丹大军节节胜利，而附近的农民也组织起来报复侵略者。克拉斯明的军队人数急剧下降，但没有人会同情他们，甚至连他们的首领巴巴甘也死在了战场上。经历了 5 年鏖战，克拉斯明人最终被彻底击溃，巴勒斯坦再度落入穆斯林的掌握中。

而就在这一场轰动的战争爆发之前，远在欧洲的法国皇帝路易九世恰巧生了一场大病。因重病高烧不退而陷入昏迷的路易九世，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场景：基督徒们正在耶路撒冷城前跟穆斯林激烈交战，而基督徒却不敌对手，惨遭屠杀。这个梦给迷信的他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他

庄严地立下誓言,如果自己此番能够痊愈,就将去圣地朝拜。

而当路易九世听说了耶路撒冷和雅法城惨遭屠城,并且巴勒斯坦也沦陷的消息之后,迷信的他立即联想到此前所做的梦。他认定那就是上天给他的暗示。这更加坚定了他要去远征的决心。虽然当时的法国国内还少不了他的坐镇,但是此时心意坚定的他已经为此做了万全的准备。为了能顺利地出发,他已经在朝廷内外安排好了事宜。万事俱备后,他毅然脱下皇袍,换上了朝圣者所穿的素服,准备高举十字架率军东征,解救圣墓与圣地。

法国皇帝路易九世的举动得到了教皇英诺森四世的赞赏和支持,他还承诺将会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各种帮助。同时,教皇英诺森四世还写信给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希望他也能够在国内促进东征事业。另外,他还向全欧洲的教士和平民们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共同为圣战作出贡献。英国著名的武士、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索尔德慷慨积极地响应了他的号召,带着许多勇敢的骑士与士兵投入了十字军的队伍。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民众之间,始终没有人有极大的热情加入其中。看着远征军队一支支地集合起来,民众不仅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反而在看到税赋因为远征的需要而被调高时,他们则纷纷表示不支持此举。

经过了整整3年的安排处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才平息了民众的反对声。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就率领着法国最优秀的骑士们乘船前往塞浦路斯岛,此外还包括他的皇后、他的两个兄弟安茹伯爵和阿杜瓦伯爵等人。而他的第三个兄弟普瓦蒂埃伯爵也召集了一支队伍,在数月之后追随而至。当他们在塞浦路斯会合的时候,还不算英国的威廉伯爵带领的人马,这支庞大的十字军大军总人数已经达到了5万之多。

但是就在人们信誓旦旦准备前往圣地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在军营中横行肆虐。数以百计的将士在这场疾病中丧失生命。于是,首领们

发觉有必要在此地多停留一段时间，等到了来年春天再动身。等到病情得到控制后，路易九世就率领着十字军乘坐船只朝着埃及进发。不料祸不单行，他们在行船途中遭到了一场猛烈的强风暴的袭击，舰队被风暴吹得七零八落，以至于当路易到达达弥埃塔时，身边仅剩了数千人。

虽然在还未到达圣地之前就受到了种种打击，但是路易九世和他所率领的十字军仍然是踌躇满志，信心满满。在岸上，由埃及苏丹麦里克·沙统率的一支精兵正虎视眈眈地警戒着，他们的数量足足超过十字军数倍。后面的援军迟迟未到，路易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了。他一马当先地从船上跳了下来，向岸上强行登陆。所有士兵都被他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染，纷纷效仿他一往无前地涉水向岸上冲去。

埃及军队看到十字军如此英勇无畏的气势后，内部陷入了一场不小的慌乱。看着十字军的逐渐逼近，埃及士兵试图向其反抗发起进攻。但是十字军骑士们将自己的巨大的盾牌牢牢竖立在沙地上，手拿着长矛做出防备的动作。一支支笔直的长矛迸发着阵阵寒光，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屏障。埃及士兵在看到对方如此的阵仗和毫不畏惧的勇猛后，都吓得瑟瑟发抖，根本没胆量向十字军挑战，转过身就往后逃跑。这下子，埃及人的阵营里乱作一团。此时本来就慌乱的埃及军队中，又传出了他们的苏丹已经被人杀死的谣言。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一听到这个消息，埃及人顿时没了主心骨，整个防线开始松动。最后，他们自乱阵脚，被十字军追赶着没命地奔逃。

在埃及士兵落荒而逃后，十字军凭借着他们勇猛的精神，轻而易举地获取了达弥埃塔城。就在当天晚上，十字军在达弥埃塔城里设置了总指挥部。而在暴风雨中失散的各路人马也纷纷到齐。此时，局面对十字军极为有利，路易不但有可能征服巴勒斯坦，甚至连整个埃及都可能被他一举拿下。

在十字军初尝了胜利的果实后，他们日益膨胀的自负感又开始阻碍了

他们的前进。他们自认为这轻而易举的胜利，可以让他们以后不用再费尽力气打仗了。他们在自己取得的辉煌面前，将斗志消磨得一干二净了。他们不再注重行军策略，而将大把大把的时间放纵在奢侈淫欲中。他们日夜醉生梦死的生活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淫荡。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生活滋生了一种疾病，而这种疾病又随着此地炎热的气候和水土不服而更加恶化。在他们向埃及前进的途中，来到了塔尼锡安河。这条河拦腰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不仅如此，撒拉逊人为了不让他们再继续行进，在塔尼锡安河的对岸设置了许多障碍。最后路易九世决定安排士兵架设浮桥。于是，在两座移动木塔的掩护下，十字军开始搭建桥梁。但是，撒拉逊人却使用一种新式武器“希腊火”烧毁了他们刚刚搭建好的渡桥。

看到自己的计划被破坏后，路易九世不得不采用另外的方法帮助他们渡河。于是他们就想到花重金买通当地的一个农民，让他带领十字军来到一个可以徒步穿越的浅滩，然后渡过塔尼锡安河。于是路易九世安排好事宜后，就将军队分成两支。他自己率领主力军队和对岸的敌人进行正面对抗，而阿杜瓦伯爵则带领着 1 400 名士兵由那个浅滩过河。在这 1400 名士兵如同天降神兵一般来到河对岸后，十字军的两分支合力一举击败了敌人。阿杜瓦伯爵受到了胜利的鼓舞，接着乘胜追击撒拉逊人的残兵败将，一直将惊恐未定的敌军驱赶到了马萨拉城。但是这个时候阿杜瓦伯爵才意识到，自己现在身处在敌人的地盘中，而且人数上也处于劣势。和路易九世率领的大部队失去联系的阿杜瓦伯爵顿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遇中。

躲藏在城里的撒拉逊人也注意到了他身处的窘境，于是他们重新集结在一起从城中杀出。此时，马萨拉城的守军与其他地方赶来的援军也合兵一处向法军发动攻击。基督徒在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敌人从四面八方的攻击时，亦无别法的他们只能打起全副精神来正面应对敌军的强势进攻。但

是对方的人数过于庞大，十字军被他们团团围住，陷入了苦战的十字军无论如何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杀出重围。这时，他们仍然做着困兽之斗。此刻，他们已经完全陷入了绝境，再没有一丝一毫取胜或逃生的希望。

被围困的十字军仍然和敌人做着顽强的斗争，但是即使如此，他们的人数仍然在不断地锐减。等到路易九世匆匆赶来援救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兄弟、勇敢的前锋阿杜瓦伯爵差不多已被人剁成了碎片。同时十字军也由原来的 1 400 人，只剩下了 300 多人。路易九世当下立即加入战斗，狂热的激情让这场战事也愈加激烈了。路易和他的人马显示出了异常顽强的战斗力。而撒拉逊人也在首领塞丹的指挥下拼力奋战，似乎想一战解决来犯的所有欧洲人，双方在气势上真可谓是旗鼓相当。当黑夜来临的时候，基督徒终于取得了突破，迅速占领了马萨拉城。

当十字军们满心以为他们就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正在趾高气扬地进入城中的时候，却发现撒拉逊人并没有落败逃走，而只是战略上的撤退而已。路易九世很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征服这块土地，对于现在如此混乱的十字军来说，希望是极为渺茫的。于是他便开始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但是当他和埃及苏丹进行谈判的时候，对方却要求：十字军必须立即离开达弥埃塔，并且路易九世要作为和谈的人质，以确保十字军遵守他开出的条件。这个不近情理的要求被路易的人马当场拒绝，和谈于是破裂。

谈判破裂之后，路易九世打算率领十字军撤离此地。但是身手矫健敏捷的撒拉逊骑兵们却不轻而易举地放他们离开，他们或出现在队伍的前面进行阻拦，或神不知鬼不觉地尾随在其后，搅得十字军鸡犬不宁。有许多十字军士兵在不留神和大部队分开后，因迷路而找不到方向时，遭到了撒拉逊骑兵的拦截，成千上万的士兵淹死在尼罗河里。而那些逃过一劫的人也遭遇到各种劫难，饥饿和疾病吞噬了很多人的生命，十字军的战斗力锐减。

此时的路易九世陷入了饥饿和疲惫之中，对未来充满失望和悲观的他连马也骑不稳了。在后来与敌人的抗争中，路易九世和他的随从们失散了，不得不流落在埃及的沙漠中。

此时流落在沙漠的路易九世又饥又渴，再加上生了重病，他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此时的路易九世在别人看来，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国皇帝，而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陌生人。好在还有一个名叫杰弗里的骑士对他不离不弃，一路照顾着他。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一座小村庄，杰弗里找了间陋室把路易安置了下来。在病榻上苦挨了数天之后，路易随时都可能悲惨地客死异乡。但是就在这时，撒拉逊人发现了路易九世，并将他捉了回去。撒拉逊人派专人照顾路易九世的起居饮食，还为他治疗疾病。在敌人的治疗下，路易很快摆脱了狼狈不堪的窘境，慢慢恢复了健康。路易九世的病情有了好转之后，撒拉逊人就派人通知十字军，用赎金换回他们的首领。

除了金钱之外，撒拉逊人还要求十字军将阿克、的黎波里以及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割让给他们。但是面对撒拉逊人的要求，路易九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他斩钉截铁的态度和威武不屈的节操，让那些撒拉逊人也不禁感叹说他是他们见过的最傲慢的异教徒。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谈判之后，埃及苏丹最终妥协了，放弃了之前的那些过分条件，要求：撒拉逊人和十字军在10年之内都不再有战事，而且十字军要将达弥埃塔归还给埃及，除此之外缴纳1万金币作为赎回路易和其他战俘的赎金。一旦协议达成，路易九世就率领十字军退回了雅法城。在那里，十字军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们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雅法城和赛萨利城之间修建起了一道牢固异常的防线。做完这件事以后，路易就率众返回了法国。经过此事之后的路易九世在基督徒们心中树立起了一个十分伟岸的形象。基督徒们将他视为一位著名的圣徒，其影响之大远超过其他的勇士。

圣地迷狂的终结

马修·帕里斯曾经对第八次的十字军东征进行过如此的记录：公元1250年，当民众们得知路易九世将要攻打埃及时，“数万的英国人踊跃报名准备加入圣战，若不是英王命令各港口严密盘查，不许人们出境的话，这些人就真的离开英国追随路易去了。”但是就当民众们得知十字军在埃及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就路易九世也不幸身陷囹圄以后，英国民众的激情就逐渐降温了。人们从之前对于圣战的激情洋溢，到后来只是会嘴上歌颂一下十字军东征的事迹，而再也没有人将这当一回事来认真讨论了。

相反的是，在法国，当人们得知他们的皇帝路易九世被撒拉逊人俘虏后，法国上下陷入了一片恐慌。这时出现了一位名叫西多的修道士，他游走于法国的各城市乡镇中，向人们不断地宣扬他的演说。他宣称，神灵在他面前显圣，圣母玛利亚在一群天使和圣徒的簇拥下来到他面前，圣母要求他鼓动所有人，积极参与到保护圣地的圣战中去。于是为了完成职责，他走遍大江南北，鼓励人们，不管是农民还是牧羊人，都拿起武器，去往圣地保卫耶稣基督。他那激情四溢的演说吸引了数万人围聚在他的四周。他们放下了农具，任由耕地和草场荒废掉，准备投身到圣战中去。

就在西多修道士的鼓吹之下，越来越多的农夫和牧羊人加入了这个队伍，其人数之多据米勒说是有10万人，保守估计也不下于5万人。起初，此时在代替丈夫路易九世处理国家政务的皇后勃朗克也十分赞成他们的做

法。但是很快弊端就暴露了出来。这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开始展现他们粗鲁野蛮的本性,他们到处行凶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初支持他们的民众也纷纷呼吁,要求制裁这些恶徒。在这些野蛮的人犯下了种种罪行之后,其严重程度实在令人发指,法国政府终于开始出兵镇压他们。在善良百姓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取得了胜利。最后,这支乱七八糟的大军被遣散了。此时,他们中已经有3000人死于非命。而很多人认为死亡人数其实要更多。

也就是路易九世与撒拉逊人签订的停火协议到期的那一年,路易九世开始为他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计划开始筹备了。此时已经被人尊称为"圣路易"的路易九世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宗教有着无法抑制的狂热,另一方面是他想通过这次机会再次向民众炫耀他的英勇善战。就在路易九世向人们宣布这个想法的时候,教皇立即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支持态度,而其他全欧洲的英雄豪杰们也纷纷响应他的号召,要求加入其中。1268年,英国王太子爱德华也宣布要加入远征军。当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向整个欧洲的教士们倡议,希望他们能够将自己的部分财产捐献出来,用以支持东征事业之后,英国的教士们表示同意捐出自己财产的1/10支援东征。而英国议会要求:普通民众们要在9月29日圣米迦勒节的这一天将所拥有的财产和谷物的1/20捐献出来。

此时法国已经陷入了东征热潮中,而在朝廷中的几位头脑睿智、思虑深远的大臣们却看到了这其中隐藏的忧患。他们劝谏国王路易九世说,不应该再展开东征计划,因为一旦开战,原本富饶和平的法国就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然而,路易却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依然故我地筹备着一切,一心一意要重返圣地。另外一些主战派的大臣们在路易九世的带动下,也为此积极筹备计划着。1270年春,一支由6万人组成的大军在路易皇帝的带领下扬帆远航。

在十字军航行于海上的时候，因为遭遇了十分恶劣的天气，整个军队不得不暂时在地中海港口城市撒丁尼亚停船靠岸。就在此时，路易九世想到在非洲海岸，突尼斯国王曾经公开表示过他对于基督徒的好感。于是路易九世就想劝服突尼斯国王皈依基督教，同时也希望能够在与埃及苏丹的交战得到他的支持。当机立断，路易九世修改了此前的作战计划，转而向突尼斯王国进发。一路上，他就抱着这样的想法踌躇满志地登上了迦太基古国的旧址，从这里长驱直入非洲内陆。

当他抵达突尼斯时，才发现自己之前太过乐观了。突尼斯国王不但不愿意放弃伊斯兰教信仰转而皈依基督教，而且并没有想要支援十字军的意思。不仅如此，他还命令突尼斯国内的所有军队在海岸布置起防御设施，不准十字军靠岸。但法军已经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将包围他们的对手杀得大败。突尼斯援军不断赶来，却依然没能动摇十字军的优势。但是就在十字军处于优势的时候，一场大瘟疫侵袭了十字军的营地。成千上百的十字军士兵们就死于这场瘟疫，人们想要得到胜利的希望也因为这场瘟疫而被粉碎得一干二净。突尼斯人趁机大举反攻，死在战场上的人甚至还没有死于瘟疫的人多。

路易九世本来在法国的时候，就已经衰弱到连甲胄护具的重量也无法承受了。而此时又在瘟疫的冲击下，他就成为了最早受感染的人之一。悲哀的士兵们逐渐意识到：他们那可敬的皇帝显然命不久矣。在迦太基，路易苦苦支撑了数日之后撒手人寰，路易九世苦苦地支撑后，终于在迦太基经受不住病魔的折磨，与世长辞了，终年 56 岁。士兵们和普通民众们得知了路易九世的死讯之后，都为之深感惋惜，悲痛万分。在宗教作家看来，虽然这位法国君王身上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缺点，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都是为了促进他的东征大计。从这一方面看来，他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大于过错，因此可

被称为君主中的楷模。在历史学家看来，从他们相较公允的立场出发，路易九世虽然对宗教抱着过于狂热的激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本身身上具备的品质是十分优秀而高贵的。虽然在宗教狂热方面，他显然落后于时代，但在优秀的个人素质上，他却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

而因为早前的政变，此时的西西里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查尔斯，在得知路易九世的死讯之前，正带领着大批的援军从梅塞纳起程赶赴为兄弟路易九世助威。大军在迦太基上岸，在嘹亮雄壮的鼓乐声中他带队走在最前面。正当他兴致勃勃地带领着军队行进的途中，接到了兄长的噩耗。与之前的喜庆的神色形成对比，他在所有人面前黯然落泪。这种情形叫在场的骑士们看得心酸不已。不久之后，查尔斯同突尼斯人签订了和平条约。于是法军和西西里军队也各自打道回府了。

而在英国，虽然英国皇子已经公开表明要参与东征计划，但是即使这样，民众对于十字军的远征也没有抱有很大的热情，最后也只有 1500 人表示要参与到远征中去。爱德华王子只好带着这些人从多佛出发前往波尔多。他原计划到法国波尔多和路易九世会合一起出发，但是当他赶到的时候发现路易九世已经在几周前就离开了法国。接着，爱德华又急忙赶往撒丁尼亚岛，不料还是扑了个空，得知路易九世已经到达了突尼斯。于是他又追到突尼斯，但还没等他抵达非洲海岸，就接到消息说路易已经病逝了，而这个时候的法国十字军已经和突尼斯人签订了和平条约，并准备返回法国。得到此结果失望不已的爱德华王子却不愿意就此放弃计划已久的东征大计，他决定先返回西西里过冬，然后再继续筹划远征大计。一到来年春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远航。终于，他的舰队平安抵达了阿克城。

在此之前，驻守在阿克城内圣殿骑士团与慈善团却总因为各自理念的不同而互相仇视，他们承袭了十字军内讧的特点。他们平时各自为政，互不

干扰，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观点：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等到爱德华王子率领的军队到达阿克城之后，这两方却意外地放弃了彼此间的敌视，反而化敌为友，同仇敌忾，一起致力于解放被撒拉逊人占领的国土这一项事业。将近6000名骁勇善战的武士加入了爱德华王子的阵营，大战一触即发。

当时的埃及，在一场腥风血雨的叛乱之后，彼帕斯篡夺了苏丹的王权，成为了新一任的苏丹统治埃及。但就在爱德华出兵的时候，苏丹彼帕斯正率军同邻国交战，根本分不出精力来对付十字军。借着这个良机，爱德华马不停蹄地向纳札勒斯挺进，很快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但是就在这场胜利不久，高温酷暑的煎熬让爱德华所率领的军队遭到了疾病的肆虐。而爱德华也在这场灾难中受到了感染，从此一病不起。虽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后，他慢慢恢复了健康，但他的胜利之路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爱德华接见了一个远道而来的信使。这个信使宣称，自己有要事禀报，要求觐见爱德华王子并呈递几封信函。于是爱德华王子不疑有他，亲自接见了这个信使。正当他埋首读信的时候，这位早已叛变的信使从腰带中拔出匕首狠狠地向他的胸前刺去。万幸的是，爱德华还有力气奋起反抗，而伤口也刺得不深。双方搏斗了一阵之后，爱德华抢过叛徒的匕首一刀结果了他。当侍从们听到爱德华的呼救声匆匆赶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满身是血。在人们对他的伤势进行处理时，发现行刺的匕首上被涂了毒药，于是立即对他的伤口进行了清洗。圣殿骑士团的首领闻讯后也送来了解毒良药，这才令他的伤势免于恶化。

坎顿曾经在他的史书中对爱德华遇刺一事进行了绘声绘色地描写。他写道，深爱着自己丈夫的太子妃艾琳诺为了能够挽救爱德华的性命，不惜冒着被毒死的危险，从他的伤口中吮出了毒血。这样浪漫通俗的爱情故事

却被老福勒否决了，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如此动人的故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女人的舌头这等灵丹妙药再加上爱情的巨大魔力，本不该制造出什么皆大欢喜的事儿的。"

事后，爱德华曾经怀疑那个装作是信使的刺客是被埃及苏丹指示而来的，因为这个结论是有所根据的。但是在这位刺客被爱德华杀死之后，他的猜测也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了，而事情的真相也无所知晓了。就在爱德华伤势痊愈后，正准备向敌人加紧进攻时，却接到了对方的休战协议。原来此时的埃及苏丹认为自己军队的实力与十字军相比悬殊太大，为了能够不让敌人发现后对其采取猛烈的攻势，埃及苏丹主动向十字军表现自己想要和平休战的意愿。爱德华深知自己这方已经占据了优势，准备按照原计划继续与敌人进行斗争。但是这个时候祖国国内的一封信函阻碍了他的脚步：原来他的父亲亨利三世驾崩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必须掉头回英国，于是他同意了苏丹的提议。但他提出，基督徒在巴勒斯坦的财产必须受到保护，双方也应在 10 年之内保持和平。协议一达成他就匆匆乘船回国了，最后一次东征到此最终画上了句号。

在十字军向东方远征的计划就此结束之后，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们却忘记了自己此前所受的苦难。他们不但忘记了此时的耶路撒冷同样还是邻国虎视眈眈的目标，反而在马加特城附近袭击了路过的埃及商队。这严重违反了此前爱德华王子和埃及所签订的和平协约。为了报复，埃及苏丹派遣大军攻占了马加特城。双方之间又开始了激烈的战争，此时没有了欧洲援军的基督徒们只能孤军奋战。但不管在马加特城里的守军如何英勇顽强地抵抗，马加特城还是很快就沦陷了。接着，的黎波里和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被敌人攻克。最后，只剩下阿克城孤零零地对抗着四周环伺的强敌，也成了基督徒们安身立命的唯一根据地。

但是即使如此，圣殿骑士团中仍然幸存的骑士们都在首领的号召下聚集在一起。他们个个斗志昂扬，愿意为保卫自己的家园流尽最后一滴血。塞浦路斯国王曾经给过他们一些帮助，但是那些欧洲国家的人们却看着他们陷入如此境遇而袖手旁观。援军不见踪影，他们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没法挽救败局。埃及苏丹统率着数量惊人的大军把阿克城死死围住，在这场大战中，基督徒们全军覆灭。塞浦路斯国王看到局势已定，也不敢再坚持下去，匆匆地逃走了。圣殿骑士团的首领浴血苦战，浑身受了100余处重伤，最终战死在阵前。在这次恐怖的大屠杀中，仅有7位圣殿骑士和7名慈善团骑士侥幸逃过了杀劫。

此后，大获全胜的埃及人，一把大火就将基督徒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彻底地结束了。当这个消息传回欧洲时，教士们中间霎时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感到极度地震惊和哀伤，为此，他们继续向大众宣讲，企图重新在人们心中激起圣战的火花。但是今时已不同于往日，民众对于宗教的疯狂热情已经消失殆尽，它再也不能吸引大家的追捧，甚至于也不能让人们对此有一丝一毫地触动。就算人们还是会听到某个骑士或国王放话说要拿起武器解放圣地，但是这样的宣言也只能“宣言”而已，没有人会当真。久而久之，这股激情的火焰自己就消散了。

让我们总结一下，在这几场声势浩荡的十字军东征中，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而又失去了什么。在这前前后后8次东征中，欧洲各国为其花费的钱财数以千万计，同时有200多万人为此而死于异国他乡。一些骑士为了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但是他们最终只占领了圣地约100年的时间。

虽说这一次次的十字军东征让人们都陷入了疯狂的激情中，也让他们

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十字军东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所建树的。首先，十字军东征让欧洲人从此更加深入了解了亚洲更为先进的文明，由此封建君主们在他们的治国道路上能够更为理性，这样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民众从此就能够得到一些世俗权力。好的国家政策让君主和贵族们之间少了一些分歧，多了一份共融，君主们有时也会考虑到他们的意愿而制定一些合乎大众的法规。其次，十字军东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之前人们对于教会的迷信和盲从。东征过程中的惨痛教训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再被罗马教廷所束缚，其反抗精神也渐渐开始萌芽生根，这为之后出现的宗教改革做了很好地铺垫。人们也开始从那些神圣的自然规律中警醒自己，不再做一些傻事，开始怀着比东征时还要火热的劲头创造着更先进的文明，也为自己创造着完美的幸福生活。

本书对于十字军东征这部分的记载远远不能表达出来这个话题的所有意义，这一切都需要哲学研究者们对其进行深入地理解，通过分析这场让全欧洲为之疯狂的东征，也能让自己的修养能力得到提高。